細說抗戰

黎東方／著



國立中央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細說抗戰／黎東方著. -- 初版. -- 臺北市:
遠流, 民84
面;　　公分. --(本土與世界叢書; 16)
參考書目：面
ISBN 957-32-2465-8(平裝)

1.中日戰爭(1937 - 1945)

628.5　　83012736

本土與世界叢書⑯

細說抗戰

黎東方 著



本土與世界叢書⑯

細說抗戰

作　　者／黎東方
發 行 人／王榮文
出 版 者／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市汀州路三段 184 號七樓之五
郵撥／0189456-1
電話／(02)365-3707　傳眞／365-8989
發行代理／信報股份有限公司
電話／(02)365-1212　傳眞／365-7979

封面設計／陳栩椿&百異工作室
著作權顧問／蕭雄淋律師
法律顧問／王秀哲律師・董安丹律師

電腦排版／天翼電腦排版有限公司　電話／705-4251
印　　刷／優文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電話／262-2379
□1995(民84)年2月1日　初版一刷
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 1295 號
售價300元（缺頁或破損的書，請寄回更換）

ISBN 957-32-2465-8

目錄

自序

讀者對於作者，喜歡問一個問題：「你爲什麼寫這個？」我之所以寫這個，首先是有感於抗戰爲中國歷史上千古未有的大事：全民奮起，一致對外；它也是世界歷史上的一件大事：以至弱對至強，而奮戰到底。

其次，是爲了想報答忠勇的將士，包括三百多萬的傷亡之人，與百戰歸來的倖免於傷亡之人。他們對國家盡了心，出了力，流了血，花費了他們一生之中最好的八年。我呢，忝爲國民一分子而請纓被拒，於深感愧疚之餘，決心也貢獻八年的時間，把他們的史詩，用我的筆寫出來，以表彰他們之中已經走了的，安慰他們之中還和我們活在一起的。

再其次，我極想把我的幾位爲國捐軀的亡友藉此機會讓國人知道他們的簡單事蹟。第一是吳君懷仁，他在東北的女兒溝礦廠目睹日軍在九一八前後的暴行，毅然以平民身分參加了民國二十一年上海一二八之役，陣亡。他的壯烈，與胡阿毛烈士互相輝映。胡阿毛是卡車司機，被日軍拉

去運子彈，他把卡車開到北四川路大橋之時，故意翻車入河，毀掉那些子彈，毀掉卡車，殺了押車的日兵，也犧牲了自己。吳君懷仁是混入敵陣，用手榴彈炸死了不少日軍官兵而被捕成仁。

另一位好友，何君世傑，在法國留學與我同時，我學歷史，他學陸軍。回國以後，他參加了中央軍校教導團，於民國二十六年八月十三日以後的淞滬會戰之中陣亡。

死得甚慘的是徐君公圖與史君燦棠。徐君是湖北人，原名志堅，在中央軍校讀書，於九一八以後決心拋棄錦繡前程，不等候軍校畢業而隻身遠赴東北，與小白龍馬錫三在一起對日軍游擊。他負傷，被弟兄揹回北平，住入協和醫院，取出子彈。我把他接了出院，住在我家半年，於康復之時再上前線。兵敗退入察哈爾，到達二台子，被吉鴻昌的壞部隊暗算，搶去了槍械，而且殺了他的弟兄。他本人因被殺之時大罵壞人，而被壞人用刀在腰部砍他，成為兩段。

史君燦棠，江蘇溧陽人，青年黨的黨員，與國民黨黨員徐公圖是好友。他們倆是在東北抗日之時相識的。苗可秀烈士逝世以後，史君和十多位朋友回到關內，在北平找後援，結果很不夠理想。他們把身邊所藏的炸彈，拋在酣飲狂舞的那些不知亡國之恨的民族敗類的身上；也炸毀了幾家專賣日本貨的百貨公司。有時候，官方搜得緊，炸彈便存在我的寓所。

黃郛簽了塘沽協定，把日本人所還不曾開口硬要的土地與權利，先送給日本以換取苟安，而且簽字以前並不向汪、蔣二人請示。其後，北平當局應日本的要求，通郵通車，在事實上承認滿洲國。通車是恢復北寧鐵路北平瀋陽之間的火車。史君燦棠和他的朋友十分憤慨，便決定了以剩

下的幾顆炸彈，炸第一次開往瀋陽的火車。他們把火車炸毀了一列；不幸，也炸死了幾個老百姓。北平的當局抓了人，要處死，史君燦棠投案，說這件事只是他一人所爲，所抛擲。當局把其他的人放了，將史君押往刑場，槍決。我當時在廣州任教於中山大學，特地借中山大學禮堂爲他舉行了追悼會；也寫了信給懷孕待產的史太太，囑咐她，生下的孩子可取名「史復」，以繼承乃父光復河山之志。直到今天，我還不曾遇到姓史名復的溧陽人、年齡在四十四、五左右的人。我希望能遇到他。

同樣令我懷念的是在湯玉麟既已逃離承德以後，帶了若干年輕朋友奔進兵營，取出湯所棄而不顧的砲，對日軍抗了一陣的王蘊萍；與單獨在法庫用手槍及手榴彈殺死很多日寇的徐春圃。徐春圃當時是一個中學的女生。這兩位到北平均和我見了面。王君不久去了新疆，被盛世才關押，我託了一位徐先生將他救出，再其後大陸變色，音信杳然。徐春圃和史燦棠合作了一段時間，也有她自己所帶來關內的十幾位男女志士。我去了廣州以後，她和這十幾位跋涉萬里也到了廣州。可恨當時很多在口頭鼓吹抗日的人，並不肯用實力對眞正的抗日行動予以有效的支援。

比我年長十歲的余井塘先生，是文人，卻有軍人的爽朗個性，而且律己極嚴，待人極厚。他在我的書房見到我幾十册有關抗戰史的筆記，頗爲嘉許。不久，他便向中山學術基金會楊亮功與阮毅成等幾位先生推薦，給了我以撰寫英文本《中日第二次戰爭史》的機會。此書已經寫成，八開二百二十八頁，印在該基金會第三十二集的集刊之中。

另一位兄長，文人梁棟，一生視我如胞弟，從民國十四年在上海認識起，直到他前幾年逝世，也愛護我數十年如一日。是他，梁棟，介紹了我認識方先覺與吉章簡。介紹我認識劉茂恩與郜子舉的，則是在抗戰時投筆從戎的王兄長介一。

在身經百戰，而豪邁不減當年的軍人之中，也有我不少的好友。這是我平凡的一生之中最大的快樂，也是最大榮幸。名將如薛岳、丁治磐，與已故的孫震、楊森、劉茂恩、郜子舉，我雖攀交了，卻只敢敬如父兄。至於常相往還，而意氣十分契合的，則有在淞滬未失寸土，又在獨山挽回危局的孫元良，在南口、台兒莊、西峽口，三戰三勝的王仲廉，以及先後在淞滬與長沙戰績輝煌的夏楚中，守了吳淞、又守黃河的吉章簡；當然，還有更叫我夢寐難忘的衡陽守將方先覺與葛先才。當年在法司學而其後揚威緬甸的廖耀湘與徐懋禧，今日一亡一存，也令我懷念不已。孫立人這位世界級的名將，在清華高我幾班，我只能引他為榮，卻未有一面之緣。最近，有外國文件說他接受某國政府之託，在台灣陰謀叛變，我不信。某國以其在韓國與越南的作風，有可能也在台灣重施故技，而孫立人一生忠義，不是肯受收買，做不忠不義之事的人。愛護我的軍界前輩，如蔣公及何應欽、顧祝同兩位先生，鄧文儀兄長、王修身兄長，也增加了我寫這本書的勇氣。

龔德柏先生把他藏之金匱的秘密著作，用中文打字機打了兩份，一份交給一個在美國的某君，另一份交給了我。石覺將軍也寫了一本著作《從軍作戰記》而不願意印出來，卻交給了我，再三囑咐我「千萬不可以拿去發表」。萬建藩將軍於大陸變色之時，流轉來台，別的書未帶，只帶

了荀吉堂所寫的《中國陸軍第三方面軍抗戰記實》，放在身邊若干年，卻送給了我。龔、石、萬三位如此深厚的友情與信任，令我終身感激，因此也就不敢不竭力把這幾篇抗戰史文章寫好。

魏德邁將軍也是鼓勵我寫這本書的英文本子的人。他在馬利蘭州住宅招待了我與內人，談了一整天，答覆了我許多許多有關抗戰的問題。他教我對中日雙方自稱的傷亡數字，要細加查勘。

關於抗戰的史料，我所最常用的是國防部史政編譯局所出版的一百册《抗日戰史》。當時該局的名稱沒有「編譯」二字；局長是許君朗軒。許君才兼文武，毅力過人。倘若不是他主持了這件大事，今日誰還有機會蒐集出這寶貴的記錄呢？有些人見到書中與他們有關的枝節被遺漏或寫得不夠，便對此一百册的巨著加以全盤否定，卻不肯定下心來，寫出自己所認爲正確的經過。

我也細心拜讀了吳相湘教授的《第二次中日戰爭史》，很佩服他的文筆與判斷。另一位長住美國，似乎先在麻省理工、後在普林斯頓大學教書的劉復先生（F. F. Liu），用英文寫了近代中國軍事史（其中包括抗戰）。這本書稱得上「言簡意賅」四個字。直至今天爲止，不懂中文的西方人士只能依靠劉先生的這部書獲得有關我方抗戰的史實。

三軍參大於蔣緯國將軍主持「戰爭學院」之時編出了十册的《抗日禦侮》，內容很精審而地圖極多，是范京生、朱秉正、姜劍燁三位儒將的集體傑作，也是內行人寫給內行人看的專門著作。我曾蒙他們給我做了若干次簡報，包括前後的三次長沙會戰。這些簡報事實上是爲我一個人而開的課程。我做了他們的學生。希望他們知道，我不曾忘記這個榮寵。

魏汝霖將軍的抗日戰史，是最早的一本參考書，也是迄於今日最方便的一本。胡璞玉的抗日演義，以杜惜冰的抗日演義為藍本，而略加修正，其貢獻頗像班家父子之於司馬遷。膾炙人口的王平《抗戰八年》，風行了一時，可惜尚無再版。我見到了王平本人，也十分欽羨王仲公先生能教出這樣的好兒子。虞奇的《抗日簡史》與秦保民的《八年抗戰史話》，雖簡繁異趣，而造福於社會則一。

國史館與中國國民黨中央黨史委員會已經急起直追，在這幾年印出了好多本寶貴的史料。何應欽上將以《八年抗戰》及有關的其他巨著以身作則，領導羣倫，於是孫震、顧祝同、黃杰、王仲廉、俞濟時、孫元良、李品仙、王修身諸位將軍等等，也紛紛寫出他們的回憶錄，使我們以研究歷史為職業的人受惠不淺。

陳立夫先生、吳延環先生、王藍先生，都是名人。陳先生在戰時主持教育，把若干大專學校遷到自由的大後方，又設立了若干國立中學以安置來自戰區的教職員與學生。他對促進勝利的貢獻不亞於披堅執銳的將士。吳先生主持敵後工作，其功勞也長留青史。他們二人的回憶錄，因此也是研究抗戰史的人所不能不看的。王藍先生的《藍與黑》，正如鈕先銘將軍的《還俗記》，是小說，其實也是歷史；是他們的自傳，也是成千成萬愛國青年的大同小異的經歷。

可惜的是，有大功勞於國家的軍人與文人甚多，而傳記與回憶錄太少。

加州史坦福城的胡佛研究所，有豐富的收藏，值得研究此次中日戰爭歷史的人一顧。它有陳

納德與赫爾利兩位將軍與陳誠、宋子文等等名人所遺留的文件，也有史迪威所留下的充滿髒話的文字。它附設的圖書館，藏有不少的中日英三種文字的有關書籍，能令讀者於遇到是是非非的題目之時，獲得較平實的看法。

西方人士，以我所知，只有兩位英國人有「東西」寫了出來。一位是克羅休（Crozier），來過台灣，接受過達官貴人的禮遇，而寫成一部蔣公傳記，其中包含了若干有關抗戰的話。然而他竟然矢口否認有過一次「湘西會戰」，責備日本史家記憶模糊，說中國「沒有一本書」提起過「湘西會戰」。此公可能只透過譯員接觸到湘西會戰以前所出版而其後未再版的《何上將戰時報告》。此公之絕對不懂中文，於此可以證明。此公而且把所著蔣公傳記標題為「失掉中國的人」（*The Man Who Lost China*）。

另一位英國人是狄克・韋爾生（Dick Wilson）。他的書，書名為《當老虎打架之時》（*When Tigers Fight*）。這就比戴維斯（John Davies）與謝偉志（John Service）那些美國官僚好得太多。戴維斯與謝偉志一味的誣稱我軍袖手旁觀，靜候美軍來替中國拚命。然而韋爾生也說華軍雖則在淞滬打得很猛，到了日軍佔了武漢以後，就懶得再打了。

我把〈中日雙方高級軍官名錄〉、〈中日英文參考書選目〉，從我的英文本《第二次中日戰爭史》中抽出來，作為本書的「附錄一」與「附錄二」。

「附錄三」則是我前年在舉行於高雄的「孫中山先生與近代中國學術討論會」所提出的一篇

論文：〈中國抗戰時之財政〉。

歷史，也許是最難研究的一種學問。史料有先天性的種種缺憾：不全、不眞、不客觀、不一致。寫歷史的人不能不根據史料，於是免不了常常要替史料受過。孔子說：「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我寫了這本《細說抗戰》，與孔老夫子頗有同感。

我十分期待讀者把我寫錯了的地方，來信指教，以便於再版之時一一斟酌改正，或加以「說明」。

我也藉此機會向傳記文學社劉社長及諸位同仁致候，並謝謝他們發表了此書的前面幾章。我在決定了另行出版單行本之時，蒙劉社長贊成，退回了已發表與尚未發表之全部原稿，其盛意隆情令我十分感動。

還要感謝遠流出版公司王社長及其同仁，使得這幾篇文章得以單行本形式，就教於海內外重視抗戰歷史的人士。州立聖地牙哥大學劉麗容女士大力促成此舉，更是我十分銘感的。

（原載於《傳記文學》第五十一卷·第一期）

細說抗戰

第一章 對日抗戰史的初步總結

民國二十六年七月至三十四年八月的對日抗戰，可以說是起源於甲午（一八九四）年的第一次中日戰爭。第一次中日戰爭的結果，鼓勵了日本人忘懷於他們祖先所服膺的孔子教訓，於是以己所不欲者施於中國人。

中國人呢，他們感覺到受夠了日本所製造的許多事變，尤其是民國二十年九月十八日的瀋陽事變。在瀋陽事變的期間及其以後，日本搶奪了中國的一大片領土，其面積等於英、法、德、比、荷五國的總和。

民國二十六年七月七日的盧溝橋事變，由於近衛內閣的措施而使得中國人無可再忍。近衛內閣決定派遣四個師團兩個混成旅團到北平一帶，證明了日本確有再行攫取五個中國行省，以製造類似滿洲國的另一個傀儡國的企圖。

北平城在八月四日落入日本之手。次日，嚴重的對抗發生於北平之北、長城之南的一個山隘

——南口。這對抗竟然持續了三個星期，出乎日本的陸軍大臣杉山元意料之外。他曾經以爲解決整個的「中國事件」，也用不了三個月以上的時間。

杉山元的看法有一部分對。日本軍隊確是能夠在幾個月之中便吞嚥了華北四個半省：河北、察哈爾、綏遠、山西、與半個山東，在十二月二十七日佔領了山東省會濟南。

在上海的作戰，對日本軍隊來說，卻沒有如此容易，它發展成了一個完全的會戰，規模之大，時間之長，戰鬥之激烈，超過了歐洲歷史上多數的有名的會戰。聚集在上海戰場之上的有一百萬兵之多，二十五萬來自日本，七十五萬來自中國各地。他們從八月十三惡戰到十一月十三，足足有三個月之久。華方死傷了十八萬，日方也死傷了五萬。

那還不是第二次中日戰爭的全部，只是它的開始，將要再有二十一次會戰，與一千一百一十七次像南口那樣的大戰鬥，三萬八千九百三十一次像北平之西南十五英里盧溝橋那樣的小戰鬥，第二次中日戰爭才會終止。

它未如杉山元所預料，在三個月之內，甚至三年之內終止。中國於堅毅的蔣公介石領導之下，戰得比日本所預料的更久，也比日本所能擔當得起的更久。

這一次戰爭是雙方力量不成對比的戰爭，卻也是苦鬥到底的戰爭。它很像是一個重量級拳師與一個羽量級拳師比賽。一方是頭等強國，有近於兩百萬噸兵船的海軍，有二千七百架隨時可以出動的飛機的空軍，有訓練精良、裝備充足的陸軍；另一方是衰老的古國，海軍僅有五萬九千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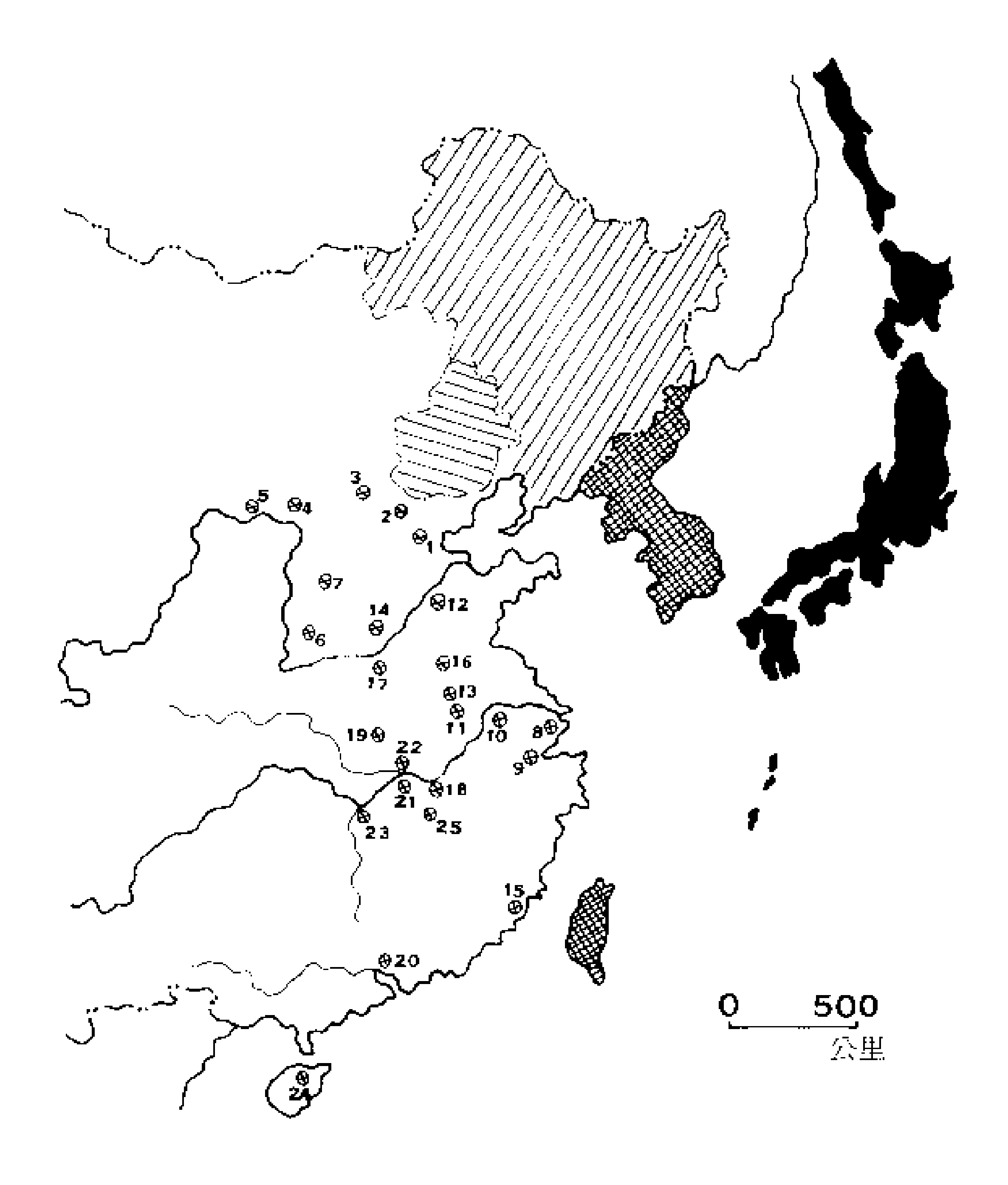
兵船，空軍僅有購自外國的飛機三百零五架，陸軍僅有未受適當教育的士兵與不甚熟悉近代戰術的指揮官，沒有坦克，沒有水泥，沒有陸空協同，而且除了少數的若干師以外，也沒有榴彈砲與任何一種大砲。很顯然，這次的戰爭，中國不能打，也不應該打。但是，卻不能不打，由於被日本逼迫得別無選擇。

中國的希望在於全體人民願意爲此而死。人民一致相信，善惡到頭總有報應，老天、上帝、阿拉、或觀音，最後必將獎善懲惡。人民也一致相信，別的國家也總有一天會來援助我們。中國幅員廣大，有許多山可以遲滯、甚至阻止日本軍隊的深入腹地。這腹地是在一條長線之西。這一條長線起自黃河由北向南的一段，連接伏牛山脈，漢水由北向南的一段，長江在岳陽與漢口由西向東的一段，與洞庭湖、湘江、大庾嶺。

中國自己知道，必須在若干次會戰之中失敗，才能夠在最後一次會戰贏得勝利；必須丟掉許多城市與省分，才能夠守住這一條長線。中國必須在此線之東拖住日軍，才能夠在此線之西趕緊訓練與裝備一千一百萬新兵。

長話短說，第二次中日戰爭八年又三十八天的歷史似乎可以分爲四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　從民國二十六年七月到民國二十八年四月，日本想拿什麼城市，便拿去那個城市，而且留在它的手中。（**地圖一**）



偽滿州國最初之地域

熱河

⊗ 日軍所佔領之重要城市

地圖一　第一階段

（地圖一）

第二次中日戰爭，第一階段：

民國二十六年七月至二十八年四月

	重要都市	日軍佔領日期
1	天　　津	26-7-30
2	北　　平	8-4
3	張　　垣	8-26
4	歸　　綏	10-13
5	包　　頭	10-26
6	安　　陽	11-5
7	太　　原	11-7
8	上　　海	11-13
9	杭　　州	12-12
10	南　　京	12-13
11	合　　肥	12-19
12	濟　　南	12-27
13	蚌　　埠	27-1-30
14	臨　　汾	3-1
15	廈　　門	5-12
16	徐　　州	5-19
17	開　　封	6-5
18	九　　江	7-25
19	信　　陽	10-12
20	廣　　州	10-21
21	武　　昌	10-25
22	漢　　口	10-26
23	岳　　陽	11-10
24	海　　门	28-2-10
25	南　　昌	3-2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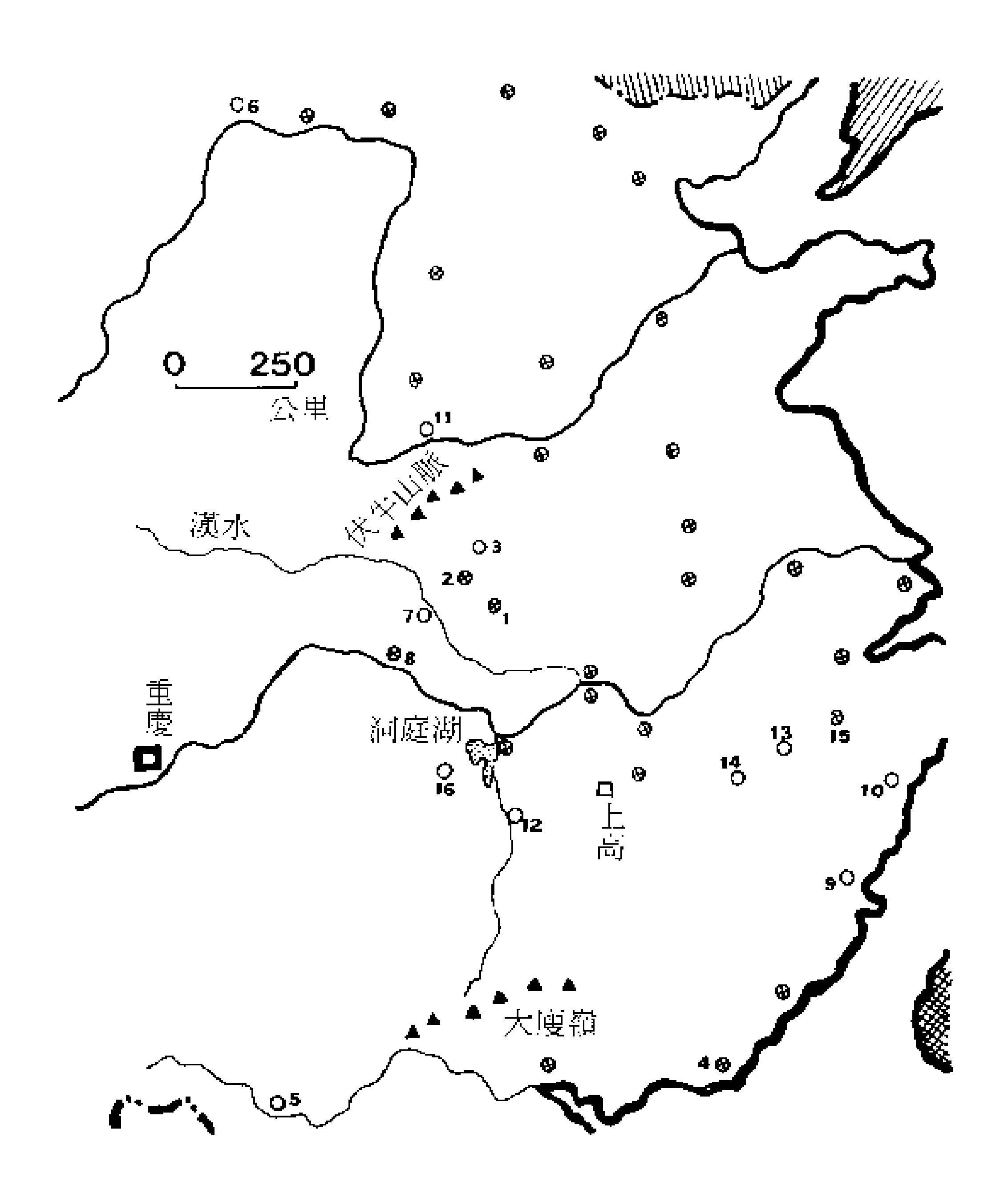
第二個階段 從民國二十八年五月到民國三十三年三月。日本繼續取得若干主要城市，卻不能留在它的手中，除了極少數的幾個（隨縣、金華、汕頭、宜昌、垣曲）。日本而且在長沙吃了三次敗仗（民國二十八年十月、民國三十年十月、民國三十一年一月），在上高也吃了一次敗仗（民國三十年四月）。（地圖二）

（地圖二）

第二次中日戰爭，第二階段：

民國二十八年五月至三十三年三月

重要城市	日軍佔領日期	日軍退出日期
1.隨　縣	(a)28-5-6 (b)29 4-6（?）	28-5-23 戰爭結束以後
2.棗　陽	(a)28-5-7 (b)29-5-8 (c)29-5-17	28-5-19 29-5-16 29-6 2
3.南　陽	(a)28-5-12 (b)30-2-4	28 5-18 30 2-6
4.汕　頭	28-6-21	戰爭結束以後
5.南　寧	28-11-24	29-10-30
6.五　原	(a)29-2-3 (b)29-3-26	29 3-21 29 4-1
7.襄　陽	29-6-1	29-6-3
8.宜　昌	29-6-12	戰爭結束以後
9.福　州	30-3-22	31 6-18
10.溫　州	(a)30-4-20 (b)31-6-11	30-5-2 31-8-15
11.垣　曲	30-5-8	戰爭結束以後
12.長　沙	30-9-27	30-9-30
13.衢　縣	31-6-6	31-8-28
14.上　饒	31-6-15	31-8-19
15.金　華	31-5-28	戰爭結束以後
16.常　德	32-12-3	32-12-8



地圖二　第二階段

第三個階段 從民國三十三年四月到民國三十四年四月。日本對中國施行最後一次猛攻，稱爲「一號作戰」，用了二十二個又半個師團（五十萬人左右），中國在當時卻只有五萬人機動部隊，可以用來應付日本的挑戰。中國軍隊的極大部分是戍守著長達二千英里的戰線，也不得不戍守。機動部隊原有二十五萬人，其中的二十萬人卻已經由於羅斯福的壓力，派往緬甸與雲南西部，去幫助史迪威成爲叢林中的英雄，也幫助蒙巴頓分散日軍的注意力，緩和日軍對印度英姆法爾一帶的進攻。於是，日軍一號作戰的二十二個師團的半個師團，席捲了華北與華中各地，打下勇敢的中國第十軍所堅守了四十七天的衡陽，轉而向西，淹沒了廣西全省，前鋒及於貴州的獨山，獨山距離戰時首都重慶僅有三百英里。在獨山，有中國最好的若干部隊以一千英里的急行軍從陝西趕到，擋住了日軍，挽回了狂瀾。日軍在十二月七日從獨山撤退。不過，日軍仍然在粵、贛、豫、鄂四省陸續佔了幾個重要據點。（地圖三）

第四個階段 從民國三十四年五月到民國三十四年八月。中國把機動部隊從緬甸與雲南西部召了回來，加上幾十個新的美式訓練與美式裝備的師，開始了總反攻，指向廣州、上海、北平。中國軍勢如破竹，收復了一城又一城，在八月十日收復蒼梧。正準備進向廣州，忽然美國把原子彈在廣島與長崎投下，使得第二次世界大戰與第二次中日戰爭，同時匆匆結束。（地圖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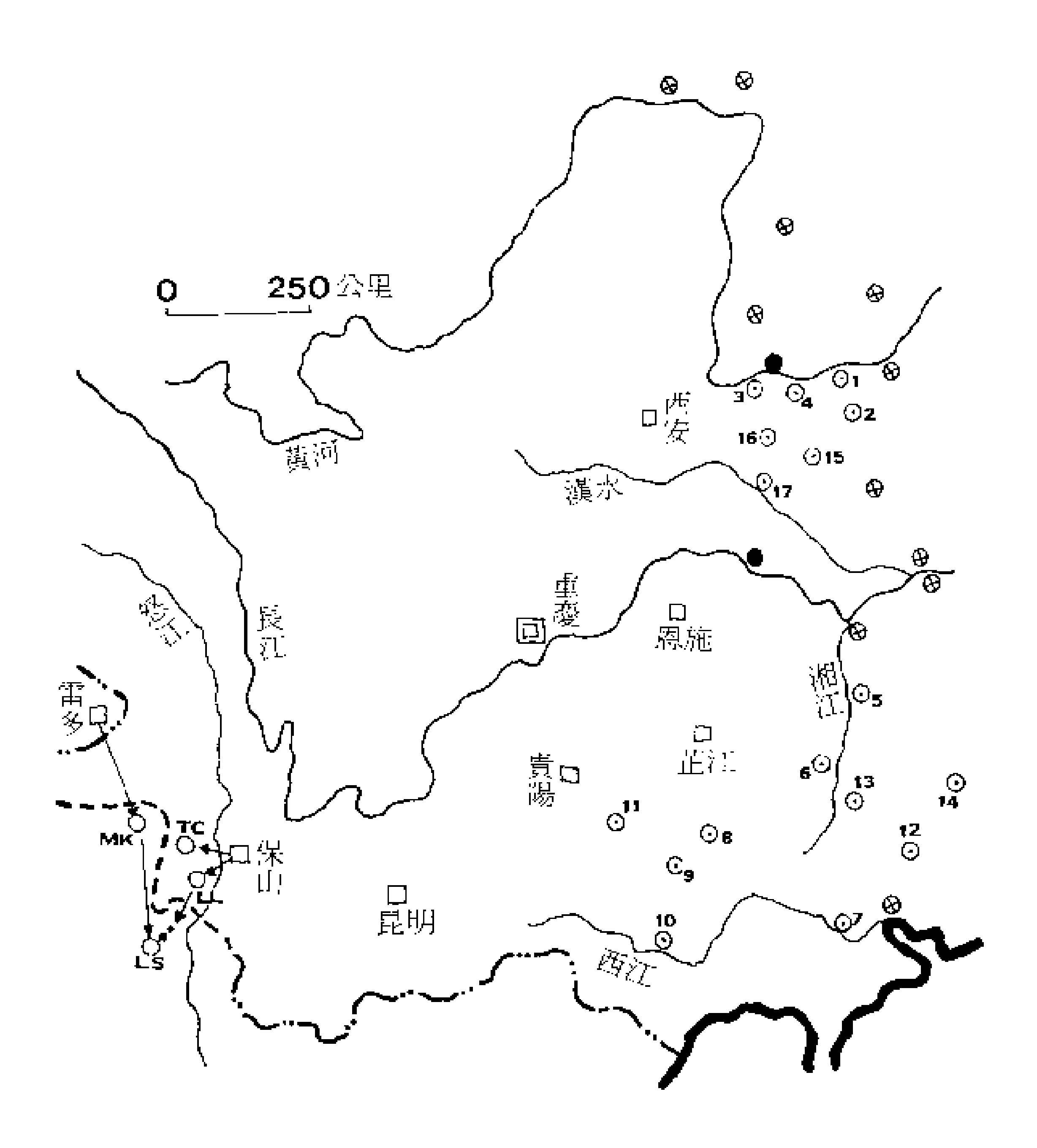
爲了取得這個勝利，中國軍隊曾經傷亡了三百一十二萬六千零八十七人，其中有一百三十二萬四千二百七十九人死在戰場。

平民之因此次戰爭而死的，比軍人更多。在南京有三十萬人被日軍屠殺。其他各城市因日本空軍濫炸而死的，不計其數。有若干城市，如衡陽、常德、桂林等等，都化爲灰燼。在二千英里長線之東，幾乎沒有一城、一鎭、一村，免於殘破。依照一篇保守的估計，至少有三千萬人喪失家園，或不得不離鄉背井。他們攜老負幼，輾轉流離，奔向長線之西的自由地區，很多人因病而死，因饑餓而死。

爲了進行戰爭而花費的巨額款項，超過了中國人民的納稅能力。外國的借款與美國「租借法案」物資，略有幫助，但極有限。借款都是短期的。租借物資僅合美金八億二千五百萬，少得不能與美國交給蘇聯與英國的相比，交給蘇聯的是九十億，交給英國的是二百七十億。（中國用「反租借物資」還清了此項美國租借物資。蘇聯與英國有沒有償還過一分錢，未見有官方文件加以說明。）

中國政府沒有其他辦法，只好印發越來越多的鈔票。結果是可怕的通貨膨脹，把中國多數家庭的儲蓄都沖得一點不剩。民國三十四年七月的重慶物價是戰前的二千一百六十三倍；昆明的物價是戰前的六千八百九十四倍（根據A. N. Young的統計）。

雖然是日本人直接間接使得中國人吃了這麼多苦，中國人卻在日本無條件投降以後，不要求日本賠償，也不曾對放下武器的一百二十八萬三千二百名日本兵之中的任何一個施行個人的報復。中國政府不拘留日本兵在勞動營，而立刻遣送這些日本兵與當時在華的日本平民，讓他們回日本與他們的家人團聚，用了許多輪船。這些輪船，本是中國自己的軍隊所需要的。


0
250 公里
黃河
西安
1
2
3
4
15
16
17
漢水
重慶
恩施
長江
湘江
5
芷江
貴陽
6
13
14
11
12
8
9
雷多
MK
TC
保山
LL
LS
昆明
10
7
西江

地圖三　第三階段

（地圖三）

第二次中日戰爭，第三階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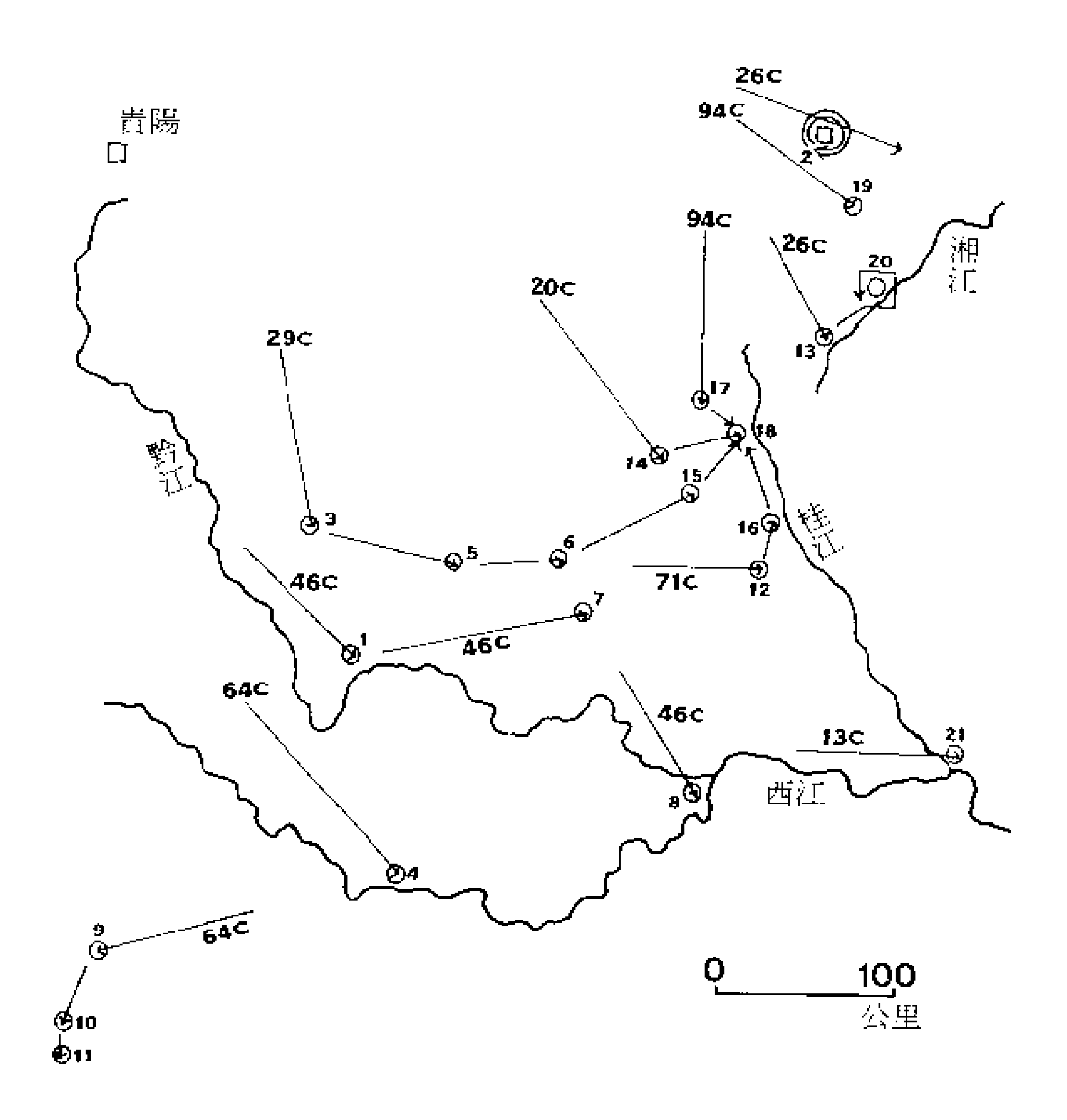
民國三十三年四月至三十四年四月

(A)華軍在滇西緬北所收復之城市：

MK	密　支　那	收復日期：33 8-5
TC	騰　　　衝	9-9
LL	龍　　　陵	11-3
LS	臘　　　戍	34-3-8

(B)日軍於同一時期（第三階段）所奪佔之中國重要城市：

1.鄭　州	奪佔日期：33- 4 -22
2.許　昌	5 - 1
3.陝　州	5 -18
4.洛　陽	5 -25
5.長　沙	6 -19
6.衡　陽	8 - 8
7.蒼　梧	9 -22
8.桂　林	11-11
9.柳　州	11-14
10.南　寧	11 22
11.獨　山	12- 2
12.曲　江	34- 1 -24
13.郴　縣	1 -26
14.贛　州	2 -26
15.南　陽	3 -25
16.西峽口	4 - 2
17.老河口	4 - 8


貴陽
26C
94C
2
19
94C
26C
20
湘江
20C
29C
13
17
18
14
15
黔江
3
16
桂江
5
6
46C
71C
12
7
1
46C
64C
46C
13C
21
8
西江
4
9
64C
0
100
公里
10
11

地圖四　第四階段

(地圖四)

第二次中日戰爭，第四階段：

民國三十四年四月至八月

(A)列入地圖者：

重要城市	克復日期
1.鄀安	34-4-27
2.武岡	5-6 (解圍)
3.河池	5-16
4.南寧	5-27
5.宜山	6-14
6.柳城	6-27
7.柳州	6-29
8.桂平	6-29 (?)
9.龍州	7-3
10.憑祥	7 3
11.鎮南關	7 3
12.荔浦	7 7
13.界首站	7-19
14.古壽	7-25
15.永福	7-25
16.陽朔	7-25
17.義寧	7-26
18.桂林	7 28
19.新寧	8-2
20.全縣	8-9 (完成對日軍包圍)
21.蒼梧	8-10

(B)未列入地圖者：

重要城市	克復日期
22.河南內鄉	34-5-3
23.浙江溫州	6 18
24.江西贛州	7-17
25.廣東南雄	7 23
26.綏遠歸綏	8 11
27.綏遠包頭	8-11

在此以前的六個月，於雅爾達會議之中，羅斯福與邱吉爾允諾了史達林，以中國東北的兩條鐵路與兩個海港送給史達林，求他參加對日本作戰。

羅、邱二人，甚至對中國連通知一聲，都不曾做。

中國、日本及美國的未來如何，未來方知。第二次中日戰爭的後遺症，距離痊癒之時尚遠。

二十二次會戰簡表初稿

一、太原會戰

・時間——民國二十六年九月十日至十一月七日。

・參加人數——日方二十萬人（史抗）❶・華方二十八萬零四百九十四人（史抗）。

・傷亡——日方兩萬七千四百七十二人（史抗）・華方十二萬九千七百三十七人（史抗）。

・日方企圖——繼平津、察、綏、與河北省北部之後，攫取山西省。

・結果——日方取得山西省沿鐵路之若干城市。

二、淞滬會戰

・時間——民國二十六年八月十三日至十一月十三日。

・參加人數——日方七個師團、兩個旅團（伊）；華方七十五萬人（史抗）。

・傷亡——日方五千人（孫）；華方十八萬人（孫）。

・日方企圖——應付華方挑戰，並消滅華方最優部隊。

・結果——日方達到一部分目的；華方之敢戰能戰，亦取得國際間之推崇。

三、徐州會戰

・時間——民國二十七年二月十二日至五月十九日。

・參加人數——日方五個師團（伊）；華方四十五萬零八十五人（史抗）。

・傷亡——日方三萬一千六百二十九人（陳）；華方待考。

・日方企圖——先爲襲取台兒莊以窺蘇北，打通大運河；繼爲雪台兒莊戰敗之恥，增兵報復；終爲對華方大兵團包圍，求一舉而結束所謂「中國事件」。

・結果——華方先取得在台兒莊及其外圍之勝利，次爲做到對峙一月有餘，終爲順利突圍，保存繼續抗戰之實力。

四、武漢會戰

・時間——民國二十七年六月三日至十月二十六日。

・參加人數——日方十二個師團（伊）；華方一百零一個師（史抗）。

• 傷亡——日方二十萬人（史抗）；華方二十四萬三千八百人（史抗）。
• 日方企圖——摧毀華方新的指揮中心，殲滅華方所餘兵力，迫使放棄抵抗意志。
• 結果——日方完全失敗。

五、南昌會戰

• 時間——民國二十八年三月十七日至二十八日。
• 參加人數——日方兩個半師團（伊）；華方十三個軍，每軍平均三個師，但在前線者常為兩個師（史抗）。
• 傷亡——日方一萬三千人（何）；華方十萬零六千五百二十二人（史抗）。
• 日方企圖——取得江西省會南昌。
• 結果——日方達到目的。

六、隨棗會戰

• 時間——民國二十八年四月三十日至五月二十三日。
• 參加人數——日方三個師團、一個旅團（伊）；華方二十四萬九千五百二十六人（史抗）。
• 傷亡——日方兩萬一千四百五十人（史抗）；華方兩萬八千三百零七人（史抗）。
• 日方企圖——打擊湯恩伯將軍之部隊。

•結果——湯部隊傷亡一萬四千七百八十一人，日方所付代價亦大。

七、第一次長沙會戰（日方稱之爲贛湘作戰）

•時間——民國二十八年九月十四日至十月十九日。

•參加人數——日方三個師團，兩個支隊（史抗）；華方十八萬六千二百四十人（史抗）。

•傷亡——日方一萬三千人（陳）；華方兩萬五千八百三十三人（陳）。

•日方企圖——包圍關麟徵部隊，加以殲滅。

•結果——日方失敗。

八、桂南會戰

•時間——民國二十八年十一月十五日至民國二十九年十一月十七日。

•參加人數——日方兩個師團、兩個旅團（伊）；華方十五萬四千六百四十二人。

•傷亡——日方八千人（史抗）；華方六萬四千八百二十九人（史抗）。

•日方企圖——切斷華方對越南及他國之通路。

•結果——日方達到切斷華方廣西對越南之交通，但華方仍能由雲南經緬甸之國際通路。英方於桂南會戰以前，雖曾封鎖滇緬路三個月，但在十月間又已開放該路。

九、棗宜會戰

‧時間──民國二十九年五月十一日至六月二十一日。

‧參加人數──日方七個師團、兩個旅團（伊）。華方五十四個師（史抗）。

‧傷亡──日方四萬五千九百一十四人（陳）。華方待考。

‧日方企圖──對湯恩伯部隊及其他重要部隊，再施打擊。

‧結果──日方獲得相當成功，並佔有宜昌。

十、豫南會戰

‧時間──民國三十年一月二十四日至二月十三日。

‧參加人數──日方兩個完整師團、一個不完整師團、一個旅團、三個坦克聯隊（團）、一個騎兵聯隊（史抗）。華方二十七個師、兩個旅（史抗）。

‧傷亡──日方九千人（何）。華方少於九千（何）。

‧日方企圖──仍為消滅湯恩伯部隊。

‧結果──日方失敗。

十一、上高會戰

‧時間──民國三十年三月十五日至四月三日。

·參加人數——日方兩個師團、一個旅團（史抗）；華方十一個師、一個縱隊（史抗）。
·傷亡——日方一萬五千人（何）；華方多於一萬五千人（何）。
·日方企圖——取得上高城。
·結果——日方失敗。

十二、晉南會戰

·時間——民國三十年五月七日至五月二十七日。
·參加人數——日方五個師團、四個旅團（伊）；華方十九個師（史抗）。
·傷亡——日方兩萬人；華方待考。
·日方企圖——摧毀晉豫之間，中條山與黃河北岸之華方據點。
·結果——日方達到目的。

十三、第二次長沙會戰（日方稱之爲第一次長沙作戰）

·時間——民國三十年九月七日至十月十九日。
·參加人數——日方七個師團、兩個旅團（伊）；華方三十萬零四百四十人（史抗）。
·傷亡——日方四萬一千五百三十七人（何）；華方五萬九千零七十八人（史抗）。
·日方企圖——打擊薛岳將軍所指揮之各部隊，並取得長沙城。

•結果——日方使華方若干部隊遭受損失，但未能佔有長沙三天以上。日方傷亡亦甚慘重。

十四、第三次長沙會戰（日方稱之爲第二次長沙作戰）

•時間——民國三十年十二月十九日至民國三十一年一月十五日。

•參加人數——日方十七萬四千人（史抗），華方二十六萬八千六百八十一人（史抗）。

•傷亡——日方五萬六千九百四十四人（何），華方三萬一千三百四十六人（史抗）。

•日方企圖——取得長沙，加以佔有。

•結果——日方失敗。

十五、浙贛會戰

•時間——民國三十一年五月十五日至八月十九日。

•參加人數——日方十八萬人（魏），華方二十六萬人（史抗）。

•傷亡——日方六千零四十七人（日），華方待考。

•日方企圖——摧毀浙江衢縣等地之飛機場。

•結果——日方達到目的。

十六、鄂西會戰

・時間——民國三十二年五月五日至六月十七日。

・參加人數——日方四個完整師團、兩個不完整師團、一個旅團（史抗）．，華方三十六個師（史抗）。

・傷亡——日方兩萬五千八百三十人（陳）．，華方三萬九千一百一十五人（史抗）。

・日方企圖——取得恩施城，由該處進入四川。

・結果——日方失敗。

十七、常德會戰

・時間——民國三十二年十一月二日至十二月十三日。

・參加人數——日方三十五個大隊（日）．，華方四十二個師（史抗）。

・傷亡——日方四千二百五十一人（日）．，華方待考。

・日方企圖——消滅余程萬師，並打擊援軍。

・結果——日方達到目的。

十八、豫中會戰（爲「一號作戰」三個會戰之一）

・時間——民國三十三年四月十七日至六月十一日。

・參加人數——日方十一個師團、四個旅團（日）．，華方五十九個步兵師、四個騎兵師（史抗

）。

‧傷亡——日方三千一百七十六人（日）；華方兩萬人（陳）。

‧日方企圖——結束「中國事件」。

‧結果——日方失敗。

十九、長衡會戰（為「一號作戰」三個會戰之二）

‧時間——民國三十三年五月二十五日至八月八日。

‧參加人數——日方十個師團、五個聯隊（史抗）；華方四十七個師（史抗）。

‧傷亡——日方六萬六千八百零九人（陳）；華方九萬零五百七十七人（陳）。

‧日方企圖——結束「中國事件」。

‧結果——日方失敗。

二十、桂柳會戰（為「一號作戰」三個會戰之一）

‧時間——民國三十三年九月八日至十二月十二日。

‧參加人數：日方七個師團、兩個旅團（史抗）；華方四十一個師（史抗）。

‧傷亡——日方待考；華方湯恩伯部隊七千七百五十一人，其他部隊之傷亡未計（何）。

‧日方企圖——結束「中國事件」。

・結果——日方失敗。

二十一、豫西鄂北會戰

・時間——民國三十四年三月二十二日至四月十八日。
・參加人數——日方六個師團、一個坦克師團、一個旅團，等等（史抗）；華方十四萬八千人（史抗）。
・傷亡——日方一萬五千人（陳）；華方待考。
・日方企圖——繼「一號作戰」失敗之後又想由西峽口及老河口，深入我方防守線之西。
・結果——日方失敗。

二十二、湘西會戰

・時間——民國三十四年四月九日至六月三日。
・參加人數——日方三個師團、一個旅團、一個聯隊（史抗）；華方十九個師，內有兩個師留在芷江爲預備隊（史抗）。
・傷亡——日方六千五百人（日）；華方一萬三千七百一十三人（陳）。
・日方企圖——由芷江鑽入重慶。
・結果——日方失敗。

【註釋】

❶簡號之意義：

・（史抗）根據史政局之《抗日戰史》（一百冊）。
・（何）根據何應欽著《八年抗戰之經過》。
・（陳）根據陳誠著《抗戰經過概要》。
・（魏）根據魏汝霖著《抗日戰史》。
・（伊）根據伊藤正德著《帝國陸軍の最後・進攻篇》。
・（日）根據《日軍在中國各方面之作戰記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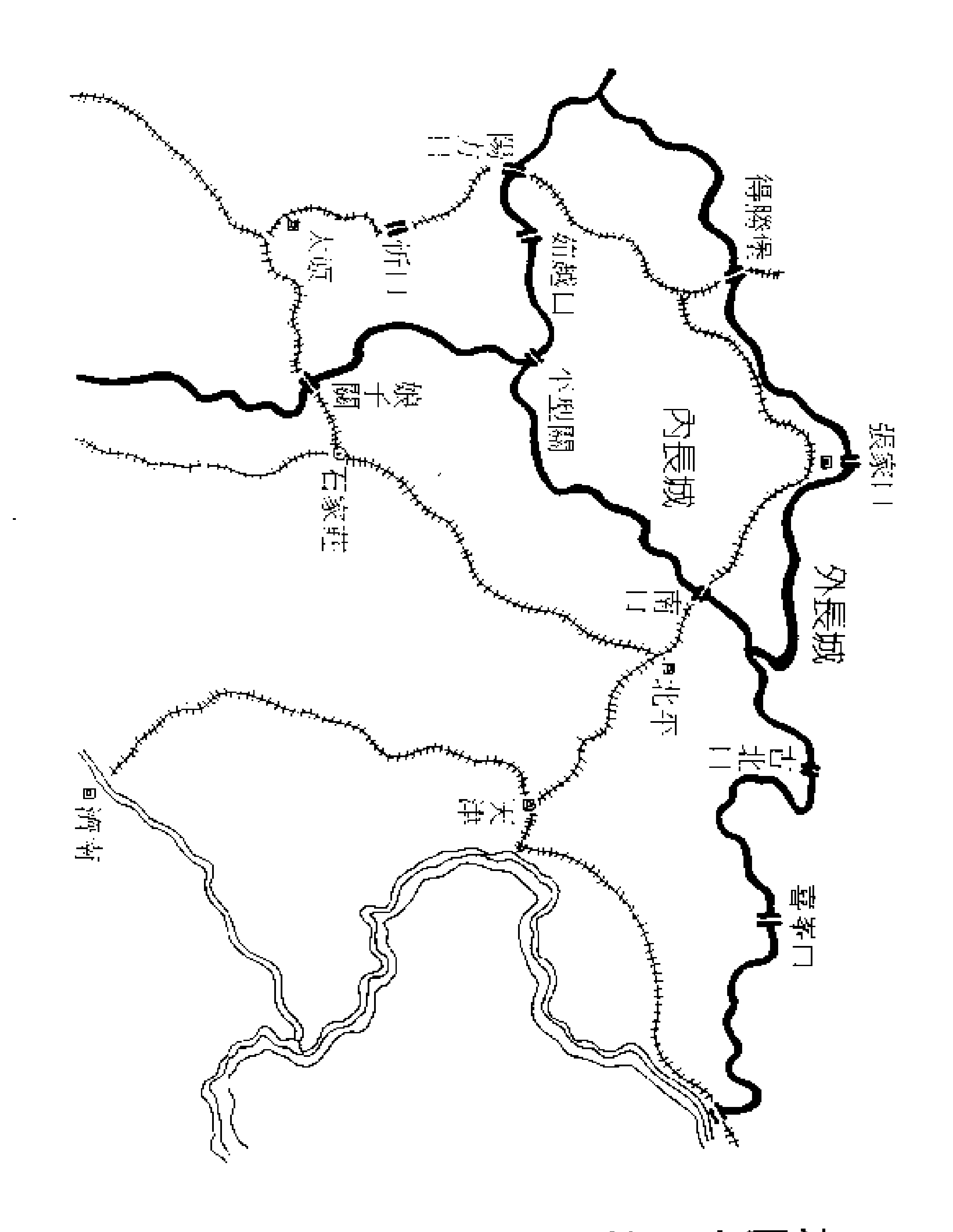
（原載於《傳記文學》第三十七卷・第一期）

第二章　北戰場

在民國二十六年的下半年，從七月到十二月，中日兩軍在北戰場與東戰場同時作戰。東戰場只包括三個大都市，上海、南京、與杭州，地域比較小，但作戰的人數多，超過一百萬，華軍約七十五萬，日軍約二十五萬。

北戰場地域大，包括五個省，河北、察哈爾、綏遠、山西、山東，還加上河南省的一部分；作戰的人數在地理的比例上較少，卻也不少於一百萬：日軍有八個師團，四個旅團，與若干特種部隊；華軍有六十個師，二十二個旅。

北戰場的重要戰鬥，是在平津、南口、平型關、忻口、娘子關，五個地區，先後舉行。有人把平型關、忻口、娘子關，都包括在所謂「太原會戰」以內。事實上，兩軍在太原不曾有像樣的戰事。所謂「太原會戰」，只是「會而不戰」，是日軍由北而來的一路和由東而來的一路在太原「會師」，會師以後，僅僅打了一天。華軍的第二戰區司令長官閻錫山，和太原的守城總司令傅



地圖一　北戰場總形勢

作義，並沒有依照原定的計畫，在太原做持久的抗戰。

沿著津浦鐵路北段與平漢鐵路北段，也只是有過幾次小規模的接觸與戰鬥而已。

一、平津

民國二十六年七月七日，盧溝橋事變爆發之時，駐紮在北平使館區、天津日租界、與散布在北寧鐵路線上大沽與北平之間十幾處地方的日軍，總共只有一個獨立混成旅團，旅團長是河邊正三郎。指揮他的，是所謂「華北駐屯軍司令」，田代皖一郎。

可以和這個「河邊旅團」對壘的華軍，是宋哲元二十九軍四個步兵師之中的三個師，與四個獨立步兵旅，兩個騎兵師，一個騎兵旅，及若干保安部隊。

中央有命令叫宋哲元對日軍抵抗，宋哲元不肯。

宋哲元的部隊，曾經於民國二十二年長城戰役之中，在喜峯口贏得了民族英雄的名譽。其後，中央需要有他這樣的人在華北，對日方的人員虛與委蛇，以爭取我方做抗戰準備的時間，逐漸提高他的官位與權力，高到在實際上成為河北、察哈爾兩省的軍政最高長官：以二十九軍軍長的本職，兼冀察政務委員會主任委員，兼平津衛戍總司令，河北與察哈爾的省政府主席之職，交給了他部下的兩個師長馮治安與劉汝明。

正因爲在任務上必須對日方表面討好，宋哲元起用了眞正的漢奸潘毓桂、陳覺生、齊燮元等人，也起用了老牌的親日派政客曹汝霖與陸宗輿，與一位擅長縱橫捭闔而看不出是眞漢奸或假漢奸的蕭振瀛。這些人朝夕與宋哲元共處，使得宋哲元被逐漸潛移默化，雖不曾死心塌地、甘心拋棄自己的光榮過去，卻也已經一而再的打電報向中央政府要求「開放政權」與「華北特殊化」。

在盧溝橋的中日兩軍，於七月七日夜晚十點鐘左右開火，打到第二天凌晨五點五十分，奉雙方的長官之命停火。

開火的：在華軍的一方面是馮治安師、吉星文團、金振中營、第十連、第三排、少尉排長祁國軒與他的四十位弟兄；在日軍的一方面，是河邊旅團的牟田口廉也聯隊，某某大隊，一木淸直中隊。

下令停火的，在華軍的一方面是北平市市長兼代平津衛戍總司令秦德純；在日軍的一方面是聯隊附、森田徹。在停火以前，雙方的代表曾經有幾小時的辯論與奔走。

森田徹的上司，牟田口廉也，是想和的。牟田口廉也的上司，旅團長河邊正三郎，卻是主戰的。河邊正三郎在七月九日上午六點，又下令對華軍進攻。

河邊正三郎的上司，華北駐屯軍司令官田代皖一郎，突然在七月十日「暴卒」。有人說，他死於自殺。

在田代暴卒的次日，日本內閣於七月十一日議決了兩件事：(一)派遣三個師團來中國作戰；(二)

把戰事限制在平津地區。（陸軍大臣杉山元，向天皇裕仁報告，說「中國事件可以在三個月之內解決」。）

河邊旅團在七月十三日進攻北平城，被阻於永定門外的觀音堂，又在二十日進攻宛平城與長辛店。這時候日軍的援軍三個師團，已經開始陸續來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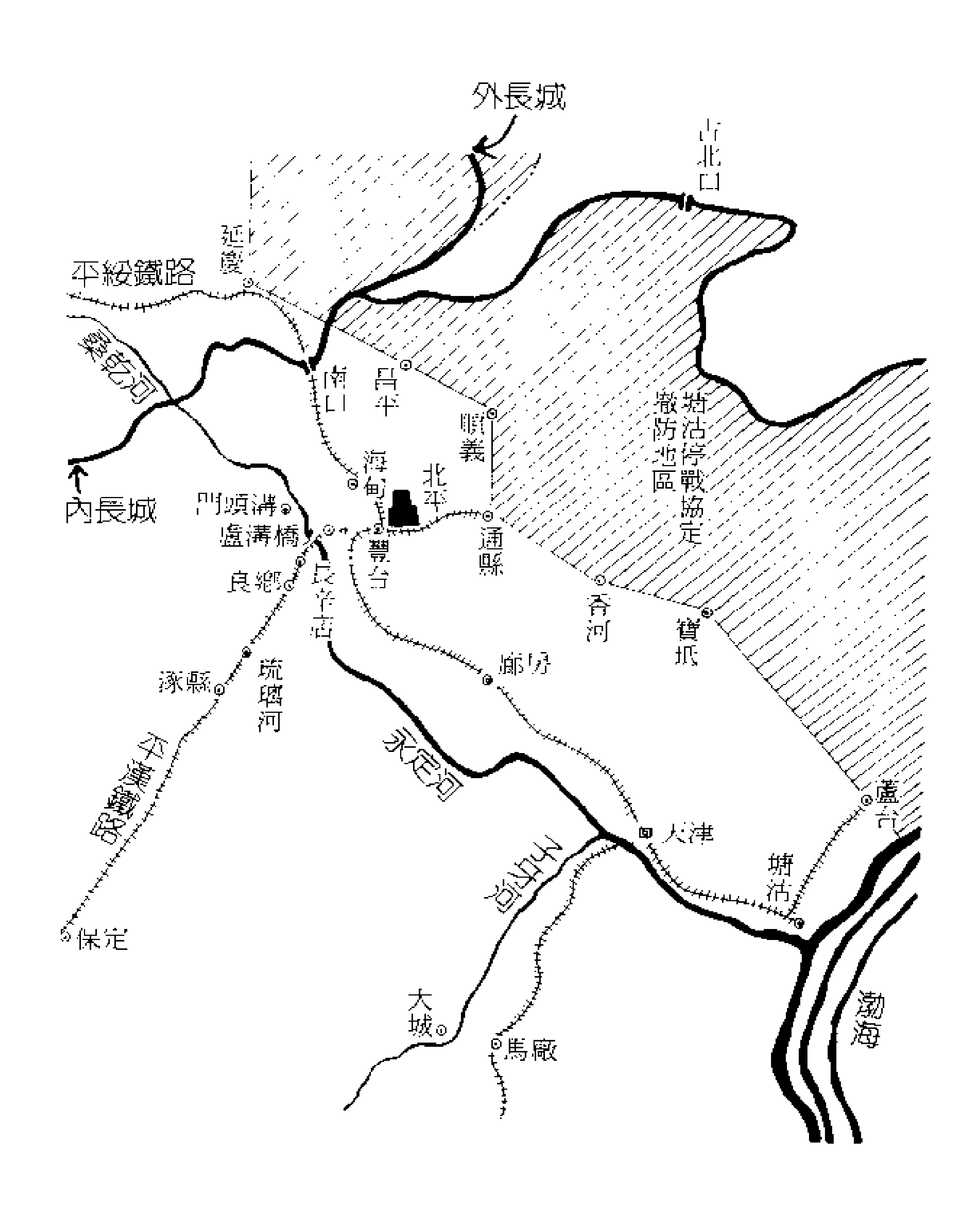
宋哲元於河邊旅團長在七月九日下令重新開火以後，於十一日命令張自忠做代表，向日方簽字允諾，就盧溝橋事件對日方正式道歉，把吉星文團及馮治安師的其他部隊都撤離盧溝橋與龍王廟一帶，嚴厲取締民間的抗日團體。

宋哲元本人也在天津當面答應田代皖一郎的繼承人，香月淸司，所提出的其他若干條件，包括把整個馮治安師（三十七師）都撤遠一些，撤到保定去，以趙登禹師（一三二師）接防，也包括把平津鐵路線上的二十九軍，都向西撤退兩華里。

宋哲元而且在七月十二日對新聞記者發表談話，主和。也在十五日拒收全國各地支援他、希望他抗日的一切捐款。他而且打兩次電報給正在奉蔣公之令率領部隊北上的孫連仲，先是勸孫連仲不可進入河北省省界，後是不許孫連仲把部隊開到保定以北。

蔣公替他準備了三百萬發子彈，運來保定，等他派人來領。

蔣公曾經在七月十三日打電報，明明白白的告訴他：「中正已決心運用全力抗戰，寧爲玉碎，不爲瓦全，以保持我國家與個人之人格。……中央決宣戰，願與兄等各將士共同生死，義無反顧。」


外長城
古北口
延慶
平綏鐵路
桑乾河
南口
昌平
順義
塘沽停戰協定撤防地區
內長城
海甸
北平
門頭溝
盧溝橋
豐台
通縣
良鄉
長辛店
香河
寶坻
涿縣
琉璃河
廊坊
平漢鐵路
永定河
天津
蘆台
子牙河
塘沽
保定
大城
馬廠
渤海

地圖二　平津作戰區域圖

十天以後，也就是要等到七月二十三日，日軍對他下哀的美頓書的第二天，宋哲元才醒悟過來，知道日方對他全無誠意；所謂和談，只不過是緩兵之計。於是，他立即下命令給二十九軍的各師各旅，叫他們「就地奮勇抵抗」。

日軍在二十五日進攻團河與廊房，在廊房對劉振三旅作戰；在二十六日企圖闖進北平的廣安門，被劉汝珍旅殲滅它一個中隊；在二十七日又想闖進北平的永定門，也被二十九軍的另一個單位所阻擋。日軍轟炸了北平近郊各地，也襲擊了駐在通縣寶珠寺的華軍一個營。

到了二十八日，日軍便大舉襲擊二十九軍在北平的幾個營區：北苑、西苑、南苑，殺害了極多的官佐與士兵，包括副軍長佟麟閣，一三二師師長趙登禹。

這一天下午，劉振三旅收復了廊房，另一單位收復了豐台車站。

當天夜晚，宋哲元帶了秦德純離開北平，去保定，把自己冀察政務委員會主任委員兼平津衛戍總司令與秦德純的北平市市長的職務，都交給張自忠代理。張自忠那時候已經是三十八師師長，兼天津市市長。

次日，二十九軍除了劉汝珍一個旅以外都離開了北平。通縣有冀東僞組織保安隊的兩個總隊長，張慶餘和張硯田，率領一千多名弟兄反正，殺了三百多名日本官兵與浪人，捆綁了僞組織的首領，漢奸殷汝耕，向北平進發。他們到了北平，城門還沒有開，突然來了一批日軍，將他們打散，殷汝耕乘間逃走。被打散了的這些弟兄，經海甸、門頭溝，向國軍歸隊，其後編爲「新編第

三十六師」，由張慶餘擔任師長，張硯田爲副師長。

張自忠部下的副師長兼旅長李文田，在天津代理張自忠的三十八師師長與天津市市長的職務，不知道宋哲元已經離開北平，仍依照預定計畫，在二十九日凌晨行動，進攻日本租界。他佔領了車站，打進了旭街日本警察署，也幾乎佔領了日軍在海光寺的司令部。打到晚上，接到張自忠的命令，叫他率領部隊撤離天津，退往馬廠。

這一天，二十九日，有三隻日本兵船到大沽口。大沽口的守軍是二十九軍的另一個旅，對這三隻日本兵船抵抗了相當時候以後，日本兵船才開進了大沽。

三十日，日軍完全佔領了天津，對華界市區連續轟炸砲擊了三天，殺死了很多平民，也毀了南開大學。

張自忠在北平得不到日軍對他的重視，他在八月三日深夜化裝出走；走前，叫劉汝珍旅突圍，逃往察哈爾。張自忠其後輾轉到了南京，見到蔣公，請罪。蔣公原諒他，也原諒了宋哲元。宋哲元在到了保定以後不久，便被升任爲第一集團軍總司令，仍兼第二十九軍軍長，負責津浦北段的戰事。

八月六日，蔣公劃出津浦北段爲「第六戰區」，以馮玉祥爲司令長官；也把二十九軍與河北、察哈爾兩省保安部隊擴編爲三個軍，以宋哲元爲五十九軍軍長，馮治安爲七十七軍軍長，劉汝珍爲六十八軍軍長。這三個軍的番號，都含有七七兩個字在內。再其後，張自忠到了南京，適逢

宋哲元請辭五十九軍軍長兼職，蔣公就命令張自忠繼任這五十九軍軍長之職。

在平津的日軍，於張自忠出走以後，設立了一個僞組織，以江朝宗、湯爾和、董康、三個漢奸出任所謂政務委員會、議政委員會、與法制委員會的委員長。

華軍於平津淪陷以後，一方面有孫連仲部在八月十日進抵良鄉一帶，另一方面有湯恩伯部在八月五日進抵北平東北、居庸關之南的南口。

日軍以此時陸續來到平津的鈴木旅團、酒井旅團、與板垣師團，派往南口，對抗湯恩伯第十三軍。

二、南口

南口之戰，從八月七日開始，八月二十七日結束。湯恩伯以較少的兵，抵住了日軍較多的兵，有二十天之久，到奉了上峯命令才撤退。

兩軍所爭的不是這北平之北，平綏鐵路線上一個小小的「南口鎭」，而是它後邊的居庸關，東邊的德勝口，西邊橫嶺城與鎭邊城，這幾個靠近長城的要塞。

蔣公的最初決策，是採取攻勢，派湯恩伯軍由綏遠乘火車，穿過察哈爾，佔領居庸關、南口，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擊潰那駐在平津一帶的河邊旅團，收復平津。

察哈爾省政府主席劉汝明，卻依照宋哲元的意旨，對湯恩伯軍擋駕，不許它越過張家口之西的柴溝堡。劉說：「中央軍不來察哈爾，日本不會派兵進察哈爾；中央軍來了，察哈爾就保不住。」

過了好幾天，劉汝明這樣耽誤了大局好幾天，才終於經由鹿鍾麟的「調停」，而讓湯恩伯的三個師進了來。這三個師，是王仲廉八十九師，王萬齡第四師，與朱懷冰九十四師。湯當時是十三軍軍長兼第七集團軍的前敵總指揮。劉汝明做了第七集團軍的副總司令。總司令是傅作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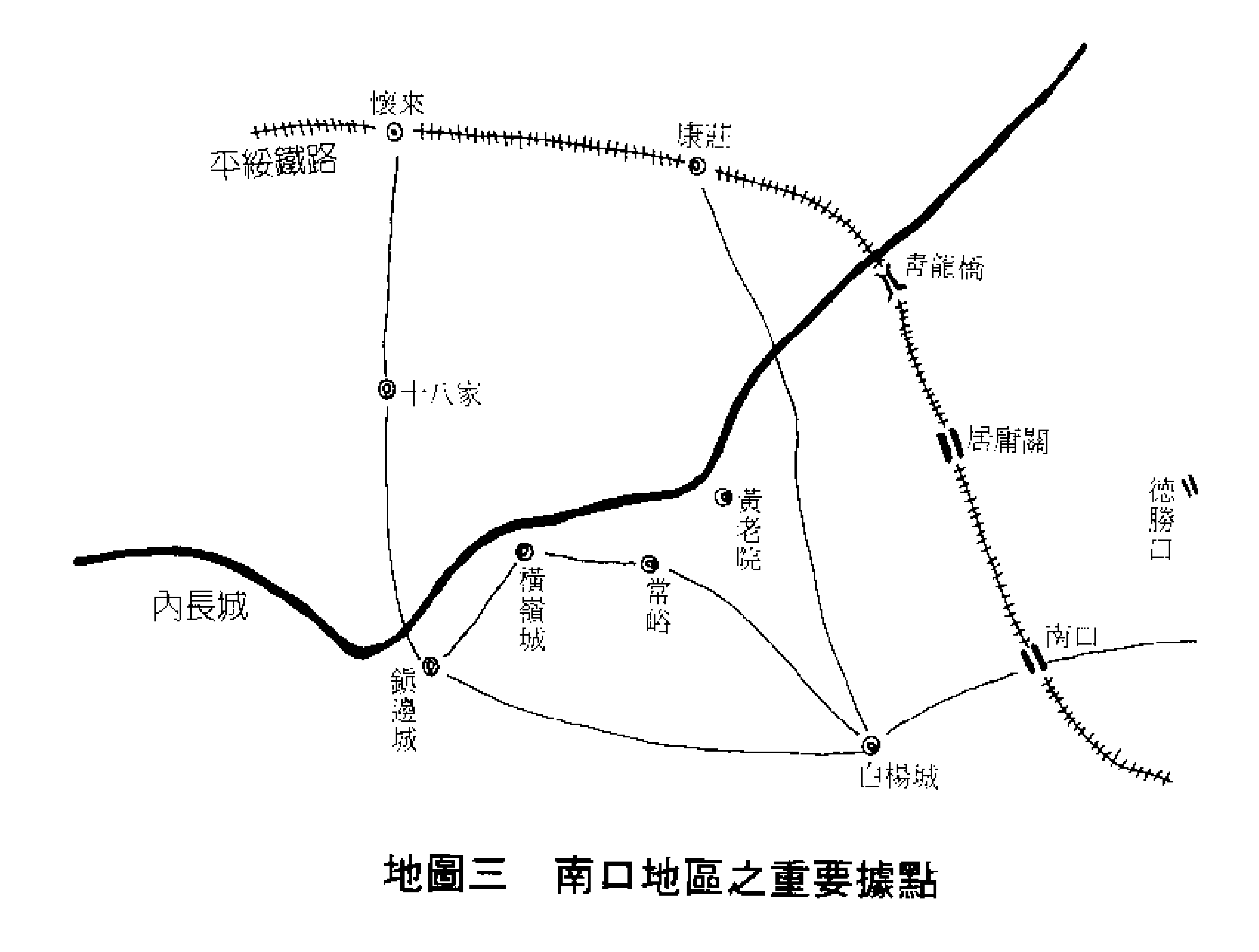
王仲廉師於八月五日趕到前線，在德勝口、南口，與白楊城一帶佔領陣地，比日軍鈴木旅團早到了一天。

兩軍在七日開始接觸；八日交鋒於德勝口，九日大戰於南口南邊的龍虎台，與最西邊的鎮邊城。

十日，王仲廉師放棄龍虎台、火車站，破壞鐵路機廠與後方八達嶺的山洞，失掉了虎峪村，守住了村旁的高地。

此後，天天都有激烈的戰事。南口鎮在十二日下午三點鐘被日軍攻進來，晚上被王師羅芳珪團趕了出去。

這一天，湯恩伯加派第四師馬勵武旅，由師長王萬齡率領，來到前線，強化王仲廉的右翼西邊。



地圖三　南口地區之重要據點

日軍在次一日，十三日，也加派了酒井旅團前來。於是砲火更加凶猛，飛機的轟炸也更頻繁。打到十五日，王仲廉師退出了片瓦無存的南口鎮，仍舊掌握著鎮的兩旁高地；馬勵武旅在禾子澗、老漁溝、黃老院，抵抗了人數眾多的敵人。

湯恩伯在十六日加派王萬齡師的另一旅，石覺旅，來支援馬勵武旅。

日軍在十七日奪去了黃老院東邊的第八五〇號高地，與院北的兩個長城上的碉堡。石覺旅長親自帶了九個連衝鋒，對日軍惡戰十天（從十六日到二十五日），九個連陣亡了六個連長與代理連長，二十九位排長與代理排長，士兵傷的亡的，超過了一千人，剩下來還勉強能夠作戰的，不到一百四十人。

湯恩伯又加派了李仙洲師的劉芳貴團與陳長捷師的張樹楨團，前來支援馬勵武與石覺。（李仙洲師，屬於高桂滋十七軍，陳長捷師屬於傅作義三十五軍。他們都是上峯調來支援湯恩伯的。）不久，劉團長與張團長也先後陣亡。

湯恩伯也派了李仙洲師的另一個團，第一二三團，到居庸關，支援王仲廉及其兩個旅長李銑、賴汝雄。

在日軍的一方面，繼鈴木旅團與酒井旅團之後，又來了一個完整的師團：板垣征四郎的第五師團，來到南口。

這板垣師團，在所有的日軍各部隊之中，算得上是戰鬥力最強的一個。

當時，中日兩軍戰鬥力的差異很大。一般說來，日本兵一人，抵得上中國兵三人以上。這是因爲日本早就於明治維新以後，在政治上及經濟上入於正軌，成爲現代型的強國，因此它的軍隊在裝備、後勤、訓練、組織等各方面都優於華軍。華軍幸虧受到有國民革命的洗禮與九一八以來將近六年的準備，才做到了以三敵一；否則，像甲午年中日戰爭之時，或民國初年軍閥混戰之時，可能連以十敵一都難做到。

按照三與一的比例，來做概括的估計，華軍在南口戰場應該有十五萬人左右，才談得上與日軍的兩個獨立混成旅團與一個師團對壘，王仲廉師與王萬齡師，合起來是兩萬八千人，加上李仙洲師的兩個團與陳長捷師的一個團，總數才不過是四萬人左右而已。

蔣公命令衛立煌做第十四集團軍總司令，叫他趕快率領三個師由涿縣沿著西邊的山麓，到南口地區，幫助湯恩伯。衛立煌一點兒也不著急，挨到了八月二十一日，才到了離開居庸關很遠的青白口。

湯恩伯在二十二日打了兩次電報給衛立煌，請他攻鎮邊城附近的日軍，得不到衛立煌的回電。日軍從十九日開始，又猛攻居庸關。王仲廉爲了表示與士卒同生共死的決心，把他的指揮所從榆林堡移來了居庸關的關城之上。二十一日，日軍奪去了居庸關東南的高地。王仲廉命令五三〇團第三營營長李瑾，將這高地奪回。李瑾這時候年紀才只有十八歲，他選了三十名勇士當敢死隊，每人帶大刀一柄，手槍一枝，手榴彈八顆，跟隨他，偕同十四班步兵，一個重機槍連，於二

十三日的凌晨三點衝進敵陣，殺到天亮，他身中三彈，不曾死，完成了任務。

王仲廉以外的幾位師長，與石覺旅長以次所有的官佐與士兵，都有極勇敢的表現。有兩個團長，劉芳貴與張樹楨，先後陣亡。在黃老院爭奪戰之中，九個連只剩下了一百四十人，陣亡了一位副團長，六位連長，二十九位排長及其他軍官，與一千名以上的士兵。除了上文所述的石覺九個連及劉張兩位團長以外，賴汝雄旅舒榮團第三營第一連，於八月二十五日在居庸關，也奮鬥到只剩下十幾名弟兄。馬勵武旅傅競芳團第一營，於八月十九日在老漁溝抗敵，沒有一人生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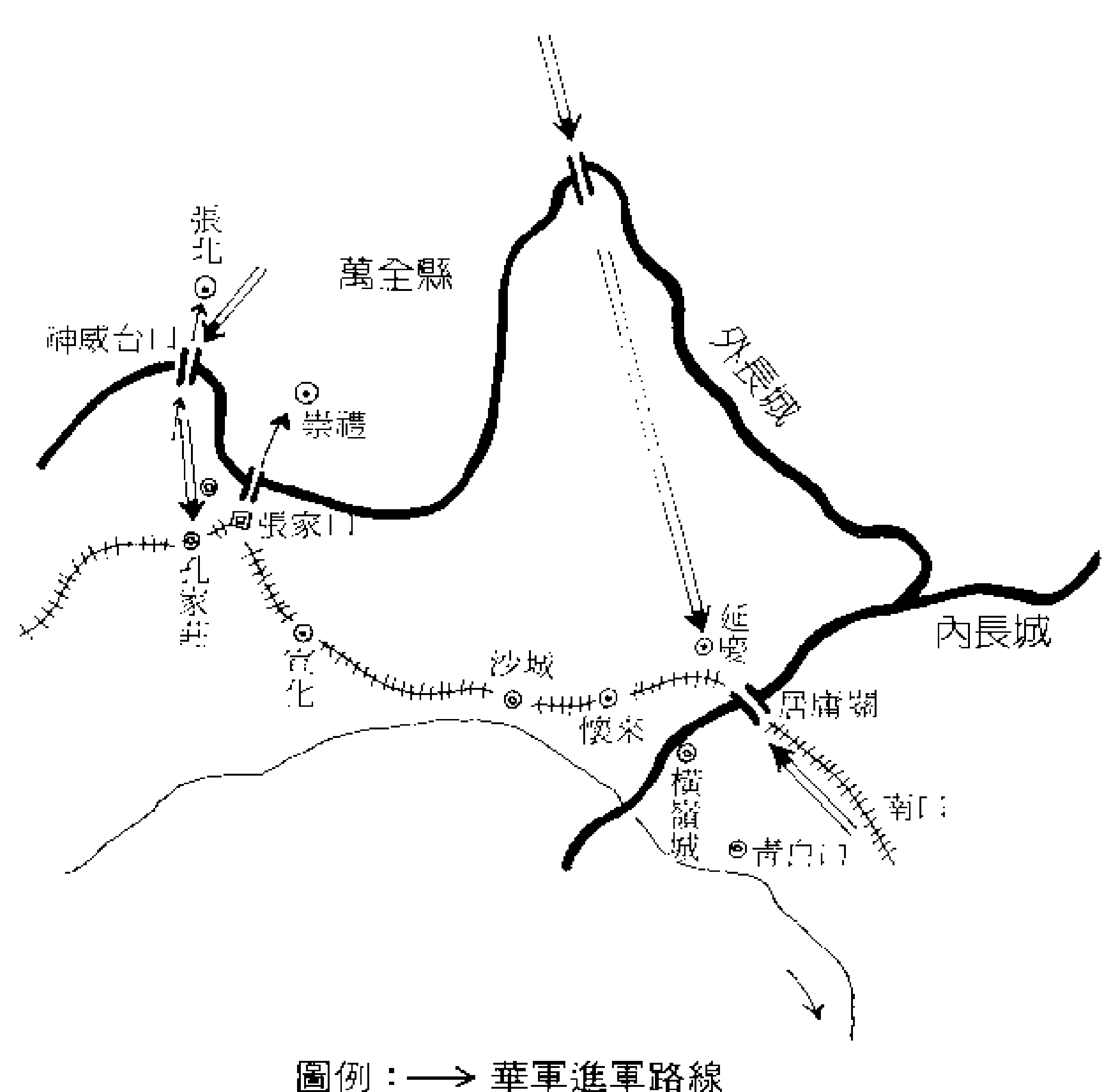
王仲廉、王萬齡、李仙洲、陳長捷、四個師長的部屬，在南口一共傷亡了一萬五千八百三十二人。

這些記錄，證明了華軍如何壯烈。然而日軍的人數眾，火力強，板垣師團終於在八月二十三日攻佔了張樹楨團殘部所苦守的鎮邊城，而且在次日由鎮邊城向北，進窺懷來縣城之東的康莊。懷來縣城是湯恩伯前線總指揮部的所在地。

倘若僅僅是這鎮邊城一方面出了問題，湯恩伯仍然可以守住懷來、延慶、橫嶺城、居庸關，四個據點，因為他還有馬延守一個旅在懷來，朱懷冰一個師在延慶及其以北，王萬齡一個師在橫嶺城，王仲廉的一個師與李仙洲的一個團在居庸關。

不幸的是，張家口方面也出了問題。

張家口方面之所以也出了問題，由於第二戰區司令長官閻錫山曾經下了命令給劉汝明與第一



地圖四　南口及張家口地區之戰事圖

騎兵軍軍長趙承綬，叫他們同時進攻「外長城」之北、日偽軍所佔領了好幾年的察北幾個縣。結果，趙承綬一度收復了無關宏旨的商都、化德、尚義；劉汝明一度收復了崇禮，卻攻不下張北，反而失去了神威、台口、萬全，引進來日軍三個混成旅團，使得平綏鐵路在孔家莊被切斷，也使得劉汝明部隊白白陣亡了一個旅長（馬玉田），一個團長（劉田），三個營長（王憲純、李華林、舒效孔），總計傷亡了官佐與士兵五千三百三十人之多，浪費了應該留下來支援南口地區的兵力。

平綏鐵路在孔家莊被切斷的一天，也是南口方面的日軍由鎮邊城北上，進窺康莊的一天：八月二十四日。

上峯因此就命令湯恩伯從南口地區撤退。湯在二十六日凌晨一點半鐘，轉頒這個命令。

二十七日，劉汝明與馬延守分別從張家口與懷來突圍成功，其他各部隊也都順利脫離了戰場。

三、平型關

戰事由察哈爾擴展到山西，是在九月。九月十日，板垣師團「兵不血刃」，佔領了察哈爾省西南角上的蔚縣，不久便進取山西省的廣靈。

廣靈的西南，是靈邱。靈邱的西南，是平型關。

平型關原名「瓶形關」，被寫訛了，寫成「平型關」。

華軍防守廣靈與靈邱的，是孫楚三十三軍的劉奉濱七十三師。

劉奉濱師的戰績，我們應該表彰。他在九月十三日與十四日，以一個中國式的師，抵抗僅欠一個聯隊的日本師團，而這個師團是當時全部日軍之中最精銳的板垣師團。

劉奉濱的這一個師，戰到傷亡超過半數；劉奉濱本人負傷四次，每次都裹傷再戰。十四日，廣靈淪陷；劉率領了他的殘餘官兵，退守松林山，保全了靈邱。

靈邱守到二十日，才丟。

靈邱丟了以後，平型關成爲最前線。劉奉濱這一師，所剩的官兵已經極少，仍然擔負了平型關正面，左起小西溝，右至馬跑泉的防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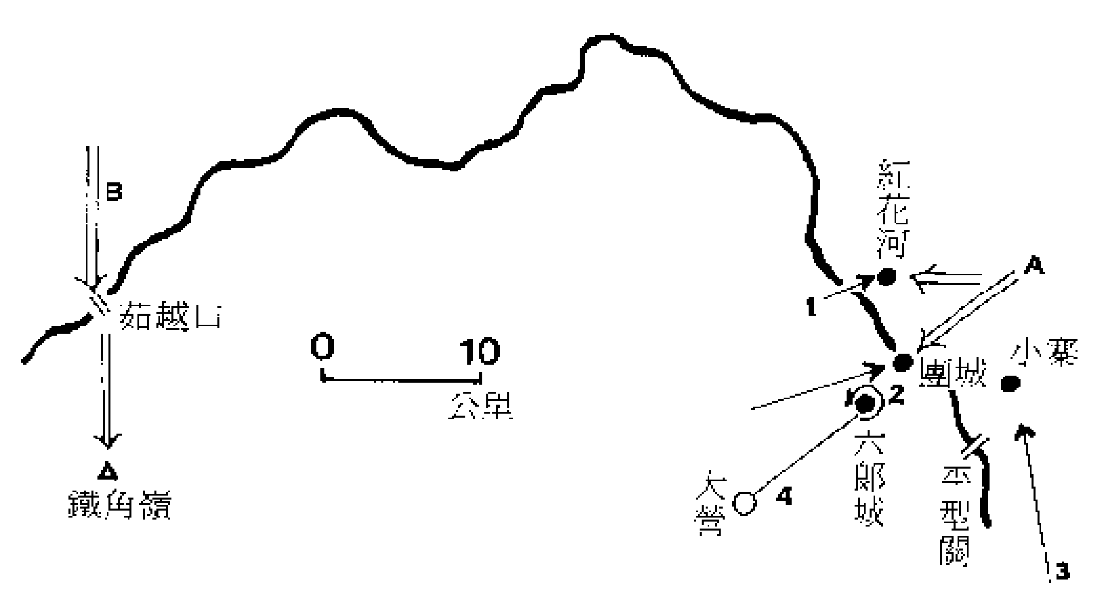
指揮劉奉濱的，是三十三軍軍長孫楚。指揮孫楚與十七軍軍長高桂滋，十三軍團軍團長兼十五軍軍長劉茂恩的，是「右地區總司令楊愛源」。

孫楚軍守小西溝以南；高桂滋軍守小西溝以北至講堂村；劉茂恩軍團守講堂村以西，至康峪。

康峪以西，是左地區，由傅作義任總司令，兵力有陳長捷六十一軍，與楊澄源三十四軍、王靖國十九軍，及傅作義自兼的三十五軍。左地區的較重要地點，是陽方口、雁門關，與茹越口。

劉茂恩軍團、高桂滋軍、孫楚軍，都守得很好。劉茂恩軍團所守的防線最長，它是生力軍，有兩個師，剛被蔣委員長從平漢鐵路線上調來。

高桂滋軍所守的防線相當短。它雖則也有兩個師，李仙洲師與高自兼師長的師，由於在南口



A　日軍第五師團之來攻

B　日本關東軍察哈爾派遣兵團之來攻

1　華軍新二師之反攻

2　華軍第七十一師之反攻

3　華軍第一一五師之反攻

4　華軍第七十二師及其他單位對日軍第二十一旅團之包圍

地圖五　平型關戰鬥

地區作戰時傷亡很大，撤退之時也走失了不少，雖經補充，而全軍兵員才只有兩千人左右。

孫楚軍除了劉奉濱師以外，另有兩個獨立旅，旅長是章極宇和孟憲吉（孟旅其後在忻口戰役之時擴充爲一個師，稱爲第六十八師）。

平型關的戰事（一個星期而已），於九月二十二日以後進入高潮。這高潮在二十九日結束。日軍鈴木旅團在二十二日這一天，以五千兵大舉進攻劉奉濱師所守的平型關。劉師感覺到抵擋不住，卻仍然死守。劉茂恩軍團也受到日軍攻擊，未被動搖。高桂滋師一度失去了剪刀山，在次日（二十三日）的上午將它奪回。

二十五日，華軍五路出擊。那五路？依照國防部史政局《抗日戰史》第四篇第九章第三節，在二十三日所預定的計畫是：

第一路　郭宗汾七十一師的一個團，由平型關之北，攻蔡家峪和小寨。

第二路　七十一師的其他兩個團，由二一四六點九六號高地之北，攻王莊堡。

第三路　七十一師的最後一個團，作爲支援上列三個團的預備隊，由團城口出發，慢慢的前進。

第四路　孟憲吉獨立第八旅一部，攻辛莊。

第五路　林彪第一一五師，攻東河南和蔡家峪。

五路華軍，在二十五日都和日軍有了激烈的戰鬥。

最先與日軍接觸的不是其他四路，而是作爲預備隊的第三路。負責這第三路，作爲其他四路的預備隊，是七十一師的一個團，四〇四團，由師長郭宗汾親自率領，向著團城口的方向從容前進，卻不料團城口已經失守，守團城口的高桂滋八十四師被日軍打敗，日軍不僅佔了團城口，而且佔了鷂子澗與六郎城。郭宗汾與日軍的先頭部隊接觸了以後，沉著應付，散開四〇四團的行軍行列，佈成一道陣線，由迷迴村到黃圪底窪。這樣，他對日軍打到了正午，局面初告穩定。

郭宗汾於指揮第三路作戰之時，抽出空來，下令給第二路的兩個團（七十一師的四〇三團與四二八團），叫他們不要去攻王莊堡，來幫助他與四〇四團，守迷迴村到黃圪底窪的陣線。這兩個團奉到命令，改變方向，到達一八五〇點三六號高地，與澗頭村的華軍砲兵合作。結果，郭宗汾在下午六點鐘左右佔領了鷂子澗西南的高地，也發展到南溝村以西。

原定的第二路攻擊王莊堡的任務，郭宗汾改派從左地區調來的金憲章新編第二師。新編第二師這時候奉其上峯之命，集結在西河口，歸郭宗汾指揮。這新編第二師勇敢得很，一口氣衝到紅水村，離開王莊堡不遠。

第三路與第二路的經過，如此。

負責第一路的，是七十一師的一個團（四三一團）。這一團與第五路，林彪一一五師，在「上

舖西」會師，共同攻佔了蔡家峪和小寨。

林彪的部隊，也襲擊了日軍一個輜重隊站，擊敗其守備隊一個大隊（營）於小寨之南的土溝，毀了汽車八十幾輛。（其後，有人在各地發動「慶祝平型關大捷」，說林彪在平型關和一萬多敵人反覆衝擊，將進攻的敵人完全擊潰。）

這便是第一路與第五路的作戰經過。

第四路，孟憲吉獨立第八旅，所負的任務是攻辛莊。郭宗汾叫它轉到澗頭村這邊來。

郭宗汾也調回邢衡到了紅水村的第二路，金憲章新編第二師。這新編第二師在夜間回到郭宗汾的所在，被郭宗汾安置在上孤莊與下孤莊，作爲新的預備隊。

二十六日，段樹華七十二師的一個旅（二一七旅），也來到了澗頭村。郭宗汾於是圍住了鷂子澗與六郎城的日軍。

圍到了二十七日，華軍又增加了王靖國十九軍的一個旅（二〇三旅），和楊澄源三十四軍的一個團（四〇五團）。

於是鷂子澗，連同團城村與二一四一點九六號高地，都被華軍收復。可惜的是，華軍傷亡重，不曾能夠殲滅在六郎城一帶仍在圍中的日軍。

二十八日，被圍的日軍遇救。板垣派來了援軍。這援軍嚇走了林彪，也重新奪去了土溝、蔡家峪、小寨，長驅直入，來到六郎城。

二一四一點九六號高地，也落在這個聯隊之手。平型關地區的華軍，由優勢轉爲劣勢。

這一天，左地區的華軍也不幸失去了茹越口，守茹越口的是三十四軍軍長楊澄源，他率領十個團與日軍搏鬥了很久，已經失了茹越口六次，都把它搶了回來。在最後一次，陣亡了更多的官佐與士兵。

茹越口失去以後，華軍退到了鐵角嶺。次一天，二〇三旅的旅長梁鑑堂力戰成仁。全旅的官佐與士兵，戰到只剩下三百多名，才丟掉了鐵角嶺。

這一天，九月二十九日，閻錫山下令放棄平型關，退守一道新防線，西北起陽方口，東南至「裏南溝」。

這一道防線，華軍沒有能守多久，便再退到忻口地區。

四、忻口

閻錫山決定誘敵深入，「包圍敵人於原平以北而殲滅之」。因此，他在忻口地區布置了一道近似U形的袋形陣地，左右突出，而中央凹入，把重兵布置在左右兩臂，只放了一個旅在原平。

閻把所能使用的軍隊，包括朱德第十八集團軍，與蔣委員長新近加派前來的衞立煌第十四集團軍，郝夢齡第九軍，合編爲四個所謂集團軍，稱爲預備集團軍、左集團軍、右集團軍、中央集

團軍。

預備集團軍，包括一個師，一個旅，若干零星部隊，以傅作義爲總司令。

左集團軍，包括兩個師，一個獨立旅，三個砲兵營，以楊愛源爲總司令。兩個師之中，有一個是賀龍的。

右集團軍，有四個師，包括林彪與劉伯承的兩個師，與李俊功師、金憲章師，以朱德爲總司令。

中央集團軍，以衞立煌爲總司令，包括三個兵團，稱爲左翼兵團，中央兵團，右翼兵團。

左翼兵團有三個師，以李默庵爲總指揮。

中央兵團也有三個師，加一個獨立旅，以王靖國爲總指揮。

右翼兵團有五個師，加上一個獨立旅，以劉茂恩爲總指揮。

華軍的總兵力，在十八個師與四個獨立旅以上。

對方的日軍，人數也不在少：有一個師團，四個混成旅團。其中，酒井旅團與華軍的左集團軍對峙，鈴木旅團與華軍的右集團軍對峙，板垣師團及藤原、本多兩個旅團，則與中央集團軍的三個兵團對峙。

日方在山西的總指揮官，板垣征四郎，對閻錫山的袋形戰術不甚重視。他敢於深入，敢於施行中央突破。他在攻佔了代縣以後，越過王靖國軍長所扼守的崞縣，逕攻姜玉貞旅長所死守的原

平。

姜玉貞死守到十月十一日，成仁。

原平的南邊，是忻口，屬於忻縣。忻縣之南，便是太原。

在十月十一日這一天，郝夢齡奉到衛立煌的命令，率領一個旅北上，試解原平之圍。可惜，他進展到平地泉鎮，便被優勢火力的日軍擋住了。

李默庵與劉茂恩也在十月十一日分別佔領了左邊的神山與右邊的東西岔山，與郝夢齡相呼應。

衛立煌在當天晚上接到了姜玉貞全旅成仁的消息。他立刻下令給李默庵、劉茂恩、郝夢齡，叫他們三人全線向後撤退，放棄已經佔領的神山、東西岔山、平地泉鎮。

兩天以後，日軍攻佔了忻口西北的南懷化。衛立煌叫郝夢齡帶兩個師與兩個旅去反攻，在十四日從上午兩點打到下午一點，奪回了南懷化。

十五日，陳長捷軍長所率領的董其武旅，收復了中泥河。

十六日，日軍敗退，郝夢齡猛追，不幸中彈，陣亡。師長劉家騏與旅長鄭廷珍，也貢獻了他們的生命。華軍與日軍傷亡均多。

衛立煌下令停追，改取守勢。

此後，華軍堅守陣地，與日軍進行拉鋸戰，一直到十一月二日奉閻錫山之令，放棄忻口，回師保衛太原之時。

a 神山
b 平地泉
c 南莊頭
d 中泥河
c 東泥河
f 衛家莊
g 大白水

原平
0 3
公里
營房裏
馬家莊
南峪
南懷化
忻口

地圖六　忻口戰鬥

華軍在忻口，正如在南口，不曾戰敗。

五、津浦北段，平漢北段

閻錫山之所以放棄忻口，是因爲平漢鐵路線上的保定與石家莊相繼撤守。與保定撤守的同一天，九月二十四日，津浦線上的滄縣遭日軍佔領；在石家莊撤守的前五天，德縣也在十月五日就被日軍奪了去。

在平漢津浦兩條鐵路沿線，華軍都比日軍多，然而裝備差，訓練差，組織也差，在戰鬥力方面不是日軍的敵手。

津浦北段華軍有步兵十四個師，騎兵兩個師及若干保安部隊。日軍只有兩個師團，一個旅團。雙方的戰事，只有很短暫的四次接觸。宋哲元在馬廠守了一天（九月十日），吳克仁在大城守了三天（九月二十日至二十二日），龐炳勛與劉多荃等人在滄縣及其外圍守了四天（九月二十一日至二十四日），運其昌旅長的一個團，第四百八十五團，在德縣守了三天（十月三日至五日）。

這個團，是第三集團軍總司令兼山東省政府主席韓復榘所勉強派來的。韓復榘本人不願意打，其後他一再讓開大路給日軍，使得日軍兵不血刃，先後佔領了濟南、泰安。佔領泰安的那一天，是十二月三十一日。

平漢北段的戰事，不比津浦線上的好。華軍的人數也很多，有步兵二十三個師，三個獨立旅，騎兵一個師與一個旅。其中，只有孫連仲的三個師與一個獨立旅，曾經在涿縣及其外圍，與日軍做過名副其實的戰鬥，從九月十四日打到十八日。此外關麟徵的兩個師於九月二十一日至二十二日，在滿城和日軍有過接觸，而兩翼的友軍未與合作，使得保定在二十四日易手。

極大部分的華軍，不是被臨時調往山西，便是奉令或自動向南撤退。而夾攻的日軍，有三個師團，一個旅團，及若干輔助部隊。其中以土肥原賢二的第十四師團最爲強悍。

日軍在佔領保定之後，於十月十日接收了石家莊，第十四師團沿著平漢鐵路繼續南下，在十月二十日到達河南省安陽縣城之北的漳河邊，與湯恩伯軍團對峙。這時候湯已升爲第二十軍團的軍團長，指揮關麟徵的五十二軍與他自兼的十三軍。

日軍第十四師團以外的兩個師團，一個調往上海（谷壽夫的第六師團），一個沿正太路西進（川岸支三郎的第二十師團），攻娘子關。

六、娘子關

娘子關在石家莊的西邊，兩者之間有井陘、舊關、雪花山、關溝、葦澤關、新關，及其他據點。

守這個地區的華軍，是趙壽山十七師，曾萬鍾第三軍兩個師與一個獨立團，馮欽哉第二十七路軍兩個師，一個教導團，一個工程營，與一個輜重連，孫連仲第一軍團的三個師與一個獨立旅。此外，又有一個來自西安的綏靖公署特務團。

日軍第二十師團在十月十二日攻佔井陘，十三日下午兩點攻佔舊關，下午十點攻佔雪花山。趙壽山執行軍法，將他自己守雪花山而未盡職的團長與營長，槍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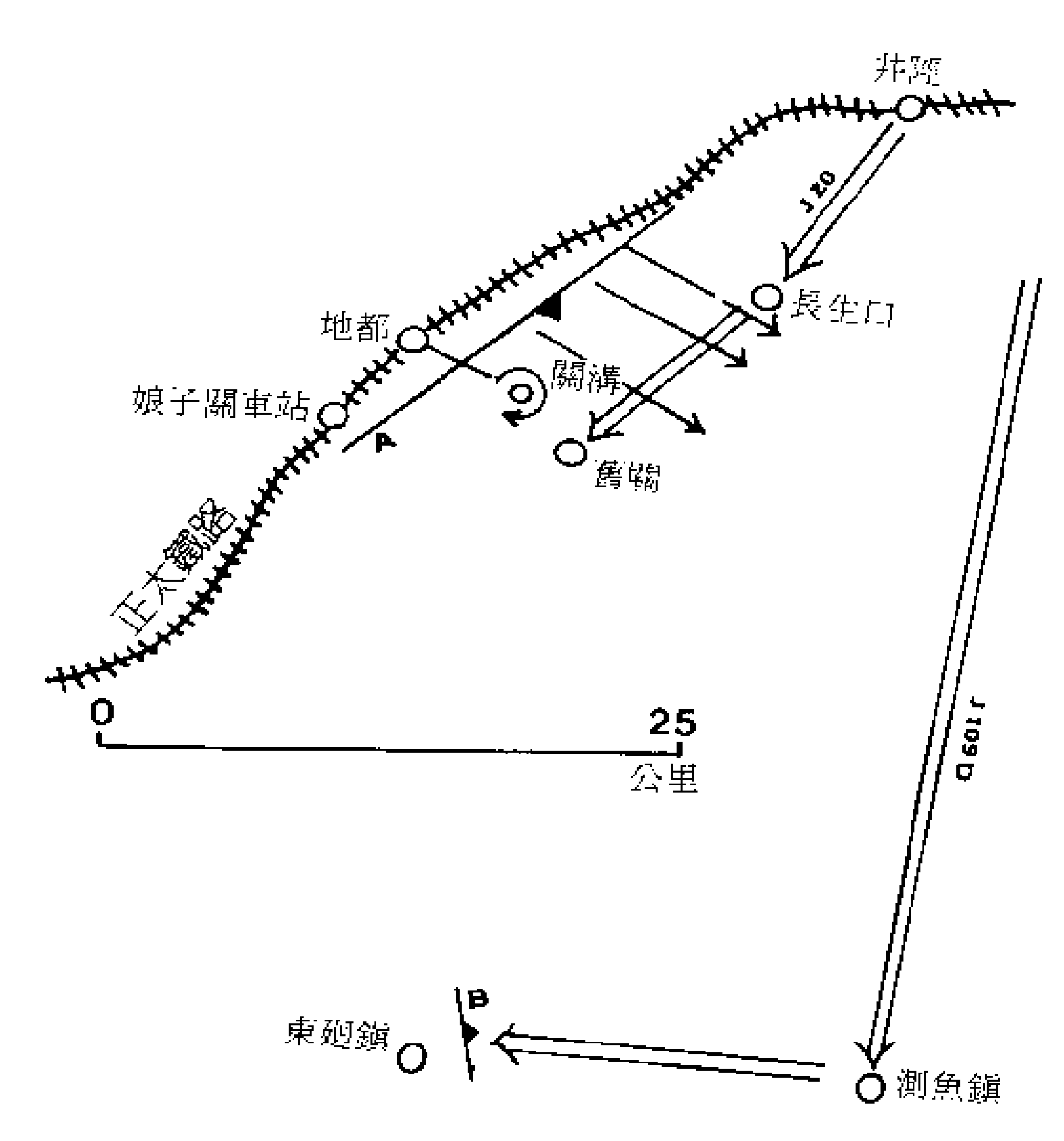
孫連仲及其部隊，在當天的下午十一點，到達葦澤關。不久，在深夜之時，曾萬鍾軍的唐淮源第十二師，也到了新關。

孫連仲與曾萬鍾密切合作，在十月十八日包圍了日軍第七十七聯隊於關溝。（日軍一個聯隊在地位上相當於華軍的團，而戰鬥力超過華軍三個師。）

激烈的戰鬥持續到十月二十二日，華軍殲滅了這七十七聯隊的官兵一千多人，包括聯隊長，擄獲重砲三門，機關槍三十幾挺，步槍一千三百餘枝。日軍又來了兩個聯隊，才把七十七聯隊的殘部解圍。

這關溝之勝，是華軍空前的光榮。然而，代價也大。孫軍團及其友軍傷亡得很多，不得不退到神仙洞至宋家岩底之線。

次日，十月二十三日，日軍新近調來華北的一〇九師團的一個旅團，以先頭部隊三千餘人由測魚鎮向正西，攻到七區村；兩天以後攻到了水槽與劉家溝。



A 華軍第二十六路軍

B 華軍第二十二集團軍

地圖七　娘子關戰鬥

由南漳城而來的一〇九師團的另一股，也在二十五日抵達灰白村附近。最凶的仍是來自舊關，首先入侵正太路的第二十師團。他們已經在二十四日分別突破了棉山與地都附近的防線，威脅神仙洞與葦澤關。

閻錫山在二十六日下令，放棄娘子關，退守平定、昔陽、壽陽。

過了幾天，閻錫山又下令放棄這三處地方，也下令放棄忻口，撤回在忻口地區與娘子關地區的衆多部隊，共同保衛太原。

七、太　原

閻錫山的保衛太原計畫是：叫忻口的大軍退守靑龍鎭，叫娘子關的若干部隊退守楡次，叫傅作義做負責死守太原城郊的總司令。他自己移駐到一處沒有多少人知道的地方。

從忻口到太原，只有一條鐵路與一條公路，而鐵路與公路的兩旁全是高山。幾十萬的大軍，擠在這鐵路與公路之上，日軍用騎兵大砲、坦克在後面追，又用飛機在空中轟炸，掃射。

於是，華軍最先到達靑龍鎭的，不能立足，更不能構築陣地。

來自忻口的日軍在十一月六日到達太原北郊，次日，與來自娘子關的日軍會師。「傅作義以

十四個團守城，僅守了一天。敵人集中砲火，以一個砲兵聯隊於北面直射城牆，轟毀多處，以數十輛戰車領導步兵，由城牆缺口衝入城內。」

「我軍在太原工事，包括東山西山，構成點、線、面、具備之要塞區域。太原城牆突出，轉角部分皆有能抗十五公分榴彈砲之鋼骨水泥機槍掩體。」

有了傅作義做守城的總司令，是太原人的不幸，山西人的不幸，中國人的不幸。

這時候東戰場的情況，也十分緊急。蔣公於萬分困難之中，曾經抽調了生力部隊與熟練部隊，來山西支援娘子關，保衛太原。

生力部隊，是鄧錫侯與孫震的二十二集團軍。鄧是這個集團軍總司令，孫是副總司令，其後兼代正總司令。他們共有六個師，分屬於兩個軍，留了兩個師在四川，帶了四個師出來，步行，長途跋涉，到了西安。

四川的氣候暖，四季如春，部隊從來不需要棉衣，因此也就沒有棉衣。有人告訴鄧、孫二人，說只要走到了西安，便可以向有關的後勤單位領到棉衣。

他們到了西安以後，卻領不到棉衣。姓這個的，推說是由姓那個的主管！他們只得以這樣的「小事」報告蔣公，麻煩蔣公來處理這件小事，他們才終於得以乘火車到潼關，在潼關領到了棉衣。

鄧錫侯與孫震在九月二十一日到達太原，見到閻錫山。閻錫山命令他們立刻率領部隊（四個

師）去娘子關。

鄧孫二人，到了壽陽，留下大部分弟兄，帶了先鋒部隊開到昔陽前線。在昔陽，他們遇到了第二戰區副司令長官黃紹竑，黃命令他們移駐在壽陽之南，讓出壽陽，給那些從娘子關撤退下來的友軍。不久，黃又轉頒閻錫山的命令，叫所有的部隊離開平定、昔陽、壽陽，回援太原。

鄧孫二人回到太原，找不到閻錫山。最後，鄧回去四川，孫與部隊到了霍縣，在霍縣接到衛立煌從臨汾打來的電話。衛立煌自稱「晉南總指揮」，他對孫下命令，叫他收復平遙。孫遵照命令，派王銘章一二二師去打，打退了在平遙的日軍，使得晉南安定了一個多月。

奉蔣公之令，到山西來支援閻錫山的熟練部隊，是湯恩伯軍團。湯軍團在十一月十日左右到達襄垣縣城之時，太原已經失守，傅作義去了山西的西部。湯恩伯派人到太谷縣，閻錫山的故鄉，去探訪閻的行蹤，「不得要領」。

湯恩伯也派人到處去找山西省的軍用地圖，費了很多日子才在侯馬縣的某一個部隊之處，要到了「一些殘圖」。

十一月下旬，湯本人在沁縣，部隊分布在附近的各縣。日軍來攻太谷，佔了太谷，湯下令槍斃在太谷負防守之責的一名營長。這營長姓張名志，是湯在中學時期的同學。不久，日軍一千多人來攻太谷縣之南的子洪口，被湯軍團的吳紹周旅打了回去。湯軍團的陳大慶師與王仲廉師，同時出擊，在祁縣東北殲滅了日軍六百多人。蔣公任王仲廉為八十五軍軍長，下轄第四師與第八十

九師（這時候，陳大慶已經由副師長升任第四師師長，原任師長王萬齡改任軍團的總參議）。

山西各戰場的戰事，就這樣進入了尾聲。北戰場的歷史到此告一段落。

（原載於《傳記文學》第三十四卷・第五期）

第三章 淞滬會戰

淞滬會戰，在八年抗戰的二十幾次會戰之中，是規模最大，時間最久，傷亡最重，意義最深遠的一次。

淞是吳淞鎮與吳淞江。吳淞江的另一名稱是蘇州河，又稱滬瀆。滬是上海，包括上海市、上海縣、與所謂「公共租界及法租界」。

淞滬會戰的戰場，於二十六年十一月五日以前，是在蘇州河以上，黃浦江以西，新涇及楊涇以東，長江以南。

作爲爭戰目標的各鎮各村，不僅是屬於上海市及上海縣的，很多是屬於寶山縣的，如月浦、羅店；也有屬於太倉縣，如瀏河鎮；與嘉定縣的，例如廣福、眞茹。

一向被外國人割據了的公共租界，其東北部分（虹口區與楊樹浦區）由於先被日軍用做根據地與登陸地，也在此次會戰初期，成爲戰場的一部分。

戰線，開始為東西之線，西起江灣八字橋，東至虬江碼頭及滬江大學，其長度不到十公里。不久，於日軍先後登陸長江各口，攻佔了羅店、吳淞、寶山、月浦以後，戰線便成為南北之線，北起瀏河鎮，中經廟行、江灣，到京滬鐵路的上海終點站（稱為北站）。

這一條由西北延至東南的戰線，蜿蜒曲折，時有變更，其長度約略有五十公里。會戰開始於民國二十六年八月十三日，結束於十一月十三日，前後一共是九十天。

中日雙方投入這會戰的兵力，在中國這一邊是七十一個師，七個獨立旅，以及上海保安總團兩個團，警察總隊，上海保安總團，江蘇保安隊四個團，稅警總隊六個團，軍官學校教導總隊兩個團，與獨立砲兵若干團。合計起來，人數在七十五萬以上。

日本方面投入淞滬戰場的，有原駐上海的海軍陸戰隊四千人，在八月十一日運來的數千人，其後陸續增加的陸軍七個師團，兩個旅團，兩個支隊，三個其他師團的各一部，以及漢奸部隊三個旅，總人數在二十五萬以上。

雙方的兵員合起來超過一百萬。（參見本章附錄一，第一〇三頁）

雙方的傷亡，依照孫元良將軍的估計，日方是五萬，華方是十八萬❶。

這一次會戰，正如整個的八年抗戰，本可以不打，甚至不應該打，然而不能不打。日本對我們，而再、再而三的逼，逼得我們除了甘心做亡國奴、坐視領土被「蠶食」以外，只有打。

日本不僅用甲午之戰奪去了我們的台灣、澎湖，吞併了朝鮮；用日俄之戰佔有了旅順、大連

與南滿鐵路及其沿線的附屬地；用二十一條要求進一步控制山東、福建，控制中國軍政財政；用九一八事變及一連串的其他事變霸佔了遼寧、吉林、黑龍江、熱河、察北、冀東；而且在民國二十五年以後加緊製造所謂「華北五省自治」，要一舉而又吃掉我們的河北、山東、察哈爾、綏遠、山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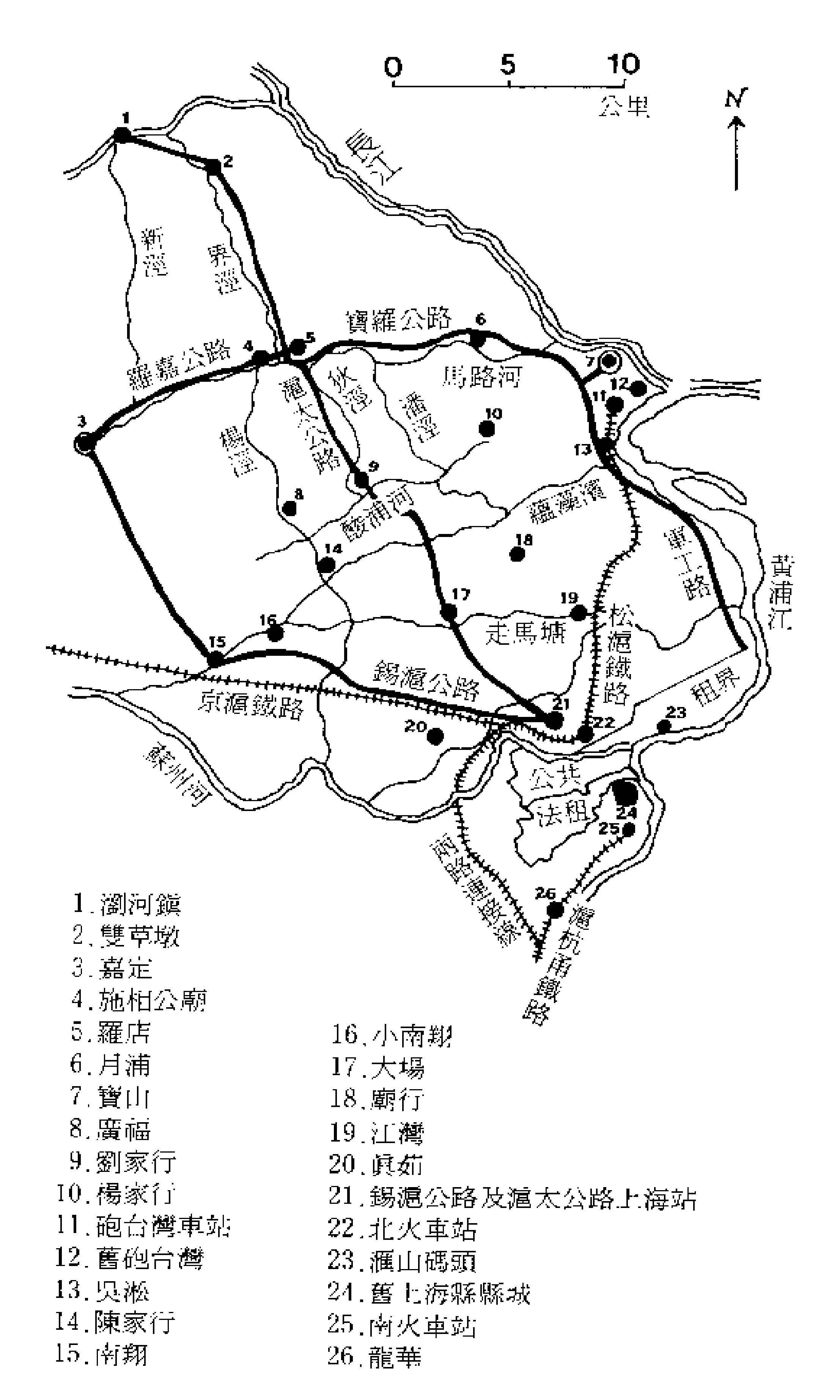
七七事變，便是這最新一次陰謀，最新一次蠶食的具體步驟。它也顯示了日本深知蔣公於九一八以後便在積極做遠程的對日抗戰的準備，日本不想繼續等待蔣公準備完成。因此，它不僅把「地方性」的盧溝橋事件一再拖延、增兵，擴大爲「平津事件」，而且在八月九日製造「虹橋事件」於上海虹橋鎭機場，又在八月十一日用兵船運來了幾千兵到上海。

蔣公也把他的精心訓練的王敬久八十七師與孫元良八十八師，於八月十二日，開到了上海，來應付日本的威脅。

次日，八月十三日，在上午九點十五分的時候，日本海軍陸戰隊一小隊，化裝浪人，由天通庵車站附近的「司令部」，經橫濱橋，跨越淞滬鐵路軌道，衝到寶山路與寶興路交叉之處，向上海市保安總團騷擾，總團的兵士對天空放槍，予以鎭壓❷；「浪人」實彈還擊。

當天，戰火東及於虬江進入黃浦江之處及其附近的滬江大學；西及於北四川路盡頭及其附近的持志大學、愛國女學、八字橋、日本墳山。

我國的空軍，在八月十四日這一天擊落了日機六架，其後兩天又擊落與炸毀了日機四十架。



0 5 10
公里
N
長江
新涇
界涇
寶羅公路
羅嘉公路
馬路河
滬太公路
潘涇
楊涇
蘊藻濱
軍工路
黃浦江
松滬鐵路
走馬塘
錫滬公路
京滬鐵路
租界
蘇州河
公共
法租
兩路連接線
滬杭甬鐵路
1.瀏河鎮
2.雙草墩
3.嘉定
4.施相公廟
5.羅店
6.月浦
7.寶山
8.廣福
9.劉家行
10.楊家行
11.砲台灣車站
12.舊砲台灣
13.吳淞
14.陳家行
15.南翔
16.小南翔
17.大場
18.廟行
19.江灣
20.真茹
21.錫滬公路及滬太公路上海站
22.北火車站
23.滙山碼頭
24.舊上海縣縣城
25.南火車站
26.龍華

地圖一　淞滬戰場

我國的海軍，在八月十六日出動了魚雷艇，對日本旗艦出雲號射擊。空軍烈士沈崇誨與他的助手，於所駕的飛機中彈以後，俯身下衝，與一艘日本兵船同歸於盡。

曠絕古今的一篇悲壯史詩，此爲序幕。

其後，在持續了九十天的惡戰之中，每天都充滿了成千成萬中華兒女成仁取義的史蹟，眞正是書不勝書。留下姓名的，只是萬分之一而已。在這幾位留下姓名的英雄之中，以死守四行倉庫的謝晉元爲比較幸運，我們今天還在以「中國一定強」來歌頌他、紀念他。其次，在八月十四日晚間陣亡的黃梅興旅長，有人爲他寫下鼓詞。再其次，是力戰於寶山城而死的姚子青營長。在今天七十歲左右的人之中，還有記得姚子青的姓名的人。最不幸的是六十七軍吳克仁軍長，他在江蘇松山縣城城郊指揮部隊，抗拒那些在金山衛登陸的大批日軍。他苦戰到十一月九日，部屬傷亡殆盡，而援軍仍未到達，於是率領殘部突圍，在青浦中彈而死，有當時在場的王公嶼先生可以作證。吳將軍捐軀以後，事隔多年，未蒙表揚。吳將軍求仁得仁，在天之靈本無所怨。是後死的我們對不起他，對不起很多位與謝晉元、黃梅興等烈士同樣忠勇，同樣壯烈，難以數計的旅長、團長、連長、排長、各級參謀（參見本章附錄二，第一一五頁）、與十八萬之多的陣亡與傷殘的士兵，以及在王曉籟先生領導之下出錢出力，晝夜不停，支援我前線將士的大上海的全部居民。

淞滬會戰的經過，要寫十萬字以上才能寫出一個輪廓。在這篇短短的文章之中，我只能用五

個字來提綱：㈠攻；㈡禦；㈢守；㈣拚；㈤退。

一、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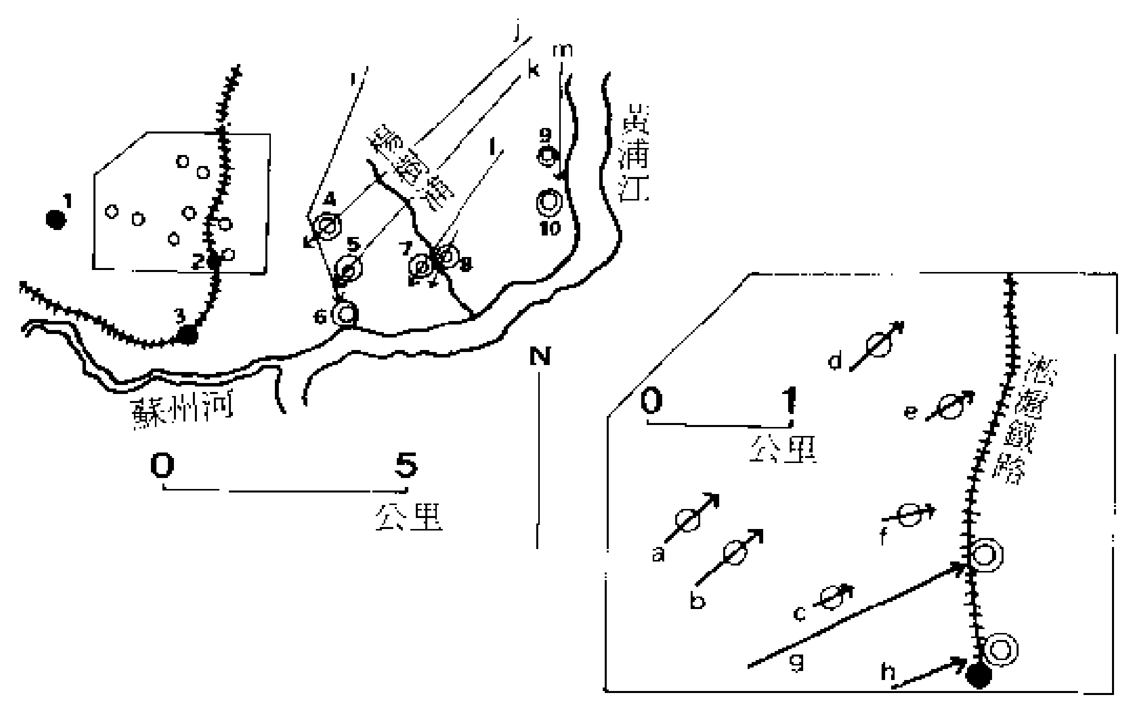
攻的階段，開始於序幕的次日，亦即八月十四日；結束於八月二十三日，前後一共十天。

序幕的當天，八月十三日，日軍攻而我軍守。日軍在東邊以公大紗廠為出發點，佔領了滬江大學；在西邊以陸戰隊司令部為根據地，搶去了粵東中學、愛國女學、持志大學、五洲公墓與八字橋。

我軍八十八師在當天奪回了八字橋，在次日奪回了持志大學與五洲公墓；八十七師也在次日一度奪回了滬江大學。

八十八師在十五日進攻虹口公園，不曾攻得進去。這時候，虹口公園已經成了日軍的兵營。上峯命令八十八師與八十七師，分別以日本海軍陸戰隊司令部與公大紗廠為進攻目標。他們從八月十五日攻到十七日，又從十九日攻到二十二日，都只能進展到這兩個目標的附近，而無法加以佔領。原因是，這兩個目標均是用鋼骨水泥造成，而且設了防，非中國陸軍當時的砲所能攻破或摧毀。

粵東中學與愛國女學，八十八師卻有能力在八月十六日奪回；日本墳山，也在八月十七日予



1.彭浦	6.滙山碼頭
2.天通庵車站	7.精版印刷廠
3.北站	8.康泰麵粉廠
4.日本海軍操場	9.滬江大學
5.日本海軍俱樂部	10.公大紗廠

(a)八十八師八月十四日攻五洲公墓。
(b)八月十三日、十五日、十六日、十七日，與日軍爭奪八字橋。
(c)八月十七日攻日本墳山。
(d)八月十四日收復持志大學。
(e)八月十六日收復愛國女學。
(f)八月十六日收復粵東中學。
(g)八月十五日及其以後，進攻虹口公園。
(h)八月十五日至二十二日進攻日本海軍陸戰隊司令部。
(i)三十六師及九十八師一個旅八月二十一日進攻滙山碼頭。
(j)八十七師八月十七日攻佔日本海軍操場。
(k)八月十七日攻佔日本一所海軍俱樂部。此俱樂部其後被日軍奪回。
(l)八月二十二日攻抵康泰麵粉廠及精版印刷廠，予以焚毀。
(m)八月十五日至二十二日進攻公大紗廠。

地圖二　攻

以佔領。

八十七師的表演同樣精彩：在八月十七日佔領了日軍兩個重要據點：海軍操場與海軍俱樂部。在這幾天，日軍比較處於劣勢，然而仍甚倔強，一而再，再而三的對八十八師爭奪八字橋。至於滬江大學，他們也早就在八月十五日便從八十七師的手中又奪了去。

八十七師由北向南，對日軍所佔有的公共租界楊樹浦區做「面的推進」，於八月十九日推進到了唐山路與公平路交叉之處。

當天，八月十九日，我軍增添了生力軍：宋希濂三十六師，與夏楚中九十八師的一個旅，第二九四旅。當時我軍在上海的指揮官是第九集團軍總司令張治中。張治中命令三十六師與二九四旅於二十一日向南進攻。他同時命令八十八師繼續攻打虹口，也命令八十七師攻打楊樹浦。攻到八月二十二日，八十七師打進了東華德路與楊樹浦港交叉之處的兩個日本工廠：康泰廠與精版印刷廠。三十六師的先頭部隊，包括坦克五輛，進展到匯山碼頭，殺了、傷了、俘了若干日本兵，然而後續部隊由於跟不上坦克，被日軍截斷，陣亡一名營長李增，傷了三名營長戴琢、吳蕭、張力，與團附李頤。連排長傷亡的有數十名，士兵傷亡的超過一千，其中有三百人是被燒死在一條巷子裏面，日軍用兩輛坦克堵住巷子的兩端、放火。

這是我軍有史以來第一次使用坦克，缺乏以步兵與坦克相配合的技術與經驗，才不幸而遭受到如此的失敗。

同一天，八月二十二日，消息傳來，日軍的大批援兵已在小川沙口與瀏河口等處登陸。我軍決定結束攻勢，集中力量，從事於「反登陸作戰」。「反登陸作戰」，我稱之爲「禦」。

二、禦

蔣公此時已經派了周嵒第六師與羅卓英十八軍的三個師（彭善第十一師、霍揆章第十四師、與李樹森第六十七師）趕來淞滬戰場，由陳誠以前敵總司令的名義，指揮他們抵抗新登陸的日軍。

這些在八月二十一日新登陸的日軍是屬於第十二師團的兩個旅團。

四天以後，八月二十五日，又有第八師團的一個旅團（兩個聯隊）與第三師團全部（四個聯隊，加上直屬部隊），分別在吳淞口與引翔港登陸。

再過兩天，八月二十七日，有第十一師團全部在吳淞口登陸；又過三天，八月三十日，第一師團的安藤旅團在蘊藻濱進入黃浦江之處登陸。

在九月一個月之間，先後登陸的是近衛師團全部與第九師團全部，及第一師團的竹內旅團，日期是五日、十一日、二十三日；地點是引翔港，虬江碼頭，吳淞口，與某一尚待考查的地點。

總結起來，迄於九月底爲止，日軍先後增援了五個師團，兩個旅團，也就是六個師團❸。

這些陸續來到的日軍，裝備好，訓練有素，戰鬥力強。每一個師團在人數上相等於我軍兩個

師；然而有馬、有卡車、有坦克、有大砲、又有配屬給它的飛機，在火力方面與機動性方面，遠非我軍兩個師所能比擬。就當時的情況而論，如果有人說日軍一個師團在戰鬥力上相當於我軍十個師，他說得並不太離譜。事實上，它超過我軍十個師。原因是，我軍各師的素質很不整齊，其中極大多數在裝備與訓練上都很差。然而，由於這是舉國一致，萬眾一心的對日抗戰，我軍每一個師，不論其裝備如何，訓練如何，其忠勇奮發，視死如歸，並無二致。

在八月下旬與九月上旬新到的日軍，很快便攻佔了我們的羅店、吳淞、砲台灣、寶山、月浦。羅店先於八月二十四日淪陷，當天被我軍十一師奪回。奪回以後，十一師奉命向月浦方面進軍，以防務交給六十七師四〇一團。四〇一團此時實力僅有兩個營，守到八月二十八日，羅店再度淪陷。

我軍發動三個師，亦即十一師、六十七師、與十四師，對羅店外圍的日軍猛烈反攻，希望重新奪回這個重鎮。可惜犧牲了極多官兵，而未能達到這個希望。

我軍在吳淞鎮守得很久，從八月二十二日守到三十一日，才被日軍攻下。先後擔任守禦責任的，是吉章簡保安總團，楊步飛第六十一師一個團、周喦第六師。夏楚中九十八師也在二十三日之夜以一個團在同濟大學附近阻止由張華濱北來之敵。

第六師不得不於吳淞鎮之役以後被調往後方整補。保安總團的損失也很大，卻一時未有機會整補。它有一個連，守吳淞鎮之北的舊砲台灣，守到了九月二日，全連戰到最後一人，這些人成

仁以後，舊砲台灣才落入日軍之手。

保安總團一共有兩個團，其後上峯以其一個團配屬八十八師，一個團配屬稅警總團。戰到淞滬會戰結束之時，保安總團的兩個團，所剩下的官兵，僅能編成一個營（也就是原數的六分之一），被編入李文第七十八師。（總團長吉章簡奉令訓練新兵，其後充任預備第六師師長，率部開往江西作戰。）

稅警總團的前身是所謂「緝私」部隊。總團長是黃杰，共有六個團。其中第五團的團長是丘元紀，第四團團長是孫立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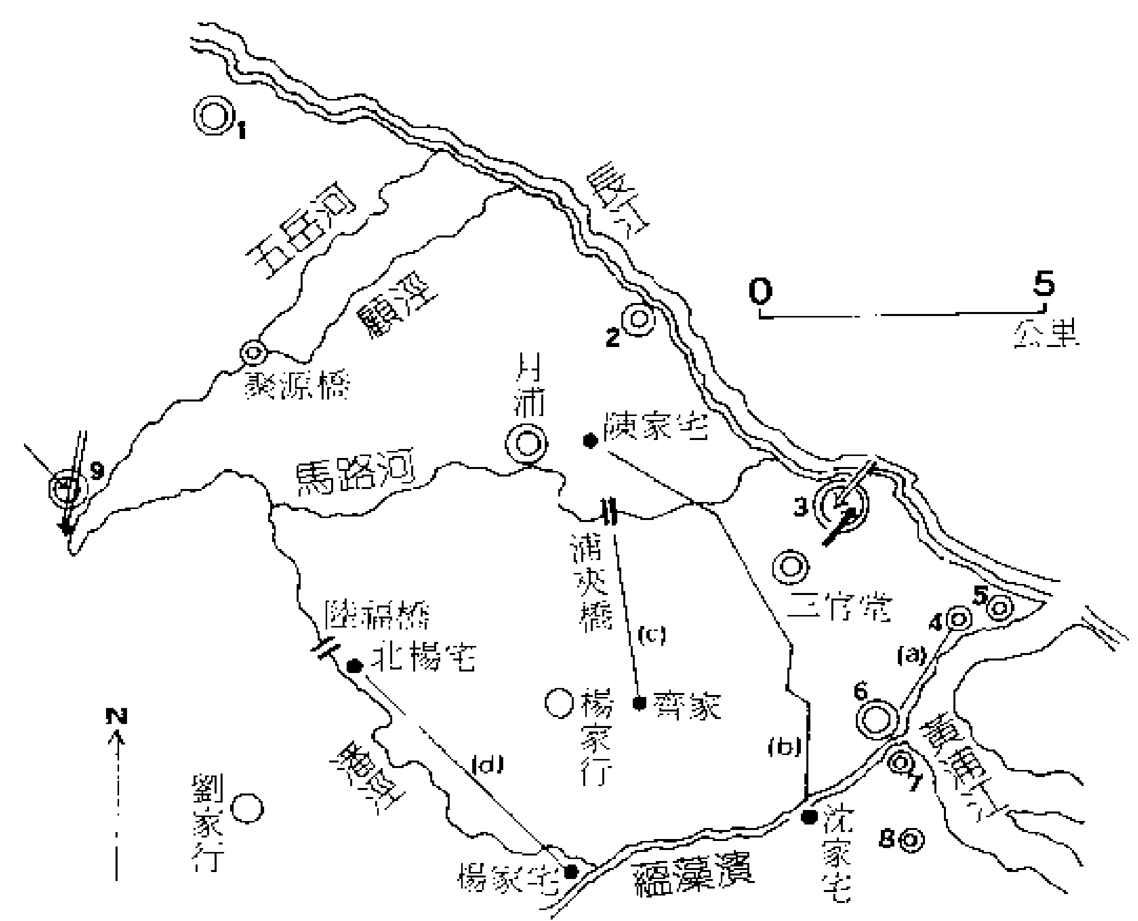
寶山前後淪陷了兩次，第一次是在八月二十三日，被我軍九十八師二九四旅奪回，交給五八八團第三營姚子青營長防守。姚營長守到九月七日，日軍以巨量的海陸軍來圍攻。姚營長率領全營的官兵，戰到只剩二十餘人。這二十餘人於試圖突圍之時，全部成仁，只有一名二等兵魏建臣翻出城牆，僥倖生還。

月浦與獅子林在八月二十二日淪陷，在二十六日由九十八師五八三團收復，夏師長以該團主力守月浦，以五八八團一個營（第二營）守獅子林。

獅子林於九月一日再度淪陷，第二營的第六連與第五連傷亡殆盡，第四連的下落不明。

守月浦的五八三團，於九月三日派出第三營支援顧家宅的守軍，犧牲慘重。剩下的兩個營，在九月十日抵抗入侵月浦北郊的日軍，團長駱景榮與團附李馨遠先後陣亡。次日，發生巷戰，一

地圖三　禦



(a)我軍保安總團及六十一師先後防線。

(b)第六師九月五日下午五時防線。

(c)第一師九月八日防線。

(d)第一師與第七十八師九月十一日防線。

1.川沙鎮（九月二十二日淪陷）

2.獅子林（八月二十三日淪陷；八月二十六日由九十八師收復；九月一日再度淪陷。）

3.寶山（八月二十三淪陷；二十六日由九十八師收復；九月七日再度淪陷。）

4.炮台灣車站（九月一日淪陷）

5.舊砲台灣（九月二日淪陷）

6.吳淞（八月三十一日淪陷）

7.蘊藻濱車站（八月二十二日淪陷）

8.張華濱車站(八月二十二日淪陷)

9.羅店（八月二十四日一度淪陷；二十八日再度淪陷；二十九日，十四師一個營進入鎮內，於殲滅日軍清耳旅團長以下一百餘名；日軍大舉反撲，我軍營長李伯鈞及全營官兵成仁。）

度因十四師派來一個營支援而轉危爲安。其後，第一師奉命從月浦之南的楊家行鎮撤退，守月浦的五八三團兩個營不得不連帶撤退。

上峯派李鐵軍第一師來上海支援。第一師在吳淞寶山之西，月浦之南，阻擋了日軍。羅店在八月二十四日淪陷，當天夜裏被彭善師第十一師收復。次日，羅卓英叫十一師向東攻月浦獅子林，把羅店交防給李樹藩第六十七師。又叫李樹藩分兵東攻，爲彭善助威。李樹藩留下兩個營守羅店，羅店於八月二十八日正午再度入於日軍之手。其後，上峯嚴令羅卓英收復羅店，羅卓英指揮十一師、六十七師、與霍揆章十四師，猛攻在羅店及其外圍的日軍，雖曾一度有十四師七十九團第三營於二十九日凌晨闖進羅店鎮內，殺死旅團長清耳及其下一百多人，卻始終不能將羅店收復。（第三營營長李伯鈞及全營官兵於日軍大舉反撲之時成仁。）

陳誠下命令給他所指揮的全體反登陸作戰部隊，從九月十日開始，暫時改攻爲守，守羅店鎮以南，潘涇以西。李文七十八師不久也奉命來到了淞滬戰場。

三、守

這時候陳誠已經是第十五集團軍總司令，從九月六日起負責「長江南岸」的防守。（張治中仍與張發奎分別負責「淞滬圍攻」與「浦東」的防守）。

陳誠所統率的有十二個師，一個重砲團，兩個迫擊砲營，兩個高射砲營，兩個戰車防禦砲排。

他把這些部隊分爲「右翼軍」、「中央軍」、與「左翼軍」。

右翼軍以胡宗南與王東原爲正副指揮官，負責蘊藻濱以北、陸福橋與萬橋一線以南的防務；轄有：李鐵軍第一師、汪之斌第十五師、彭松齡第十六師、王修身第三十二師、李文第七十八師、（重）砲兵第十六團第三營。

中央軍以羅卓英與霍揆章爲正副指揮官，負責陸福橋、萬橋以北、馬路河以南的防務；轄有：彭善第十一師、陳烈第十四師、李樹藩第六十七師、夏楚中第九十八師、迫擊砲第一營。

左翼軍以劉和鼎、俞濟時爲正副指揮官，負責馬路河以北，沿著界涇新涇，迄於瀏河鎮附近的防務；轄有：王耀武第五十一師、劉尙志第五十六師、俞濟時第五十八師、迫擊砲第二營、戰防砲第一連（欠一排）。

陳誠把（重）砲兵第十六團（欠第三營）與高射砲第二連、第十連，作爲他的直屬部隊。

守的時期，從九月十一日開始，到十月二十日爲止，亦稱「陣地戰時期」。

在這個時期之中，不僅陳誠率領他的部隊在守。張發奎與張治中、繼張治中之任的朱紹良，也都在從事防守。

朱紹良是在九月二十一日，繼張治中而爲第九集團軍總司令的。

在九月二十一日這一天，軍委會第三戰區司令長官部改稱陳誠爲「左翼作戰軍」總司令，以

羅卓英爲第十五集團軍與薛岳第十九集團軍歸他指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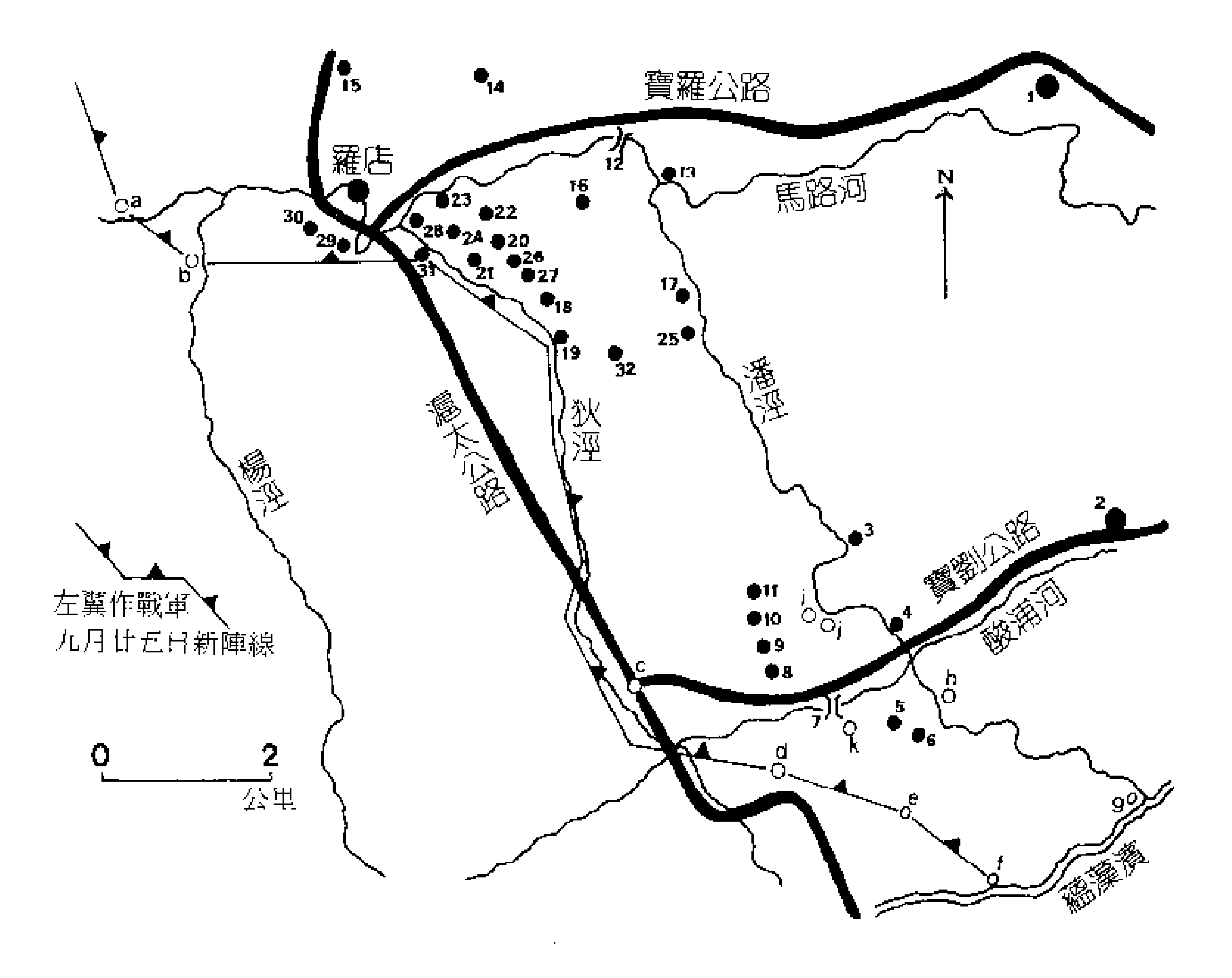
朱紹良與張發奎的部隊分別被改稱爲「中央作戰軍」與「右翼作戰軍」。朱的部隊是第九集團軍，其後加進廖磊第二十一集團軍。

第九集團軍，除了原有的王敬久八十七師、孫元良八十八師、宋希濂三十六師、彭霖生獨立第二十旅、黃杰稅警總團、吉章簡保安總團等等，增加了跟著陳誠來從事「反登陸作戰」的楊步飛第六十一師，原在張發奎指揮之下從事上海南市的防守的朱耀華第十八師，與最近調來上海的李玉堂第三師。

張發奎那方面，除了第八集團軍以外，也加進了若干部隊，共有七個師，兩個獨立旅，兩個暫編旅，一個重砲團，一個重砲營，一個特務團，與寧波的警衛部隊。

蔣公以如此多的部隊，投入淞滬戰場，可見他的決心。他的決心，不是爲「守」而「守」，是爲了期待「決戰」而守。因此，他不稱以上三個大兵團爲「左翼防守軍」、「中央防守軍」、「右翼防守軍」，而稱它們爲「左翼作戰軍」、「中央作戰軍」、「右翼作戰軍」。

陳誠的兩個集團軍，由於總名爲「左翼作戰軍」，不得不放棄九月二十一日以前第十五集團軍內部所用的所謂「右翼軍」、「中央軍」、「左翼軍」三個易致混淆的名詞，而只稱薛岳第十九集團軍如何如何，第十五集團軍如何如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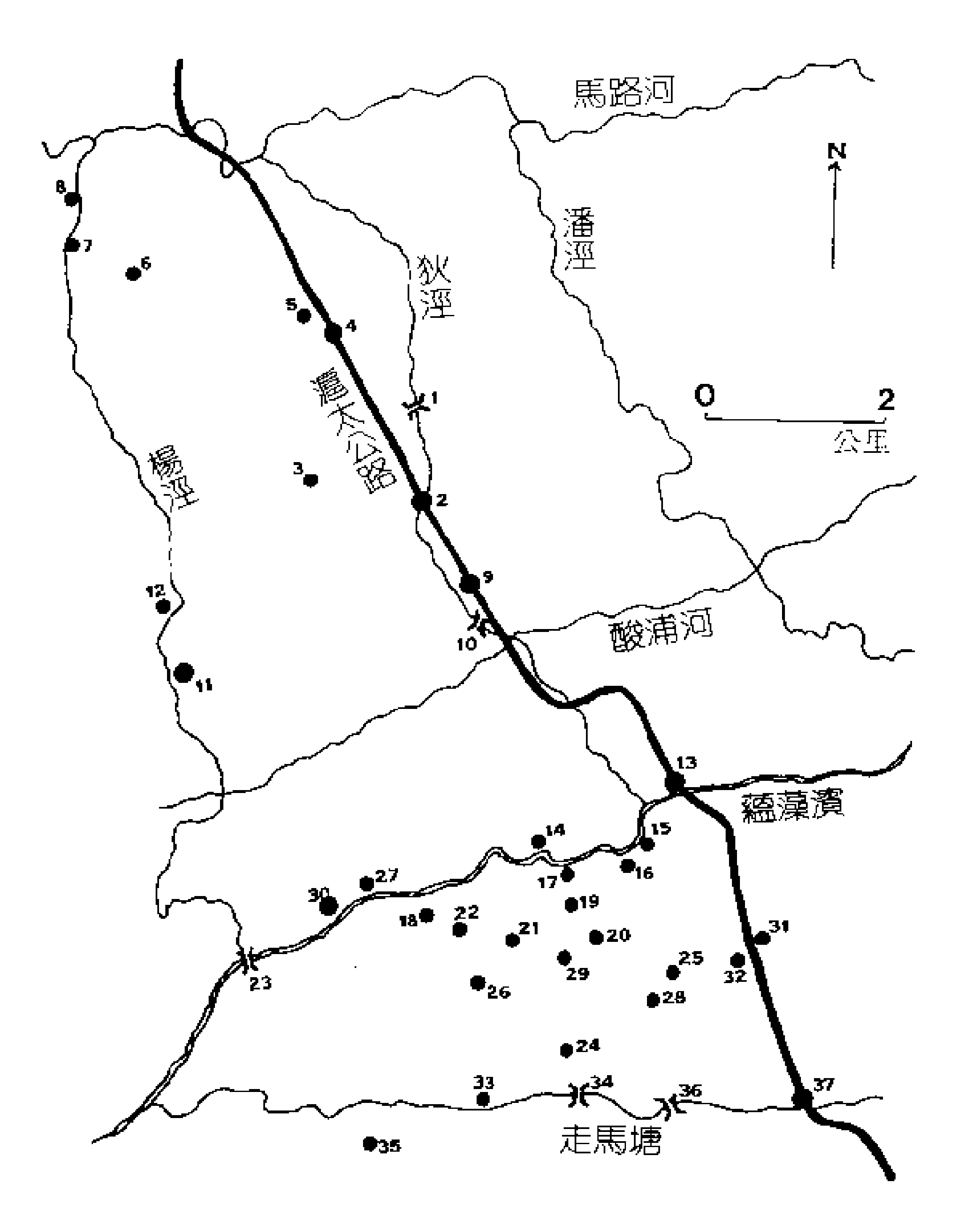


地圖四　守（上）

九月十一日～廿四日

編號	地名	淪陷月日
1.	月浦	9-11
2.	楊家行	9-11
3.	新開河	9-11
4.	顧十房	9-12
5.	侯弄	9-17
6.	西盛宅	9-17
7.	楊木橋	9-22
8.	楊家宅	9-23
9.	金家灣	9-24
10.	韓王廟	9-24
11.	王家巷	9-24
12.	淑里橋	9-14
13.	顧家角	9-14
14.	龔宅	9-16
15.	錢宅	9-16
16.	東蘇塘	9-17
17.	北朱店	9-17
18.	蘇陳宅	9-21
19.	金村	9-22
20.	謝家店	9-22
21.	周家宅	9-22
22.	龔家宅	9-22
23.	西馬宅	9-22
24.	周家心	9-22
25.	張家宅	9-23
26.	朱宅	9-23
27.	李家宅	9-23
28.	高家宅	9-23
29.	小堂子	9-23
30.	金家宅	9-23
31.	前王宅	9-24
32.	尤梅宅	9-26

編號	地名	備註
a.	施相公廟	九月二十五日新陣地
b.	北周宅	同上
c.	劉家行站	同上
d.	顧家鎮	同上
e.	竇家弄	同上
f.	江家宅	同上
g.	楊家宅	原爲九月十一日新陣地之起點
h.	秦家塘	九月十三日一度淪陷，二十一日再失，二十二日奪回
i.	火燒場	三十二師堅守
j.	小朱宅	三十二師堅守
k.	王宅	一師四失復



地圖五　守（下）

九月廿五日～十月廿五日

地圖五：守（下）

九月二十五日至十月二十五日

編號	地　　名	淪陷月日	編號	地　　名	淪限月日
1.	萬橋	9-30	20.	西塘橋	10-12
2.	太平橋	10-1	21.	塘北宅	10 12
3.	中心閣	10-1	22.	盛宅	10-13
4.	長濱站	10 1	23.	唐家橋	10-14
5.	嚴宅	10 2	24.	沈家橋宅	10-14
6.	龔家橋	10-5	25.	葛家神樓	10-17
7.	徐宅	10 5	26.	桃園濱	10-17
8.	北周宅	10-5	27.	頓悟寺	10-17
9.	劉家行	9-30	28.	黃港	10-18
10.	陸橋	10-1	29.	灣宅	10-21
11.	廣福	10-1	30.	陳家行	10-23
12.	吳宅	10-4	31.	馬橋宅	10-24
13.	唐橋站	10-2	32.	季項宅	10-24
14.	西六房	10-7	33.	郁公廟	10-25
15.	黑大黃宅	10-8	34.	老人橋	10-25
16.	孫家池	10-9	35.	仙師廟	10-25
17.	王家邊	10-9	36.	小石橋	10-25
18.	橋亭宅	10-9	37.	大場	10-25
19.	趙家角	10-12			

日軍深知我軍的精銳部隊，此時在陳誠指揮之下的最多，而陳誠所守的這一段，在地勢上也是最重要的，於是以他們大部分的力量，向陳誠的這一段進攻，逐漸突破一個又一個的據點，向西先後渡了潘涇、狄涇、與楊涇；向南渡了酸浦河，又渡了蘊藻濱。

蘊藻濱以南，原屬於朱紹良所管，陳誠部隊之退到蘊藻濱以南的，繼續對日軍抵抗，與朱紹良的部隊並肩作戰，不分彼此。

單就這兩張地圖來看（地圖四、地圖五），我軍似乎是一直在失掉據點，打得不夠賣力。事實上我軍在每一個據點都打得不僅賣力，而且沒一次不是苦戰了若干小時，甚至若干天，戰到不能不失爲止。我軍能從九月十一日守到十月二十日，共有四十天之久，而日軍只不過是從潘涇打到楊涇，由東向西進展了五公里左右而已。這是世界各國戰史上所沒有的。我們不可忘記，當時中日兩軍在裝備與訓練上是如何的懸殊。

在這四十天陣地戰之中，值得大書特書的壯烈事蹟極多。我們姑且以第一師第四團王家宅之役、第三十二師火燒場、小朱店，與第九十師反攻狄涇東岸之役，作爲舉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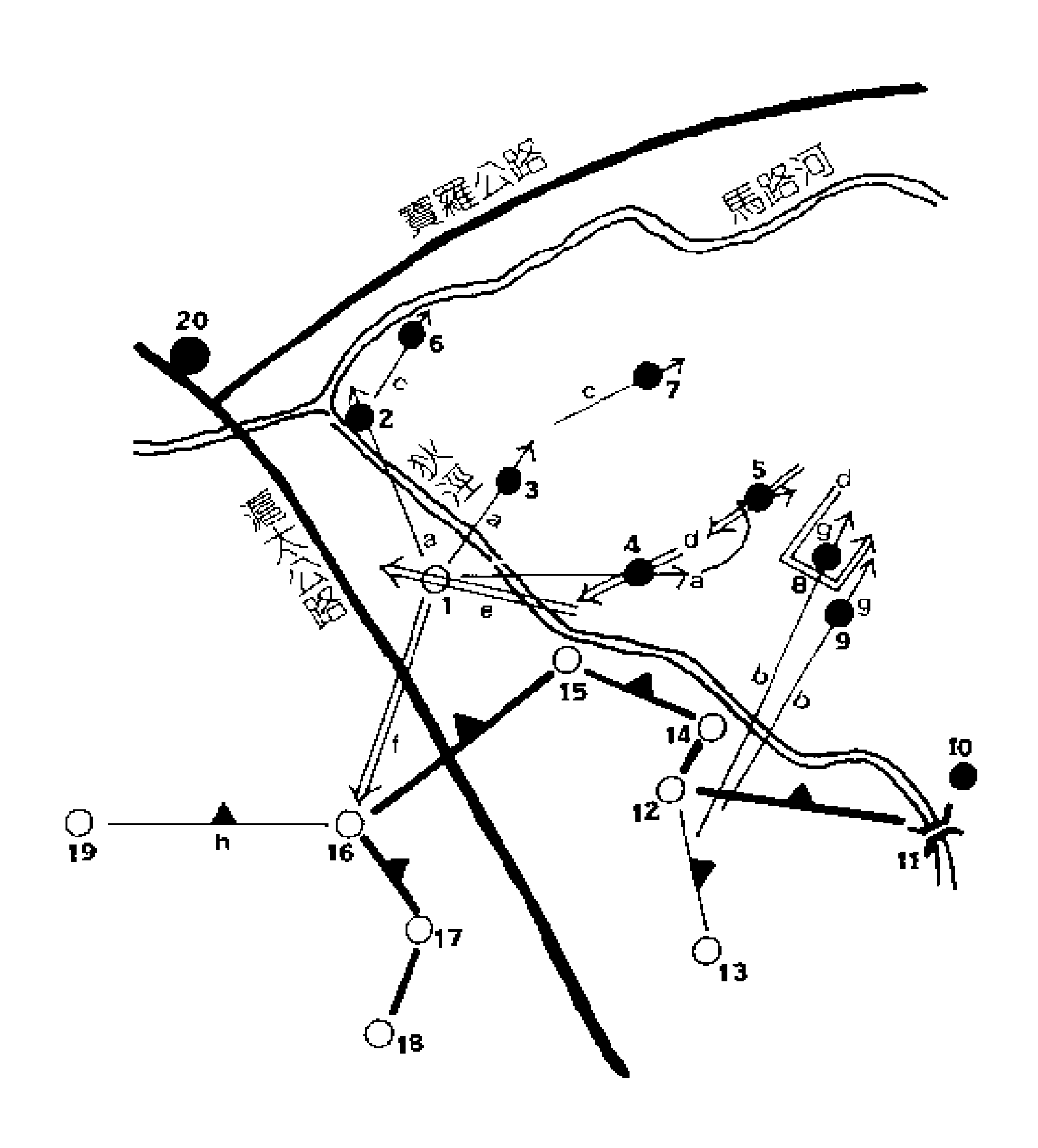
李鐵軍第一師的第四團在九月十七日下午四點失掉蘊藻濱之南的王家宅，跟著便死打硬拚，將它奪回。當天，日軍又以五、六百人來襲，第二度把王家宅搶走，第四團也第二度把它搶了回來。次日，九月十八日，在下午五點鐘左右，日軍第三度佔領王家宅，第四團也第三度把它克復。到了下午七點鐘的時候，日軍第四度將王家宅佔領，第四團立予反擊，第四度把它奪回。第三

天，九月十九日，下午兩點鐘，日軍第五度搶去王家宅，而且殺死了第四團第二連全部的官長與士兵。第四團的其餘成員，全力反攻，戰到下午五點鐘，李文七十八師派來一個連來支援；續戰，夜以繼日，戰到九月二十日凌晨零點三十分，終於第五度將王家宅收復。

王修身第三十二師在火燒場與小朱宅的表現，同樣感人。這個第三十二師共只有十二個營，與補充團三個營，在九月十五日進入戰場，到九月十六日便遇到日軍以第三師團五千多人來攻，專攻「火燒場」這一個點。三十二師在上午陣亡了兩個營長，四個連長，傷了另兩個營長，與八個連長，士兵陣亡的與負傷的在一千五百人以上。下午，又陣亡了一個營長與一個副營長。次日，九月十七日，敵人改攻另一個點，小朱宅。攻了三次。三十二師守小朱宅的共有營長六人，這一天陣亡了三個，傷了三個。連排長以下官兵陣亡了三百，傷了七百。戰到二十六日，火燒場與小朱宅仍在三十二師之手。三十二師共有八千人，在這十天，八千人之中傷亡了三千五百人。

歐震第九十師於九月二十一日奉第四軍軍長吳奇偉之命，去收復韓漢英第五十九師所失去的幾個在狄涇之東、馬路河之南的五個村莊❹。歐震一舉而收復了這五個村莊之中的四個，而且撈回了其他四個。不久，又失去了三個，結果是保有了五個。其後，在九月二十三日，歐震又獲得了一個。可惜，日軍從二十六日起，猛攻這一方面的我軍四天。使歐震雖則被逼得前功盡棄，退守嚴宅至周王前之線，然而他的奮鬥精神，足以流芳千古。

其他各部隊，其忠勇皆與上述的三個單位相伯仲。其中最令我個人感動的是葉肇所統率的一



1.金家宅
2.李家宅
3.西馬宅
4.歸家店
5.金村
6.龔家宅
7.周家宅
8.張家宅
9.朱宅
10.尤梅宅
11.樊家橋
12.另一金家宅
13.西錢宅
14.郭宅
15.楊家宅
16.陶家宅
17.謝村
18.蔣家宅
19.小朱店
20.羅店

地圖六　第九十師反攻狄涇東岸

地圖六

a. 九月二十二日，凌晨一時，九十師師長歐震以二七〇旅五四〇團展開於金家宅附近，向狄涇東岸之敵進攻，收復李家宅、西馬宅、歸家店、金村。
b. 同日，凌晨三時，歐震以二五八旅五二五團展開於另一金家宅及西錢宅之線，渡河攻佔朱宅、張家宅。
c. 同日，五四〇團續攻，於上午七時左右攻佔龔家宅、周家宅。
d. 下午一點，日軍反撲，奪去金村與歸家店兩地，我守軍傷亡殆盡。日軍亦圍攻張家宅，我軍在該村內外堅守。
e. 次日，九月二十三日，日我兩軍竟日激戰。日軍入佔金家宅一帶。
f. 日軍攻陶家宅。
g. 我軍第九十師以兩個營守張家宅與朱宅，主力移守樊家橋經金家宅、郭宅、楊家宅、陶家宅、謝村、至蔣家宅之線。
h. 第九十師之左為彭善第十一師，其防線由陶家宅西延經小朱店至樊家橋。

五九師，一六〇師與六十六軍教導旅。李文七十八師之熱心支援友軍，也是值得大書特書的。

四、拚

我軍以陣地戰的方式，苦守了四十天，可說是達成了在淞滬戰場進行小規模的持久戰的目的，也做到了吸住日軍六個多師團，以延緩日軍之由北向南，長驅直入，然而代價太大。事實上，山西所受到的日軍壓力並未減輕。我們當時所有的精良部隊，十分之八九都已經投入淞滬戰場。老兵犧牲得快完。例如，李鐵軍的第一師，從八月下旬在吳淞鎮附近支援周喦第六師，到十月十

九月奉令由大場附近的灣宅張家樓，調回楊木橋整補，前後已經整補了好幾次。其他各部隊，其所受損失，與第一師及第六師不相上下。以八十八師而論，到了淞滬會戰結束之時，也整補過五次之多，而所剩兵員仍不及原數的三分之一。楊森二十軍四個旅，剩下的僅夠編爲一個旅。像這樣消耗下去，日軍固然受不了，我軍也感覺到難以爲繼。

於是，第三戰區的司令長官部決定在十月二十一日之夜，分三路出擊，同時令全線的各單位一律以或多或少的兵出動，對日軍一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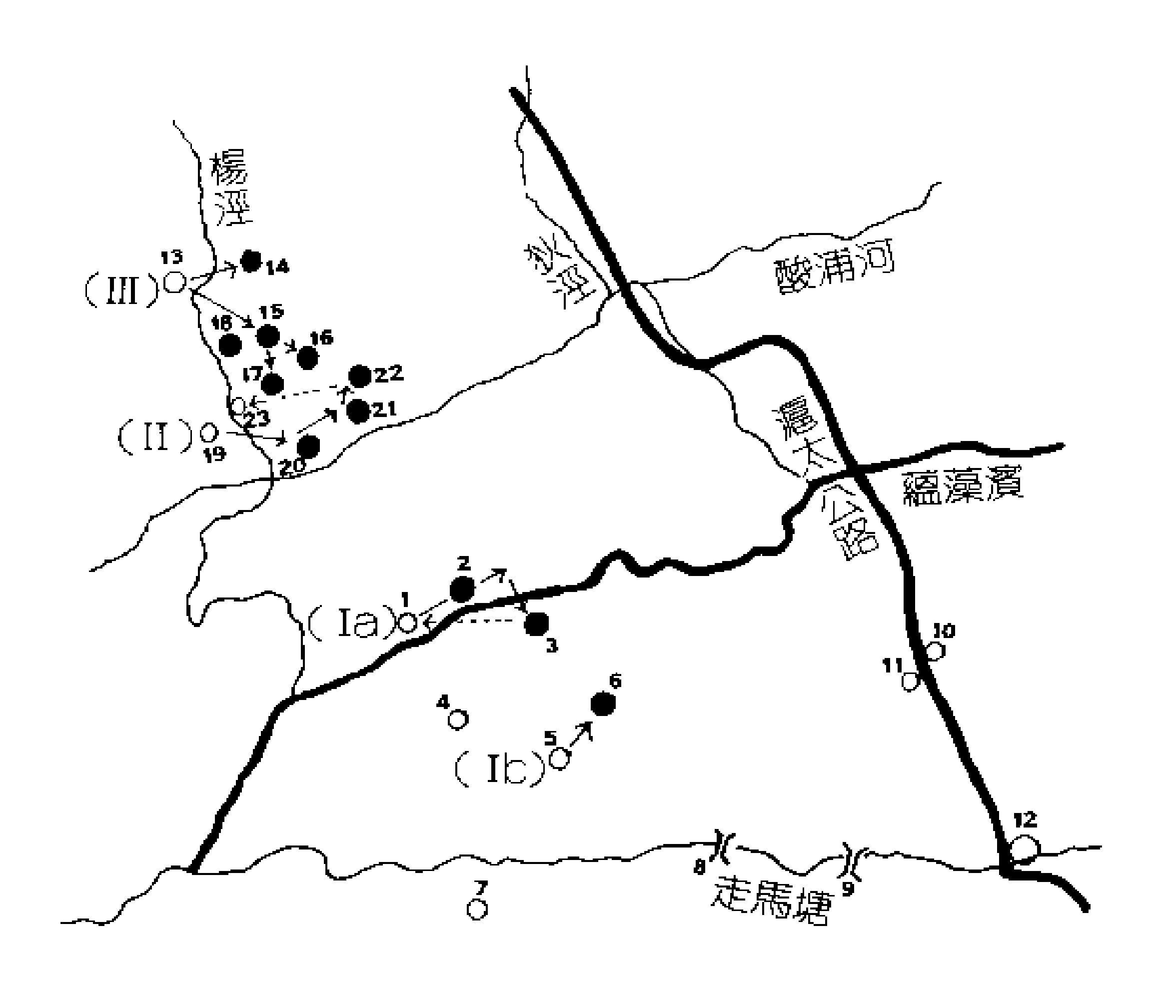
第一路由廖磊第二十一集團軍負責，分爲左右兩翼。左翼由一七六師擔任，附以一七三師的一〇二〇團，以一七六師師長區壽年爲指揮官，謝鼎新的一團爲前導，由陳家行的東邊出發，指向日軍所已經佔領的頓悟寺與蘊藻濱之南的橋亭宅。

右翼以一七四師擔任，以師長王贊斌爲指揮官，黎式穀的一團爲前導，由此侯宅出發，指向日軍所已經佔領的桃園濱。

第二路由葉肇六十六軍負責，從一六〇師裏派出三個完整的團，從一五九師各團之中分別抽出若干營，交給旅長鄧志才指揮，由李家宅出發，指向日軍所已經佔領的老陸宅。

第三路由九十八師負責，夏楚中師長派出二九二旅，以該旅旅長某將軍爲指揮（姓名史料未載・待查考・可能是呂國銓），由費家宅附近出發，指向日軍所已經佔領的戴宅一帶（希望把廣福收回）。

這三路出擊軍，實際上有四路，因爲第一路分左右兩翼。實力也不止原定的十個團。



1．陳家行
2．頓悟寺
3．橋亭宅
4．談家頭
5．北侯宅
6．桃園濱
7．仙師廟
8．老人橋
9．小石橋
10．馬橋宅
11．季項宅
12．大場
13．費家宅
14．南梅宅
15．新水橋
16．上橋
17．戴宅
18．廣福
19．李家宅
20．老陸宅
21．楊家宅
22．彭宅
23．三家村

（I a）第一路出擊軍左翼。
（I b）第一路出擊軍右翼。
（II）　第二路出擊軍。
（III）　三路出擊軍。

地圖七　拚

作戰的結果，只有第一路的左翼一度收復了頓悟寺。其他，第一路右翼及第二、第三兩路都是到了十月二十二日天亮便結束，無功而回。第一路左翼也是到了十月二十二日的天亮之時，就撤回的。

失敗的原因是：我軍對攻的技術與裝備，均遠遜於日軍。日軍不僅在攻的時候有大砲、坦克、飛機、橡皮艇、與能夠迅速架成的輕便橋樑，官兵教育水準高，戰術操練有素；日軍而且到了該守的時候，也有現代化的裝備與技術，足以抗拒我軍的攻。

我軍這一次的出擊，在動機上無可非議，値得我們反省的是日期訂得太急，準備十分不夠。廖磊二十一集團軍到達戰場不久，便被派充第一路的任務，也是失敗的原因之一。

日軍利用我軍因出擊失敗而受的心理震撼，大舉對我軍反撲。一方面於十月二十三日一度衝入陳家行，次日加以確實佔領（我軍一七三師龐漢禎旅長力戰陣亡）；另一方面也在蘊藻濱之南，由桃園濱向南猛衝，使得我軍某些部隊紛紛退向走馬塘及京滬鐵路線以南。我軍守著走馬塘西段的馮興賢第三十三師與臨時奔來搶救的陳烈第十四師，招架不住。十月二十五日下午三點，三十三師失去了老人橋；晚上，十四師失去了仙師廟。

前一天，十月二十四日，朱耀華第十八師也已經失掉了滬太公路線上的馬橋宅與季項宅。於是在二十五日黃昏之時，十八師失去了大場。

五、退

大場位於江灣之西，眞茹之北，走馬塘與滬太公路交叉之處。

大場之失，使得守廟行的八十七師，守江灣的三十六師，守閘北的八十八師，不能不退。這三個師是淞滬會戰的首義部隊，也是八一三以來，守得最好的部隊。其中，孫元良所統率的八十八師，在這七十多天屹立如山，面對優勢的日軍不曾向後移動陣地一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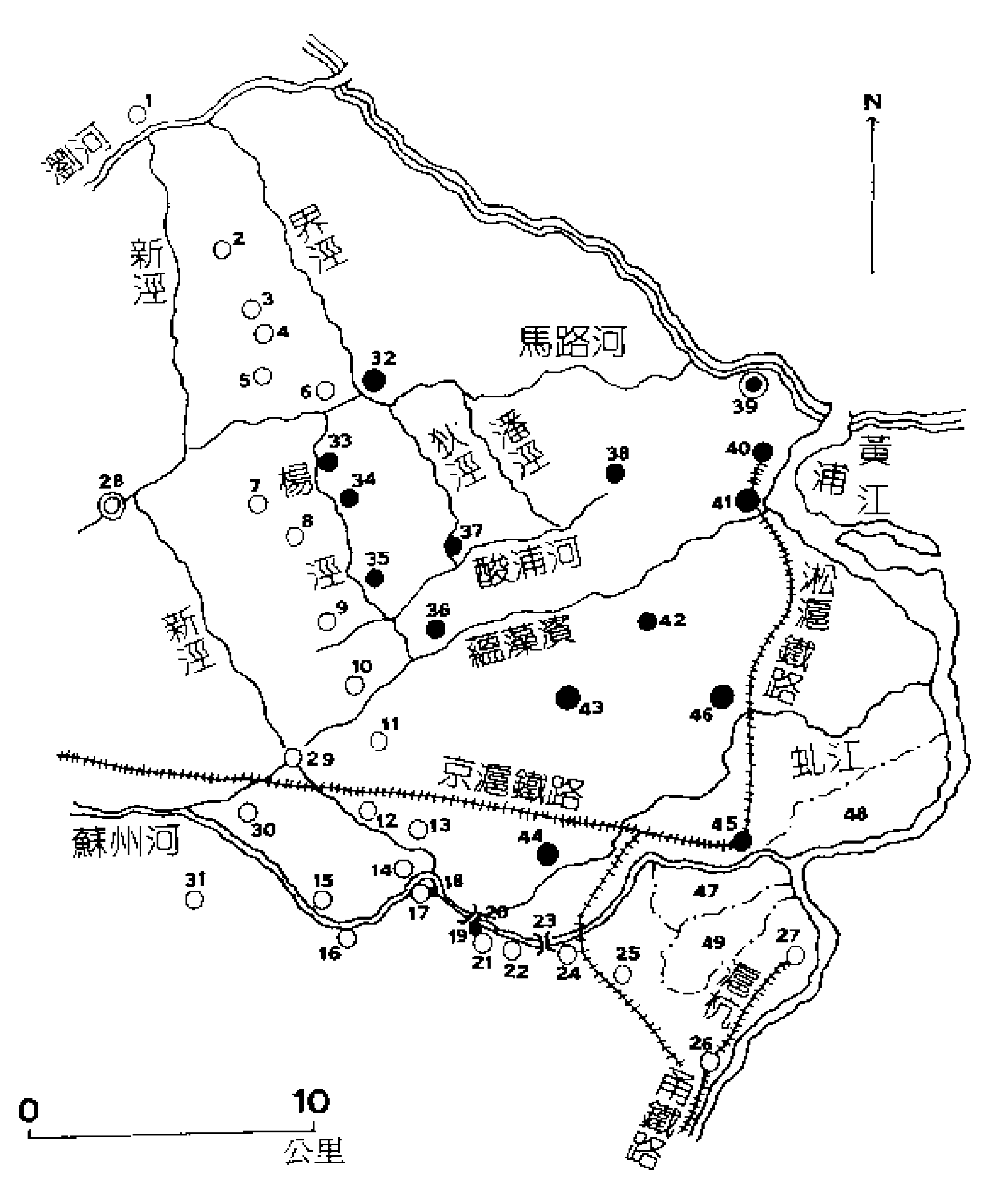
大場失了以後，上峯命令這三個師向南移動，移到蘇州河的南岸。

在這三個師以外的，所有的守著蘊藻濱與走馬塘之間的各部隊，也一概移到京滬鐵路之南，蘇州河之南，新涇河南段的西岸。守著楊涇河西岸的各部隊，劉和鼎三十九軍不動；兪濟時七十四軍南調，加強蘇州河南岸的防禦。兪濟時曾經在十月二十一日晚上以五十八師三個營分三路出擊，收復了三個村莊，不僅戰到第二天天亮之時不退，而且接連擊退了日軍的反撲，保有這些村莊直至十一月一日奉命以陣地移交一七三師之時。

這是退。一次堪以誇耀的成功的退。有秩序，有安排，絲毫不亂。

退在十月二十六日晚間開始，二十七日上午完成！

八十八師而且依照上級命令，留下一個營，由謝晉元團附率領，楊瑞符營長指揮；守住閘北



3. 岳王莊
4. 曹王廟
5. 浦家廟
6. 施相公廟
15. 顧巷
25. 法華鎮
26. 龍華鎮
27. 上海南站
28. 嘉定縣城
29. 南翔鎮
32. 羅店鎮
33. 張家村
34. 蕭家宅
35. 廣福(寺)
36. 陳家行
37. 劉家行
38. 楊家行
39. 寶山縣城
40. 砲台灣火車站
41. 吳淞鎮
42. 廟行
43. 大場鎮
44. 江灣鎮
45. 真茹鎮
47. 公共租界英美區
48. 公共租界日本區
49. 法租界

地圖八　退

編號	地　名	備　　　　　　　　　　　　　　　　　　　　註
1.	瀏河鎮	仍由劉尙志第五十六師防守
2.	薛宅	北起薛宅，南至施相公廟，由賀惟珍第一一三師及楊俊昌第一七一師防守。（原駐此線之第五十一師南調大橋頭；第五十八師以一旅撥歸宋希濂指揮，助守薛家墅；以另一旅撥歸黃杰指揮，助守北新涇鎮。
7.	店橋	陳誠、羅卓英令陳沛第六十師，陳永第四十四師，夏楚中第九十八師，由店橋至金邱宅一帶攻張家村，蕭家宅，廣福一帶。
8.	大橋頭	由王耀武第五十一師防守。
9.	金邱宅	由金邱宅至小南翔，先由王修身第三十二師築工事，後由李鐵軍第一師擔任防守。
10.	小南翔	由小南翔至竹園，由周嵒第六師擔任防守。
11.	竹園	由竹園至上行上，由汪之斌第十九師防守。
12.	上行上	由上行上（不含）至江橋鎮，先後由彭松齡第十六師及高鵬雲第一〇五師防守。
13.	江橋鎮	由江橋鎮至姚家渡，先後由李覺第十九師，李延年第九師，及高鵬雲第一〇五師防守。
14.	姚家渡	由姚家渡至顧巷，由葉肇第一六〇師築工事及防守。
16.	華漕鎮	由華漕鎮至姚家寶（含），由戴嗣夏第四十六師防守。（姚家寶於十一月三日淪陷。）
17.	姚家寶	由姚家寶（不含）經吳家庫至屈家橋，先後由劉安祺第六十一師及李樹森第六十七師防守。
18.	吳家庫	十一月一日淪陷。
19.	屈家橋	由屈家橋至華漕鎮，由李玉堂第三師築工事，沈發藻第八十七師擔任防守。
20.	東陶濱	由李文第七十八師擔任防守；曾經於十一月三日阻止日軍渡河。
21.	北新涇鎮	由黃杰稅警總團及古鼎簡保安總團防守。
22.	薛家墅	由宋希濂第三十六師防守，對日軍惡戰多日。
23.	周家橋	十一月一日有日軍渡河，經第三十六師先後抵抗，於十一月三日被孫元良第八十八師肅清。
24.	豐田紗廠	自豐田紗廠至法華鎮之防守，由八十八師擔任。
30.	楊柳橋	由楊柳橋至紀王廟，由趙毅第一〇九師築工事。
31.	紀王廟	楊森第二十軍（包括楊漢域第一三三師及楊漢忠第一三四師）集結紀王廟。
46.	北（火車）站	第八十八師奉命留謝晉元一團在北站附近之四行倉庫，掩護大軍向蘇州河南岸撤退；兼作我軍不屈不撓之象徵

約四行倉庫，一方面作為全師的掩護，一方面高懸女童子軍楊惠敏冒險送來的簇新國旗，以振奮民心。其後不久，謝晉元升為團長。

不幸的是，負責防守黃浦江上游與杭州灣北岸的張發奎將軍，由於兵少，不曾能夠抵住十一月五日在金山衛一帶登陸的日軍三個師團。十一月九日日軍續到了一個師團，兩個支隊，在白茆口滸浦等處登陸，襲擊太倉常熟。

我軍只得在十一月八日開始全面撤退，以吳福線（由蘇州北至福山，南至嘉興之線）為次一陣地。日軍於十一月十一日推進到上海縣的南市，結束了淞滬會戰。

總括言之，我軍於此次會戰之中在戰術上處於劣勢，卻收得了戰略上的成功：告訴了日本軍閥，三個月不能亡華，三百個月也亡不了華；也告訴了全世界的人士：中國已經不是鴉片戰爭或八國聯軍時代的中國。中國的兵，也不再是當年的兵；不再是聽了砲聲便一哄而散的烏合之眾，而是敢打，敢死，服從命令，絕不反顧的有紀律、有組織、能團結一致、互相支援的武力，堪比於任何強國的軍隊。

更重要的是：淞滬會戰也證明了先總統蔣公決策的正確。這決策是：用持久戰來拖垮強過我國若干倍的日本，用空間換取時間，以人力補充物力，以精神克服物質。這個決策，在八年以後，使得中國終於戰勝了日本。

〈附錄一〉

淞滬會戰中日雙方部隊番號及部隊長

(一) 中國方面

本文編號	番號	部隊長	備註
師1	第一師	李鐵軍	
2	第三師	李玉堂	
3	第六師	周碞	升任第七十五軍軍長，仍兼第六師師長。
4	第八師	陶峙岳	
5	第九師	李延年	升任第二軍軍長，仍兼第九師師長。
6	第十一師	彭善	
7	第十三師	萬耀煌	本職爲第二十五軍軍長，仍兼第十三師師長。
8	第十四師	霍揆章(先)	升任第五十四軍軍長。
		陳烈(後)	

9	第十五師	王東原（先）	升任第七十三軍軍長。
		汪之斌（後）	
10	第十六師	彭松齡	
11	第十八師	朱耀華	
12	第十九師	李　覺	
13	第二十三師	李必蕃	
14	第二十六師	劉雨卿	
15	第三十二師	王修身	
16	第三十三師	馮興賢	
17	第三十六師	宋希濂	升任第七十八軍軍長。
18	第四十師	劉培緒	
19	第四十四師	陳　永	
20	第四十五師	戴民權	
21	第四十六師	戴嗣夏	
22	第五十一師	王耀武	
23	第五十二師	盧興榮	

24	第五十三師	李韞珩	
25	第五十五師	李松山	
26	第五十六師	劉尚志	
27	第五十七師	阮肇昌	升任第五十九軍軍長，仍兼第五十七師師長。
28	第五十八師	兪濟時	升任第七十四軍軍長，仍兼第五十八師師長。
29	第五十九師	韓漢英	
30	第六十師	陳　沛	
31	第六十一師	楊步飛（先） 鍾　松（中） 劉安祺（後）	
32	第六十二師	陶　廣（先） 陶　柳（後）	本職爲第二十八軍軍長，仍兼六十二師師長。
33	第六十三師	陳光中	
34	第六十七師	李樹森（先） 黃　維（後）	
35	第七十六師	王凌雲	

36	第七十七師	羅　霖
37	第七十八師	李　文
38	第七十九師	陳安寶
39	第八十七師	王敬久
40	第八十八師	孫元良
41	第九十師	歐　震
42	第九十八師	夏楚中
43	第一〇二師	柏輝章
44	第一〇三師	何知重
45	第一〇五師	高鵬雲
46	第一〇七師	？
47	第一〇八師	趙　毅
48	第一一一師	常恩多
49	第一一二師	霍守義
50	第一二八師	顧家齊

升任第七十一軍軍長，仍兼第八十七師師長。其後不兼，改由沈發藻繼任。

升任第七十二軍軍長，仍兼第八十八師師長。

序號	部隊	師長	備註
51	第一三三師	楊漢域	
52	第一三四師	楊漢忠	
53	第一三五師	蘇祖馨	
54	第一四四師	郭勛祺	以下八個師於十一月十九日以後到達廣德一帶。
55	第一四五師	饒國華	
56	第一四六師	劉兆藜	
57	第一四七師	楊國楨	
58	第一四八師	陳萬仞	
59	第一四九師	王澤濬	
60	第一五〇師	廖震	
61	第一五四師	巫劍雄	
62	第一五九師	譚邃	
63	第一六〇師	葉肇	本職爲第六十六軍軍長。
64	第一七〇師	徐啓明	於十一月十三日到達吳興。
65	第一七一師	楊俊昌	
66	第一七二師	程樹芬	於十一月二十日到達吳興昇仙市。

67 第一七三師 賀惟珍

68 第一七四師 王贊斌

69 第一七六師 區壽年

70 第一九五師 梁　愷

71 預備第十一師 胡　達

旅

1 獨立第二十旅 彭霖生

2 獨立第三十四旅 羅啓疆

3 獨立第三十七旅 陳德法

4 獨立第四十五旅 張鑾基

5 暫編第十一旅 周爕卿

6 暫編第十二旅 李國鈞

7 第六十六軍教導旅

總

1 總稅警總團 黃　杰

2 保安總團 吉章簡

3 教導總隊 桂永清

4 上海市警察總隊 龍　驤

黃杰本職爲第八軍軍長。

5 上海市保衛團　姜懷素

6 江蘇保安隊

砲 1 重砲第十團　彭孟緝

2 砲二旅第二團　旅長蔡忠笏

3 砲二旅第三團

4 砲二旅第四團

5 砲十六團

6 砲八團一個營

7 教導總隊砲兵營

戰 1 輕戰車一個營

2 戰防砲一個營

空 1 可以作戰之飛機約一百六十架

2 高射砲兩個連

海 1 小型戰艦三十餘艘

2 魚雷艇若干艘

3 陸戰隊若干人

中國軍之軍長以上部隊長如左：

第三戰區司令長官　馮玉祥

蔣中正

副司令長官　顧祝同

前敵總指揮（先）　陳　誠

總司令（後）　陳　誠

第八集團軍總司令　張發奎

第九集團軍總司令　張治中（先）

朱紹良（中）

顧祝同（後）

第十集團軍總司令　劉建緒

第十五集團軍總司令　陳　誠

第十九集團軍總司令　薛　岳

第二十一集團軍總司令　廖　磊

第二十三集團軍總司令　劉　湘

第七軍團軍團長　廖　磊

第十一軍團軍團長　上官雲相
第十二軍團軍團長　張　鈁
第十五軍團軍團長　劉　興
第十六軍團軍團長　羅卓英
第十七軍團軍團長　胡宗南
第十八軍團軍團長　吳奇偉
第二十三軍團軍團長　劉建緒
第二十四軍團長　唐式遵
第二十五軍團長　潘文華
第一軍軍長　胡宗南
第二軍軍長　李延年
第四軍軍長　吳奇偉
第七軍軍長　周祖晃
第八軍軍長　黃　杰
第十八軍軍長　羅卓英
第二十軍軍長　楊　森

第二十五軍軍長　萬耀煌

第二十八軍軍長　陶　廣

第四十三軍軍長　郭汝棟

第四十八軍軍長　韋雲淞

第四十九軍軍長　劉多荃

第五十四軍軍長　霍揆章

第五十七軍軍長　繆澂流

第六十六軍軍長　葉　肇

第六十七軍軍長　吳克仁

第六十九軍軍長　阮肇昌

第七十一軍軍長　王敬久

第七十二軍軍長　孫元良

第七十三軍軍長　王東原

第七十四軍軍長　俞濟時

第七十五軍軍長　周　碞

第七十八軍軍長　宋希濂

（二）日本方面

海軍主力艦一艘
航空母艦一艘
其他船艦約五十餘艘
海軍陸戰隊四千人　大川內司令
空軍飛機（數量待考）
第十二師團之　天谷直四郎
天谷旅團
第八師團之鷹森旅團　鷹森孝
第三師團　藤田進
第十一師團　山室忠武
第一師團之安藤旅團　安藤麟三
近衛師團　飯田圓固
第九師團　古住良輔
第一師團之竹內旅團　竹內寬

以下由上海派遣軍司令官松井石根率領，於八月中旬以後陸續登陸。

第十三師團　荻洲立兵

第十六師團　中島今朝吾

第一〇一師團　伊東正喜

第六師團　谷壽夫

以下由第十軍司令官柳川平助率領，於十一月五日以後登陸。

第十八師團　牛島貞雄

第一一四師團　末松茂治

國崎支隊　國崎登

重藤支隊

以下登陸日期待查考。

偽靖安軍一個旅

漢奸李春山旅

漢奸于芷山旅

日軍台灣縱隊

第一〇四師團一部

第一〇七師團一部

第一一〇師團一部

*附啓一：我國各部隊番號及部隊長姓名，不僅在抗戰期間嚴格保密，戰後亦繼續保密甚久。本表大部分依照史政局所編《抗日戰史・淞滬會戰》部分。其中亦難免有錯，敬請各方賢達，惠函賜示，俾於改正。

〈附錄二〉

淞滬會戰及南京之役成仁之營長以上軍官表

職位	姓名	部隊	成仁月日	地點
軍長	吳克仁	六十七軍	十一月九日	青浦
師長	饒國華	一四五師	十一月三十日	廣德
副師長兼旅長	夏國璋	一七〇師五一二旅	十一月二十二日	吳興八里店之北
旅長	黃梅興	八十八師二六四旅	八月十三日	持志大學後面某村❺
	蔡炳炎	六十七師二〇一旅	八月二十五日	羅店之西
	龐漢禎	一七三師五一九旅	十月二十三日	陳家村至孟家宅之線
	秦霖	一七三師五二一旅	同右	張家樓至灣宅之線
	官惠民	九十師二七〇旅	十月三十日	虬江南岸

	劉啓文	六十七軍一〇八師 三二二旅	十一月九日	松江
	吳繼光	五十八師一七四旅	十一月十一日	青浦白港之線鶴
	朱赤	八十八師	十二月十一日	南京雨花台
	高致嵩	同右	同右	同右
	易安華	八十七師二六一旅	十二月十二日	南京光華門
憲兵副司令	蕭山令	憲兵司令部	十二月十三日	南京
師參謀長	姚中英	一五六師	十二月十二日	同右
	司徒非	一六〇師	十二月十三日	同右
副旅長	李維藩	六十七師二〇一旅	八月二十五日	羅店之西
旅參謀主任	鄧洸	八十八師二六四旅	八月十四日	持志大學後面某村
參謀	趙南星	同右	同右	同右
團長	楊傑	第一師第二團	八月三十一日	顧家鎮
	李友梅	第一師第四團	同右	同右
	路景榮	九十八師五八三團	九月十日	月浦北端
	李友梅	某師某團	九月十四日	顧家宅

林柏侯	二十軍某師某團	十月十六日(?)	頓悟寺附近
秦慶五	九十師某團	十月十七日	葛家神樓
顏僧武	一七四師五一三旅某團	十月二十二日	由丁家橋宅經桃園濱至北侯宅之線
丘之紀	稅警第五團	十一月二日	距北新涇不遠，劉家宅之西
顏惠全	一〇五師六二六團	十一月六日	上海蘇州河姚家渡
瑒作源	五十二師三一二團	十一月十日	青浦
蔡朝錕	一七六師某團	十一月十七日	謝家橋
蔣鐵軍	一〇九師某團	十一月十四日	嘉善車站
韋健森	一七四師五二三旅一〇四三團	十一月二十四日	吳興城南門
程　智	五十一師三〇二團	十二月十二日	南京賽公橋
韓憲元	八十八師五二四團	十二月十二日前後	南京雨花台
李　杰	同右	同右	同右
華品章	同右	同右	同右

團附

謝承瑞　教導總隊步兵團　十二月十二日前後　南京光華門

謝晉元　二六二旅五二四團　三十年四月二十四日　上海公共租界孤軍營

汪化霖　六十七師二〇一旅四〇一團　八月二十九日　羅店之南

李馨遠　九十八師五八三團　九月十日　月浦北端

唐　華　一七三師一〇三四團　十月十五日　陳家行附近

霍　兵　一七三師一〇二〇團　十月二十二日　同右

范柳權　十三師三十九旅七十八團中校團附　十一月二十二日　吼山（常熟無錫之間）

吳鳴翥　同右（少校團附）　同右　同右

黃冠亞　憲兵第十團　十二月十三日　南京

營長

李　增	三十六師二一五團二營	八月二十二日凌晨	西華德路
劉宏深	八十八師二六四旅五二八團二營	八月二十五日或二十六日	閘北
張培甫	一六七師四〇二團某營	八月二十五日	陸家宅至沈宅之線
朱克強	十四師八〇團某營	八月二十六日	瀏河東南
程邦鈺	三十六師二一五團二營代營長	八月二十七日	殷行鎮
王仲彬	十一師三十三旅六十六團三營	八月二十八日	坍石橋歸家宅之間
李伯鈞	十四師七十九團三營	八月二十九日	攻入羅店城內以後，負重傷後自殺
黃繩武	九十八師二九四旅五八七團二營	同右	朱宅孫家樓一帶

姚子青	九十八師五八三團三營	九月七日	寶山縣城
耿明堂	三十二師某旅某營	九月十六日	火燒場
蕭廣燦	同右	同右	同右
楊士祿	同右	同右	同右
雷漢池	十一師某團某營	十月五日	徐宅
黃玉超	一七三師一〇三四團某營	十月十五日	陳家行
劉某某	五十七師三四〇團二營	十月十六日	陳家行
熊　飛	十三師七十四團二營	同右	三家村
丘俊英	一七四師某團某營	十月十八日	陳家行
蒙玉坤	同右	十月十九日	丁家橋宅
許記章	七十八師四六三團二營	十月十八日	陳家宅（？）

李高崙	稅警團第五團二營	十一月一日	蘇州河南劉家宅
謝紹武	四十四師某團某營	十月二十一日	朱北宅與北梅宅之間
王有清	一七一師某團某營	同右	灣宅張家樓之線
呂 漢	同右	同右	同右
陳經階	同右	同右	同右
劉玉池	一七六師某團某營	十月二十二日	陳家行
陳崧生	一七三師某團某營	同右	同右
曾鑑時	一七四師五一三旅某團某營	十月二十三日	北侯宅附近
謝鼎新	一七六師某團某營	同右	談家頭附近
張鳳翼	十一師六十二團某營	十月二十七日	由裴家宅朱家宅之線向林家木橋突圍
尹奇強	四十六師二七三團一營	十一月三日	姚家寶
易 超	四十六師二七一團一營	同右	同右

王子隆	六十二師三七二團某營	十一月四日	漕涇
王勵洛	七十六師二二八旅四五五團一營	十一月五日至六日之夜	潛入敵陣
李振化	七十六師二二八旅四五六團三營	同右	潛入敵陣
牛學禮	七十六師二二八旅四五五團二營	十一月六日	同右
童亞僕	五十八師三四八團某營	十一月七日	蘇州河邊薛家墅
陳裕濂	教導總隊三團一營	同右	張港至八字橋之線（非江灣八字橋）
夏淦生	四十八軍特務營	十一月十七日	謝家橋
姚永發	五十八師某團某營	十二月八日	南京淳化鎮
張介夫	同右	同右	同右
毋先裕	七十六師二二八旅某團某營	十二月十日	蕪湖清水河

姓名	部隊	日期	地點
單喆淵	八十八師二八三團某營	十二月十一日	南京銀孔山
葛瓊	五十一師三〇六團	十二月十三日	雨花台
胡豪	同右	同右	同右
空軍			
閻海文		八月十七日	上海
沈崇誨		八月十九日	同右
王天祥	大隊長	八月二十二日	上海近郊
許明河	八十八師營長	八月至十二月	不詳
周鳴	同右	同右	同右
黃琪	同右	同右	同右
李潔	同右	同右	同右
李強華	同右	同右	同右
連長			
王繼曾	八十八師二六四旅五二七團一營二連	八月十五日	持志大學後面某村

*附啓二：此表僅就作者迄今所能聞到與聽到之資料而製。敬請讀者及陣亡將士家屬親友，賜告本表所尚未載之先烈之姓名部隊及成仁日期地點，得以芳名列入，稍慰其在天之靈。

【註釋】

❶雙方傷亡，迄今無人知其確數。各方估計，出入甚大。麻省理工大學劉復教授（F. F. Liu）以為日軍「損失」約四萬人；華軍死傷約二十七萬人。（英文本《近代中國軍事史》，頁一九八。）

❷謂淞滬會戰第一槍為保安總隊於八月十三日上午九點十五分在寶山路與寶興路交叉之處，對天空所放，係根據吉章簡將軍面告。杜惜冰之書與根據杜書而擴寫之《抗戰演義》，均如此說。但吳求劍將軍則認為第一槍係八十八師五二三團在八月十三日下午所放。最近劉安祺將軍面告作者，第一槍係八十七師二六一旅於八月十四日上午十一點左右在嚴家宅所放。事實究竟如何，或須留待將來之史家加以考證。

❸以上各旅團分計，係根據趙曾儔《抗戰實錄》第一冊，頁二至四。

❹吳奇偉在須給歐震的命令中，把尤梅宅也列在韓漢英於九月二十一日或其以前所失掉的五個村莊之內，但是在九月二十四日至二十五日韓漢英五十九師又在尤梅宅打退了來攻的日軍。似乎這尤梅宅於二十一日以後，曾被五十九師收復。不過，到了九月二十六日，五十九師與歐震第九十師奉令退守楊涇西岸新陣地之時，這尤梅宅終於落入日軍之手。

❺關於八十八師二六四旅旅長黃梅興殉職時地，計有三說。孫元良師長書中為八月十四日在持志大學；吳求劍為當時該旅之團長，面告作者云，日期為八月十六日，地點不詳；另一該旅之軍官羅傑，當時服務於旅部，函告作者，日期為八月十三日，地點為持志大學後面某村之臨時旅部。羅先生並以旅部同時殉職之若干人姓名列出。茲暫採羅說，以俟進一步查考。

（原載於《傳記文學》第四十一卷．第二、第三期）

第四章 台兒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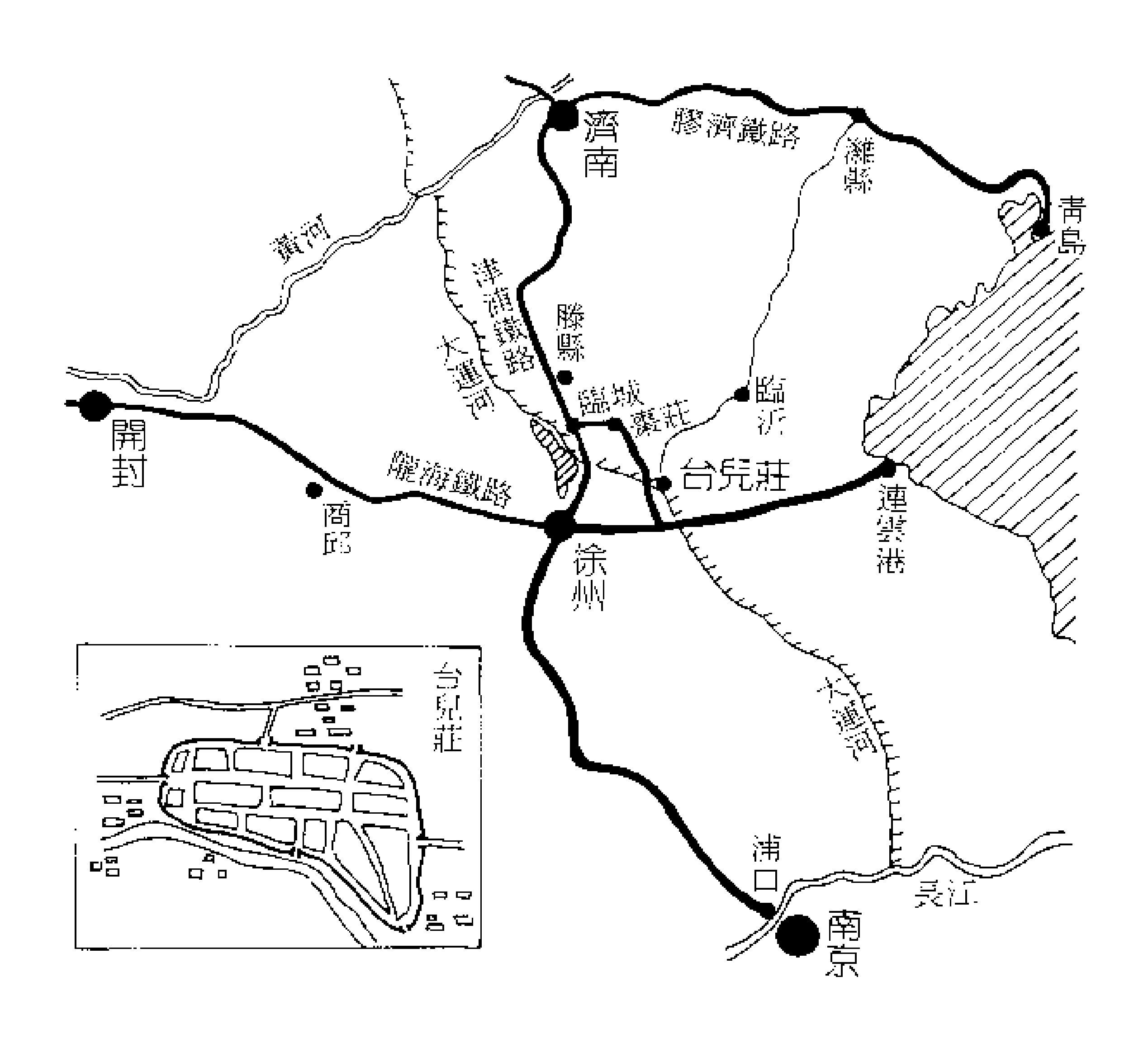
一、戰場

魯南，山東南部，是古今有名的戰場。

它北有黃河，南有橫貫安徽江蘇的隴海鐵路與淮河，中有汶河，西有大運河、東平湖、微山湖，東有濰水、沂水。山在它（魯南）的東部、北部，與東北部，平原在它的西部與西南部。鐵路有津浦線與臨棗支線、台棗支線（棗趙鐵路），公路有台濰公路、高徐公路等等。這些鐵路與公路使得它在結構上也形成了一個整體。

台兒莊在它南面的尖端，與江蘇省接壤。（見附圖）

台兒莊屬於嶧縣，是一個相當大的寨子。東西長一千二百公尺，南北長四百公尺到一千公尺


濟南
膠濟鐵路
濰縣
青島
黃河
津浦鐵路
滕縣
大運河
臨城
棗莊
臨沂
開封
隴海鐵路
商邱
台兒莊
連雲港
徐州
大運河
浦口
南京
長江
台兒莊

地圖一　台兒莊之地位

。從西北到東南的距離，是一千四百公尺。

它有一道莊牆。這莊牆雖沒有普通的城牆高，卻相當堅固。莊牆有六個門：東門、西門、南門、北門、西北門、東南門。莊牆以內，有十二條街，九個大碉樓，七十多個小碉樓，三千四百多戶人家。莊牆以外，也有若干人家。

莊的南門外，是大運河。在這大運河乘船，向東轉南可以到淮陰、揚州，進入長江；向西轉北，可以到濟寧、東平、東阿，進入黃河。

在它的西邊四華里，是「棗趙鐵路」的「北站」。在它的西南邊五華里，是「南站」。南站在大運河的南岸。由北站向北，經嶧縣縣城，可以到棗趙鐵路的起點，棗莊。棗莊也是一個很大的寨子，爲中興煤礦公司的所在地。棗莊有鐵路向西，與津浦鐵路線上的臨城站相連接，叫做「臨棗支線」，臨城北邊的大站是滕縣，南邊的大站是徐州（銅山）。徐州是津浦鐵路與隴海鐵路的交叉點。

由徐州向東，在隴海鐵路線上有一個小站，叫做「趙墩」。這個趙墩，便是棗趙鐵路的南邊終點。

台兒莊不僅有近在眼前的大運河與相距很近的棗趙鐵路及津浦鐵路，而且有公路，向東北，經臨沂縣、沂水縣，直達膠濟鐵路線上的濰縣。這一條公路，是「台濰公路」。

它在平時有經濟上的重要性，在戰時有戰略上的重要性。

二、前奏

台兒莊之戰的前奏，是我方在魯南戰場上所遂行的「防禦攻勢」。所謂「防禦攻勢」，是以守爲目的之攻，也就是「以攻爲守」。

當時，平津與上海、南京都已淪陷，日軍分由南京與天津兩個地點，向津浦鐵路線上的我軍進攻，企圖貫穿安徽、山東兩省，「打通津浦鐵路」。

我方在安徽守淮河北岸；在山東守黃河南岸。

不料，毫無心肝的山東省政府主席兼第三集團軍總司令韓復榘，竟然不戰而棄濟南，坐視敵人渡過黃河，而且把部隊移轉到山東西南部的角落，不留一兵一卒在濟南與徐州之間的津浦鐵路線上。

當時，敵人很快便佔領了濟南、泰安、大汶口。看情形，他們在旦夕之間便可以取得徐州，打通津浦路，沿隴海鐵路西取開封、鄭州，再沿平漢鐵路向南，威脅漢口、武昌。

蔣公以斷然的措施，挽救了當時的危機。他下令逮捕了韓復榘，交付軍事法庭審判（不久，軍事法庭判處韓以死刑）。

蔣公激勵韓的舊部，下令以孫桐萱代理第三集團軍總司令，使得這第三集團軍的三個軍（孫

桐萱十二軍、曹福林五十五軍、谷良民五十六軍）其後勇於對日軍作戰，不亞於其他部隊。

蔣公而且很迅速的調來龐炳勳第三軍團與孫震第二十二集團軍。

龐炳勳是西北軍的老將，久經戰陣。可惜他此時僅有一個師：以馬法五爲師長的三十九師。三十九師屬於龐自兼的第四十軍。

孫震是川軍將領之中最有革命歷史的一位。他是第二十二集團軍代理總司令（總司令是鄧錫侯，留在四川）。孫兼任第四十一軍軍長；另一軍，四十五軍，軍長是陳鼎勳。這兩軍，共有六個師，其中兩個師留在四川，帶出來的僅有四個師。

這四個孫震的師，替蔣公分了憂。他們缺乏新式裝備而富有舊式的忠心與義氣。他們受命於危難之際，而獨力支撐大廈，在津浦鐵路線上與敵人對峙，從一月七日到三月十七日，竟有兩個多月之久！

三、序　戰

蔣公在民國二十七年二月中旬命令第五戰區司令長官李宗仁，轉令孫桐萱、龐炳勳、孫震，對日軍分三路進攻，實施攻勢防禦：令孫桐萱攻濟寧與汶上，龐炳勳攻蒙陰與泗水，孫震攻鄒縣。這三位將軍和他們的部隊，都很勇敢的執行了命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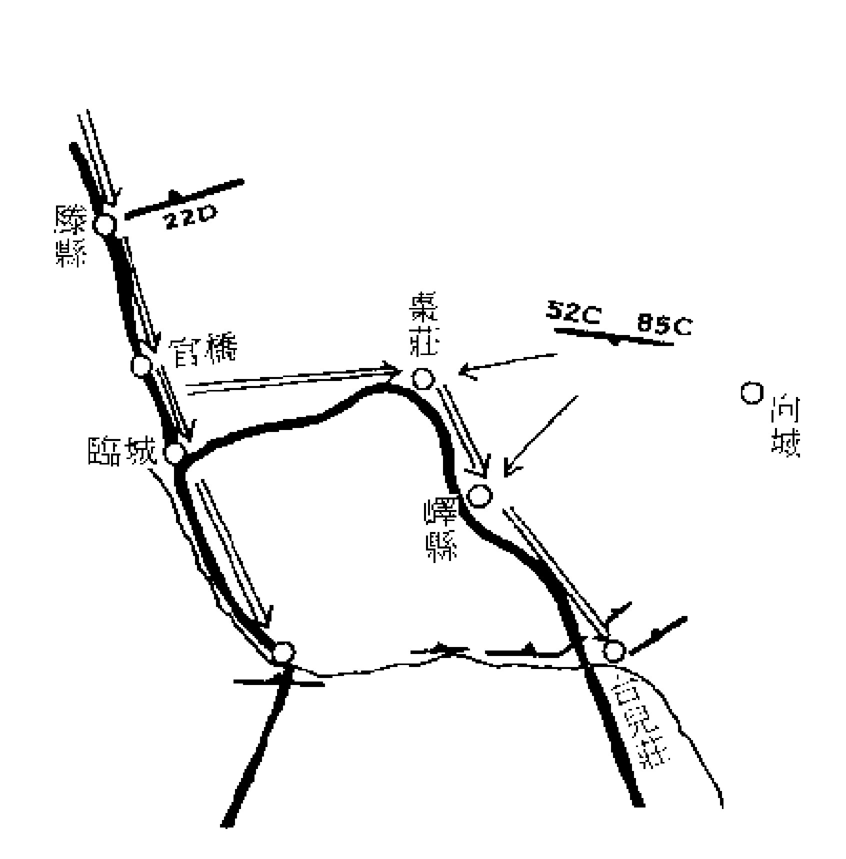
他們在五個縣分同時對日軍猛攻硬打，使得日軍十分驚訝。當時，日方的大本營由於透過德國駐華大使陶德曼向我國騙和失敗，王想一面設法打通津浦鐵路，一面集中兵力，溯長江而上，攻取我國國民政府的新所在地，武漢。日方的大本營，見到孫桐萱、龐炳勳、孫震三支軍隊攻勢如此猛烈，便決定調兵到魯南打一個大仗，暫時放開西攻武漢的打算。他們不知道：這樣，剛好中了蔣公的計。蔣公所希望的，正是能有在武漢重新整訓、重新布署的充裕時間，以準備「第二期」的抗戰。

孫桐萱在濟寧、汶上，從二月十二日打到二十五日，退到鉅野縣一帶。龐炳勳在蒙陰奉命開到臨沂，幫助沈鴻烈抵禦由青島登陸，再度來華的日軍板垣征四郎第五師團。

日軍大舉來攻臨沂，蔣公派龐炳勳來防守。龐只有一個馬法五師，因此蔣公在不久又加派了張自忠一個軍去。張自忠五十九軍有兩個師，這兩個師共有五個旅，分為十一個團，兵力超過沈鴻烈的或龐炳勳的部隊。

張自忠到臨沂，從三月十三日打到三月十八日，六天六夜，與馬法五師對日軍夾擊，用小戰鬥羣把日軍分割成若干節，死打硬拚，大刀短槍齊下，擊敗了日軍的長野旅團，一直追到臨沂東北的湯頭鎮。其後，日軍在三月十九日又調來了酒井旅團四千多人，仍被張自忠軍與馬法五師打敗。

孫震在鄒縣一帶打了很久以後，退守滕縣之北的界河，一直守到三月中旬、日軍磯谷廉介第




地圖二　序戰

十師團大舉南犯之時。

三月十五日，日軍一萬多名攻下「界河」；十六日，衝到滕縣。這一萬多名日軍，在火力上相當於幾萬的我軍，而且又有飛機作爲支援。

滕縣城內的守軍，以四十一軍一二二師的七個連爲主，加上地方上的警察以及從界河潰退下來的四十五軍殘部，總共只有兩千七、八百人。指揮官是一二二師師長王銘章將軍。王將軍從十五日守到十七日，城破；他率領部隊巷戰，於中彈後自殺。他的部隊不因指揮官之自殺而停止作戰，繼續拼到晚上七點多鐘，陣亡了參謀長以下一千七

、八百人，傷了三百多人，剩下的七百人左右才依依不捨的向傷兵告別，突圍而去。留下來的傷兵，不願意活著當日軍的俘虜，他們集體自殺，用刺刀互刺，用手榴彈互炸。

李宗仁曾經請蔣公抽調在河南商邱的湯恩伯第二十軍團的八十五軍，前來援助滕縣的守軍。蔣公當時立即照辦。湯恩伯一面遵令吩咐八十五軍乘隴海鐵路火車到臨城，趕往滕縣；一面電請蔣公：為了避免兵力的「分割使用」，准許把第二十軍團留在安徽亳縣的五十二軍與十三軍的一一○師，都調往魯南，共同作戰。蔣公照准。

八十五軍首先到達臨城的，是張雪中八十九師的二六七旅。旅長是舒榮。到達的那一天是三月十六日，滕縣的攻防戰正在慘烈進行，卻已有三、四千名日軍越過滕縣，進抵官橋，在官橋擋住了舒榮這一旅。

舒榮對這三、四千名日軍搏鬥，一直鬥到十七日的晚上，才丟掉了官橋，退守臨城。可惜，在這時候前後，滕縣的守軍已經於激戰了三天兩夜以後，不再能夠支持。

繼二六七旅之後，而在十七日趕到臨城的，是賴汝雄二六五旅的五三○團。他們在臨城便和越過官橋的日軍遭遇，打了一陣，日軍退走。不久，二六五旅的另一團，五二九團，也到達了臨城。再其後，八十五軍其餘各部與五十二軍都先後到達。

四、誘敵來攻

湯恩伯沒有與他的部隊一同來，而直接先去了徐州見李宗仁，轉往台兒莊，在台兒莊西南的利國驛設軍團司令部（其後，這司令部常隨部隊移動）。他頒下命令，叫關麟徵五十二軍在台兒莊及台兒莊之西的韓莊一帶佈防，叫王仲廉八十五軍佔領嶧縣及其外圍。其後，第二集團軍的三十軍三十一師，奉調前來，暫時劃歸湯恩伯統一指揮；湯自兼的十三軍一一〇師也遵令到達。湯命令三十一師接防台兒莊，一一〇師接防韓莊一帶，抽出五十二軍，叫它開往台兒莊之北，奪回嶧縣。嶧縣及其外圍，原已由八十五軍的第四師佔領，對來自滕縣的日軍纏鬥了兩天。王仲廉把留在臨城的八十九師調來嶧縣的外圍，支援第四師。十九日，日軍攻陷了嶧縣，也撿去了臨城。

湯恩伯命令五十二軍往蘭陵，轉而向西，去努力奪回嶧縣。湯也命令八十五軍改攻棗莊。五十二軍奪不回嶧縣，八十五軍在二十五日卻攻進了棗莊，佔了水塔及四個碉樓之中的三個，然而守它們不住。棗莊再度淪入日軍之手。

湯恩伯命令這兩軍留在嶧縣與棗莊的外圍，對日軍保持接觸，等到有一天日軍大舉南下，便在日軍的後邊緊追。

他也已經在二十日的早晨命令了三十一師師長池峯城，叫池峯城帶一部分的兵力離開台兒莊

向北，佯攻嶧縣，引日軍生氣，傾巢南下，追他們追到台兒莊。池峯城很忠實的執行了命令，在二十二日帶了一八三團打到嶧縣東邊的九山，泥溝西邊的獐山，又在二十三日帶了一八三團與一八一團不僅打九山、獐山，又打嶧縣南門外的南關。

日軍果然生氣，在二十四日對池峯城認眞計較，衝到泥溝，佔了北洛。次日，二十五日，日軍三百餘名攻進了台兒莊的北門。

五、陣地戰

在台兒莊的一方面，莊內莊外的陣地戰，是從三月二十五日打到四月六日，前後有十三天。這十三天的經過，侯象麟與王化宇兩位將軍在他們合寫的「實錄」裏面描寫得很詳細。簡單說來，日軍在二十五日有三百多人衝進北門，當天被我軍趕到莊內的城隍廟裏，全部燒死。第二天衝進來的，也被趕到城隍廟，我軍卻燒他們不死。因爲，城隍廟可以燒的東西，如版壁、大樑、柱子，在二十五日都已經燒光。此後，城隍廟反而成爲日軍在莊內的巷戰根據地。

日軍一天一天的，不斷湧進了莊內，後來漸漸佔領東邊的一半，又擴充到西北角的文昌閣，控制了西門，有整個莊子的四分之三。然而，莊內的我軍，三十一師九十二旅一八四團，並不灰心喪氣，始終愈戰愈奮，堅守到最後勝利的一日。他們對日軍逐街逐巷而戰，逐屋而戰。日軍以

其優勢的火力，充分的給養，越來越佔上風，我軍卻越打越有信心，相信湯軍團及其他援軍，很快便能來到。最可佩的莫如他們之中的七十二位壯士。這七十二位壯士，在康副師長與王震團長相繼負傷以後，於代理團長王冠五的號召之下，在陽曆三月二十九日的子夜，追隨辛亥年陰曆三月二十九日的七十二位先烈，一鼓作氣，奮勇仰攻，奪回了文昌閣；文昌閣內的日本兵，有四名被俘虜，其餘的完全被殲滅。七十二位壯士之中，五十八位生還，十四位成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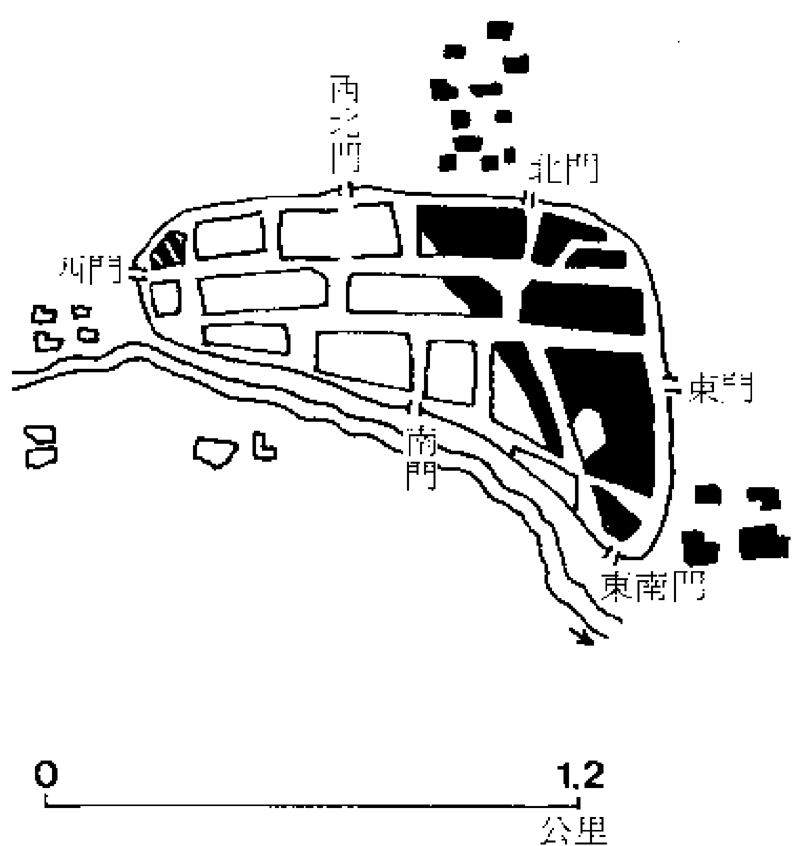
這十三天與十二夜，是台兒莊有史以來最緊張的十三天十二夜，不僅有巷戰在進行，而且有頗具規模的突擊、衝鋒、火焰戰。莊外，我軍有池峯城師長坐鎮南站，統籌全局；一八二團固守北站，一八一團固守西關，又有一八三團留在台兒莊之南的土城，作爲預備隊。

副參謀總長白崇禧，在三月二十五日的晚上到過台兒莊。他替守軍向徐州的第五戰區司令長官部要來了中央砲兵第八團，也向在開封的第一戰區司令長官部借來了幾尊戰車防禦砲。

萬建藩將軍告訴我，蔣公在兩天以後，三月二十七日，也親自來到台兒莊視察。蕭自誠先生知道這件事最詳細，他寫了一篇專文，登載在《傳記文學》。（蕭先生把日期寫成二十四日。）

三月二十七日這一天，日軍對台兒莊的進攻最爲猛烈；所擴展的莊內佔領區，比起前兩天來，也最大。

不久，孫連仲第二集團軍的其他兩個師與一個獨立旅，孫將軍本人及直屬部隊，都先後來到。三十一師「歸建」（劃回它原所隸屬的第三十軍，而不再由湯恩伯指揮）。這其他兩個師，是三十軍的



圖例：■ 日軍所佔

▧ 文昌閣及其附近

□ 華軍所守

地圖三　台兒莊莊內之巷戰

另一師，亦即第三十師（師長是張金照），與馮安邦四十二軍的第二十七師（師長是黃樵松，兩個旅長之一是侯象麟）。獨立旅，是獨立四十四旅；旅長是吳鵬舉。

這兩個師與一個獨立旅，留在莊外，做莊內守軍的聲援。它們也常常進攻日軍在台兒莊之北的幾個據點，如劉家湖、石佛寺、雷莗疙瘩等等。它們之中，以侯象麟旅爲最活躍。

第二集團軍孫連仲總司令在二十七日的晚上到達徐州；次日，把總司令部設在韓家堡。第五戰區司令長官部叫池峯城的三十一師歸建，不再由湯恩伯指揮，而回屬孫集團軍的第三十軍（軍長是田鎮南）。司令長官部而且把一一〇師也劃歸孫連仲指揮。（一一〇師屬於湯恩伯軍團的第十三軍，這時候師長是張軫，軍長是湯恩伯自兼。）

孫連仲下令：三十軍的三十一師繼續固守台兒莊，三十師會同十三軍的一一〇師展開於台兒莊之西，四十二軍的二十七師與獨立四十四旅展開於台兒莊之東。

二十八日，二十七師的八十旅由東邊向北方的雷草疙瘩、石佛寺、與燕子井挺進；二十九日，孫連仲把戰車防禦砲兩架撥給了八十旅；三十日，八十旅攻到劉家湖，毀掉敵軍的戰車八輛，汽油庫、彈藥庫。

這一天，三十日，三十師由西邊向北，反攻南洛。

三十一日，莊內敵我兩軍的巷戰進入顚峯，有西大街與北大街的爭奪戰；莊外的敵我兩軍，也在燕子井肉搏。

四月一日，敵軍猛攻北站，守北站的一八二團有點招架不住，池峯城命令一八一團從西關開到北站支援；三十師師長張金照也派了該師的一個團，吳明林團，從頓莊閘來救。東邊的二十七師師長黃樵松，趕緊叫七十九旅進攻邵村，來分散敵軍的注意力。於是，我方的北站化險爲夷。黃師長而且在四月二日，派遣二百五十名奮勇隊，由東邊衝進台兒莊的東北角。

四月二日與三日，八十旅先後在雷草疙瘩與石佛寺，和敵軍激戰，曾經在雷草疙瘩毀掉敵軍的戰車四輛，在石佛寺獲得五十二軍鄭洞國師長派來一個步兵團作爲支援。

四月四日，西邊的三十師，由軍長田鎭南率領，反攻南洛北洛；一一〇師也同時反攻了泥溝。東邊，守禹王城的獨立四十四旅遇到了強大的敵軍部隊而失去了幾處高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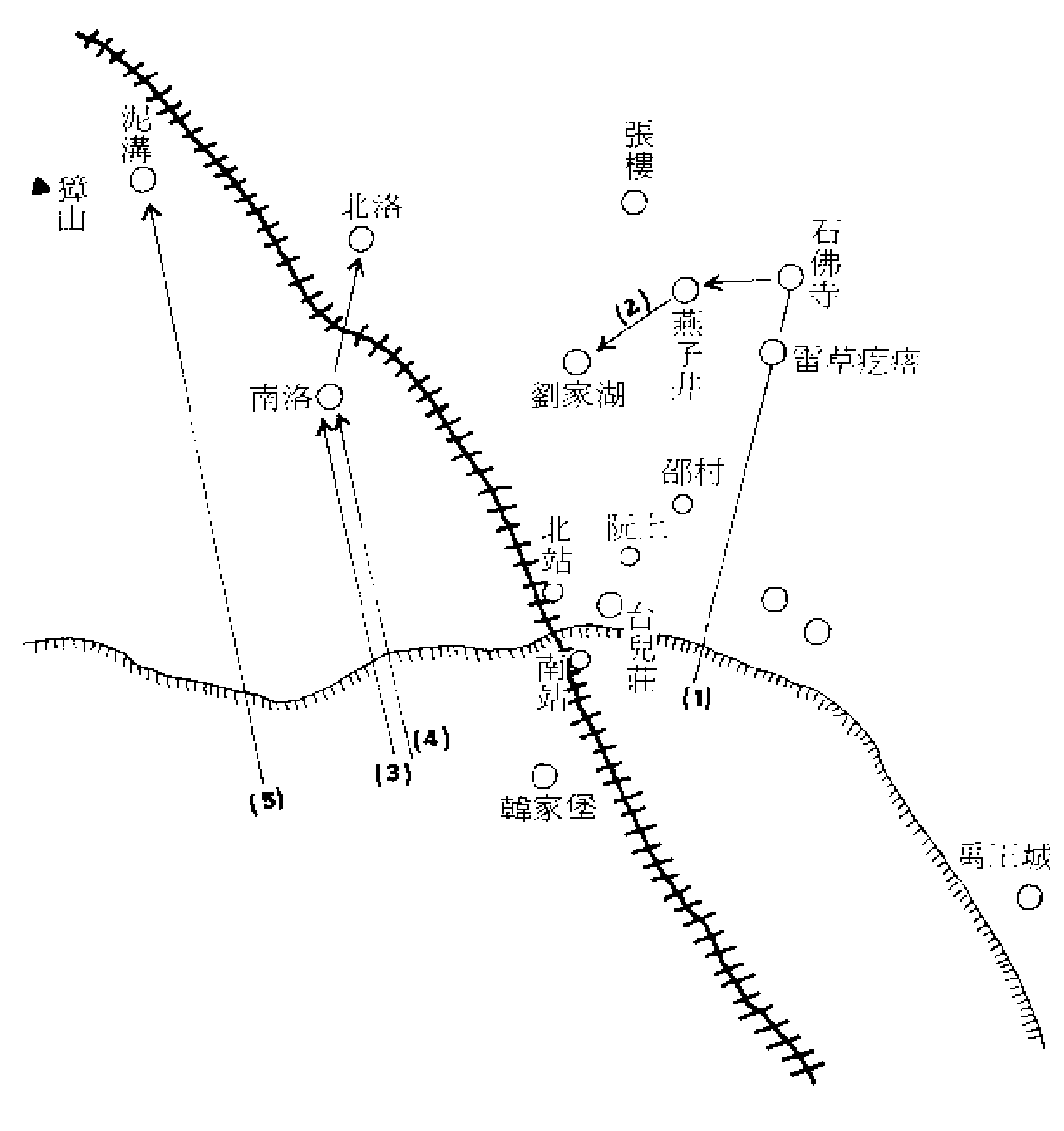
盧漢的六十軍此時到達了戰場。它派了兩個師來救獨立四十四旅，未能敎成。

六、運動戰

台兒莊之戰的精彩之處，是陣地戰與運動戰獲得了配合。

實施這運動戰的，是湯恩伯。

湯恩伯的最初計畫，是集中第二十軍團的全部兵力，在臨城以北抱犢崮一帶，敵人的後方，牽制敵人，叫他們不敢南犯徐州。第五戰區司令長官部不同意他如此做，他就只得叫部隊在臨城



說明：

(1)三月廿八日，四十二軍二十七師八十旅攻至燕子井。

(2)八十旅在三月三十日攻敵戰車八輛於劉家湖；在四月二日續毀敵戰車四輛於雷草疙瘩。

(3)三月三十日，三十軍三十師攻至南洛。

(4)四月四日，三十師攻至北洛。

(5)四月四日，劃歸孫連仲指揮之十三軍二十師攻至泥溝。

地圖四　孫集團軍北攻

與嶧縣同敵人纏鬥了三天。到了三月二十日的清晨，他與三十一師師長池峯城在台兒莊南站見了面，就決定由池峯城一面在台兒莊堅守，一面分兵北上，佯攻嶧縣，誘使嶧縣一帶的日軍南下，然後他就命令在嶧縣外圍的八十五軍與五十二軍，在日軍之後尾追，追到台兒莊外圍，會同池峯城三十一師與張軫一一〇師，予以夾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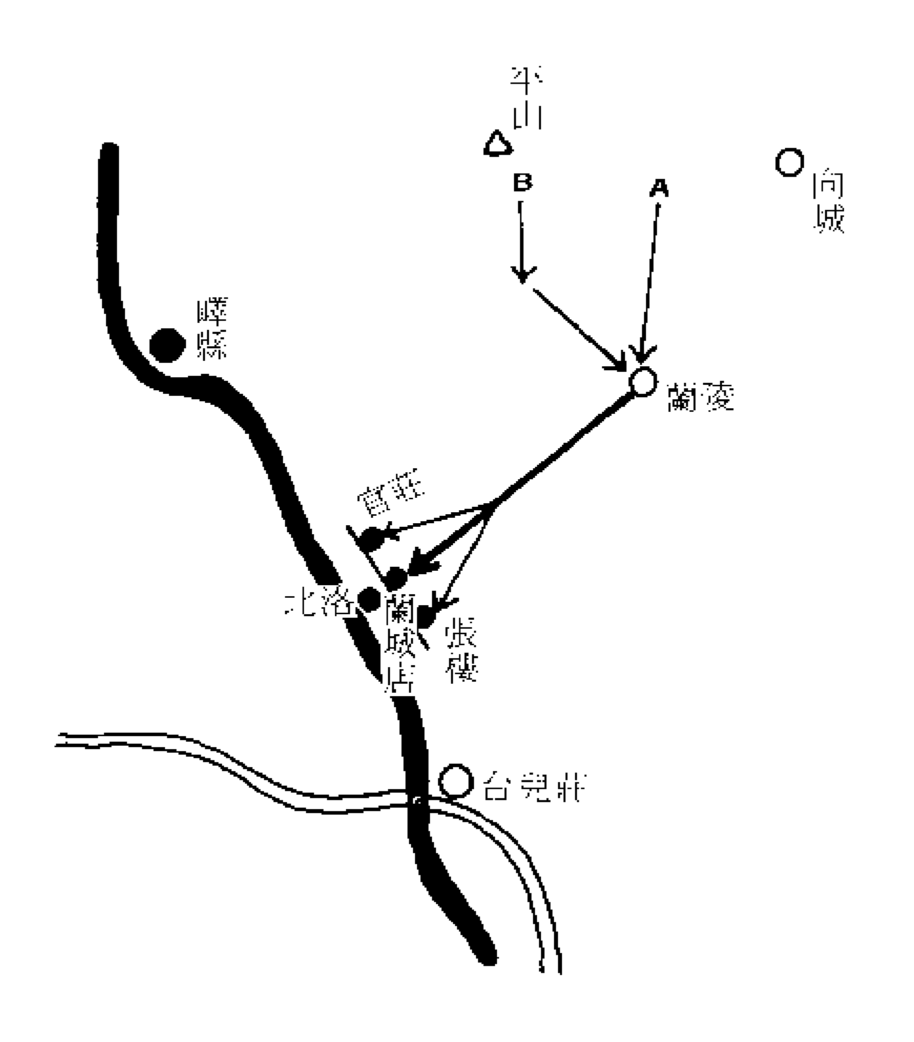
這個計畫，施行得不太順利。日軍確是被池峯城用兩個團誘來了台兒莊，王仲廉八十五軍與關麟徵五十二軍卻分別在棗莊與嶧縣被日軍「反纏」得一時脫不了身。

再其後，八十五軍與五十二軍終於擺脫了敵人的糾纏，爭回了主動。湯命令五十二軍的二十五師與第二師的一個旅，加上八十五軍的第四師，分別在三月二十八日與二十九日的夜晚南下，向台兒莊東北的郊區攻擊前進，追殲谷師團的兵；同時，他命令第二師的另一個旅與八十五軍的八十九師留在平山一帶，對嶧縣的敵人佯攻，以掩護五十二軍的左右兩側背。

三月三十一日，五十二軍進展到官莊至張樓之線；八十五軍克復了九山，距離嶧縣的東郊不遠。

突然，向城方面發生變化。日軍板垣第五師團又有一批援兵，在青島登陸，他們不熱心於加強對臨沂的攻擊，而衝來了向城，湯恩伯放在向城的十三軍獨立騎兵團抵擋不住。他趕緊命令八十五軍分出八十九師去迎敵。

湯恩伯顧慮到：倘若八十九師依然阻止不了日軍第五師團，這第五師團將要來到官莊張樓之



說明：A　第五十二軍第二師一個旅及第二十五師
　　　B　第八十五軍第四師

地圖五　湯軍團進展至官莊—蘭城店—張樓之線

線的後面，會同北洛台兒莊一帶的第十師團，對他夾攻。

於是，他又命令五十二軍的一個半師與八十五軍第四師，在三月三十一日的深夜零時零分，做一個大回轉：向南轉東，分向魯坊與愛曲集結。

在四月一日到四月三日這三天，一方面是日軍第五師團的兵（阪本支隊）一窩風由向城奔往台兒莊與岔河鎮，與來自北洛的第十師團瀨谷支隊相會合，準備對台兒莊及其附近的孫連仲集團軍，予以徹底的殲滅；一方面是湯恩伯軍團的兩個軍，在向城與蘭陵鎮之間的一片地域對留下的日軍與續到的日軍爲徹底的肅淸。

日軍不曾能夠殲滅孫連仲部隊，湯恩伯卻十分迅速的掌握了向城與蘭陵之間每一個村鎮。

七、勝利與追擊

四月四日，湯恩伯把部隊分爲三路，由東向西，側擊日軍。第一路，關麟徵五十二軍，從蘭陵出發，以嶧縣爲目標。第二路，王仲廉八十五軍，分別由大良壁與小良壁出發，合攻張樓，也以嶧縣爲目標。第三路，此時劃歸湯恩伯指揮的周喦七十五軍，由岔河鎮出發，經賀莊攻向西北，在張樓或其以北，南與孫連仲集團軍相呼應，北與八十五軍相呼應。

這一天，四月四日，孫連仲也出動了第三十軍第三十師，攻至北洛；也命令了歸他指揮的第

地圖六　湯軍團向東廻旋

地圖七　日軍第五師團來與第十師會師

十三軍第一一〇師，同時對日軍進攻。第一一〇師攻到了泥溝。

當天下午，湯軍團的五十二軍光復甘露寺，八十五軍八十九師光復大顧柵。

八十五軍第四師在四月五日光復崔家坊，四月六日攻克張樓，與八十九師會合，攻克紅瓦屋屯，向九山前進。

五十二軍在四月六日光復陶墩，與八十五軍會師，主力向西北攻克甘露溝，向馬山前進。

這一天，四月六日，日軍的第十師團的瀨谷支隊長下令撤退。第五師團的阪本支隊也只得同時撤退。

我軍獲得了勝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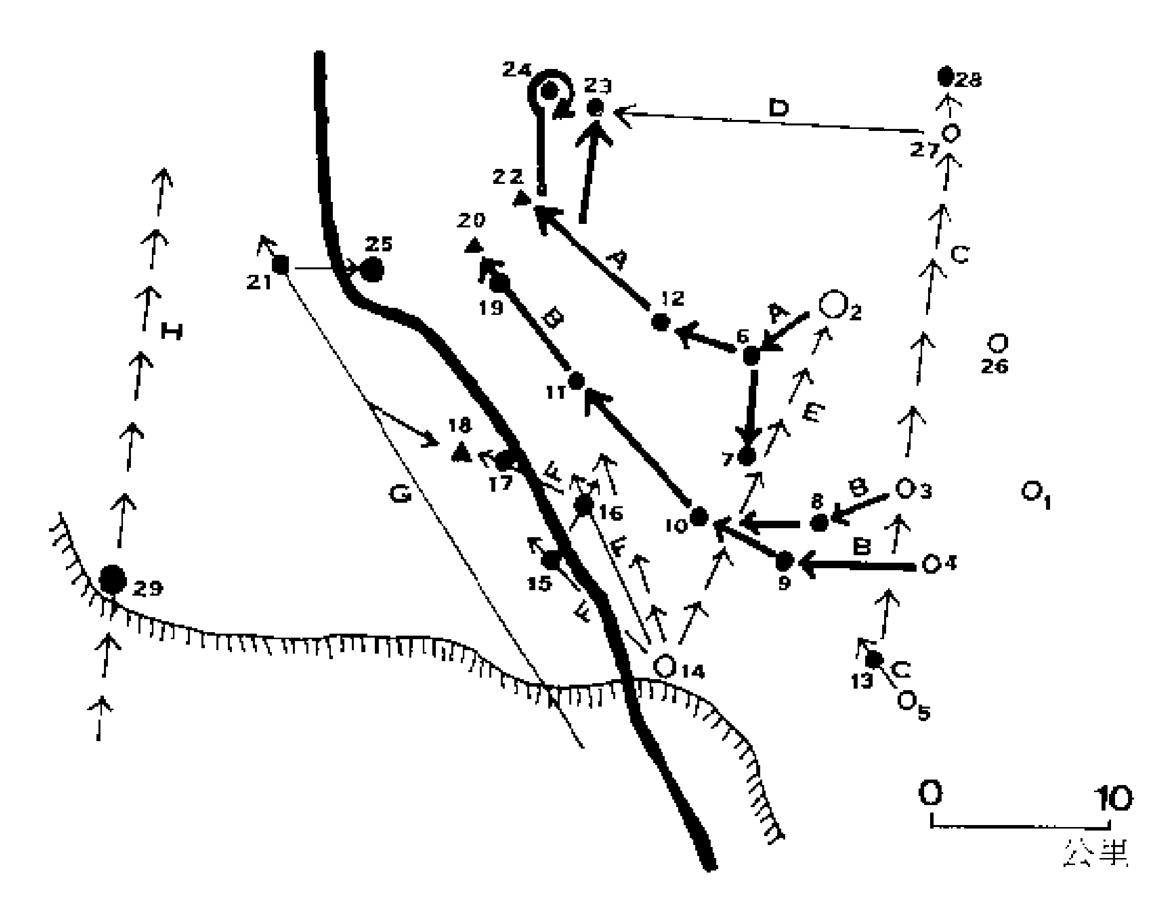
四月七日，我軍各部隊一齊出動，對日軍追擊並清掃戰場。

四月十二日，湯恩伯命令五十二軍攻桃園。同時吩咐劃歸他指揮的李仙洲九十二軍，以二十一師助攻，也吩咐周碞六十五軍以一三九師進攻向城。

五十二軍與二十一師攻下了桃園，圍住了稅廓。

四月十五日，第五戰區司令長官李宗仁誤信謠傳，以爲臨沂方面來了大批日軍，下令撤去稅廓之圍，回師保衞台兒莊一帶。

此後，中日雙方均在台兒莊外圍大舉增兵。華軍增到六十四個師，日軍增至十三個半師團。淞滬式的主力決戰似將重演。五月十九日，李宗仁放棄徐州，下令各部隊分途突圍。再其後，便



1. 四戶鎮	11. 紅瓦屋屯	21. 臥虎寨
2. 蘭陵	12. 甘露溝	22. 馬山
3. 小良壁	13. 賀莊	23. 桃園
4. 大良壁	14. 台兒莊	24. 稅郭
5. 岔河鎮	15. 辛洛	25. 嶧縣
6. 甘露寺	16. 北洛	26. 魯坊
7. 陶墩	17. 泥溝	27. 作字溝
8. 大顧珊	18. 獐山	28. 向城
9. 崔家圩	19. 蘇家埠	29. 韓莊
10. 張樓	20. 九山	

A.五十二軍（52C）	E.四十二軍（42C）
B.八十五軍（85C）	F.三十軍（30C）
C.七十五軍（75C）	G.一一〇師（110D）
D.九十二軍（92C）	H.二十二集團軍（22GC）

地圖八　勝利與追擊

是所謂「武漢會戰」，亦即「武漢空城的攻守戰」。

（原載於《傳記文學》第三十二卷．第四期）

第五章　武漢空城攻守戰及其前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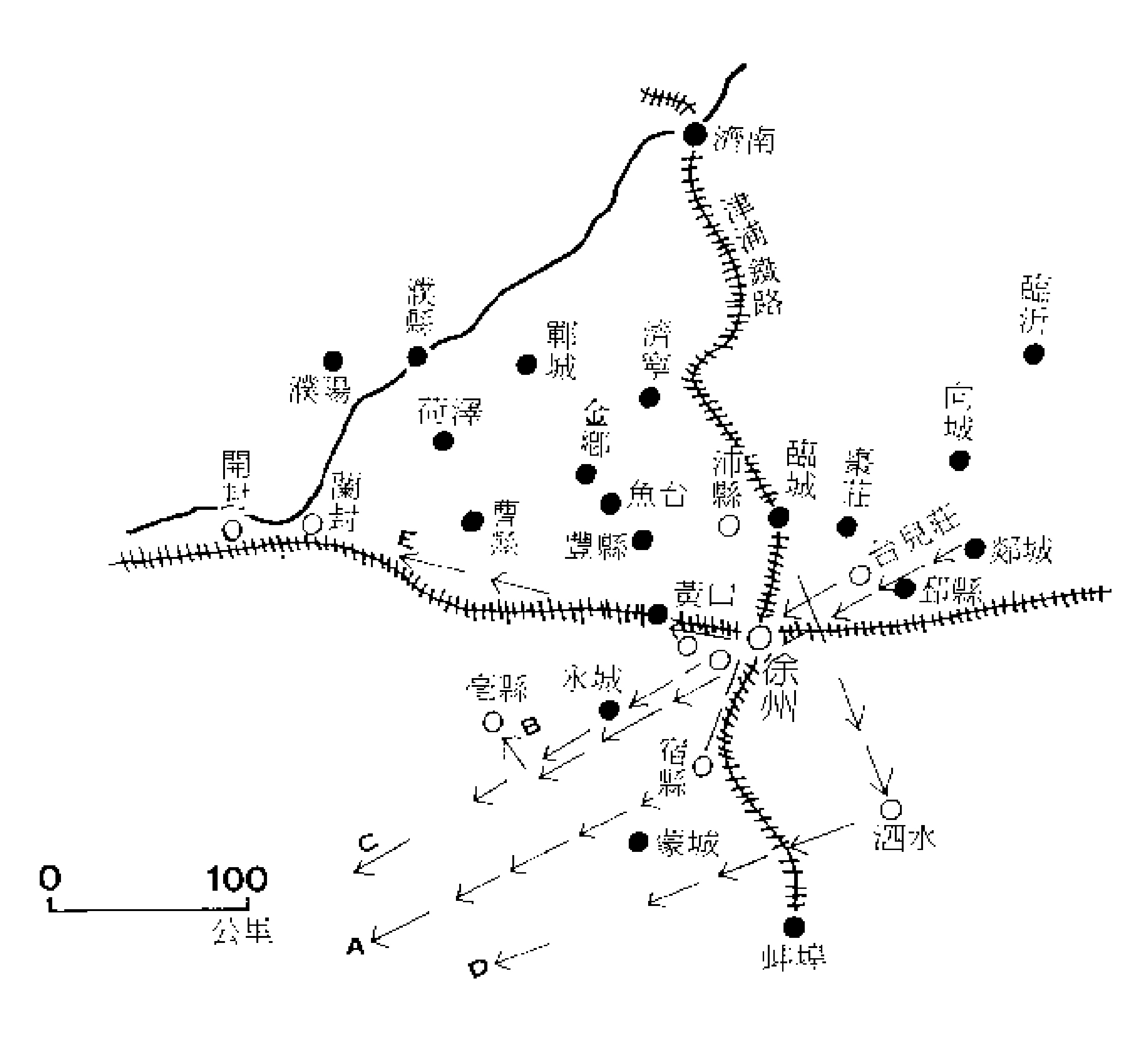
在淞滬會戰與第一次長沙會戰之間，有官書所謂徐州會戰與武漢會戰，以及南昌與隨棗兩次會戰。

在第一次長沙會戰與第二次長沙會戰之間，又有規模甚大的冬季攻勢，與五次南至廣西，北至山西，瀰漫了鄂北豫南及贛西的五次「會戰」，稱爲桂南、棗宜、豫南、上高、晉南。

我把這許多次「會戰」，歸併在一起，加以敍述，稱之爲「武漢空城攻守戰及其前後」。

其中，徐州與武漢，不宜稱爲會戰。徐州的事，先爲台兒莊之「遭遇戰」，是日本人吃了我們一個大虧；次爲雙方在台兒莊外圍增兵，均想大幹一番，最後我方保全實力，來一個突圍，叫日本人撲了一個空。稱它爲徐州突圍，比稱它爲會戰，較爲恰當。武漢呢？打得十分猛烈，是在日軍進向武漢之途中，而不是在武漢的城下或其近郊。

其他七次都是硬拚，有些確是會戰，例如南昌與隨棗（隨縣與棗陽）、桂南。有些僅是大戰鬥



說明：A　李宗仁與廖磊淮北兵團

B　湯恩伯隴海兵團

C　孫連仲魯南兵團

D　孫震二十二集團軍

E　關麟徵五十二軍

地圖一　徐州被圍與我軍突圍

而不是會戰。冬季攻勢，是我方採取全面攻勢，到處對日本人打，而不是專對一個地方打。豫南是他們又撲了空，晉南是我方挨打，粵宜是運動戰，上高是敵人企圖由贛入湘，被阻。

因此我不把這許多次的「會戰」平鋪直敍，而合成一篇文章，稱為「武漢空城攻守戰及其前後」。桂南與晉南雖不在中國中部，其戰事卻也不妨作為中戰場的插曲。

一、徐州突圍

在台兒莊之戰之後，日本急於一雪戰敗之恥，調來了十三個半師團，兵力達三十萬人，超過了淞滬會戰之時。我方也逐漸投入了六十四個師，兵力總數是四十五萬六千零八十五人。看樣子，似乎是雙方均想在徐州與台兒莊之間進行一次決戰。

日軍所採取的戰術，是把徐州孤立，將徐州外圍的城市逐一佔領。我方統帥部的戰術，是希望徐州的守軍死守，同時由外圍各城市的部隊合攏來，把日軍反包圍，像台兒莊之戰的經過一樣，而規模大得多。第五戰區司令長官李宗仁，突然在五月十九日下令放棄徐州，令我方幾個大兵團分路突圍。

這一件事，誰是誰非，尚無定論。李宗仁位居司令長官，可以「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然而他不於事前向統帥部做建議，是不對的。從另外一方面來看，決戰這個方針也許值得檢討，

雖則論火力與人力，我方確佔優勢。

二、豫東之戰

突圍的結果，據裴軫說，我方喪失了不少的兵員與武器。幸虧蔣委員長緊急處置，親臨前線，湊集了俞濟時、黃杰、李漢魂、桂永清、宋希濂，五個軍，交給薛岳以第一兵團總司令的名義指揮作戰，於五月二十七日在蘭封與羅王砦打了勝仗，其後又一度包圍日軍土肥原賢二的第十四師團於三義集等地，使得載滿軍民的四十二列火車得以安然西駛，也使得在開封的第一戰區司令長官程潛有時間從容布置。

程潛在六月上旬下令放棄開封，又下令把黃河堤炸開。這兩件事，是否於事前獲准統帥部同意，待考。

我個人以爲放棄開封，是慌張；決河堤，是幼稚。人民所遭遇的傷害，遠過於戰場上所謂阻滯了日軍進度的收穫。日軍畢竟在十月下旬依然佔領了武漢。開封不放棄，黃河堤不決口，日軍也未必能提前三、四個月到達武漢。在開封與漢口之間，有潁河、汝河、淮河，及其他的河，又有桐柏山、大別山、若干的山，況且我軍倘能以其後潢川之戰及「豫南會戰」的精神於六、七月間便在河南對日軍節節抵抗，日軍也不可能長驅直入。

三、日軍分三路西向，撲取武漢空城

日方由於在取得南京前後，拜託希特勒經由德國駐華大使陶德曼對我方勸降失敗，只得進一步跳入泥淖，向武漢進軍。日方的有識之士，明知拿了武漢，局面更難收拾，越陷越深，欲罷不能，徒呼奈何。

日方攻取武漢不是容易的事；我方要守武漢也不是容易的事。中國太大，安徽、河南、江西、湖北等於歐洲的四個國家，過去以弓箭刀矛從事戰爭，其經驗已非今日的槍砲飛機之時所可仿效。日方於煞費周章以後，決定了分兵三路。第一路沿著淮河之南而西進；第二路沿著長江之北而西進；第三路沿著長江之南而西進。

我方統帥部把淮河流域與長江北岸劃給了第五戰區，仍由李宗仁任司令長官，以孫連仲第三兵團與李品仙第四兵團劃歸他指揮。長江南岸設立第九戰區，以陳誠爲司令長官，下轄第一兵團薛岳、第二兵團張發奎，武漢總司令由陳誠、羅卓英先後兼任，事實上交給郭懺負責。此外另有江防司令劉興，與若干直屬兩個司令長官部而不屬於某一兵團的若干軍、師、旅、團等等。

日軍的統帥是華中派遣軍長官畑俊六，下轄兩個軍，第一軍軍長岡村寧次，專管長江以南的一路，兼管航行長江江面的一路（亦即所謂波田旅團）。第二軍軍長稔彥王，又稱東久邇宮，管長

江北岸的一路，兼管大別山之北、淮河南岸的一路。

畑俊六直接掌握了四個師團與一個航空兵團，另以五個師團與一個重砲旅團，一個坦克聯隊，一個機械化兵團，一個海軍艦隊，一個海軍陸戰隊，交給岡村寧次；又以五個師團與一個重砲旅團，一個坦克聯隊，一個海軍陸戰隊，數目不詳的東北偽軍于芷山部，交給稔彥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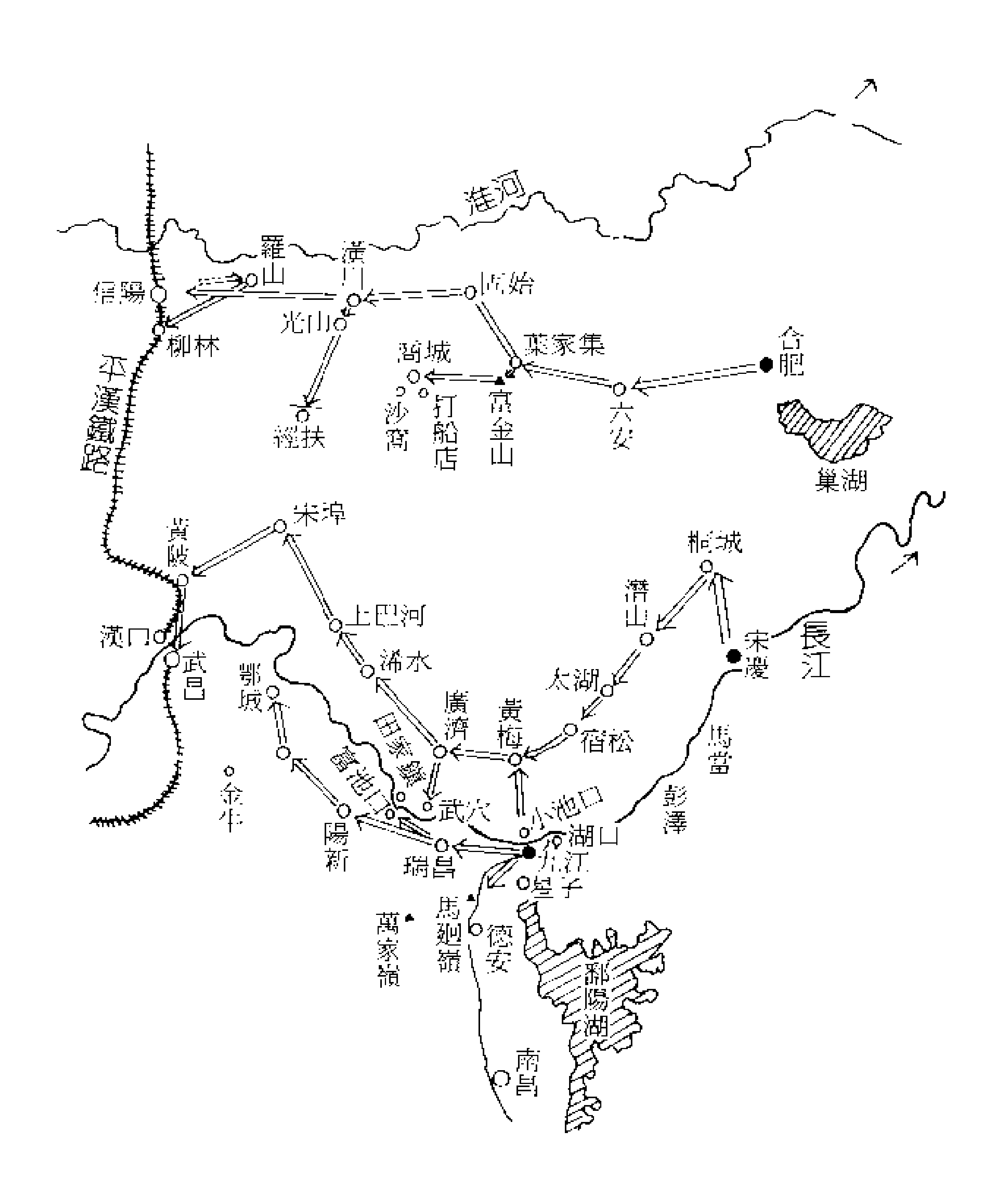
總結起來，日方有十四個師團，兩個重砲旅團，兩個坦克聯隊，兩個陸戰隊，一個艦隊，一個航空兵團（飛機三百至五百架）。日軍十四個師團每一個師團有兩萬多人，加上其他部隊，總兵力在三十五萬與四十萬之間。

我方有四個兵團，分為若干集團軍與軍團。各集團軍與軍團所轄的軍與師，人數不齊。就我在史料上所已見的番號而言，計有四十四個軍，一百零五個步兵師，一個騎兵旅，若干要塞部隊，與空軍、海軍。兵員人數在一百萬以上，實際參加了戰鬥的為七十萬人左右。

日方希望分進合擊，一舉而席捲安徽、江西、河南、湖北四個省，挖取中國的心臟武漢，消滅中國殘餘的若干部隊，使得中國的繼續抵抗不再可能。

我方的對策是步步為營，節節抵抗，以空間換取時間，以人命消耗人命，把日軍拖垮。同時在後方加緊徵兵練兵，擴充軍事學校，加緊儲備糧食，製造軍用品，也竭力利用廣州這個港口，與伊犁、龍州、河口，這幾個陸地上的門戶，向外國輸入軍用品及民生日用的必需品。

我方在武漢及其外圍，曾經由陳誠負責，不惜人力物力，以兩年的工夫造了現代化的工事（


淮河
羅山
潢川
固始
信陽
光山
柳林
商城
葉家集
合肥
富金山
六安
沙窩
打船店
經扶
平漢鐵路
巢湖
宋埠
黃陂
桐城
上巴河
潛山
漢口
武昌
浠水
安慶
長江
太湖
鄂城
廣濟
黃梅
宿松
田家鎮
富池口
馬當
金牛
武穴
小池口
彭澤
陽新
湖口
瑞昌
九江
星子
馬迴嶺
萬家嶺
德安
鄱陽湖
南昌

地圖二　日軍進向武漢

詳見吳相湘《第二次中日戰爭史》），使得日軍不得不用雄厚的兵力。

轟轟烈烈的大戰爭，分別在許多著名的與不著名的地點爆發。它不像淞滬會戰之呈現在西方帝國主義者的眼前，而是進行在那些唯利是圖的外國商人與怕死的外國記者所不敢去的地方。因此，這個以武漢為攻守目標的大戰爭，在西方的報紙與雜誌上便極少報導，而產生了此役僅僅是日軍向華中長驅直入，華軍毫無抵抗的錯誤印象。

我軍壯烈犧牲於河南潢川及其東南與西南，壯烈犧牲於湖北廣濟、田家鎮，及其周圍，以血肉抵住了長江南岸的日軍，讓他們大多數滯留在鄱陽湖西岸及江西德安以東，南昌之北，直到我們在二十七年十月下旬放棄了武漢空城以後。

我軍一共傷亡了二十二萬五千多人。倘若不曾打，會傷亡這麼許多人嗎？敵軍也傷亡了十萬以上。我軍與敵軍的傷亡比例，由淞滬的三點六比一，進步到二比一。

日軍於二十七年六月十二日以海軍陸戰隊攻佔楊森部隊一個團所警戒的安慶，那可算得上是這場武漢大戰的開始。

十一天以後，我軍失了馬當，那是毋庸諱言的一大挫折，我不可不寫。由於附近的香口，有敵軍波田旅團的兵登陸，守馬當的五十三師師長周啓澤奉軍長李韞珩之命，前往抵抗；李軍長把馬當的防務命令一六七師薛蔚英接替。薛師長不曾按時到達，其後與馬當要塞的司令歐陽格均被槍斃。敵軍在事實上突破了長江的一道封鎖，對北岸南岸的戰事均獲得了便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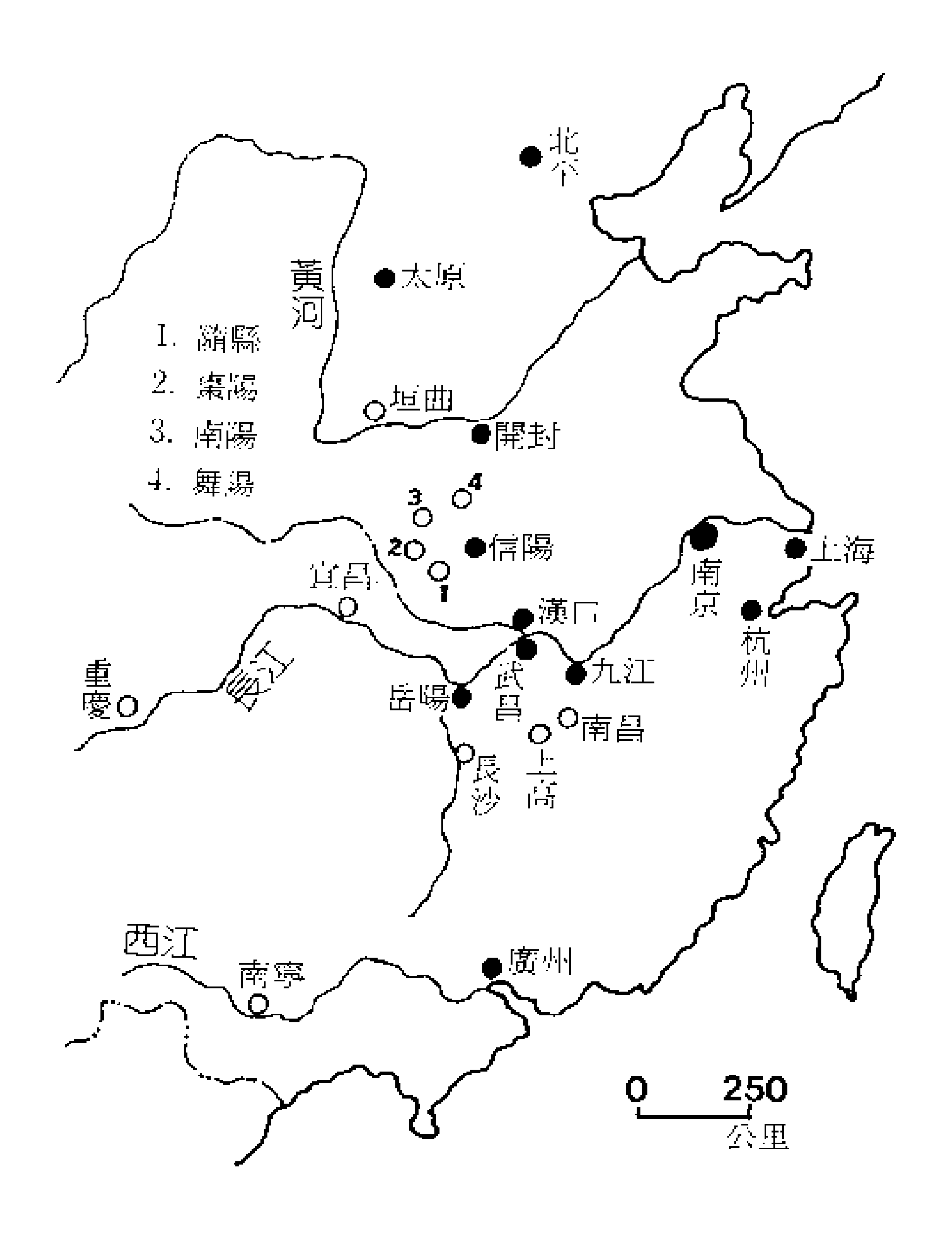
七月一日，波田旅團佔了彭澤；二十二日，進入了鄱陽湖；二十三日，在湖的西岸姑塘登陸；二十五日，取得了我方的九江。

八月三日，中路日軍之中的第六師團佔領湖北黃梅。二十日，南路日軍之中的第一〇六師團進入九江與南昌之間鐵路線上的星子縣城，王敬久、陳安寶、葉肇、李漢魂幾位軍長，率領冷欣等若干位師長，把侵入的日軍限制在鄱陽湖與鐵路線之間的狹長地帶。二十四日，日軍第九師團取得了瑞昌；孫桐萱第三集團軍對它已經死鬥了十四天之久。關麟徵接防了瑞昌以西，守到武漢棄守的前夕。俞濟時在九月一日至十四日，也和這第九師團與其他日軍單位戰了十四天，其後守住了德安，直至武漢棄守以後。

九月六日，中路日軍佔了湖北廣濟的縣城。我方守將覃連芳、韋雲淞，會同蕭之楚、何知重等人反攻，在八日把它克復，卻不幸仍在九日失去。不過，他們仍守住了廣濟之西的山地。廣濟既失，田家鎮變成腹背受敵，李延年在鎮裏苦撐，劉汝明、蕭之楚等人在外邊策應，戰到九月二十九日，才失去。

北路日軍的第十師團在九月六日，從我軍孫元良的舊部八十八師手中奪去了固始。八十八師從八月十八日開戰，已經死守了固始二十天。八十八師此時由七十一軍軍長宋希濂指揮。宋希濂的其他部隊八十七師與三十六師，在固始之南的富金山，戰了十五天之久，其後守住了打船店。

壯烈千秋的張自忠將軍，在潢川的表現，正如當年在喜峯口，在臨沂，也可歌可泣。他率領



地圖三　武漢前後之各次大戰

五十九軍苦守潢川的兩個城，守到了九月十九日。其後，又守住了經扶縣城，守到了武漢棄守以後。

台兒莊的老英雄，第二集團軍總司令孫連仲，是指揮張自忠與宋希濂等人的。他和他的老部隊田鎮南與馮安邦兩軍，包括池峯城的第三十一師，守住了沙窩，也守到了武漢棄守以後。北路日軍由潢川西進，在羅山與孫震的第二十二集團軍打了一次硬仗，也與胡宗南的第十七軍團撕殺了一番。其後，胡宗南不依李宗仁的命令守信陽，於是武勝關落到日軍手中。李宗仁一生功罪難以衡量，錯事做了不少，但這一次不能算是他錯。

在整個「武漢空城戰」之若干大小戰鬥之中，最精彩的一次是第一兵團總司令薛岳在前線親自主持的德安之西萬家嶺之役。他調兵遣將，打了一個星期，在十月十日雙十節殲滅了日軍兩個聯隊以上，使得日軍第一〇一與第一〇六兩個師團一時不能繼續作戰。

我方最後在武漢不戰而退，是日軍不曾預料得到的事。我方之所以如此，由於在北路、中路、南路，都以節節抵抗爭取到寶貴時間，把集中在武漢的物資與人才全部輸送到了後方；同時，也因爲廣州不幸失去，經由香港而來的物資已不再來。於是，在日軍於十月二十五與二十六兩日先後進了漢口與武昌之時，武漢在事實上已經是兩座空城。

日軍所得到的，是「戰勝」的虛榮，而所失掉的卻無可彌補。他們失掉了什麼呢？他們失掉了主動。從此以後，守武漢的責任，落到了日軍的肩上，而威脅武漢日軍的是我軍。他們由主動

變成被動。他們失掉了安全感，惟恐我軍隨時去反攻武漢。因此之故，他們費很大的力拿南昌，拿了南昌又向北想拿隨縣、棗陽；拿到隨縣，卻拿不到棗陽；於是向南，想拿長沙，有了一次、兩次、三次的長沙會戰，連吃三次敗仗。

這三次長沙會戰，我留在本文下篇裏說。現在，談談南昌、隨棗，等等幾次因武漢空城戰而產生的後遺症。

四、南昌之戰

日方在取得武漢以後，撤消華中派遣軍，及其第一、第二兩軍，調稔彥王回日本，把防守武漢的責任交給了岡村寧次。岡村寧次的官銜，由華中派遣軍第十一軍司令官，改爲支那派遣軍第十一軍司令官。

岡村寧次所最擔心的，是南昌尙在我軍之手。我軍以修水爲防線在修水兩岸皆有重兵。岡村準備了四個多月，在三月十七日以五個師團發動攻擊，戰了十天，才把南昌拿去。

我方這一次遭到慘敗。不僅是慘，慘到死傷失蹤了十二萬二千七百多人，死了兩萬三千多，失蹤了一萬六千多，傷了八萬三千多，而且在戰略與戰術上丟了臉。原因是，第十九集團軍總司令羅卓英指揮不當。

敵人在三月十日便集結重兵於修水以北，我方統帥部命令第九戰區長官部受了羅卓英的影響，藉口整補未畢，請求稍緩才發動。這樣，先就錯了一著。

岡村寧次的才略，不是羅卓英所能望其項背。俗語說，「打仗打將」。孫子兵法裏也有「將孰有能」四個字。我方以羅卓英抵擋岡村寧次，太錯了。

岡村寧次只不過是略施小計而已。岡村寧次對涂家埠佯攻，羅卓英派重兵去死守。岡村寧次出羅卓英之不意，由虬津渡過修水，直奔安義，拿了安義，一面又對奉新佯攻，一面由安義向東偷襲南昌，在三月二十七日取了南昌。羅卓英卻已經把最精銳的部隊李玉堂第八軍，和俞濟時的七十四軍，放在無用之地，以李玉堂攻瑞昌，以俞濟時守高安。羅卓英派在南昌任守軍的是來自四川的夏首勛七十九軍；派在武寧做守軍的也是來自四川的韓全樸七十二軍與彭位仁七十三軍。四川的將士的忠勇不在任何一省的將士之下，然而在裝備與訓練上比日軍差得太遠。

勝敗原是兵家常事。重要的是中日整個戰爭最後的勝利，而不是中途的小勝利。我敍述南昌之戰到此爲止。

南昌失了不久，統帥部下令反攻。負這個反攻責任的人，第九戰區仍舊派了羅卓英。羅卓英也確有一雪戰敗之恥的決心。可惜他仍舊分散他的兵力，雖則抽了一部分精銳部隊做直攻南昌之用，卻不曾估計好敵人在南昌的實力究有多少。簡單說來，他從四月二十一日攻到五月九日，大敗全輸，損了陳安寶這位猛將，與五千名左右的好兵。陳安寶是二十九軍軍長，攻進了南昌的飛

機場。他壯烈犧牲，功雖不成，而其忠其勇，流芳千古。我寫到此句，熱淚流在紙上，雙眼迷糊，只得暫時擱筆休息。我追懷陳安寶，也追懷郝夢齡、張自忠、與成千成萬的名將，以及三百萬以上的傷亡軍人。國家今日情況如此，他們的血是否白流？

五、隨棗之戰

差不多與我方的反攻南昌同時，日軍也在隨縣與棗陽蠢動，從民國二十八年五月一日開始，到五月二十二日結束。

南昌與隨棗兩戰，均可稱爲會戰。雖則南昌是我方戰敗，而隨棗的規模並不很大。稱之爲會戰，是雙方面對面交手，他們打過來，我們也打過去，並非是片面的死守若干據點，節節抵抗（儘管節節抵抗有它在戰略上的價值）；也不是到最後把太原或武漢以放棄作爲收場。官書上的太原會戰，正如武漢會戰一樣，並非沒有打，事實上均包括了打得很精彩的若干大小戰鬥，例如南口之役、平型關之役、忻口之役、娘子關之役，我不主張以太原會戰這四個字總括這些戰鬥，是因爲到了太原，傅作義反而不打。

南昌會戰，是在南昌及其外圍打的；隨棗會戰是在隨縣與棗陽打的，而且雙方都出了手。稱之爲南昌會戰與隨棗會戰，名實相符。

隨棗會戰的經過是這樣的：日軍用十五個聯隊（團），十一萬三千二百人來攻；我方用四十一個師，包括十五個較爲完整的師，總計二十二萬人左右去抵抗。不是坐以待敵的抵抗，死守一點一點的抵抗，而是他們打過來，我們也打過去的抵抗。

日方的指揮官是岡村寧次；我方的指揮官是第五戰區司令長官李宗仁。

日方在五月一日先由應山出發，佔了隨縣，再經過郝家店、塔兒河、厲山，攻擊我方的八十五軍；又經高城、唐王鎮，攻擊十三軍，在五月七日佔領天河鎮。另一支日軍由信陽攻桐柏縣城，於五月十一日加以佔領。他們對八十五軍與十三軍死打硬拚。

我方由丁治磐率領二十六軍於五月五日由沙洋渡襄河（漢水）向東，襲擊瓦廟集，在五月十八日打到京山縣城，於五月二十日奉令撤回。

日方在五月八日攻佔了孫震第二十二集團軍所守的棗陽，我方在五月十九日由張自忠第三十三集團軍把棗陽克復。

日方在五月十日從河南的西南部，別廷芳先生所領導的民團之手，取得了新野縣城。我方在第二天，仍由這個民團從日軍手中將新野縣城奪回。

日方在五月十二日從孫連仲第二集團軍的第三十師之手，取得了唐河縣城。我方在兩天以後，五月十四日，仍由這第三十師從日軍手中把唐河縣城奪回。

五月十五日，日方撤兵停攻，於五月二十二日恢復原態勢。他們賺得了一個隨縣，卻未能保

有棗陽、新野、唐河。他們使得湯恩伯第三十一集團軍的兩個軍（八十五軍與十三軍）傷亡了一萬五千人左右，卻未能「捕捉」或殲滅他們所最恨的這一「支那軍」的全部。

我方一共傷亡了兩萬八千人（包括湯恩伯部的傷亡）；日方也傷亡了兩萬一千人。這比例又已不是武漢空城戰的二與一之比了，更不是淞滬的三點六與一之比。

六、桂南之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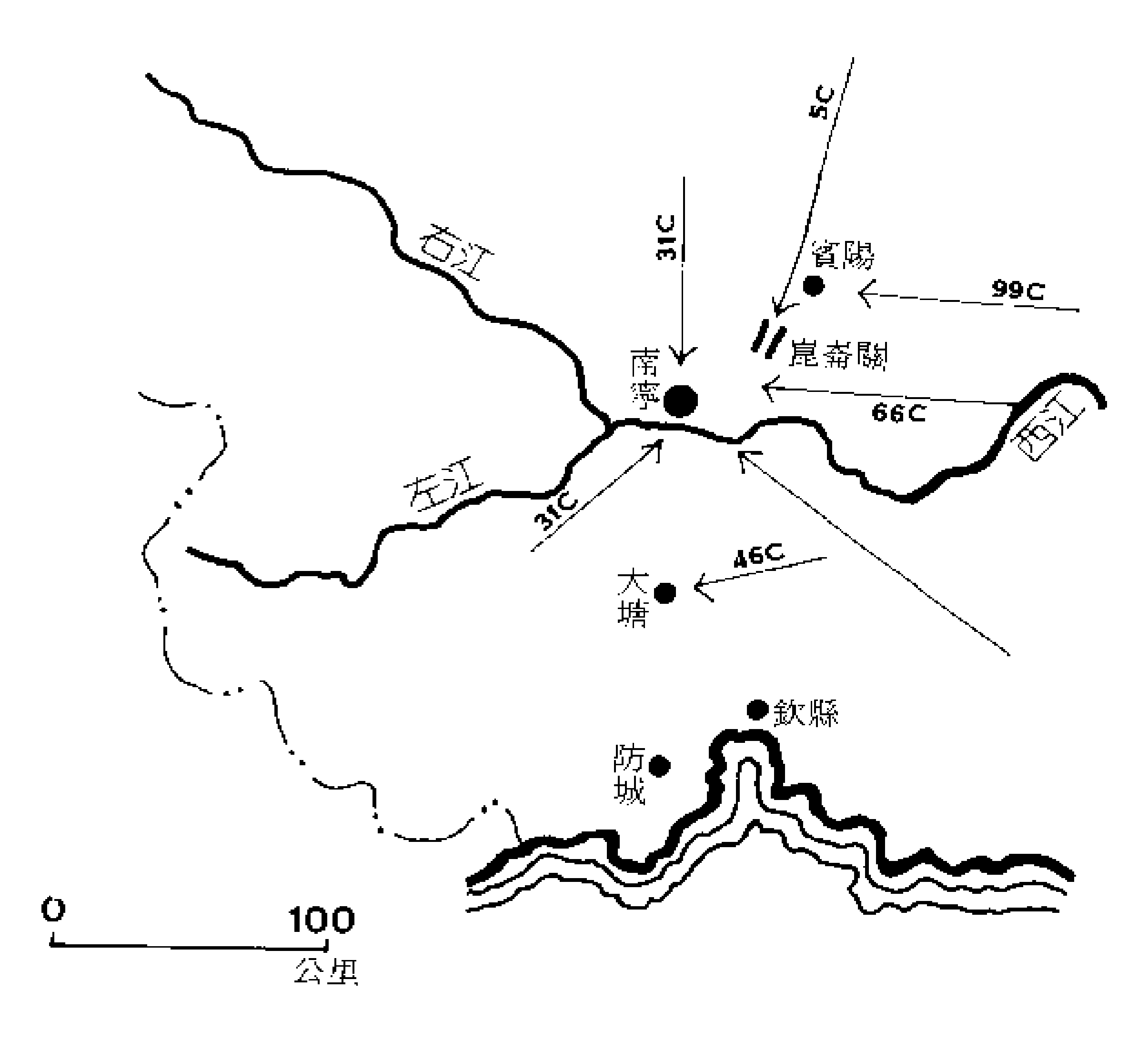
在南昌與隨棗兩役以後，有民國二十八年九月至十月的第一次長沙會戰。

在第一次長沙會戰以後，桂南、棗宜、豫南、上高、晉南，五個「會戰」，與桂南、棗宜之間的冬季攻勢。再以後便是民國三十年年底與民國三十一年年初的第二次及第三次長沙會戰。這三次長沙會戰，我將在下一篇文章合併敍述。

桂南之役，是南戰場的若干戰事之一，卻與中戰場息息相關。南戰場，除了這桂南之役以外，於民國三十三年日軍一號作戰以前，不被日方重視。日方只是在二十七年五月佔領廈門，二十八年六月佔領汕頭潮安，十月二十一日佔領廣州。其目的，是封鎖中國南方的海岸而已。

桂南之役雖則是南戰場戰事之一，卻與中戰場息息相關。

它在抗戰期間所有戰役之中最特殊，開始規模極小，而意義極大，雙方纏鬥得也最久，然而



地圖四　桂南之戰

結束得十分輕鬆。日軍來得快，走得也快。

日軍第五師團，加上一個所謂台灣旅團，在民國二十八年十一月十五日突然在廣東欽縣登陸，擊破中國的不足一個師的守軍，向北急馳，在十一月二十四日佔領了廣西省的舊省城——南寧，又在十二月四日佔領了崑崙關。

日方的本意可能是乘虛經貴州直搗重慶。日方不曾想到，中國方面用了不到一個月的時間，便從四面八方調來了二十幾個師，而日軍一時「陷於苦戰」。

我方的杜聿明第五軍，包括邱清泉的新二十二師，於十二月三十一日克復了崑崙關，殺死了日軍八千人及其旅團長之一。日軍以廣州調來的近衛師團對我反攻，擊敗我軍於賓陽，在二月八日重新佔領了崑崙關。

其後兩軍相持了一年之久，日軍於民國二十九年三月十七日攻佔南寧之西的靈山，我軍巫劍雄第一五六師與何宣第四十六軍猛烈反攻，在八天以後把靈山克復。

又過了五個月，日軍第五師團於法國維祺政府的屈從以後，由龍州進入越南，留下近衛師團與台灣旅團在南寧及其外圍。

十月底，留在南寧的日軍也撤了走。十一月十七日，在廣西口軍全部走光。

七、冬季攻勢

蔣公爲了策應桂南戰場的我軍，下令全國各戰區一致發動攻勢，於民國二十八年十二月開始。各戰區的戰果皆甚輝煌，這是抗戰歷史中最光榮的一頁之一。

第一戰區（河南）有孫桐萱第三集團軍攻佔了羅王砦車站，也攻進了開封城內，燒掉了日軍某部的司令部與倉庫；有郭寄嶠的第九軍攻入沁陽縣城的西關、南關；有孫殿英以新編第五軍反攻安陽；又有孫連仲以第二集團軍的一個軍（第三十軍）與劉汝明第六十八軍合組爲「豫南兵團」，與湯恩伯的「鄂北兵團」及孫震的「河東兵團」連成一氣，對日軍差不多天天作戰，於次年二月收復了高城、塔兒灣等地。（苟吉堂先生所編寫的《第三方面軍作戰實錄》，不稱此役爲全國冬季攻勢的一環，而稱之爲「第二次鄂北會戰」；也把隨棗會戰稱爲「第一次鄂北會戰」。）

第二戰區（山西）先是抵住了日軍對中條山的第十次進攻，其後有衛立煌進攻翼城絳縣九天九夜；率領第二十七軍包圍了長子縣城與屯留縣城；有龐炳勛率領第四十軍克復了黎城、東陽關、涉縣、潞安城。

第三戰區（江蘇、浙江、安徽、江西）有顧祝同率領自兼的中央兵團六個師，進攻大通、荻港，進出東流、香口、彭澤、湖口；有第十五集團軍關麟徵襲擊南昌外圍；有第十集團軍劉建緒攻進

杭州、富陽、餘杭，燒毀敵人的倉庫，也在蕭山、紹興之間擊潰了敵軍一部。

第四戰區，有崑崙關的爭奪戰正在猛烈進行。

第五戰區（河南、湖北），有湯恩伯鄂北兵團、孫震河東兵團，與第一戰區的孫連仲豫南兵團合作，對日軍進行其自劃一個戰場的「第二次鄂北會戰」，戰線東北起長台關；東至信陽、武勝關；南至廣水、應山；西至隨縣、高城、唐縣鎮；北至天河口。又有本戰區的所謂江北兵團圍潛山，掃蕩漢水以南；右集團攻大洪山、洪梓；左集團攻隨縣的洛陽店、平村。

第六戰區（鄂西）有一支隊伍，經洞庭湖，在城陵磯登陸，攻佔岳陽火車站與高橋火車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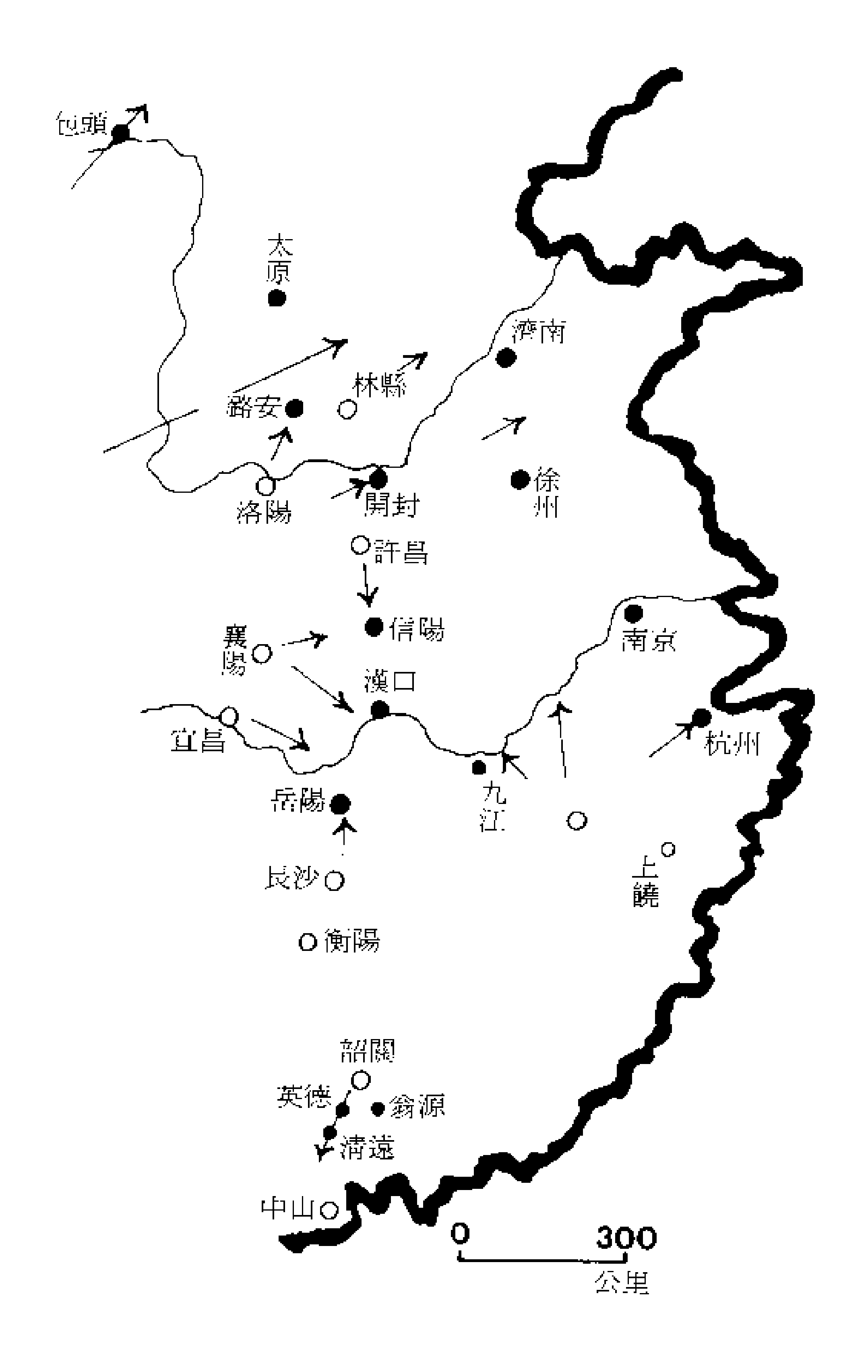
第七戰區（廣東）對日軍在英德一帶作戰。

第八戰區一度攻進包頭與五原，其後收復了五原。

第九戰區（湖南及鄂南）有楊森率領第二十七集團軍收復了湖北的崇陽、蒲圻，擊破日軍第一一六師團與第六師團。

在魯蘇游擊區與冀察游擊區，也都有零星的對日軍作戰。

總結起來，我方的冬季攻勢於民國二十九年二月結束之時，給了日軍以很大的驚訝與打擊，令他們有草木皆兵之感。


包頭
太原
濟南
林縣
潞安
洛陽
開封
徐州
許昌
信陽
襄陽
漢口
南京
宜昌
杭州
岳陽
九江
上饒
長沙
衡陽
韶關
英德
翁源
清遠
中山
0
300
公里

地圖五　華軍冬季攻勢

八、棗宜之戰

日軍一向忍受不了挫折，於是在我方冬季攻勢以後，隨即集中三個師團的兵力，在民國二十九年五月一日開始棗宜之戰，對棗陽與宜昌兩大城市的大戰。

我方第五戰區司令長官部，以六個集團軍，加上直屬長官部的五個軍與郭懺的江防部隊兩個軍，鄂東游擊軍、王贊斌四個師、程汝懷三個師，全力應付。

這一次，敵人學會了德國人的運動戰，弄得我方疲於奔命。敵人在五月五日佔了棗陽，我方於五月十六日克復了棗陽；卻不料敵人一溜，溜到了襄河（漢水）之西，於六月十二日偷佔了宜昌。我方統帥部派遣陳誠率領十萬精兵來到，未能把宜昌克復。

張自忠將軍在這一次會戰中，壯烈犧牲。他不是自殺而死，而是中了敵人的槍彈，因傷重而死於戰場：宜城之東的南瓜店。當時他是第三十三集團軍總司令。他成仁以後，總司令職務由馮治安軍長升任。

宜昌之失，影響到川、滇、黔大後方與東邊淪陷區的連絡。不久以後，我方卻能在豫南與上高連獲兩次小勝，可謂奇事；又於晉南挫敗以後，連獲二次大勝於長沙（第二次長沙會戰與第三次長沙會戰），可謂奇之又奇。

九、豫南之戰

豫南會戰在民國三十一年一月二十五日開始，於二月十日結束，前後經過了十七天。日方用了三個師團與一個聯隊：第三師團、第四十師團、第十七師團欠一個聯隊，加上第四師團一個聯隊、第十五師團一個聯隊。兵員總數在五萬六千名左右（因爲日方的各單位編制雖大，此時也常常不足額）。

我方以湯恩伯第三十一集團軍的五個軍（似乎是十四個師）爲主力，加上孫連仲第二集團軍的三個軍（七個師），馮治安第三十三集團軍的兩個軍（四個師），何柱國第二軍團的一個師與一個旅，此外有實力不詳的姚沌第三十六軍，與黃子華獨立第五旅，獨立砲兵一個團，獨立工兵一個營，戰車防禦砲一個連。

日軍的目的在於捕捉湯集團軍；湯集團軍叫他們在舞陽、方城、南陽，都撲了空，而在日軍由南陽之東撤走，回奔信陽之時，會同友軍予以追擊、夾擊、迎擊。日軍傷亡了九千，我方傷亡的人數與他們相等。

十、上高之戰

上高之戰是官書裏二十二次會戰之中最簡單的一次。

日軍在民國三十年三月十五日，以兩個師團與一個旅團由南昌等地向江西西部出發，號稱「掃蕩贛西」，可能企圖進入湖南，卻在三月二十四日與二十六日先後被我方四個軍圍在上高縣城外之西北與官橋，日軍突了圍，於二十九日撤退。我方追擊到奉安與高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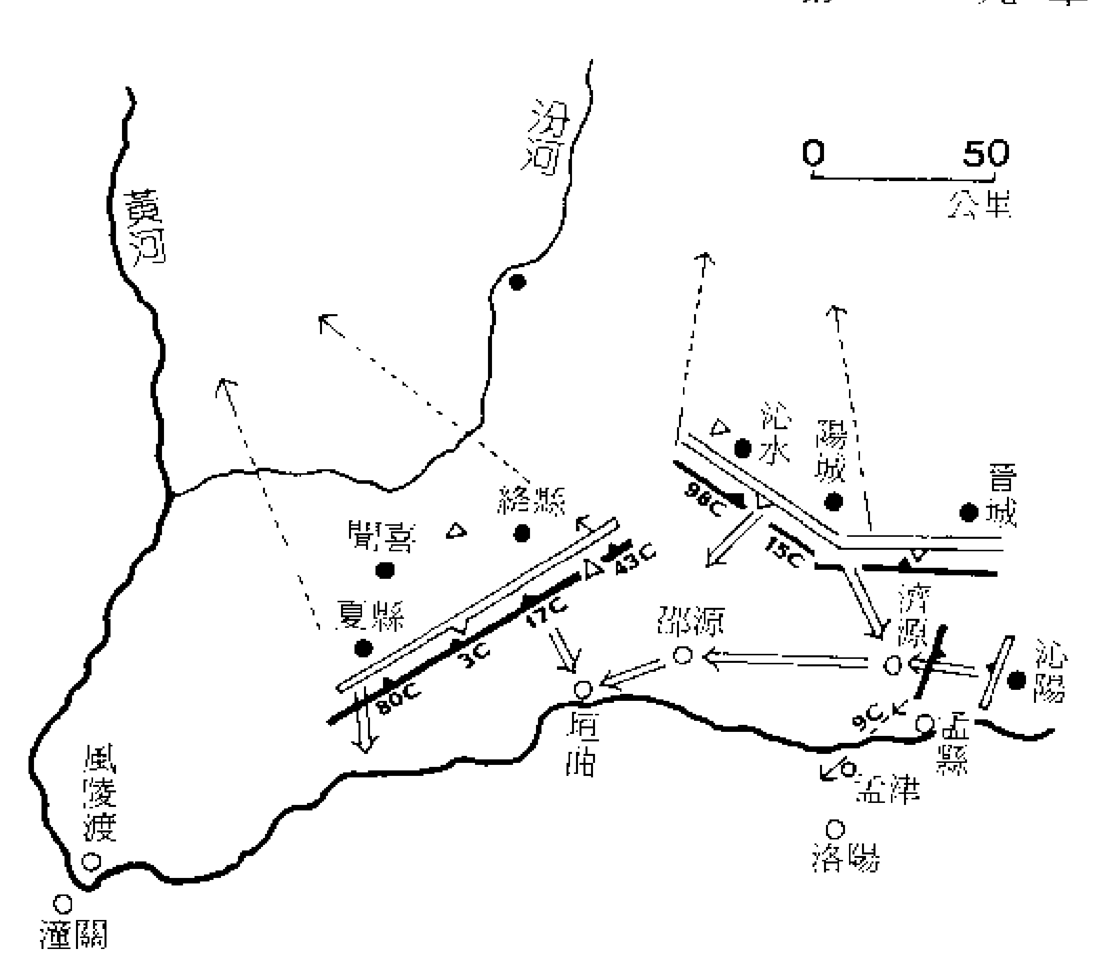
我軍傷亡了一萬五千人左右，日軍的傷亡比我軍略多。日軍此次的指揮官是繼岡村寧次而擔任第十一軍司令官的阿南維畿；我方仍是第十五集團軍總司令兼第九戰區前敵總司令羅卓英。羅這一次對日軍總算打了一個平手，比以前進步多了。其後在第一次長沙會戰之時，成績更爲優異。

十一、晉南之戰

晉南之戰，是日軍第十一次進攻我軍在黃河北岸中條山的根據地。這一次，從民國三十年五月七日打到五月二十七日。他們的五個師團與四個旅團戰勝了我們的九個軍。我軍喪失了中條山及黃河北岸的若干據點，包括山西的垣曲，河南的孟縣、濟源。

統帥部命令我軍之中的八個軍，留在山西活動，只許裴呂會第九軍渡黃河，退入河南。

（原載於《傳記文學》第五十一卷・第二期）



地圖六　晉南之戰



第六章　一連三次的長沙會戰

一、第一次長沙會戰

日軍在民國二十七年十月取得了武漢空城以後，又在次年三月奪去南昌，在次年五月於隨棗之戰殺傷了我方湯恩伯第三十一集團軍六萬人之中的一萬五千人之多，氣燄咄咄，便又在次年九月企圖一舉而消滅我方另一精銳部隊　關麟徵第十五集團軍。於是以一〇一師團的佐枝支隊與松浦淳六郎的第一〇六師團由江西向西邊打；另以第十三師團的奈良支隊與第三十三師團由湖北向南邊打。然後這奈良支隊與江西日軍會師於朱溪廠，合在一起，再向南走，轉西，與第三師團會師於嘉義市。轉而北廻，這樣，便可以把我方的第十五集團軍連底托走，包紮而去。

同時以第六師團由岳陽沿鐵路線之南，直奔上杉市；又以第三師團的上村支隊經洞庭湖南下

至橋頭驛，在表面上威脅長沙，在事實上吸住華軍的核心部分。

這一次會戰，日方的指揮官是岡村寧次。他叫第一〇六師團與佐枝支隊在民國二十八年九月十四日由江西靖安奉新之線出發，各以一部（一個聯隊左右）分別於武寧及祥符觀向我軍佯攻。他要求這兩個師團由上富逕襲黃沙橋，於修水縣城附近渡過修水，經渣津而至湖南的朱溪廠。

岡村寧次做夢也不曾夢到我方在江西的第九戰區前線總司令羅卓英，已非吳下阿蒙，頗能指揮若定；我方在江西的部隊雖則來自雲南、江浙、四川、山西、東北，卻也都已身經百戰，受了戰火的熬煉，足以擋住皇軍而有餘。岡村更不曾夢到，自己的「兵要地理」不夠水準，忽略了在江西與湖南之間有幕阜山等高而且廣的山嶽地帶。

這幕阜山等等是分水嶺，東邊江西的水向東流：修水、錦水。西邊湖南的水向西流：新墻河、汨羅江、撈刀河、瀏陽河。

日軍的主力，首先在上富之東被雲南名將孫渡率領五十八軍當頭迎擊；使得他們只能以一部分竄向黃沙橋，其餘只得改道會埠、橫橋、甘坊、找橋。

我方六十軍安恩溥，也是從雲南來的；在會埠擋了他們一陣。孫渡領著五十八軍由小路從會埠轉到甘坊，再打。然後，他和安恩溥都退到了找橋，宋肯堂的山西兵三十二軍，也由高安來到了找橋。三個軍合在一起，不許日軍進到找橋以西，往湖南。這些日軍被打得慘，改變主意，轉回沙窩裏，不去黃沙橋，而一口氣回了武寧，放棄了去湖南的念頭。

已經到了黃沙橋的日軍，也因爲被我方來自四川的王陵基第三十集團軍（七十八軍與七十二軍）予以重創，不避違抗岡村的命令之大罪，一齊回了武寧。

王耀武率領了俞濟時交給他的名震淞滬的七十四軍，從上高穿過橫橋、沙窩裏，進抵煙港街，攔腰痛擊了日軍，幫助王陵基集團克復了武寧。日軍再向東跑。跑回九江南昌之線，沒有一個日本兵能如岡村之願，由江西進入湖南。

我方第八軍軍長李玉堂很小心，他奉了薛岳之命，派第三師由湖北通山之北，南下渣津，以防萬一有日軍由江西爬過山來，便立刻送他們回老家。

楊森的姪兒第二十軍軍長楊漢域，也大舉南下，以一部分官兵到渣津，與第三師駐紮在一起；以主力轉向麥市。關麟徵所指揮的夏楚中第七十九軍，也來到了桃樹港。三十三師團先他們而到達朱溪港，不曾見到有江西的日軍來到。

三十三師團的師團長甘粕重太郎畢竟受過完整的軍事教育，受了打擊，仍能踉踉蹌蹌向南繼續鑽隙，他希望能夠與奈良支隊在嘉義市會師。

夏楚中在他後面追打，楊漢域在他旁邊追打，甘粕重太郎到得了長壽街，卻到不了嘉義市。夏楚中已經先到嘉義市，在嘉義市靜候他來。

甘粕重太郎一瘸一擺的到了獻鐘鎮，見到皇軍奈良支隊的衣冠不整之輩。他們是來自湖北崇陽縣，渡過新墻河與汨羅江，穿過了甕江城與平江城，也吃盡了苦頭才到達了獻鐘鎮的。

三十三師團見到奈良支隊不過如此，奈良支隊也見到三十三師團不過如彼，彼此悄悄的商量一下，力量攻則不足，守也無餘，最好是以一小部分向東去江西打聽消息，以大部分連手朝著湖北老窠的方向轉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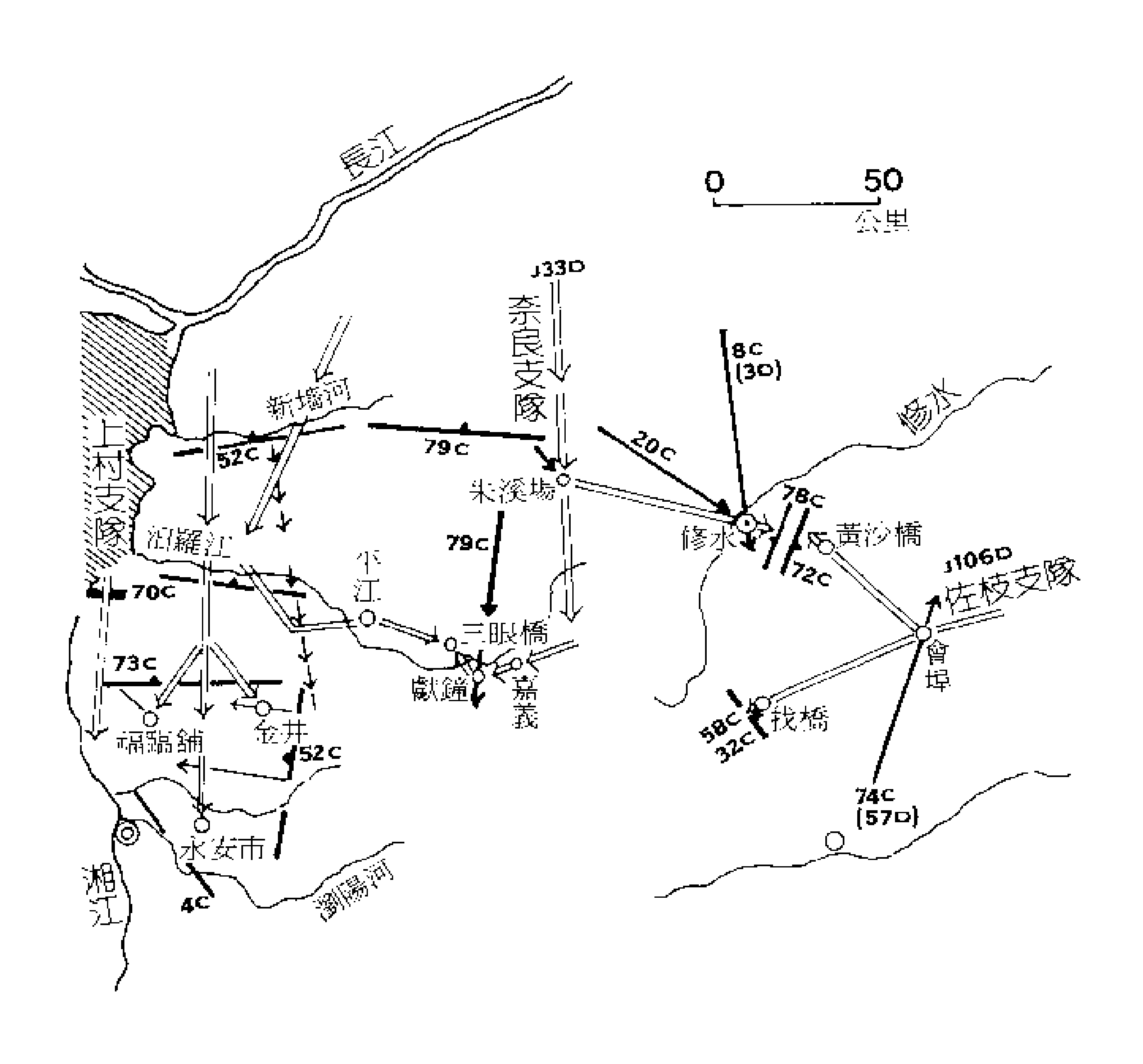
他們一口氣轉進到湖北老窠。

在湖南戰場上，只剩下兩支皇軍：稻葉四郎的第六師團（欠第五旅團）與所謂上村支隊。第六師團由岳陽沿著破壞了的粵漢鐵路之東，向南進軍，衝到了上杉市。上村支隊先乘船在洞庭湖內逛了很久，吃了不少我方的水雷。登陸於營田鎮以後，被我軍一個營糾纏了大半天。然後又遇到我方的李覺第七十軍的其他部隊邊走邊打，向南進到橋頭驛。李覺第七十軍，也跟著到了這兩個地方來。

我方在嶽麓山的戰區直屬的第十一師，由葉佩高師長率領，奉命聊盡地主之誼，下山北上，到橋頭驛迎接這位上村幹男少將。

葉少將無心與上村少將見面，只不過是頗想和他比劃比劃而已。

我方彭位仁帶了湖南兵七十三軍也來參加戰鬥。第十五集團軍關麟徵早已奉薛岳之命，派了張耀明五十二軍，展開於甕江與永安市之間的一條由東向西的長線，對第六師團側擊。同時，楊漢域第二十軍與夏楚中第七十九軍這時候還在拖著第三十三師團及奈良支隊猛捶。捶到十月一日，岡村寧次嚴令在湖南的全部日軍立即退卻。他們在退卻的途中，又受了我方軍民不少的教訓。


長江
0
50
公里
133D
奈良支隊
8C
(3D)
修水
新墻河
52C
79C
20C
上村支隊
汨羅江
米溪場
78C
黃沙橋
修水
79C
72C
106D
佐枝支隊
70C
平江
三眼橋
會埠
73C
嘉義
獻鐘
58C
32C
福臨鋪
金井
52C
74C
(57D)
永安市
湘江
4C
瀏陽河

地圖一　第一次長沙會戰

三十三師團派往江西的小部隊，在十月五日侵入修水縣城，盤踞了四天，被我軍王集團趕走。

在湖南這一邊，張耀明的五十二軍於十月二日克復上杉市；夏楚中七十九軍於十月六日克復平江縣城。

這兩個軍都屬於關麟徵的第十五集團軍。關集團並未被岡村寧次以東西夾擊，托底包抄的U形戰術，套了拐走。

關集團的另一個軍，陳沛所率領的第三十七軍，在汨羅江兩岸有一個師傷亡很重，卻幫助了五十二軍、七十九軍，以及我方所有的其他部隊，建立大功，造成台兒莊以來的第一次大捷，在當時被全國軍民稱為「長沙大捷」（沒想到以後又有兩次長沙大捷）。

日方的傷亡，據他們自己承認，超過了六千人，事實上，超過一萬。

二、第二次長沙會戰

日軍於第一次長沙會戰以後，連續對我軍打了多次惡戰：桂南、棗宜、豫南、上高、晉南。我方也在桂南與棗宜二役之間進行了猛烈而普遍的冬季攻勢。

民國三十年六月，希特勒對史達林翻臉，派大批軍隊進入蘇聯，勢如破竹。這件事，影響了日本朝野甚大。

接替岡村寧次為日本支那派遣軍第十一軍司令官的阿南維畿，技癢難熬，在此年八、九月間暗中調集四個師團、四個支隊、騎兵四個獨立聯隊、重砲一個獨立聯隊、一個大隊、山砲兩個獨立聯隊、兩個大隊、坦克一個獨立聯隊，兵力共約十五萬人，加上所脅徵的中國民伕十六萬人（數目字據薛上將面告筆者），準備對湖南大舉，以長沙為奪取目標。

我方消息不靈，到了九月十五日才知道。日軍在九月七日已經在新墻河之北，大雲山一帶，對楊森二十七集團軍的孫渡第五十八軍與歐震第四軍進行消耗戰，楊森揪住日軍不放。薛岳令楊森不可戀戰，楊森勉強遵令。日軍從九月十七日起，渡過了新墻河。

這一次，阿南維畿有鑑於岡村寧次大迂迴戰術的失敗，叫日軍各師團並肩而行，主動找我軍廝殺，不惜以兩個師團，甚至三個師團抱住我方一個軍打，兇狠無比；又鑑於上次我方軍民之破壞鐵路、公路、橋樑，這一次以中國民伕緊隨日軍各單位之後，將公路、橋樑隨即修復，以便輜重兵與援軍到來。

於是，我方的陳沛第三十七軍、歐震第四軍、蕭之楚第二十六軍，與李玉堂第十軍，都被「修理」得很慘。其中，以第十軍的遭遇為最苦，奉薛長官之命匆匆忙忙由衡山日夜不停的跑來福臨舖，而日軍已經先到。日方集結了三個師團，對第十軍的三個尚未整補竣事的師猛攻，使得這三個中國師平均損失在百分之三十二以上。（第三師損失百分之三十五，第一九〇師損失百分之二十八，預備第十師損失百分之四十四。預十師新兵多，因此而逃走的比傷亡的多，師長方先覺倒楣，被記大過兩次，幾乎槍斃

。其後，方先覺在第三次長沙會戰之中立了大功，升爲第十軍軍長。李玉堂原爲第八軍軍長，這第八軍的番號改成了第十軍。第三次長沙會戰以後，李玉堂因方先覺之升爲軍長而水漲船高，升爲集團軍總司令。）

蕭之楚第二十六軍，也是命運不好。它本在瀏陽一帶，奉命到浯口。又到甕江，被日軍四面包圍，經過血戰，勉強突圍，退到文家屋坊，其第四十四師傷亡了百分之二十四。卻有小人對蔣公進讒，說二十六軍不戰而退，弄得蕭之楚幾乎被槍斃。幸虧有廣東俠士——暫編第二軍的鄒洪挺身而出，在南嶽軍事會議席上侃侃作證，這才免了蕭之楚一死，與所屬的三個師長都每人記了一次大過了事。

這個第二次長沙會戰，依常理而論，應該是日軍全勝，我軍全輸。平日我方一個師的火力與戰鬥力，只抵得上日軍一個大隊（營），至多一個聯隊（團），因此我方一個軍也只抵得上日軍一個聯隊或至多一個旅團。此次阿南維幾十分狠毒，以兩三個師團合力找我軍一個軍，一個軍，各個分別擊破，擊潰。我方本是輸定了的。

然而天佑中國，有薛岳臨變不驚，從容應付，又有鄒洪、夏楚中等名將及其部屬「千里赴戎機，關山度若飛」，不惜作將軍百戰之死，以求得國族之永恆生存。鄒洪從廣東趕到，夏楚中從宜昌外圍趕到，王耀武也從江西萬載趕到。

更令我們欽敬的是老將楊森，率領五十八軍、四軍、二十軍，緊跟在日軍後面跑，急追猛打，弄得日軍心慌意亂，十分想家。我方這三個軍，從新墻河以北，走到了汨羅江以南。五十八軍

抵達平江，四軍抵達金井，二十軍抵達麻峯嘴。這三個軍連在一起，不久，加上傅仲芳由西邊而來的九十九軍，把日軍的後路截斷，弄得日軍更加想家。

簡而言之，這便是第二次長沙會戰我方轉敗爲勝的關鍵。下命令的是薛長官，執行命令的是老將楊森。

有一百多名日軍傘兵，降落到長沙城內，摸到中國國民黨湖南省黨部的大門，拍了一張照片。日軍第四師團與早淵支隊也有不少的兵，在九月二十九日進入長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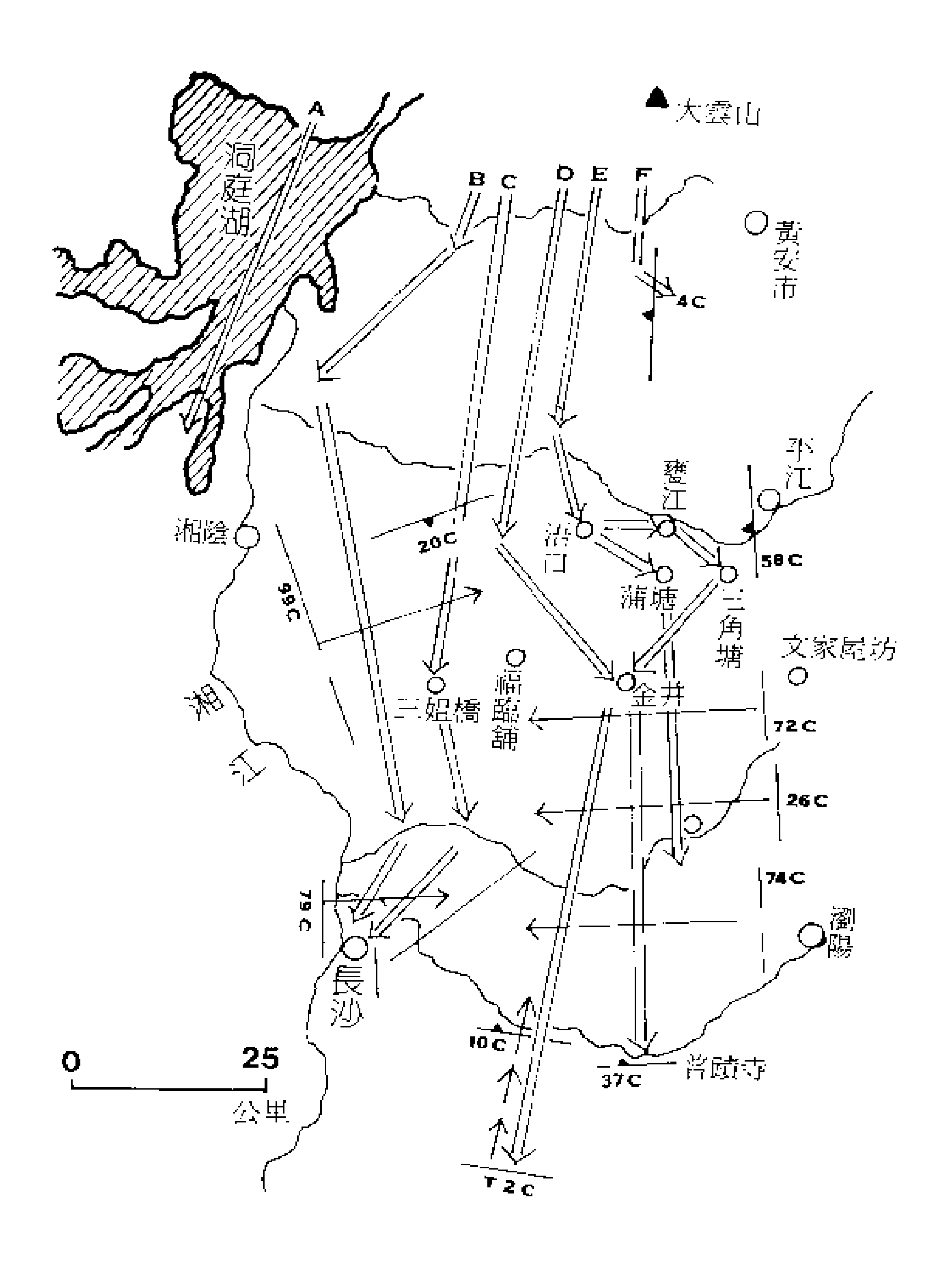
守長沙的是夏楚中七十九軍兩個師。該軍另有一個師駐紮在嶽麓山。夏楚中當機立斷，把這一個師也派往長沙城內。於是，進入長沙的日本兵，大部分被消滅，小部分逃出城外，拿了膠片向長官報功領賞。

次日，九月三十日，下午四點，鄒洪暫編第二軍的暫編第八師，於師長趙季平的領導之下，肅清了瀏陽河之南岸的日軍。

又次日，十月一日，阿南維幾下令日軍，全軍撤退。

薛岳本已於九月二十九日下令華軍，對日軍全面反攻。這時候再頒幾道命令，令各部隊分別對日軍追擊、側擊、截擊、迎擊，與超越追擊，亦即搶先佔領敵後的據點。雙方在十月十七日恢復了原態勢。

我軍一共殺死日軍兩萬零八千三百人，殺傷日軍三萬四千九百九十一人（據國防部史政局所刊印



大雲山
洞庭湖
A
B
C
D
E
F
黃安市
4C
平江
甕江
58C
浯口
20C
湘陰
99C
蒲塘
三角塘
文家屋坊
金井
三姐橋
福臨舖
72C
湘江
26C
74C
79C
長沙
瀏陽
10C
37C
0
25
公里
T2C

地圖二　第二次長沙會戰

、第九戰區在十月二十日所發表的日軍死傷統計表）。我軍的死傷也極多，死兩萬四千八百五十八人，傷三萬五千二百二十人，然而值得。這些爲國捐軀與終生殘廢的壯士，永久令我們與後世懷念。

三、第三次長沙會戰

第二次長沙會戰在三十年十月十七日結束以後，我方的軍隊大部分從湖南調去了別處，尤其是在十二月七日（西半球的十二月八日）日本轟炸珍珠港，對香港英軍進行攻擊以後，歐震第四軍去了廣東，王耀武第七十四軍去了廣西，彭位仁第七十三軍去了湖北，夏首勛第七十八軍去了江西。

陳沛第三十七軍與李玉堂第十軍、蕭之楚第二十六軍，雖留在湖南，然而都是受了重創，在整補保養之中。比較完整的只有傅仲芳九十九軍與夏楚中七十九軍。

楊漢域第二十軍與孫渡的五十八軍，均回去了湖北南部，大雲山一帶，油港河與昌河之間。

名將關麟徵，在第二次長沙會戰之時已經不在湖南。他把五十二軍也帶了走。三十七軍改爲第九戰區司令長官部直屬；七十九軍改由羅卓英以副長官的身分指揮。羅卓英的第十九集團軍總司令職務交由劉膺古代理，以三個師與兩個縱隊守江西西部南部。

薛岳由代理第九戰區長官，成爲實任。楊森與王陵基，也升爲副長官了。楊森第二十七集團軍因第四軍赴粵，由三個軍改爲兩個軍。

我方不曾料到，在第二次長沙會戰以後才兩個月，日軍突然又大舉進攻長沙。於是我方趕緊把放出去的幾個軍調回湖南。這幾個軍於第三次長沙會戰在十二月十九日開始以後，才陸續趕到。

這一次，阿南維幾雖則仍從攻擊大雲山我軍陣地開始，而於二十四日渡過新墻河以後，戰術與第二次長沙會戰大不相同。這一次，他的兵力較少，只有三個師團、一個旅團、三個大隊、兩個汽車聯隊、重砲一個聯隊，山砲兩個大隊、坦克的數目不詳。飛機仍前，爲一個「飛行團」。因此，他不想再圍攻每個中國軍，而專心致志，一鼓作氣，直搗長沙。

他命令第三師團攻長沙東南，第六師團攻長沙東北，第四十師團留在金井一帶作爲策應。此外，他派遣各支隊，跟蹤我方的「跟蹤日軍之單位」，亦即第二十軍與第五十八軍；並且留了第九獨立混成旅團在岳陽，隨時可以派到前線，去打中國這兩個軍。

蔣公這一次親自指揮作戰。他從各地調回了各軍，也命令薛長官以李玉堂第十軍守長沙城；他又加派了一個重砲旅來到長沙之西、湘江對岸的嶽麓山，居高臨下，幫助第十軍守城。

這一次戰事集中在長沙之城與郊。所謂第三次長沙會戰也就是長沙一城的攻防戰。

守長沙的第十軍有三個師：周慶祥第三師、宋嶽第一九〇師、方先覺預備第十師。這三個師，以預備第十師的裝備爲最好；人員卻以預備第十師爲最不足數，由於在第二次長沙會戰吃了大虧，元氣未復。它的三個團之一——第三十團，僅有五百多人，相當於一個營而已。

第三十團的團長葛先才，是黃埔軍校第四期畢業生，湖北人。他奉命守南門的主陣地，與其

他各單位苦守了四天之久，從民國三十一年一月一日至一月四日。這四天夠他受的。他與敵人相距只有五十多公尺，地形是南高北低，也就是敵軍高而我軍低。守了三天，他未失寸土。第四天，敵軍對他的據點「修械所」衝鋒十一次，他只剩下了五十八人，他用電話向師長方先覺報告，蒙准放棄修械所，改守一個較高的建築：一個堡壘。最後，從這個堡壘上，他率領僅餘的五十八人，包括吹號的、燒飯的、抬砲的等等非戰鬥員，一衝竟然把敵人衝退了一千多公尺，不敢再來。

第五天，敵人全軍退卻；雖則長沙南門岌岌可危，北郊的高樓大房子，也已經被敵人佔了不少。

這又是一次大捷——第三次長沙大捷。

原來，薛岳長官已經在暗中下了命令，限我方所有各軍於一月四日以前分別到達長沙外圍的「第一線」，對長沙城外的日軍反包圍。

同時，日軍由於對長沙瘋狂發砲放槍，把砲彈與槍彈差不多打光！而且，帶來的糧食也吃完了。

阿南維幾枉費心機。他的第四十師團並未留在金井，做前鋒萬一失利時的策應，而見獵心喜，也妄自來到了長沙城郊，加入戰鬥，以致日軍毫無「後勁」。他的第九獨立混成旅團，奉他之命前來金井塡空，順便掃蕩楊森所統率的橫擺在那裏的兩個軍，卻打不過楊森，反而被楊森包圍了好幾天於影珠山。

在阿南維畿下令撤退以後，第四十師團不敢不滯留在後，作爲掩護，讓第三師團與第六師團先走。

第三師團在瀏陽河之南，本想在厤盆洲渡河北返，發現了厤盆洲已爲華軍所佔，於是在一月五日之深夜，在榔梨市架橋逃命。

第六師團，本想在栗橋渡過瀏陽河，也發現了栗橋已被華軍佔領，改於福臨舖渡河。

斷後的第四十師團，到了一月八日，才在福臨舖倉惶北走。

薛岳早就指揮了：

第七十九軍與第四軍由南向北；

第十軍與第七十三軍，由西向東；

第五十八軍與第二十軍，由北攻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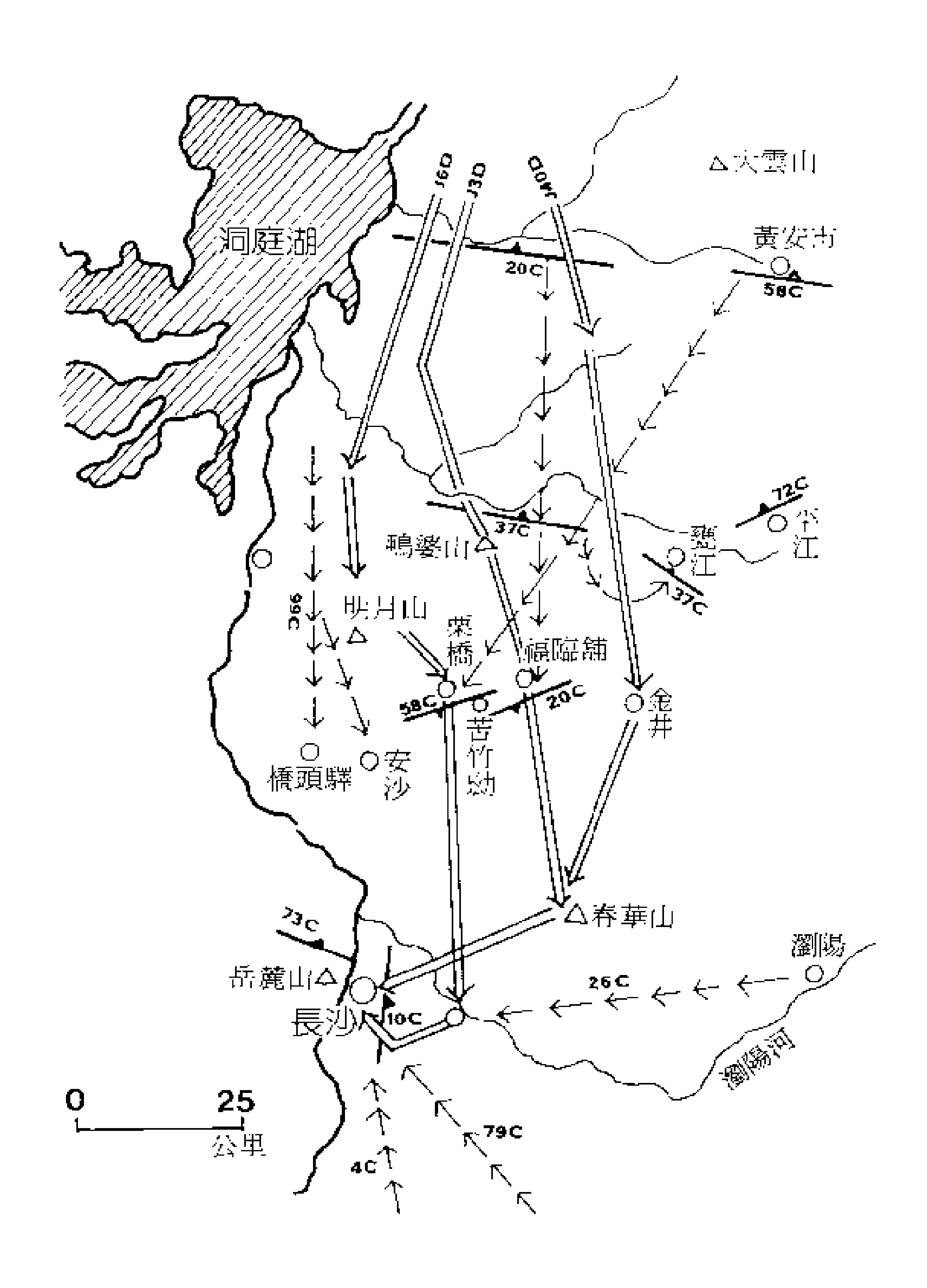
傅仲芳第九十九軍、夏首勛第七十八軍，與陳沛第三十七軍，由西北攻東南；

蕭之楚第二十六軍，從瀏陽由東攻西。

一齊對日軍猛打窮追。薛岳而且加給了五十八軍與七十三軍以「超越追擊」的令命，叫他們儘快佔領北邊的長樂街等地，對逃走的日軍做第二線的迎擊。

殘餘的少數日軍，在一月十五日到達新墻河北岸。

在這第三次長沙會戰之中，日軍一共傷亡了多少？我手邊沒有日方關於這一點的材料。何應


洞庭湖
大雲山
黃岸市
20C
58C
72C
37C
鵝婆山
汨
江
37C
明月山
福臨舖
58C
20C
金井
苦竹坳
橋頭驛
安沙
春華山
瀏陽
73C
26C
岳麓山
長沙
10C
瀏陽河
0
25
公里
79C
4C

地圖三　第三次長沙會戰

欽上將在他的《八年抗戰》之中說：我軍殺死了日軍五萬六千九百四十四人，俘虜了一百三十九人。

我軍的死傷之數，據史政局的一百冊本《抗日戰史》所記，是死了一萬一千五百七十七人，傷了一萬六千三百二十三人。

四、上等兵曹錫同志的故事

在接連三次的長沙會戰之中，可歌可泣的故事實在太多。僅僅衡陽《大剛報》當時所載，已經足夠出版專書。《大公報》、《掃蕩報》、《中央日報》及其他各報也登了不少。

例如，第一次長沙會戰時的曹錫，獨力擊斃了敵軍四百人以上。其沉著與忠心，眞足以流芳百世。

曹錫年二十九歲，農家子弟，籍貫不詳，是第十五集團軍第五十二軍第二師的上等兵（師長是趙公武）。事情發生在民國二十八年九月二十二日，新墻河之南、新墻鎮之西的「王街坊」。曹錫在二十一日的夜裏，把十二顆手榴彈連接在一起，放在新墻河的南岸河堤之上，也把引線抽了出來，放在身邊，他坐在河堤之上，對著河面警戒。

二十二日黎明四點鐘開始，日軍用五十尊大砲對王街坊發射了八千顆砲彈，射了三個鐘點之

久，把面積僅有一個方英里的三衙坊，炸成一片灰燼，比起淞滬會戰的情景，更為慘烈，然而曹錫未死，仍坐在河堤之上，手指鈎著機關槍，對河面密切注視。河面離開他只有十五公尺。

敵人一批一批離船上岸，每批數十人，持槍走向河堤而來。來了一批，曹錫便開動機槍，消滅他們一批。僥倖未被消滅的掉頭奔回河旁，伏在河灘之上。

這樣，敵軍來過了六批。第七批來了，放出毒氣。曹錫所隸屬的這一排僅剩下他與另一位兵士，兩個人未死。

二十分鐘以後，毒氣消散，曹錫看見了有二、三十名日本兵，向河堤爬行而來。曹錫一面把手榴彈的引線掌握在手，一面急忙拖了僅餘的一位同伴跳下河堤，臥倒於稍遠之處的地面。剎那之間，敵人已爬上了河堤，曹錫從容猛抽引線，十二顆手榴彈同時爆炸，敵人死得只剩下了兩三人，這兩三人也都負了重傷，躺在河堤之上。

曹錫又準備了手榴彈十二顆，回到河堤之上，放在一起，慢慢的再走下來，走到臥倒之處，臥倒、靜候。不久以後，果然又來了日本兵三十人以上。轟然一聲，炸得一個不留。

曹錫又重新布置一番。於是又炸死二、三十人。

就這樣，前後炸死了五批敵人。這第五批敵人死去之時，曹錫自己也被炸翻的泥土埋了一些時候，幸而未死，又爬了出來。這時候，他的手榴彈已經用光。曹錫改用機關槍，而把身體躲藏在泥土堆子之中。十分鐘以後，從堤的那一邊，爬過來五個日本兵。曹錫把機關槍子彈一顆一顆

的放，用五顆子彈打死這五個日本兵。

敵人在死前也對他與他的同伴放了槍。他的同伴姓朱，是一位上士班長，眼睛中了彈，不久便成仁了。禍不單行，曹錫同時發現了他手中的機關槍已經不能使用，似乎裏面的機件卡住了，扳機扳不動。敵人又有來的，他無法從容拆開機關槍來查個究竟。

曹錫急了一陣子，情急智生，在身旁找了一找，發現離自己二百公尺，有一架重機關槍在一具死屍之旁等他去拿。這死屍屬於另一位中國勇士，一位機槍手。

他輕輕的爬完二百公尺，檢起重機關槍，試了一下，能用，恰好有一百多名敵人蜂湧而來，以爲這機槍手死屍及其他的若干死屍，都已死得乾淨，卻不料曹錫突然扳動了重機關槍，一下子弄倒了三十幾個。剩下的六十幾人，掉頭狂叫而奔。

可能所狂叫的，是日本話「有鬼」、「有鬼」。

在早晨八點鐘左右，營部派了一個傳令兵來，告訴他敵人大隊已經在王街坊之西的一千公尺左右渡過了新墻河，也就是到了他的側面後邊。營長命令他「放棄陣地」，回營部去休息。

曹錫喜歡這枝重機關槍，捨不得丟下，便提著它與幾帶子彈，跟隨傳令兵朝著營部的方向走。中途，與敵兵遭遇，槍彈從四面八方打來。曹錫的這枝重機關槍又派上了用場。不幸，傳令兵在這場混戰之中陣亡。曹錫命大，搖搖擺擺，凱旋到了營部。

營長獎勉了他一陣，告訴他，他前後打死的日本兵共有五百名以上。

營長把他帶到師部，師長趙公武和他握手，立刻升他爲中士班長，又賞法幣三十元。（當時湖南的物價甚低，豬肉不過二毛五分一斤。）

再回到營中，弟兄們把他圍在中間，問長問短。問他何以那麼大膽？他笑著回答：「沒有什麼，沒有什麼。看到了鬼子，也不能不打啊！」

（原載於《傳記文學》第五十一卷．第四期）



第七章　第一次滇緬之戰

在珍珠港事變把中國的抗日戰爭變成了英美的第二次世界大戰之一部分以後，中國在表面上升格為兩大強國的盟邦，在事實上受盡欺侮與出賣，遠不如沒有那珍珠港事變，讓我們用自己的力量與血對日本討回公道。

兩次滇緬之戰，都是中國吃虧，美國佔便宜，美國當老闆。我們也有錯，錯在事前太熱心，於事情開始以後又太肯將就別人。

一、我軍陸續進入緬甸

第一次滇緬之戰，是我們不等人家來請而自告奮勇，要出兵幫人家守那一大塊殖民地，甘冒當地「土人」的仇恨。誠然，我們也有防日本兵由緬入滇之意。然而，未嘗不可以，自守雲南邊

疆，大不了退守怒江東岸，用不著深入蠻荒，白白的送掉了三個精銳的軍，也就是十三個師（每軍有三個師，另有超過一個師的軍部直屬部隊：第五軍另有一個「新兵訓練處」，其人數相當於兩個團）。這三個軍是杜聿明第五軍，張軫第六十六軍，甘麗初第六軍。

珍珠港事變發生於民國三十年十二月八日，也就是西半球的十二月七日。不到一個星期，我們就派了一個特種部隊，由劉觀隆率領，由雲南進入緬甸的景棟，以等候來自泰國的日軍。英國在印度與緬甸的當局，深表不滿。我們也只好把劉觀隆部隊撤回。

到了次年一月中旬，我們又向英方探詢意旨，要求他們讓我們幫忙，英方勉強批准我們派一個師進去，還附帶的說了一些有錢人慣向窮人所說的難聽的話：「我們沒有多餘的糧食供應來自貴國的軍隊。」

又過了一個月，英方看到日軍真有想來緬甸的樣子，這才反過來向我們探聽口氣，「可不可以加派一個師來緬甸？」我們受寵若驚，不僅立刻照辦，而且從此每求必應，派了一個軍，又派兩個軍！

英方的印度總督亦即在印緬兩地的最高長官魏菲爾爵士（Sir A. Wavell）吩咐英軍總司令亞歷山大（R. L. G. Alexander）：「在緬甸的軍事行動，以保護印度爲主旨。」換句話說：「緬甸的重要性不如印度；守緬甸是手段，守印度才是目的。」

因此亞歷山大將軍在緬甸戰事尙未開始爆發之時，便已準備了儘快撤軍回印度，固守印度東

界的英姆法爾（Imphal）。他雖然命令「英緬軍」（Burmacorps）軍長斯立姆（W. J. Slim）把兩個師與兩個旅（英緬軍第一師，英印軍第十七師，英軍裝甲兵第七旅，澳大利亞兵第六十三旅）帶來了緬甸，卻早已決定苦讓中國兵吃，便宜則由英兵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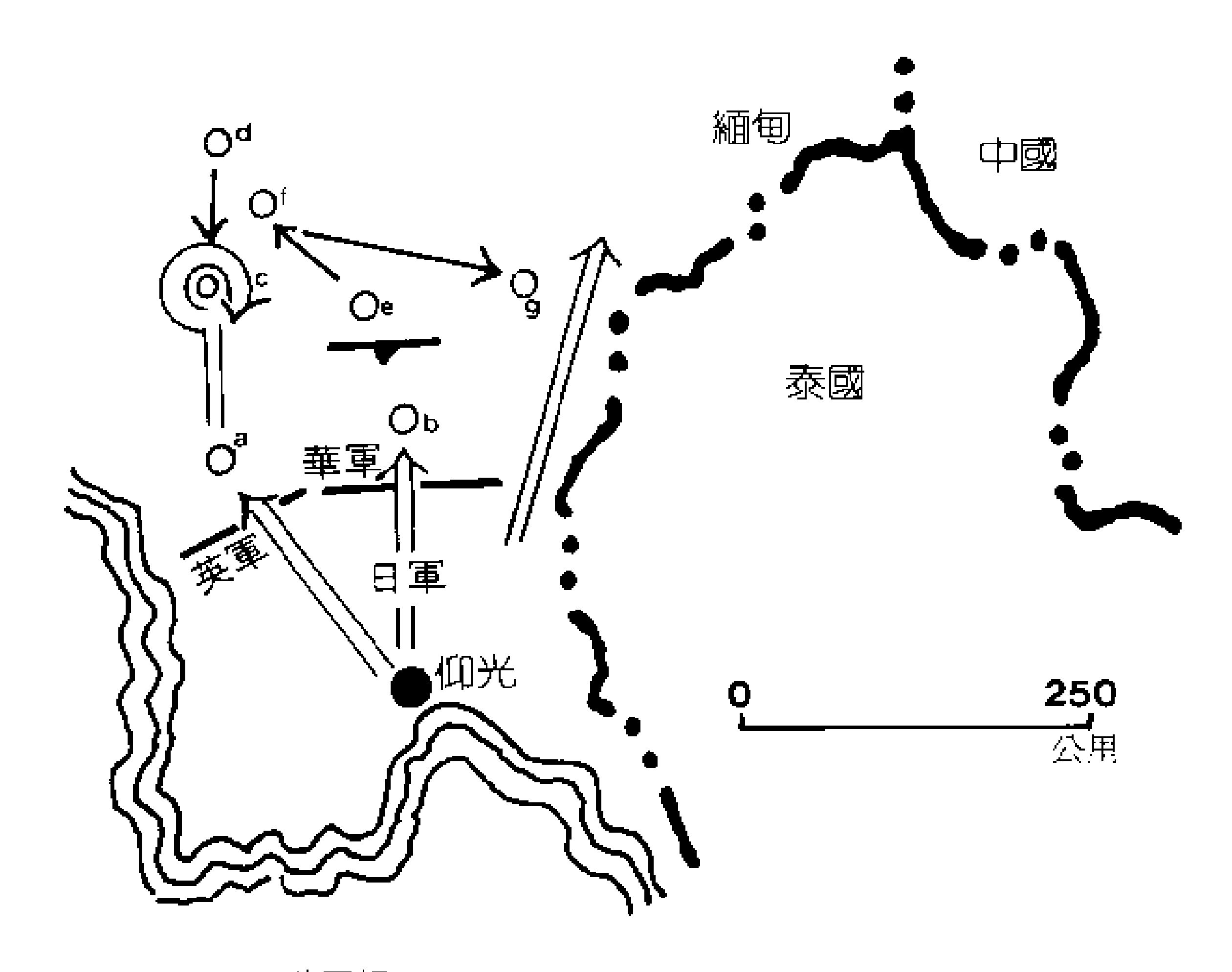
南部緬甸的戰線，西起普羅姆城（Prome），東至景棟城（Kentung），英軍只守普羅姆城，其餘都交給中國兵守。

於是普城之東的一段，長達一千公里，由中國的第六軍去守，第六軍的兵員不到四萬人（每一個師九千人），平均每一個兵要守二百五十公尺寬的戰線。

二、我軍在同古城與雅達希城打了硬仗

中間最吃緊的戰略據點，同古城（Toungoo），交給中國的第五軍守。日本用兩個師團來打，第五軍雖則有三個師，卻只有一個師在同古。亦即戴安瀾第二〇〇師。其他兩個師（廖耀湘新二十二師與余韶九十六師）由於緬甸的火車停開，而尚未來到前線。不久，這兩個師來到，又必須放在第二線的雅達希（Yadashe）與第三線的平滿納（Pyinmana）。

戴安瀾以一個九千人的中國師，抵抗日軍第五十五師團兩萬多人，竟然支持了十四天，從民國三十一年三月十六日到三月二十九日，先在同古城之南的皮烏河（Pyu River）兩岸作了三天的



a 普羅姆
b 同古
c 仁安羌
d 巧克巴當
e 平滿納
f 邁克帖拉
g 棠吉

地圖一　第一次滇緬之戰，甲圖

白刃戰，又在同古城作了十天的巷戰。九千人之中，陣亡了一千八百九十七人，傷了四百四十二人，失蹤的另有八名。這八名事實上也是陣亡了的。敵軍的死傷，雖未必爲我方所傳在五千以上，卻無論怎樣不至於比我們少。他們擺在戰場而未及抬回去火葬的屍首極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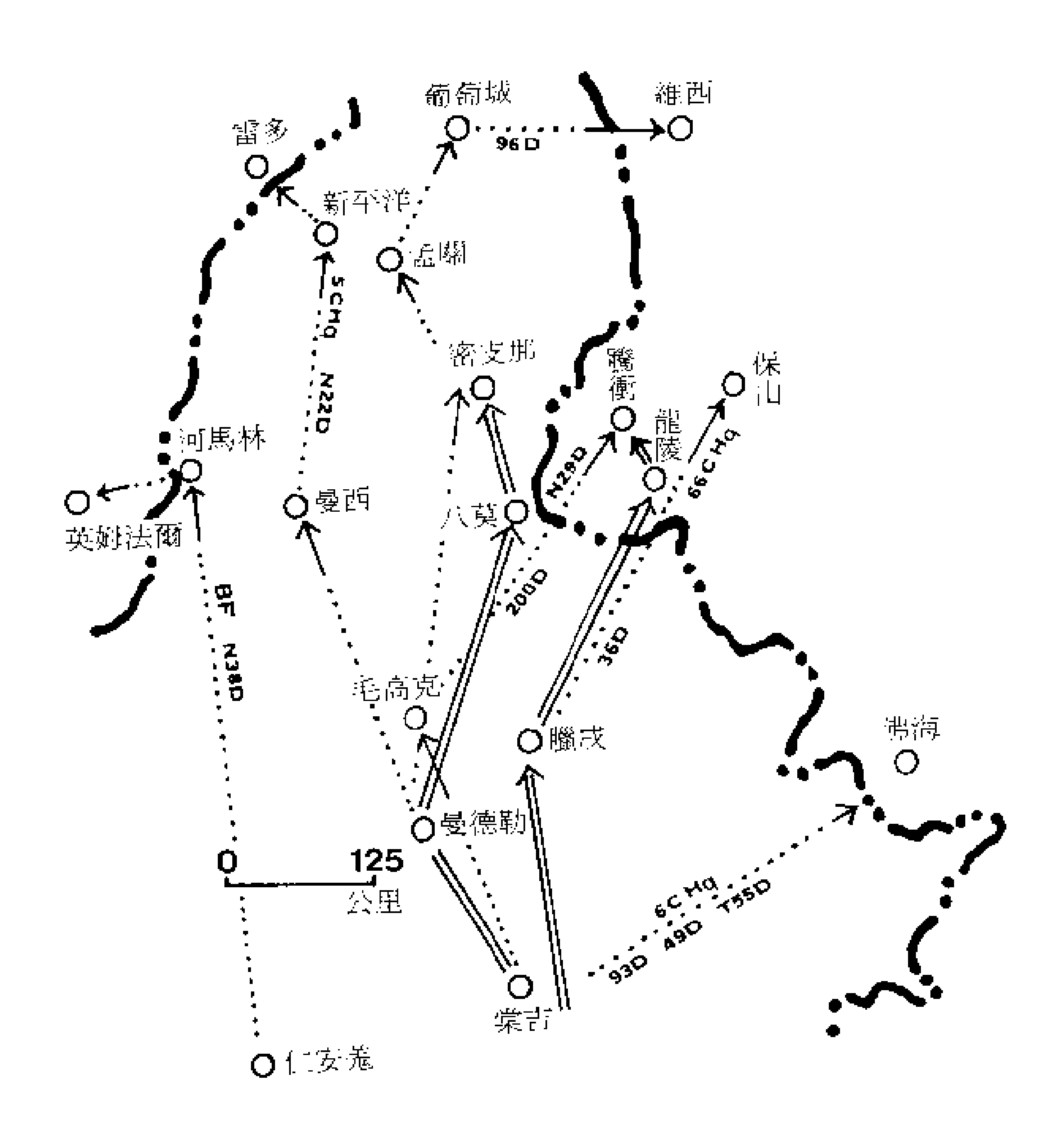
敵人炸了飛機場，炸了火車站，也繞到了第二〇〇師的後方。這第二〇〇師在奉到了上峯的命令以後，才改死守爲突圍，經由雅達希而退到平滿納城去休息。

在雅達希的廖耀湘新二十二師於是成爲抗敵的第一線。敵人以同樣猛烈的轟炸與砲轟對付它，先把雅達希夷爲平地，然後對它以坦克衝，以步兵刺。新二十二師的將士也像第二〇〇師的將士一樣，靜候日軍的步兵來到五十公尺以內，才用手榴彈與機關槍迎擊。爲此，從三月三十日到四月八日，做了十天的陣地戰，然後奉令做逐次抵抗向北退軍，又戰了七天，戰到四月十五日，退到了平滿納，與第二〇〇師及第五軍直屬部隊在一起。

英軍已經在我方第二〇〇師從同古突圍之後，於四月一日由普羅姆城撤退，主力退到馬格威(Magwe)，留了一個師，英印軍第十七師，在塘兌音吉(Taungdwingyz)。

四月十四日，英軍主力又從馬格威撤退，先一天請求我方派一個師接防。

這是一種很滑稽的請求。我軍自身尚在以第九十六師守著平滿納之西，以第二〇〇師與第五軍直屬部隊守著馬格威與塘兌音吉之東南的平滿納。如何能抽得出一個師，跳過塘兌音吉，到馬格威來接防？



地圖二　第一次滇緬之戰，乙圖

三、在仁安羌救出被圍困的英軍

英軍主力走過仁安羌（Yen-an-gyaunr），於四月十七日在將要渡過平河（The Pin Chaung）之時，被乘船而來的日軍切成兩段。英軍第七裝甲旅與英緬軍第一師第十三旅被阻在平河之南的日軍新建碉堡與燒掉了的仁安羌油田之間。前有日軍碉堡，後有日軍追兵，濃煙蓋滿了天空，氣溫在華氏一百一十度以上，身邊的水瓶之水都已喝完，糧食也已經在一天以前吃光。這些被困的英軍，一輩子嬌生慣養，不曾受過如此的苦。

英方向我軍求救。羅卓英在當時是「遠征軍司令長官」，於是趕緊下命令，叫防守曼德勒（Mandalay）的孫立人趕快去救。孫立人是六十六軍新三十八師的師長。他接到羅的命令，便派了副師長雷學啓，率領劉放吾第一一三團，於四月十七日下午，趕到了平河的北岸，當晚便與日軍接觸。次日，四月十八日，肅清了北岸。這一天，孫立人親自率領新三十八師的其餘兩個團，也來到了這個地方。四月十九日，孫立人指揮新三十八師全部，打進平河南岸，打到仁安羌油田，擊敗日軍第三十三師的前鋒，救出了英軍七千人與新聞記者、美國傳教士與一般英美居民五百多人。

我軍陣亡了第一一三團三營營長張錡與二百一十五名弟兄，傷了三百三十三人，失蹤了二十

人。

英國的將軍斯立姆說：「眞出我的意料之外。我所聽到的關於中國兵的話，今天才證明了不確實。中國有孫立人這樣懂得作戰的將官，也是我從來不曾想到的。」

四、斯立姆動了妄念

斯立姆於十分欽佩之餘，動了妄念。他想再借一個師像新三十八師這樣的中國兵，會同新三十八師與他自己的殘敗英軍，對追擊他的日軍第三十三師團，來一個反擊，以挽回被日軍切在兩段而圍困於仁安羌之北的恥。

他似乎不知道，此時日軍已在緬甸東南部，大舉進攻華軍第六軍三個師。這三個師所守的戰線長達一千公里，平均每一名士兵要負責二百五十公尺的前線，怎麼能守得住？

他以幻想代替事實，幻想日軍可能只是對華軍第六軍虛聲恐嚇，而華軍第五軍有三個集合在平滿納附近，很可以抽出一個師到緬甸西部來。

五、史迪威調走第二〇〇師

史迪威（Joseph Stilwell）是美國政府推薦給蔣公的，蔣公任命了史迪威做「盟軍中國戰區總司令部」美籍參謀長。蔣公是盟軍所推選的中國戰區總司令，有權指揮在中國的美軍、英軍，及其他對德義日三國作戰的國家所派到中國來的軍官與兵士。

史迪威司時也是在華美軍與入緬美軍的司令。在華美軍人數不多，大都是作爲我軍的教官與顧問；入緬美軍的人數更少。

蔣公授權史迪威在緬甸代拆代行，指揮我方進入緬甸的所有部隊。

同時，蔣公也先後派了衛立煌與羅卓英爲「遠征軍第一路司令長官」，以杜聿明爲副長官。（衛立煌始終不曾來緬甸；他的職務曾經由杜聿明代理，三十一年四月間羅卓英來了以後，杜聿明便失掉「代理司令長官」的大權。）

羅卓英一切以史迪威的意見爲意見。杜聿明心中頗爲不服。

除了羅杜與史三人之間的職權頗有混淆重複之處以外，又有一個以林蔚爲團長的「軍事委員會參謀團」駐在緬甸，這就使得情況更加複雜了。

在大體上，史迪威是決策者。

斯立姆向史迪威表示，想再借一個師的中國兵。史迪威立刻答應。史迪威對於我方左翼，亦即六十六軍所守之地，如何正在吃緊，應該是十分明瞭的，至少比斯立姆明瞭，他竟然不管我軍左翼及全局的安危，貿然立刻在四月二十日命令戴安瀾第二〇〇師，由平滿納乘卡車開往緬甸西

部，以巧克巴當（Kyaukpadaung）爲目的地。

史迪威幹這件事，而且瞞住了戴安瀾的頂頭上司，副司令長官兼第五軍軍長杜聿明。這樣的越級指揮的作風，眞是後患無窮。

倘若有第二〇〇師留在平滿納，日軍可能稍存顧忌，不敢一口氣由勞依考（Loikaw）進取不滿納之東的棠吉（Taung-gyi），更不敢毫不遲疑，由棠吉而進取雷列姆（Loilem）與臘戍（Lashio），切斷我軍的後路，使得我軍大敗全輸。

六、史迪威慌忙令二〇〇師回師

第二〇〇師在四月二十日開到巧克巴當之東的邁克帖拉（Mektila），便奉到史迪威的第二次緊急命令，要它在當天夜裏回師東開，到棠吉。

這時候，勞依考已丟，棠吉尚未被日軍拿去。史迪威可能有了預感，覺得棠吉亦將失去。他而且自己也去，準備親自指揮，搶戴安瀾的鏡頭。

七、第二〇〇師光復了棠吉，史迪威令它交出卡車

史迪威與第二〇〇師在四月二十三日晚上，到達棠吉的郊外，發現棠吉果然已入日軍之手。他在次日指揮二〇〇師克復了棠吉。

他應該探聽得出來，日軍大部分已離開棠吉，而經由雷列姆向著臘戍的方向「急馳而去」。然而他又異想天開，命令第二〇〇師把卡車交還給第五軍汽車兵團，改以步行的方式行軍，朝著雷列姆的方向去追擊那些乘了卡車而去的日軍！

八、日軍襲佔臘戍

於是，第二〇〇師步行來到雷列姆，在四月二十六日克復了雷列姆。日軍第五十六師團大部分也早就離開了雷列姆，分路馳向西保與臘戍，在四月二十七日佔領了西保，二十九日佔領了臘戍。

臘戍在當時可說是一座空城。在風聲緊急的最近幾天，六十六軍軍長張軫奉令率領劉伯龍新二十八師（欠一團）與直屬部隊由曼德勒趕回臘戍。

他與劉伯龍是奉了上峯之命，於孫立人新三十八師被調往仁安羌救援英軍之時，開到曼德勒来塡空的。

張軫與劉伯龍的部隊，匆忙趕到臘戍之時，未及展開，就遭到來自城裏的日軍痛擊，傷亡慘

烈。

六十六軍的另一個師，馬維翰新二十九師，奉緊急命令由國內翻山而來，來了也同樣的爲時已晚。

九、六十六軍的下文

張軫及其部下狼狽回國，遭到嚴懲。六十六軍與新二十九師的番號被撤消，直屬部隊與新二十九師的殘餘併入劉伯龍新二十八師。新二十九師師長馬維翰於軍法裁判以後入獄。劉伯龍奉命助守騰衝，在騰衝之南阻敵。劉伯龍新二十八師留在曼德勒的一個團，第八十三團，遲至九月下旬才在碧江進入國境，到了永平。六十六軍的孫立人新三十八師在五月中下旬進入印度。

十、史迪威與羅卓英下令在曼德勒會戰

話分兩頭。史迪威爲什麼不識輕重，叫第二〇〇師交出卡車，還給第五軍的直屬汽車兵團呢？原來，到了那種時候（四月二十四日，二十五日），史迪威竟然不把臘戍的存亡放在心中，而與羅卓英一般見識，再來一次異想天開，要與日軍「在曼德勒進行會戰」！因此才命令戴安瀾把卡車

交還給杜聿明，同時叫杜聿明用這些卡車裝載直屬部隊與新二十二師等等，到曼德勒及其他地點去「會戰」。

對日軍決戰，本是蔣公的初意。蔣公吩咐過杜聿明，於可能時在平滿納城及其附近或曼德勒城及其附近對日軍決戰。

史迪威也曾經叫杜聿明儘快表演一次「長沙式的反包圍」，卻在杜氏遵命做積極準備之時，把二〇〇師祕密調了走。

等到日軍佔了棠吉與雷列姆，即將進攻臘戍之時，亦即四月二十七日，史迪威與羅卓英商量了一下，竟然舊事重提，命令杜聿明與孫立人、劉伯龍，在曼德勒及其附近「會戰」。這時候，我軍分散各地，對日軍「會戰」或「決戰」均無可能；重要的事莫過於搶救臘戍。

然而史迪威、羅卓英二人堅持要在曼德勒大幹一場。他們二人下令：

(甲) 孫立人新三十八師，在梅苗 (Maymiao) 與曼德勒之間的三百公里長的山徑，對日軍「逐次抵抗」，把全師官兵「分別使用」，「死守若干據點」。

(乙) 劉伯龍新二十八師死守曼德勒。(當時曼德勒已經先被緬甸獨立黨人放火燒了一陣，又被日軍連日轟炸，炸得片瓦無存，既沒有糧食彈藥，也沒有可做工事的水泥與沙包。)

(丙) 余韶第九十六師留在平滿納，死守平滿納。(當時平滿納之東的我方第六軍已經潰走，平滿納

之西的英軍，包括一度防守普羅姆的，防守馬格威的，與防守塘兌音吉的，皆已撤走。平滿納之南的雅達希，雅達希之南的同古，以及平滿納本身，都是滿地瓦礫的廢墟。）

（丁）戴安瀾第二〇〇師死守邁克帖拉至瓢背（Pyubu）之一線，只守不攻。

（戊）杜聿明第五軍直屬部隊與廖耀湘新二十二師，死守曼德勒之南的幾條小河。

天！這樣的作戰命令，是「會戰」的命令嗎？我軍所有的部隊，都是只守不攻，這是「會戰」嗎？這是「守點」，這是「等死」，這是分割使用，分批等候敵軍來「各個擊破」，這是「集體自殺」。

十一、英軍全部撤退

一向苦命的在緬華軍，卻絕路逢生，逃過了這「集體自殺」的命運。

史羅二人的會戰幻想，由於英軍的全部撤退與日軍的迅速來攻，而又突然作爲罷論。

英軍總司令亞歷山大，下令所有英軍撤至曼德勒以西。日軍於四月二十九日襲佔臘戍以前，已經以另一路兵於四月二十七日攻佔西保，隨即轉而西向進攻曼德勒。

史羅二人不好意思收回會戰的荒謬命令，卻以官僚手法，另下一個命令，仿照亞歷山大將軍

的口氣，令華軍各部一概「撤至伊洛瓦底江以西」，向密支那（Myitkyina）與八莫（Bhamo）的方向退軍。

這又是一道很可笑，而又很可恨的命令。八莫與密支那誠然是在伊洛瓦底江的西岸，卻事實上由曼德勒城直接去比較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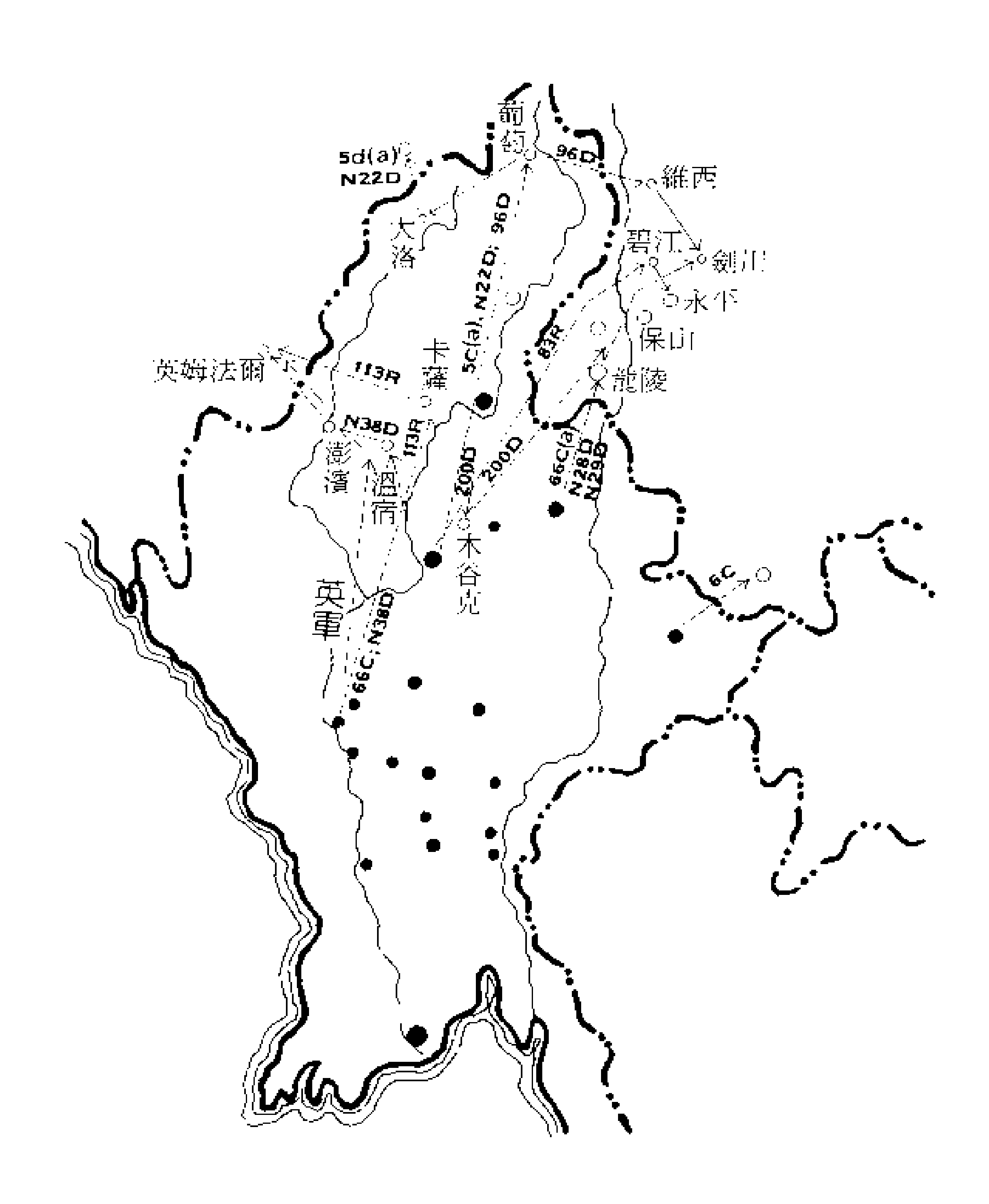
於是，我軍第六十六軍的新二十八師、新三十八師，與第五軍的剩餘直屬部隊，第九十六師、第二〇〇師、新二十二師，紛紛各奔山頭，各尋生路。

十二、史迪威與羅杜二人先走

史迪威與羅卓英二人和杜聿明在一起，走到五月三日忽然不見。他們覺得跟大隊人馬走，易引起日軍的注意，便狠了心，脫離部隊，走小路逃生。

史迪威在五月五日又甩掉了羅卓英，獨自一人，揹了步槍，在原始森林之中瞎摸，摸了三個星期，也竟然在雷多（Ledo）附近摸進了印度，於五月二十四日出現於雷多西北的小鎮停蘇克阿（Tinsukia）。六月三日，他又出現於重慶，到蔣公的辦公室請示。

蔣公不質問他何以在三月一別而始終沒有一次報告，沒有一次請示，何以脫離部隊，而丟開他們一概不管，獨自求生。蔣公而且授權給他，把先後進入印度的華軍，予以訓練和裝備，做將



葡钉
5d(a)
N22D
96D
緬西
大洛
5C(a), N22D, 96D
碧江
劍川
永平
保山
英姆法爾
113R
卡薩
83R
龍陵
N38D
澎濱
113R
溫倩
200D
200D
66C(a)
N28D
N29D
木谷克
6C
英軍
66C, N38D

地圖三　我軍分途撤退

來反攻的準備。

羅卓英在被史迪威甩了以後，往回頭走，找到了新三十八師。新三十八師保護他，一齊進入印度。

十二、新三十八師進入印度

孫立人新三十八師（欠一個團）是在五月十八日之夜，於英姆法爾大城之東，涉過了欽德文河（The Chindwin River）才進入了印度的。

孫立人進入印度以前，與杜聿明有過一番爭執。杜以副司令長官的身分，叫他率領所有部隊反攻臘戍，他不贊成。杜聿明堅持叫他去，他也只得去試了一次。失敗。

這才來到緬甸西部，以劉放吾一一三團留在卡薩（Katha），自己率領本師大部分進入印度。

英方官吏在英姆法爾白歐文中將（Lt Gen. N.M.S.Irwin）似乎忘記了孫立人曾經救出英軍七千人於仁安羌，堅持要孫立人繳械，說這是國際間的規矩。孫立人說：「好。請你們先來檢閱一番。」英方官吏果然來了，看見我軍軍容壯盛，人人對他們怒目而視，便恍然大悟，此時華軍已非鴉片戰爭時之華軍，想想犯不著白送性命，便改變口氣向孫立人說：「我們怎麼敢對貴軍無禮：不過是想代為輸運貴軍武器與輜重於駐紮之地而已。倘若你們決定自己帶著武器前往，豈非更好。」

於是孫立人便領著新三十八師（欠一一三團）高擎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打鼓吹號，全副武裝，以整齊的步伐，堂而皇之的進入大英帝國的國境。

一一三團在五月三十日，也從卡薩西來，在南先慶（Naungsankyim）進入印度。

十四、第六軍回到中國

甘麗初第六軍的三個師（彭壁生四十九師、呂國銓九十三師、陳勉吾暫編五十五師）所負責的防線長達一千公里，經不起日軍集中在任何一點加以狠狠的一擊，因此而先後丟掉了包賴克（Bawlake）、勞依考與雷列姆，使得臘戍也輕易落入日軍之手，其罪甚大。軍長甘麗初因此而撤職。其實第六軍不是沒有打仗，而是被打死打散。

第六軍有三個師：陳勉吾暫編五十五師在四月中旬被日軍擊潰在包賴克；呂國銓九十三師在勞依考與雷列姆被擊潰。這兩個師的殘部於七月下旬回到雲南。另一個師，彭璧生第四十九師，防守景棟，所受的損失不大，因爲來攻的是降附日本的泰國軍隊。

上峯把第六軍軍長甘麗初撤職，把暫編五十五師的番號撤消，把該師的殘餘六千人併入九十三師。至於四十九師，則調赴昆明整補。

十五、第五軍各部隊先後返國

第五軍的第二〇〇師在四月二十四日克復了棠吉，二十六日克復了雷列姆；由於卡車已經交還了第五軍直屬汽車兵團，只能用徒步急行軍追擊在前面乘著卡車的日軍，在幾天以後到了西保，方知日軍已在二十七日佔了西保，分兵西攻曼德勒，另一路日軍已在二十九日佔了臘戍。

第二〇〇師再向北走，進入八莫，守住八莫。日軍來攻，在五月三日奪去八莫，包圍了第二〇〇師。第二〇〇師在次日突圍，退到木谷克（Mogok）。親日的緬人來攻，戴安瀾師長中彈，於五月二十三日逝世。第二〇〇師由副師長高吉人率領，向騰衝的方向走，獲得了騰衝守軍預二師及八十八師的接應，於六月一日安全回入國境。第五軍的兩團新兵，由黃翔率領，跟著第二〇〇師一齊回國。

預二師與八十八師守騰衝守了二十一天，在五月三十一日奉命棄城，但仍在郊外活動，因此才能接應第二〇〇師與第五軍的兩團新兵，幫助他們走南坎（Nam-hkam）之北，騰衝之西南的一條小路回國。到了六月六日，預二師和八十八師才退到怒江以東。

第五軍的殘餘直屬部隊與新二十二師由杜聿明軍長率領，一直向北走，到了葡萄（Putau），轉向西南到了大洛，在大洛絕糧，餓了七天，幸蒙美軍空投給養，轉危爲安。其後於八月三日在

雷多進入印度。

第五軍直屬部隊之中的騎兵團（裝甲兵團）、工兵團、汽車兵團與輜重兵團，於四月二十七日史迪威與羅卓英二人下了「會戰命令」以後，被杜聿明遣送回國，這四個團於臘戌失守以前到了臘戌，因此而安全回到了雲南。（杜聿明十分不喜歡那會戰命令，深知該命令的規定只是死路一條，因此而藉口該命令未曾列舉第五軍直屬部隊的各單位，「獨斷」遣送這四個單位回國，以保全國家的人力與物力。他這樣做，也許是不對的。倘若他不先遣送這四個單位回國，也許其他單位於撤退之時不致吃那麼多的苦。）

第五軍的九十六師，跟杜聿明跟到了葡萄而不願意再跟，乃轉而向東，在維西縣回入國境，於八月二十三日到達劍川縣。

第五軍入緬之時，有四萬人，到分別入印與回國之時只剩下兩萬人，其中有很多不是戰死的，而是在途中因暴雨、烈日、缺糧、缺藥、遭遇毒蚊、瘧蚊、螞蝗等等原因，得病而死的。

十六、日軍攻佔龍陵與騰衝，一度竄至怒江之東

日軍攻下臘戌以後，又在中緬交界之間的畹町獲得了我方物資與軍用品八萬噸。其後長驅直入，在五月三日攻佔龍陵，五月三十一日攻佔騰衝。守騰衝守了二十幾天之久的是我軍預備第二師與八十八師。

日軍也有幾百人繞過了惠通橋，進至怒江之東，被我軍第三十六師奮勇迎擊，予以肅清。

十七、結　語

勝敗原是兵家常事。這第一次滇緬之戰卻敗得很不值得。我們白白犧牲了三個精銳的軍，只是替英國守緬甸、保印度而已；而英國並未領情。戰敗的主要原因，不是我軍不肯打，不會打，而是美國派來的代發命令的指揮官史迪威，聽了英國人的話，把戴安瀾第二〇〇師從可以策應第六軍的平滿納調走，以致東邊空虛，臘戍被偷襲，後路被切斷，全盤皆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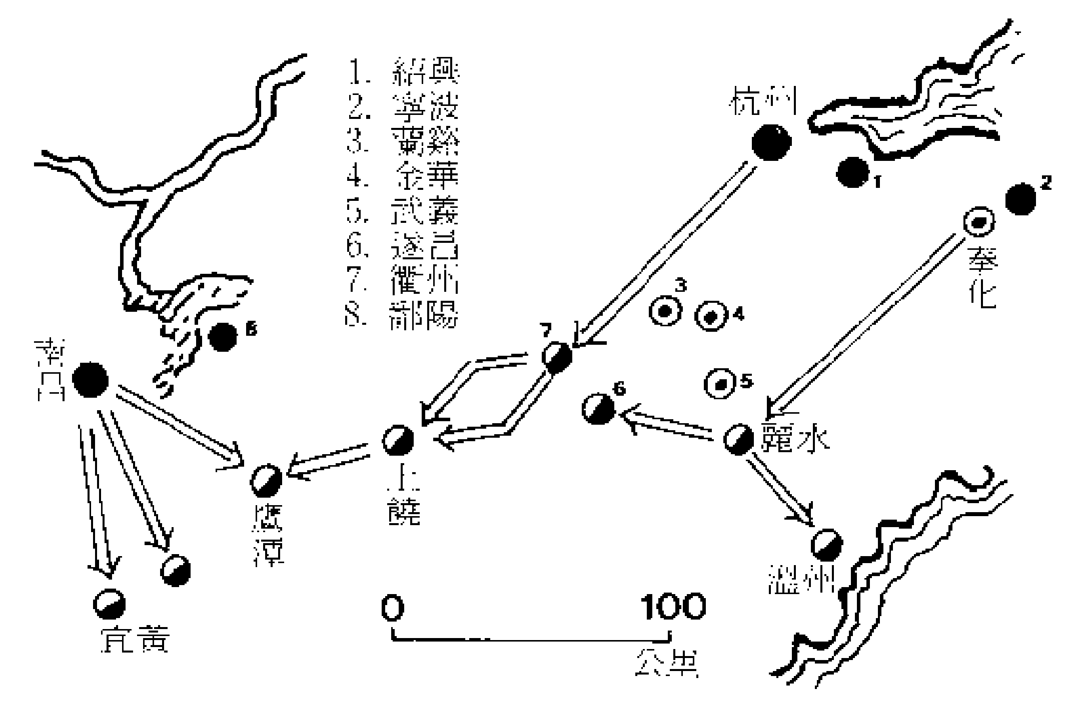
第八章　第二次滇緬之戰

在第一次滇緬之戰以後，第二次滇緬之戰以前，日本對我們本土又作了三次嚴重的進攻。亦即浙贛會戰，鄂西會戰，常德會戰。

一、浙贛會戰

浙贛會戰是在民國三十一年緊接著我軍在緬甸於四月二十九日失去臘戍而來的。它從五月十五日開始，到八月十九日結束，從浙江杭州附近殺到江西南昌附近，把整個浙贛鐵路沿線的大小城市都毀了，同時擄去了無可數計的物資，破壞了所有的四個大型飛機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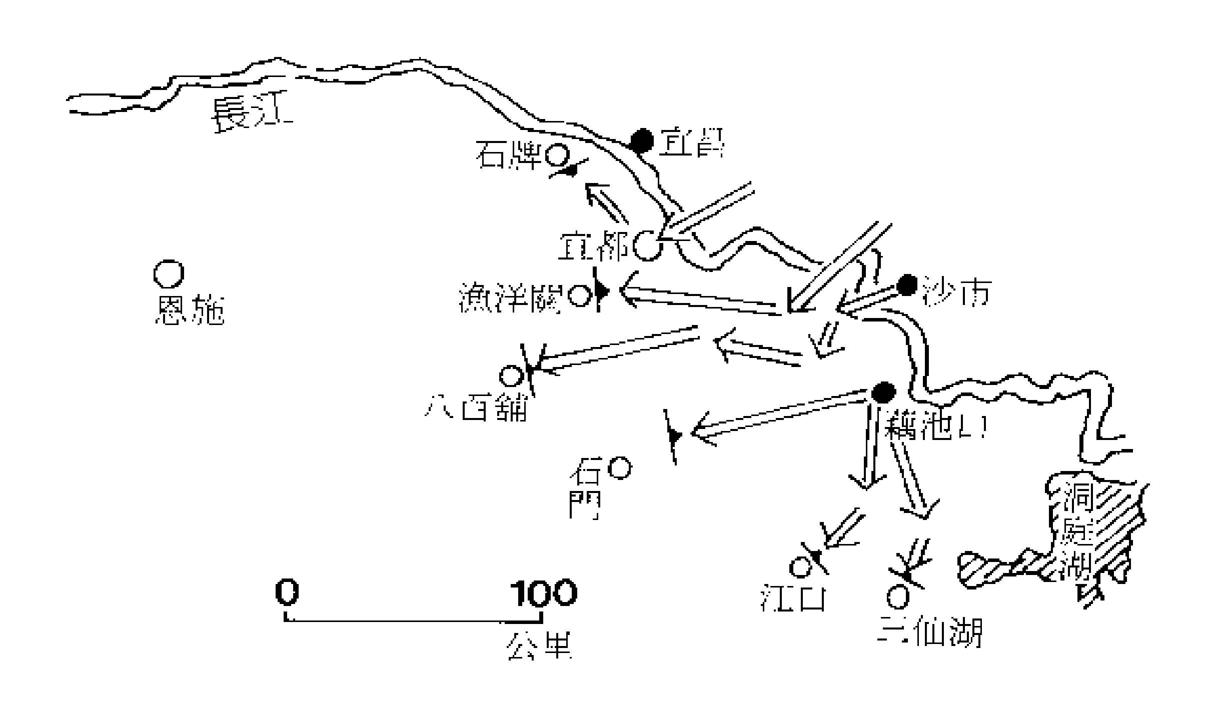
日方動用了七個師團，四個獨立旅團，七個獨立大隊，兵員總數有十八萬人左右。其規模大於三次長沙會戰的任何一次。



說明：◐ 日軍暫時佔領之重要城市

⊙ 日軍佔至民國卅四年八月之重要城市

地圖一　浙贛會戰



地圖二　鄂西會戰

我方以第三戰區的十一個軍與第九戰區派出的三個軍相對抗，兵員有三十萬以上，但火力則甚不如。

這一次我方的戰略是讓日軍進來，不打硬仗；等他們走了，才略給以顏色。苦衷是，顧祝同所統率的十一個軍與薛岳發出的三個軍，沒有一個能比得上派往緬甸的那三個軍的裝備。

日方之所以要儘快大舉來攻，破壞我們的大飛機場，是因爲美方杜立特將軍（General Doolitle）於四月十八日轟炸日本東京，其飛行員由航空母艦起飛，而不回去航空母艦，回到了我國衢州的大飛機場。（美國政府事前不徵求我們同意，事後由馬歇爾來了一封電報道歉而已。）

這一戰，我軍傷亡了六萬八千多人。日軍的傷亡，據他們自己說，是一萬八千不到。其中陣亡的，我方爲兩萬五千人左右，日方爲一千六百四十人。

二、鄂西會戰

次年，民國三十二年，日本似乎頗想由宜昌之西，進窺重慶，但是所用的兵力不到五個師團；只是探探我方虛實而已。這鄂西會戰，從五月五日打到六月十七日。

我方照例以龐大的兵力來對抗日軍，由於火力薄弱，確也不得不如此。我方所用的兵力，是陳誠所指揮的八個軍。

結果，日軍在漁洋關與石牌等地都碰了釘子；只佔了一個小便宜，佔有了華容縣城。他們的傷亡，據我方史政局的報告，超過了我方。我方的不到五萬，他們的是五萬八千二百多人。

三、常德會戰

常德會戰從民國三十二年十一月二日開始，到十二月三日結束。日軍以四個完整的師團，三個不完整的師團，加上一個獨立旅與四個師的偽軍，氣勢洶洶，似乎

地圖三　常德會戰

是想經由常德來攻佔長沙。

我方以十四個軍加上一個直屬師相抗。戰事進行得十分猛烈。我方陣亡了三個師長，常德城內片瓦無存。然而日軍卻未能佔有常德，更未能經由常德而襲取長沙。

我軍的傷亡超過五萬。日軍的傷亡，據我方估計，也有四萬七千人左右。

四、史迪威提前發動第二次滇緬之戰

英美希望蔣公再在緬甸作戰，蔣公在原則上同意，但第一要英國以海陸軍充分合作；第二要等候準備完成，時機成熟。

開羅會議之時，邱吉爾答應了以英國海軍在緬甸南邊登陸。不久，邱吉爾就反悔了，不肯以英國海軍登陸。

發動的時期，蔣公認為不能早過一九四四年，亦即民國三十三年。羅斯福贊成蔣公的主張。然而史迪威於馬歇爾的支持之下，卻擅自在一九四三年十月開始。事前不僅未向蔣公請示，而且也不通知蔣公。

無獨有偶，英國的蒙巴頓勛爵 (Lord Mountbatten) 也悍然於英國內閣並未同意之時，答應與

史迪威合作，「提前」發動這第二次滇緬之戰。

五、進兵路途的選擇

蒙巴頓勛爵希望用中國人的血，幫大英帝國收回緬甸殖民地，卻又怕中國的力量伸入緬甸中部，於是騙史迪威，說中國「駐印軍」不必由英姆法爾城向東直攻臘戍，而最好由印度的雷多進入緬甸西北部，穿過野人山，出日軍之不意，而攻取密支那。

史迪威雖則也在維吉尼亞軍校讀過書，但在來到緬甸做華軍事實上的統帥以前，卻不曾打過一天的仗，毫無作戰經驗。社會科學的根柢，也等於零。他向鄭洞國等中國軍事將領說，在地圖上，這一條由西北打向東南的路，比由英姆法爾到臘戍要近一些。

他不是不曾走過這條路。在第一次滇緬之戰失敗之時，他脫離隊伍而逃命，所走的正是這一條路。他應該曉得：原始森林中的路與兩山之中的山隘都是曲曲折折，計算起來要比緬甸中部由西向東的大道遠得多，而且也難得多。

至於，所謂「出日軍之不意」，這句話雖三歲小兒也不好意思說。日軍對情報工作一向極認眞，如此浩浩蕩蕩由雷多進軍，日軍會一點兒也不知道嗎？

六、我方的兵力、指揮系統與裝備

我方於第一次滇緬之戰結束之時，有兩個師進入了印度：新三十八師與新二十二師。新三十八師相當完整，新二十二師兵員只剩下三分之一，武器也損失了大部分。倘若用第五軍的殘餘直屬部隊來湊上，這新二十二師也可以變成相當完整的了。

蔣公加派了一個師，新三十師，空運到印度。於是我國的「駐印軍」，成爲名副其實的一個軍：有三個師。這「駐印軍」在民國三十二年三月有了「新編第一軍」的番號，簡稱新一軍。軍長是鄭洞國，副軍長是孫立人。孫立人兼充新三十八師師長。廖耀湘仍任新二十二師師長。新三十師師長是胡素，其後換了唐守治。

軍長之上，不再有所謂「司令長官」，也不再有所謂「軍事委員會參謀團」，而只剩下一個史迪威。

蔣公待人忠厚，又十分珍視中美的友好關係，所以仍對史迪威寬宏大量，授權給他，作爲正式的「中國駐印軍總指揮」！

史迪威於是得意忘形，把新一軍看成他的私人軍隊，自居爲中國式的軍閥，把美國對華的租借法案物資全部扣留，作爲新一軍一個軍的物資。

裝備新一軍當然是應該的，但是美國對華租借物資遠超過新一軍一個軍的需要。史迪威不管我國其他部隊的死活，不管我軍因租借物資之被他扣留而將要慘遭日本「一號作戰」的打擊，一敗再敗，失掉河南，失掉湖南，失掉廣西，又幾乎失掉了貴州與四川，包括重慶；附帶的也將失掉廣東的北部，包括韶關；失掉江西的南部，包括贛州；失掉豫西鄂北，包括西峽口與老河口。

新一軍三個師每一個師的裝備如下：

步槍	四千五百枝
自動步槍	一千零八十枝
卡賓槍	五百四十枝
輕機槍	二百七十枝
重機槍	七十二枝
六厘米臼砲	一百七十門
八厘米臼砲	三十六門
山砲	十二門
十公分半榴砲	十二門

史迪威所擁有的兵力，遠超過第一軍三個師。他的駐印軍總指揮部有極多的直屬部隊：

戰車隊七個營
獨立步兵一個團
教導團一個團
重迫擊砲一個團
重砲三個團
高射機關槍一個營
汽車兵一個團
輜重兵一個團
工兵兩個團加一個營
通信兵一個營
特務營一個營
憲兵一個營
運輸兵兩個大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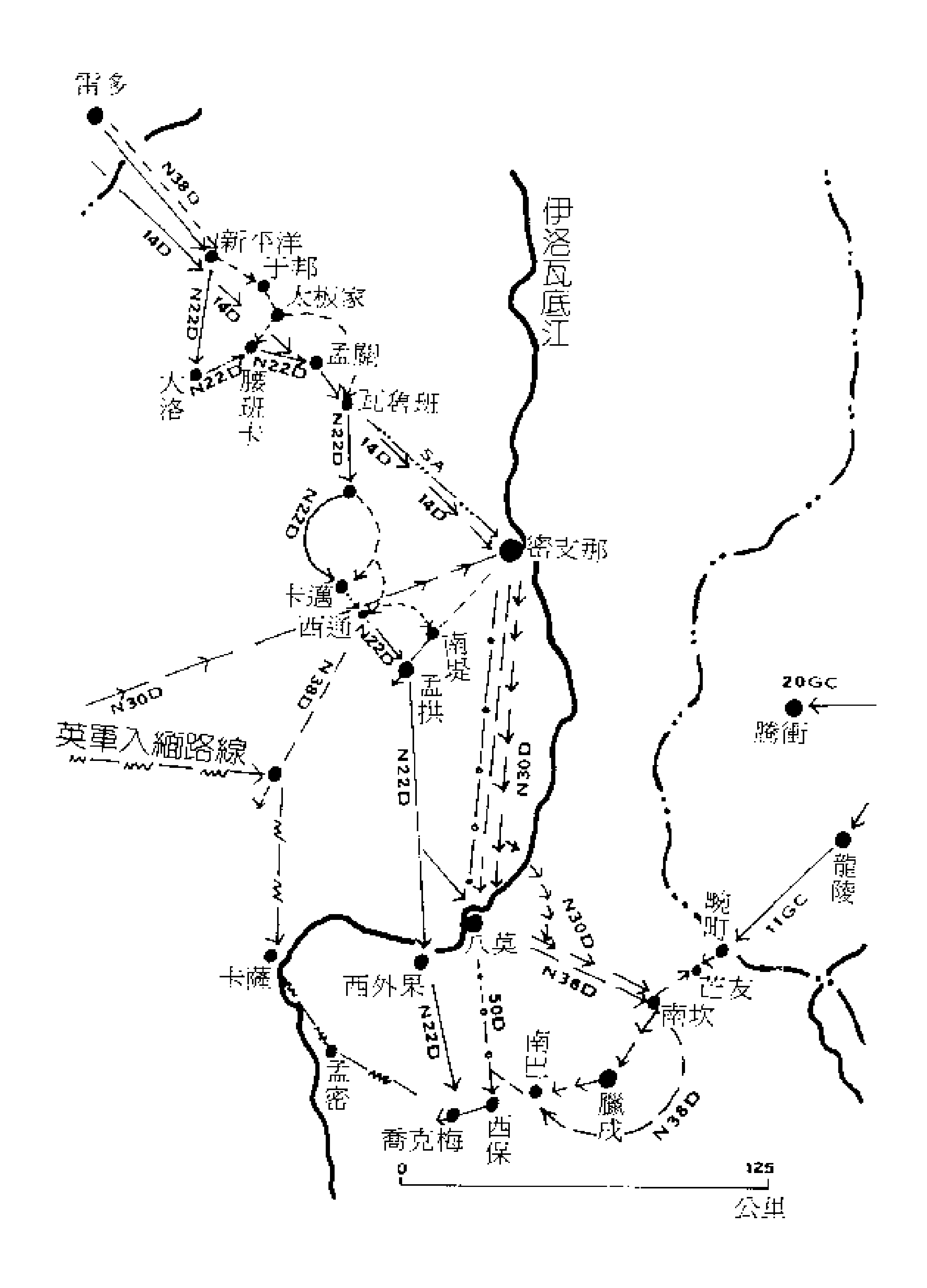
七、勢如破竹，而進度像蝸牛

史迪威留下新三十師在印度，作爲總預備隊，率領了直屬部隊與新二十二師、新三十八師，於民國三十二年十月二十四日，從雷多出發。五天以後，到達了鬼門關之南的新平洋（Shin-byinyang）。

此後，新二十二師與新三十八師勇往直前，戰無不勝，打下了所有梗在中途的日軍據點，光復了密支那、八莫、臘戍、南坎，先與滇西的我軍會師於騰衝之西、高黎貢山的八千八百尺海拔之高峯，後又會師於芒友；終又在一九四五年三月三十日與英軍會師於喬克梅（Kyankme）。

從密支那攻城戰開始，新三十師、五十師與十四師，都參加了戰鬥，勳績堪與新二十二師及新三十八師相比。民國三十三年九月，新一軍改編爲兩個軍，以新三十八師與新三十師爲新一軍，以其餘三個師爲新六軍。孫立人爲新一軍軍長，廖耀湘爲新六軍軍長。鄭洞國升任駐印軍副總指揮。

然而，在進度方面，駐印軍卻慢得像蝸牛。這不是孫立人與廖耀湘的錯，而是史迪威的錯：史迪威愚而好自用，常常亂發命令，以致十分耽誤將士的進度。攻一個于邦（Yubang-ga）要費一個月；攻一個大洛，也要費一個月。


雷多
N38D
14D
新平洋
于邦
太柏家
孟關
大洛
騰班卡
瓦魯班
伊洛瓦底江
5A
密支那
卡邁
西通
南堤
孟拱
N30D
英軍入緬路線
20GC
騰衝
龍陵
畹町
11GC
芒友
八莫
卡薩
西外果
N22D
50D
南坎
南巴
臘戍
孟密
喬克梅
西保
公里
0
125

地圖四 第二次滇緬之戰

八、攻取于邦與大洛的經過

于邦和大洛，是日軍在所謂「胡康河谷」(Hukwang Valley) 的兩大據點。這「胡康」一詞的英文拼法，很像「湖廣」。我國在清朝有過「湖廣總督」，亦即湖北湖南兩省的總督。這緬北的「胡康河谷」卻距離湖北湖南兩省太遠。軍中的文士把它不譯為「湖廣河谷」，而譯為「胡康河谷」，意在避免混淆，值得我們感謝。

這個名詞是十八世紀一位英國殖民地地理專家製造出來的。這位英國殖民地地理專家，顯然曾經向一個中國的「通事」(譯員) 請敎過。通事先生告訴他：這個地方屬於「戶拱土司」。於是英國專家便囫圇吞棗，把「戶拱」寫成Hukwang。正如同另一位英國專家曾經把「孟大人」三個字作為中國所有官吏的尊稱，也把北京官話混稱為「孟大人的話」(Mandarin)。

「胡康河谷」的「河谷」一詞，也很費解。當地並無胡康河，何來「胡康河谷」？那地方確是一大片窪地，是好幾條大河的河谷所合成的。那一位殖民地地理專家，大而化之，未暇深考，以為在若干河流之中總該有一條比較大的叫做「胡康河」罷！

我有一個美國朋友，他是作家，常常和我談到孔夫子的老闆King Ai of Lu。我猜了很久，才猜出他指是魯哀公。其實中國也有一位名作家，稱南子的丈夫為King of Wei呢！

以上都似乎是廢話。廢話未嘗沖淡了我寫這篇文章之時的不愉快的心情。

史迪威命令孫立人進攻于邦，只准他派遣新三十八師的一個營。孫立人要求多派一些，史迪威說：「我有情報，于邦只有幾十個『武裝土人』（緬甸兵），與幾個日本下級軍官而已。」於是，孫師長下令給一一二團第二營營長李克己，叫他去于邦試試。

李克己與他全營的弟兄到了于邦，在十一月四日把日軍數十人加以包圍。日軍埋伏在大龍河兩岸的卻多得很，而且有山砲重砲。他們在十一月二十二日對李克己全營做一個「反包圍」。

李克己智勇雙全，吩咐弟兄們以大樹爲掩蔽。這些大樹，直徑有超過一丈的。李克己把若干大樹用鐵絲網連成若干同心圈，作爲「代用堡壘」。他又選擇了若干最高的樹，在樹頂架上機槍，能向三百六十度以內任何目標掃射。

苦的是糧食吃完。史迪威原以爲糧彈皆可空投（因爲這時候緬甸上空的制空權，已經落入美軍之手）。史迪威不曾料到：胡康河谷的上空，全爲濃密的樹葉所掩蔽，飛行員無法認出李克己營究竟在哪裏。

李營的弟兄，先吃香蕉，後吃香蕉樹的根。到了香蕉樹的根也快被吃完之時，眞夠緊張。

幸虧他們的老長官孫立人，因爲得不到他們的消息而一再向史迪威哀求派兵去救。史迪威終於勉強准許孫立人派一個團，孫於是親自帶了第一一四團，向于邦的方向來，走了二十多天，才在十二月二十一日走到。回頭一看，第一一三團與師部直屬山砲第二營，也都跟著來了。

孫立人一聲令下，兩個團的步兵與一個營的砲兵一齊動手，劈劈啪啪，血戰了九天，才在十二月二十九日解了李克己營的圍，殺死了七十名日本兵，奪佔了于邦這個小小村莊。

史迪威不頒獎，也不懲罰。這于邦之役，本只是新三十八師自身可以處理的小事。

史迪威對次一小事，亦即大洛之役，卻小題大做，要親自帶新二十二師的一個營，權充代理營長（並非在名義上自兼代理營長，而是帶了原來的營長去，卻一切由自己發號施令）。

史迪威亂發號，亂施令，打了一個多月，打不下大洛。

新二十二師師長廖耀湘，正如孫立人一樣，很關心那去了大洛的一個營的弟兄，焦急萬分。廖下面的第六十五團團長傅仲良，向廖請纓獲准，帶了全團弟兄與一個師部直屬工兵營，開闢一條新路，走到日軍後方，從一月二十二日戰到一月三十一日，將日軍殲滅，包括其指揮官藤井小五郎大佐，救出史迪威及他所越級指揮的一個營，同時佔領了大洛。

史迪威惱羞成怒，不僅不感謝傅仲良救命之恩，反而下令將傅免職，遣送回國，說傅犯了軍紀，不該擅自行動（傅並未擅自行動，他是在獲得廖師長的准許後，才去大洛助戰的）。

史迪威引起了新二十二師全體中國軍官的公憤，也使得所有美籍聯絡官感覺到很難爲情。於是新二十二師中美軍官一齊聯名打電報給蔣公報告此事。蔣公回電，傅團長一切免議。

史迪威餘怒未息，把孫立人與廖耀湘兩人召來他的總指揮部，疾言厲色的說：「以後你們新三十八師與新二十二師的事，我不管。你們自己管。你們自己指揮！」

九、孫廖二人的戰術

孫廖二人求之不得，大喜過望。兩個師密切合作，一東一西，沿著進兵路線，實施「西洋拳戰術」，也就是一個拳頭從正面打，另一個拳頭從旁邊敲，或繞到對方的脖子後面勾他一勾。這種戰術，西方兵學家稱為「勾打戰術」（The hook tactics），日本人早就從七七以來，對我軍各部隊一用再用了。不過在表面上看起來，他們只是對我軍正面猛攻，側面迂迴。

事實上，他們迂迴到我軍的後面，前後夾擊，不僅是側面威脅而已。

長話短說，新三十八師與新二十二師配合得十分理想。新二十二師負責對某一據點正面攻擊，則新三十八師從側面支援，或繞到日軍的後方，前後夾擊，同時阻住日軍的退路。反之，如新三十八師對某一據點作正面攻擊，則新二十二師作側面或夾攻。這些據點是：

(1)太板家（Taihpa-ga）由新三十八師作正面攻擊，於二月一日佔領。

(2)腰班卡（Yawngbang-ga）由新三十八師作正面攻擊，於二月二十一日佔領。

(3)孟關（Maingkwan）由新二十二師作正面攻擊，於三月五日佔領。

(4)瓦魯班（Walawbum）由新三十八師作正面攻擊，於三月九日佔領。

(5)丁高沙坎（Tingkawk Sakan）由新二十二師作正面攻擊，於三月十五日佔領。

(6)卡邁（Kamaing）由新二十二師作正面攻擊，於六月十九日佔領。

(7)孟拱（Mogaung）由新二十二師作正面攻擊，於六月二十九日佔領。

十分猛烈的，對卡邁的進攻，是兩個師同時擔任正面進攻與側面後面的突襲。正面進攻之處，非只一處；而切斷敵人之後，也不僅在一處切斷。

卡邁終於在六月十六日入於我方之手。除了新三十八師與新二十二師並肩立下了大功以外，五十師也有一個團參加此役。

十、密支那之役

在取得卡邁與孟拱以後，我軍肅清了孟拱與密支那之間索卡道與庫芒山（Kumon Range）的山路，殲滅了日軍七千人以上，被我軍圍困而餓死的又有兩千左右。

史迪威派了中美混合支隊，由極東邊的小路，有時也學新三十八師與新二十師，在山中林中開闢新路。這中美混合支隊有兩隊，每隊以美軍一個營與華軍一個團，及若干附屬兵員組成。他們在五月中旬到達了密支那附近。

五月十七日，史迪威親自帶了一部分軍隊空降密支那兩個機場之一的西機場，並加以佔領。然而卻未能一口氣進入密支那城（密支那的另一個機場是北機場）。

要等到八十八天以後，八月五日，史迪威才佔領了密支那城。

日軍的守城部隊只不過三千人而已。史迪威陸續調來的攻城部隊卻超過三萬（包括新三十師主力，與十四師及新二十二師各一部）。

史迪威的才具，超過一個上等兵，甚至可以勝任一個排長，卻決非統帥或偏裨之選。當時他的部下，正如我們今天研讀其史料的人，只看到他手忙腳亂，一味蠻幹，不知如何眞正圍困敵人，不知如何方能擊中敵人的要害，只知道用中國兵的血肉去拚。

他又常常改變主意，更換前線指揮官。他一共換了三次，前兩次的指揮官是美國人，後兩次的指揮官是中國人，而這兩個人之中最後一個，是潘裕昆。潘的本職是第五十師師長。

潘裕昆接管前線指揮官之時，史迪威聲明不再越級干涉。恰好駐印軍的副總指揮鄭洞國於七月六日到達密支那，史迪威把一切責任都推給了鄭。鄭在七月七日下令總攻，全體華軍將士齊告奮勇，這才在七月十七日攻進了城，八月五日攻進了日軍的司令部，殺掉司令官水上源藏少將，結束了這密支那攻城戰。

日軍在這一役死了七百九十人，傷了一千一百八十人。我軍死了九百七十二人，傷了三千一百八十四人。助戰的美軍死了二百七十二人，傷了九百五十五人。

十一、尾　聲

日軍於屢敗之餘，喪了膽。此後雖仍在八莫與南坎、臘戍頑強掙扎，然而大勢已定。華軍在十二月五日佔領八莫，民國三十四年一月十五日佔領南坎，三月八日佔領臘戍。

三月三十日，華軍在喬克梅與英軍會師。

英軍在五月五日不費什麼力氣，從日軍手中領回仰光。

總結這第二次滇緬之戰，我軍獲得全勝，殺死日軍三萬三千人，殺傷日軍七萬五千四百人，俘虜日軍三百二十三人，擄獲的用品有飛機五架，大砲一百八十六門，卡車五百五十二部，機關槍六百四十三挺，步槍七千九百三十八枝。

我軍的傷亡，只相當於日方的六分之一。

我方也於作戰期間完成了雷多公路一千英里，舖設了比公路略短的油管。

不過，公路與油管，於戰事結束以後都送給了英國；北部緬甸與中部緬甸也送給了英國。這個仗事實上是替英國打的。

中國所付出的代價，不僅是一萬多人的傷亡，而是因爲從每個部隊抽調了精銳士兵空運印度，抽調了二十五萬「機動部隊」之中的二十萬，放在印度與「滇西」，使得河南、湖北、湖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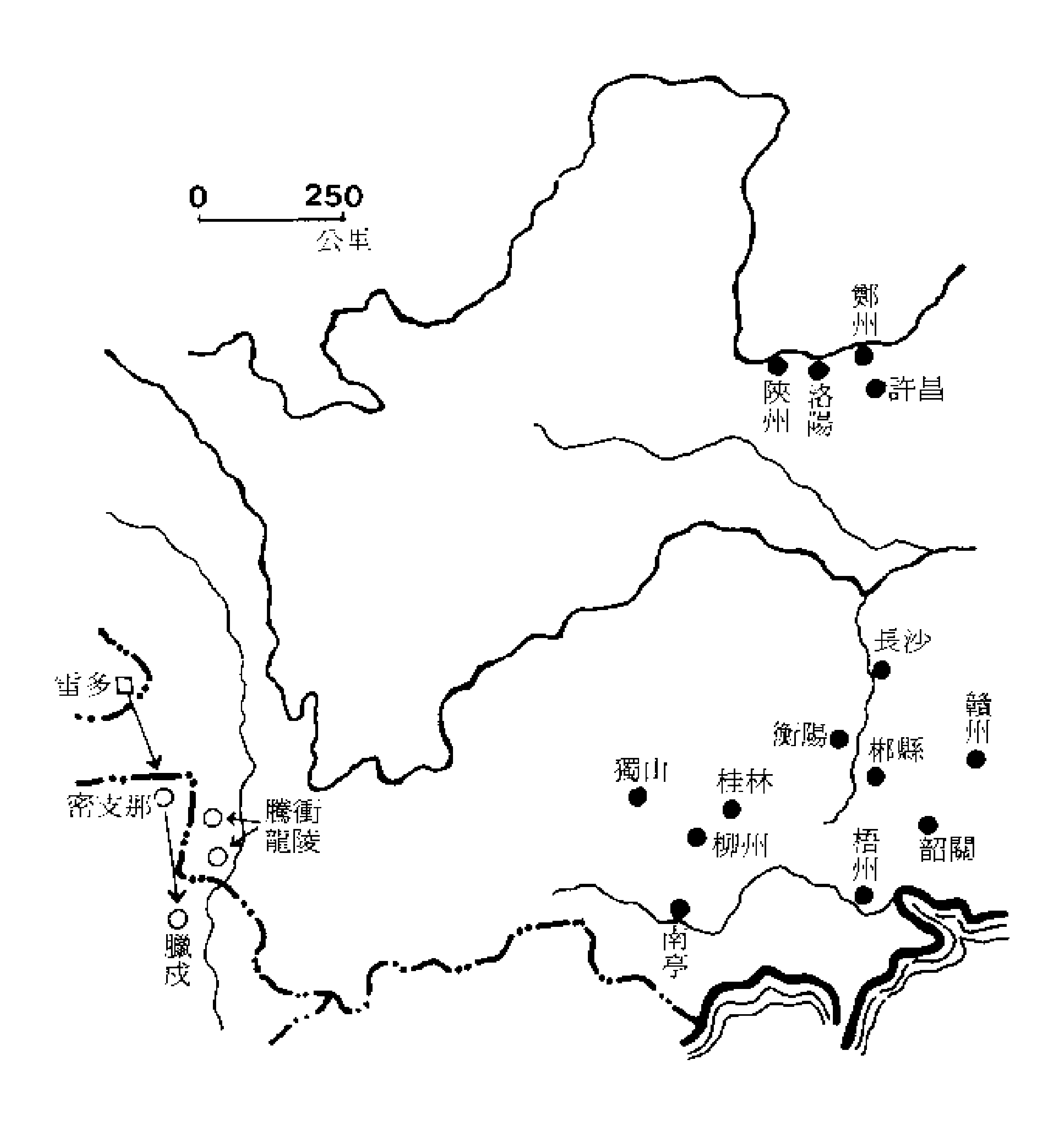
廣西、廣東、江西、貴州，這幾個省的防守力量，減少到不能作戰的程度，以致不僅讓日軍長驅直入，而且幾乎失掉了貴陽與重慶。

放在滇西的部隊，第十一集團軍與第二十集團軍，均為美式裝備、美式訓練的部隊；也均為原來是機動的部隊。馬歇爾在民國三十三年四月十一日下令用「停止美援」的威脅，強迫我方把滇西部隊也投入緬甸戰場。我方屈服，忍痛於五月初命令滇西軍渡過怒江，對高黎貢山及其南邊的羣嶺仰攻，死傷了一萬八千五百九十八名精兵，才在民國三十三年九月十四日與十一月三日先後光復那一時並無光復必要的騰衝與龍陵二城，只不過是為了給史迪威壯壯聲勢而已！

第九章　日軍一號作戰

日本大本營見到史迪威在緬甸輕舉妄動，便抓住機會，在民國三十二年十二月決定對華做最後一次的致命打擊，稱爲「一號作戰」。這一號作戰包括我方史料上五次會戰：豫中、長衡、湘粵贛、桂柳、豫西鄂北。前四次會戰，都是我方挨打，上峯不許還手。

誰該負責？第一是：史迪威及其支持者馬歇爾。他把我軍的精銳抽調了五分之四，也把積存在印度的我方軍用品，與一九四三及一九四四美國運到印度以租借給我們的軍用品，都一概扣留，以進行第二次滇緬之戰。誠然，我北緬的駐印軍五個師及滇西的兩個集團軍因此而在緬甸滇西戰勝了日軍，佔領了北緬與中緬的幾個據點，也收復了騰衝與龍陵兩個廢墟；卻同時使得我國本土的名城洛陽、長沙、衡陽、桂林、柳州、郴縣、韶關、贛州、與西峽口、老河口，落入敵人之手；平漢鐵路、湘桂鐵路、桂黔鐵路、粵漢鐵路，都被敵人打通。整個的中國，由北到南，從河南到湖南、廣東、廣西，都被敵人囊括而去。中國被劈成兩片，重慶岌岌可危。戰敗亡國的可能



地圖一　我軍在緬所得與在華所失

性，顯然可見。

第二個該負責的，是軍令部次長劉斐。他是某方潛伏我國軍政機構的間諜，不斷的僞造蔣公命令叫我軍處於不利之地，也叫我軍採取必敗的戰略與戰術。例如：叫我軍分散在許多地方，讓敵軍來各個擊破；叫我軍各部隊只許死守，不許還擊，更明令「未奉上峯命令以前，不許移動」。於是，一個一個的部隊，死完爲止，或潰完爲止，或投降了日方與汪精衛的僞政府爲止。我舉一個例：蔣公有命令給劉茂恩，叫他在洛陽「守七天」，以配合其他部隊的攻守行動。劉斐轉給了劉茂恩的命令卻不是「守七天」，而是「死守」，「守到最後一人」。結果，劉卻守了十二天，而劉斐卻又報告蔣公，說劉茂恩及其部隊「沒有打」，「不戰而逃」。

第三個該負責任的，是美國財政部次長亨利・花埃特（Harry D. White），他扣發扣運中國政府所購買的兩億美元黃金，使得中國政府無法按期以黃金收回市場上大量的法幣，以平衡物價。結果，我國的通貨膨脹成爲惡性，而全國的軍民都陷入於饑餓之中，加上在河南於民國三十一年大旱及三十二年蝗災，民間已無存糧可言，早已倚仗草根樹皮活命，餓死了二、三百萬人。然而軍政當局仍舊徵糧、借糧、搜糧，人民如何不恨？

河南一省地方雖大，但西部山區的出產極少。當年軍閥時代，全省的多餘糧食只能養兩三個師的兵，當督軍的每每只是一個師長而已。自從民國二十六年抗戰以來，河南總是擠滿了我軍幾十個師，與日本幾個師團。到民國三十三年，已經有七年之長。即使沒有黃河決堤，沒有旱災與

蝗災，也足夠造成民不聊生的危險情況了。何況此次日本對我進行一號作戰，來了八個師團之多，我方也從各方加派來了若干個師，新舊總數有四十三個師之多呢！

我們的同胞眞是命苦。珍珠港事變以後，美國變成了中國的盟邦，使得中國人以爲從此勝利在望。美國確也先後派來了若干顧問，其中之一，寇理（Lauchlin Currie，舊譯居禮）建議我國政府向農民「徵實」，也就是不准農民以政府自己所發行的法幣繳納田賦，而用「實物」即小麥、大米等等作爲田賦。從此民間已沒有多少存糧可言。

不久，政府又在「徵實」之外加了「徵購」，強迫農民除了繳納若干糧食作爲田賦之外，再賣若干糧食給政府，換取政府天天跌價的法幣。最後，又強迫農民「徵借」，亦即除了「徵實」的田賦與「徵購」的糧食以外，加繳更多的糧食，換取政府一紙「借條」，這借條寫明勝利了以後才還錢。人民不敢指望何年何月勝利可以到來，使得借條可以「兌現」，只是苦得全家對泣，叫天不應而已。有田的農民尙且如此，沒有田的窮人，其生活就更加不堪設想了。讓我們感謝寇理顧問的美意吧！

美國確也「借」給了我們以相當於「送」給蘇聯的十分之一的物資，也就是「送」給英國的三十分之一的物資。這些租借給中國的物資，並非同蘇聯英國一樣，是交給蘇與英的政府，而是交給史迪威，由史迪威全權監督，不久便由史迪威全權支配。於是史迪威只肯在緬甸打，爲他自己一雪第一次滇緬作戰之時的慘敗之恥而打，坐視中國本土瀕於全敗與亡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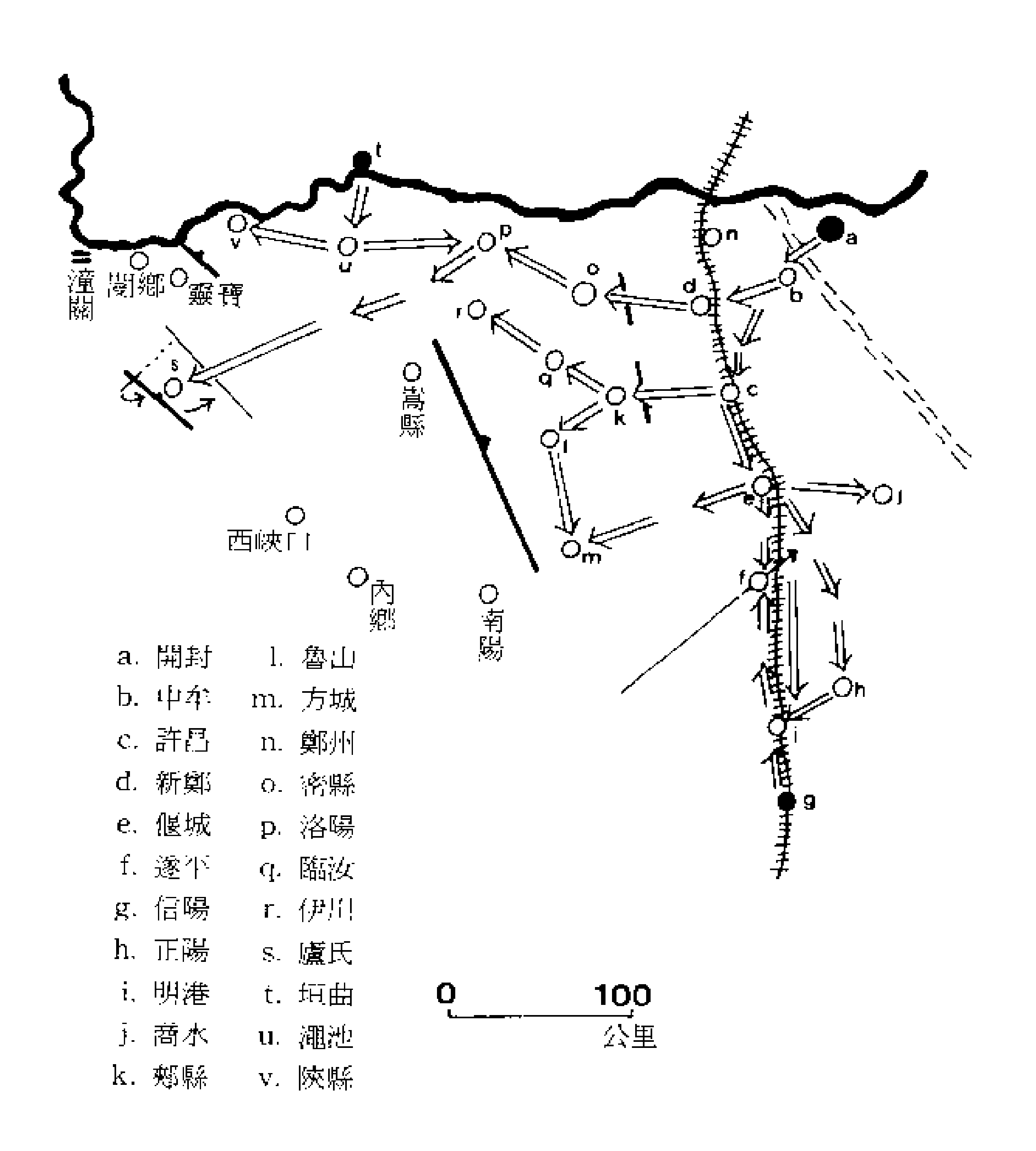
史迪威有命令給美國十四航空隊司令陳納德（Claire C. Chennault），不許他支援守洛陽的我軍，叫他專心保衛那美軍飛機場所在的成都！成都遠在大後方的後方，並未受到日軍的進攻。史迪威的同路人美國駐華大使館的祕書，也打電報給羅斯福，說日軍在河南只有兩三個師團，並無大舉進攻之意。

一、豫中會戰

現在，我簡敍這一號作戰的第一部分：豫中會戰。

所謂「豫中會戰」是從我駐印軍攻佔緬甸「西通」（Seton）城的後一天開始，亦即民國三十三年四月十七日。日軍用橡皮艇在中牟縣渡過了「黃汎」（因程潛決堤而造成的一片氾濫地帶）。然後，南邊、北邊的日軍分別由信陽北上，由新鄭南下，在遂平會師，打通了平漢鐵路。我軍克復遂平，他們繞道正陽，又在明港會師，再度打通了平漢鐵路。同時，日軍於攻佔新鄭、許昌以後，分兵西向，席捲臨汝、密縣，猛攻洛陽。另一股日軍，由垣曲渡過黃河，到澠池，由澠池向東夾攻洛陽。在五月二十五日把洛陽拿了去。

守洛陽的是劉茂恩的部隊，第十四集團軍的第十五軍，軍長爲武庭麟，有兩個師。這兩個師在洛陽城郊死守。城內擔任巷戰的是九十四師，屬於李家鈺三十六集團軍的第四十七軍。這三個


潼關
閿鄉
靈寶
嵩縣
西峽口
內鄉
南陽
a. 開封
b. 中牟
c. 許昌
d. 新鄭
e. 偃城
f. 遂平
g. 信陽
h. 正陽
i. 明港
j. 商水
k. 郟縣
l. 魯山
m. 方城
n. 鄭州
o. 洛縣
p. 洛陽
q. 臨汝
r. 伊川
s. 盧氏
t. 垣曲
u. 澠池
v. 陝縣
0 100
公里

地圖二　豫中會戰

師都是戰到糧彈俱絕，兵員非死即傷之時爲止。僅僅在城郊成仁的，便已超過了六千人。那時一個師的兵員總數，也不過是七、八千人而已。這些詳情，是當時參戰而僥倖未死的趙新老弟告訴我的。趙在當時是一名排長。

日軍以孫良誠與孫殿英兩支漢奸僞軍爲前鋒，如入無人之境，一直衝到了豫西的盧氏縣，燒了我軍放在該縣的倉庫，毀了無可數計的物資。另一支日軍幾乎進了潼關，被胡宗南派了五個軍擋住。

湯恩伯的第三十一集團軍，已由王仲廉接充總司令，所受批評最多。事實上，湯部不是不肯打，而是打了沒有人知道，例如十三軍軍長石覺，指揮第四師在登封打了一個勝仗，日期是四月二十四日，對方是日軍第一一〇師團。

倘若湯軍沒有打，爲什麼會傷了二萬五千三百零七人，死了二萬二千六百一十人呢（何柱國第十五集團軍的傷亡數目尚未計算在內）。

湯本人是第一戰區副長官，所統率的號稱有四個集團軍，加上一個直屬的軍。這四個集團軍除了第三十一集團軍以外，是何柱國第十五集團軍，陳大慶第十九集團軍，李仙洲第二十八集團軍。直屬的一個軍，是賴汝雄第七十八軍。

事實上，這些軍隊全由軍令部直接控制。軍令部叫他們以二十九個師「死守」二十九個縣，不相往來！不相呼應！不許機動。中國每一個縣，常常是東西一百多里，南北一百多里。此時我

軍每一個師只有七、八千人，如何能守一個縣？

所有的師早就沒有一個依照規定有足額一萬二千多人！這一種「吃空額子」的作風，不僅湯的部隊如此，全國各個部隊莫不皆然。原因是，管糧管餉的大官，把膨脹了的通貨，看成未膨脹以前的通貨，把早晚不同的飛升的物價用官話說成固定的穩定的物價。官話連篇，於是士兵的月餉只等於戰前的幾毛錢，甚至降到幾分錢。一切副食費、辦公費，都同樣的無形減少，減少到官長如若不吃空額，不僅他本人會餓死，全軍全師都會餓死，更不能打仗。我不曾帶過兵，當然也不曾吃過空額，更絕無意於歌頌這個「吃空額」的亡國制度。我所不了解的，爲什麼管軍事經費的人，始終不肯面對現實，在當時能像以後到了台灣，把官與兵的餉定爲合理的數目，按月儲存在每人的戶頭。（管餉的人可以回答我：軍方費用要經由財政當局核發；財政當局也可以回答我，養了一千多萬的兵而打了六、七年的仗，通貨膨脹是無可避免的。倘若增加了軍餉，物價更會跟著上升。）

最氣人的，是管子彈的人，也是官話連篇，其中頗有些分子絕對不與帶兵作戰的軍官合作。兵站和倉庫分散在各縣，都絕對沒有派人把子彈送到前線供放槍殺敵的人使用。這些兵站的管事老爺，都一概等候各部隊派兵「持憑證來領」。倘若沒有兵站的上級官吏所頒發的憑證，雖貴如副長官的湯恩伯也休想領到一顆！湯於四月二十六日與二十七日，在登封碰了兵站小官的釘子，又於五月十日在嵩縣碰了兵站的釘子。

以我所知，當敵人在年底打到了貴州獨山之時，孫元良奉命率部以急行軍，走數千里赴援，

而獨山附近的兵站小官，也竟然不肯發子彈與其他軍用品給孫元良。

當然兵站的大官小官也有他們的苦衷，在他們上邊有人管他們。我國兵站的系統與作戰的系統，各是各！

最奇怪的是：我方早就在登封臨汝之間築了防禦工事，而劉斐以軍令部的名義所下的命令是：在一片平原，未設工事的禹密許漯（禹縣、密縣、許昌、漯河）決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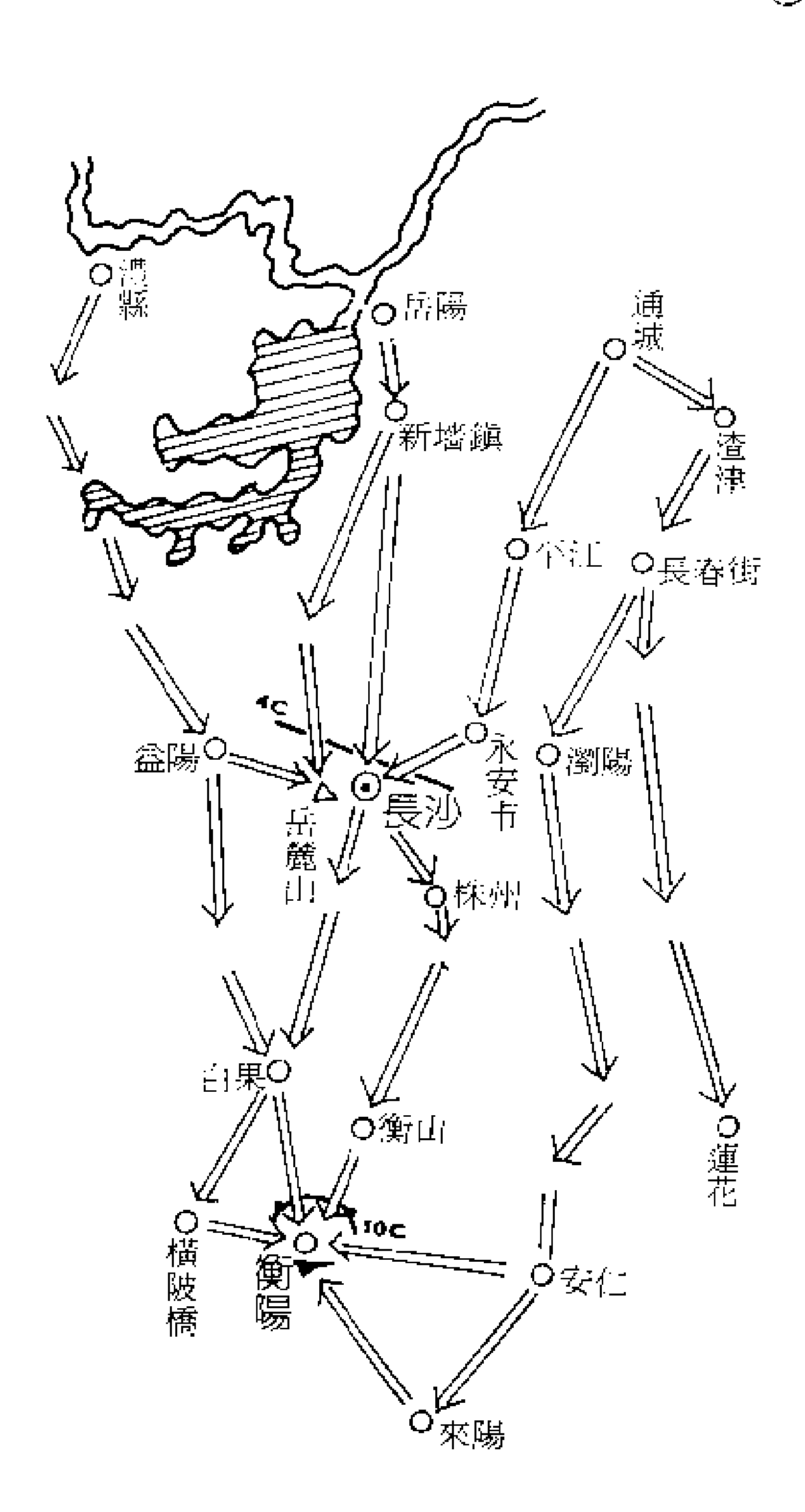
第一戰區司令長官蔣鼎文雖則分了四個集團軍交給湯恩伯指揮，仍有四個集團軍與一個兵團供他直接指揮。蔣鼎文之無法眞正對日方應戰，正如他的副長官湯恩伯。眞正的指揮官不是他們二人，而是劉斐！

戰事緊急之時，有胡宗南從陝西派來了五個軍。五個軍之中，包括劉安祺第五十七軍。這當然是不無小補。潼關與陝西總算是保住了。

二、長衡會戰

日軍由湖北進攻湖南，進行那使得我方大敗的第四次長沙會戰，所用的兵力是十個師團，以五個師團爲第一波，三個師團爲第二波，兩個師團來往接應，比在河南所用的加多兩個師團，也比前三次長沙會戰多用了六、七個師團。

我方呢，薛岳親自告訴了我，精兵大部分皆已被軍令部從湖南調走。留在湖南的兵，雖然仍有十六個軍以上，然而每一部隊的兵員皆不足，正如在河南的一樣，裝備由於史迪威霸佔了租借物資，當然更談不上。我們的敵人究竟是日本呢？還是美國！或是怪我們自己的外交當局瞎了眼睛。（我寫下這些字，並非由於個人的恩怨。我的美國友人與美國學生極多，我在美國所受的待遇也一向比我自己的祖國給我的待遇好。兩國政府間的關係搞不好，雙方的官僚都該負責，與人民無關。）



地圖三　長衡會戰

這個第四次長沙會戰，以及接續而來的衡陽之戰，從開始就注定了我們必敗。

日軍用兩、三個師團打我們一個軍。我們一個軍雖有兩個或三個師，而兵員總數只有一萬左右，相當於日軍半個師團。火力呢，最多抵得上日軍一個聯隊（團）。於是我方第二十軍在關王橋被擊潰，兩個其他的軍在益陽被擊潰；五個其他的軍，在瀏陽被擊潰。第四軍獨力守長沙，血戰十天，終於守不下去。

可憐的第四軍軍長張德能，爲國家出了一輩子的力，身經百戰，卻因爲不放心岳麓山將要落入日軍之手，便帶了兩個團出長沙城，前往救援岳麓山的守軍第九十師師長陳侃。於是他被人告發爲臨陣脫逃，押解到重慶受軍法裁判，槍斃。該槍斃的人太多，爲什麼是他？他倘若想脫逃，爲什麼要率領兩個團，爲什麼不獨自一人向南奔跑，而帶了兩個團踴躍進入砲火連天的前線岳麓山？

他當然也有罪，可能是事先未奉上級批准，可能是日軍其後乘虛而佔了長沙。然而戰場上的事當軍長的連支援部下的權都沒有嗎？他是否不曾留下一兵一卒在長沙城內呢？（我從未見過張德能，更不是他的同鄉或親戚。）

可佩而又也令人心酸的是方先覺。長沙在六月十九日淪陷。衡陽在六月十七日已經有敵軍來攻。方先覺率領一萬七千人左右的第十軍，苦守了五十二天（一般人誤傳爲四十八天）而終於在八月八日被俘。蔣公派來的援兵黃濤軍與黎行恕軍先後到達衡陽近郊而被日軍堵住，李天霞軍進展遲

緩。

日軍先以兩個師團來攻。方先覺打傷其中的一個師團長佐久間為人，斃了日軍的各級軍官近一千人，使得日軍的傷亡超過一萬九千。最後，日軍在東京的大本營奏請天皇，敕令在湖南的指揮官，第十二軍司令官橫山勇，速即結束衡陽之戰；橫山勇派了五個師團來圍攻衡陽，才在八月六日攻進了城。方先覺又率部巷戰了數十小時，才在八月八日的深夜凌晨、黎明以前，成為日軍的俘虜。日軍把他關在一個天主堂。其後，天主堂的職員幫他逃出。

他逃到寶慶，跑到重慶，見了蔣公報告一切。蔣公獎勉他，安慰他，命令他打消自殺的念頭（他曾在衡陽將失之時，打電報給蔣公，說「來生再見」；告訴我：他深愧城破身俘之時，因洽求日軍不殺第十軍傷兵的承諾，而未當場自殺；準備謁見蔣公以後便了斷自己）。蔣公把新成立的青年軍交了一個師給他，叫他訓練。

我到雲南曲靖，向這個一○七師的官兵演講，遇到了方，從此與他成了好友。然而他一邊竭力從事於新的任務，一邊心中的結至死未能打開。他活得苦，死得更苦。

我在台灣之時，與他常相往還。我曾經以西方的人生觀與軍事道德，一再安慰他、勸他。然而無效。我向他說：「你對得起國家了。你在那一點對不起國家？」他每次只是答我以苦笑，或長歎一聲。他去世已久，願他在天上泉下，忘記這塵世的一切而好好安息。

他的部下之一預十師師長葛先才，也成了我的好友。葛君與我，在台北他令弟家中談了兩天

一夜，也對哭了兩天一夜。談完，他給了我一張幾百個骷髏排列成幾層的照片。

這些骷髏都是他葛先才在第十軍預十師，同守衡陽南門的弟兄。

他流著兩行眼淚向我說：「衡陽的事，離開今天也有幾十年了。這幾十年，曾經問過我當時守衡陽的情形的，前後不過是兩個人而已！誰關心啊？這兩個人一個是你黎教授，一個是蔣公。我與方軍長同日被俘，也被關在天主堂。他逃出了以後，日軍的管理加嚴。我到了抗戰勝利，才被放了出來，到重慶見蔣公，報告一切。蔣公問我：『想做什麼工作？』我說：『不想擔任什麼職務，只想回湖北看看母親，然後去衡陽找到弟兄們的屍首，重新好好的葬下去，造一個墳墓，立一塊碑。』蔣公說：『好，很好。你快點去辦罷，辦好再來向我報告。』」

葛先才到衡陽，找出幾百具屍骨，都不全，只有骷髏都是好好的。他獨自一人，把這些骨頭與骷髏都一一洗乾淨，擦乾淨，葬在一個大墳墓之中，立了一塊碑。葬前，把骷髏排列在一起，排了幾層，哭祭了一番，燒錢紙，照了相。

我在這一篇文章之中，要兼敘四次會戰，一次作戰，只能把長衡會戰的經過，做了這樣極簡單的敍說。將來，我總要用英文、法文寫一本這衡陽之守可歌可泣的史詩，向全世界的人士表彰第十軍一萬七千多位壯士的英烈與方葛兩位英雄的忠義，同時也痛快斥責幾十年來欺凌我們的眞敵人與出賣我們的假朋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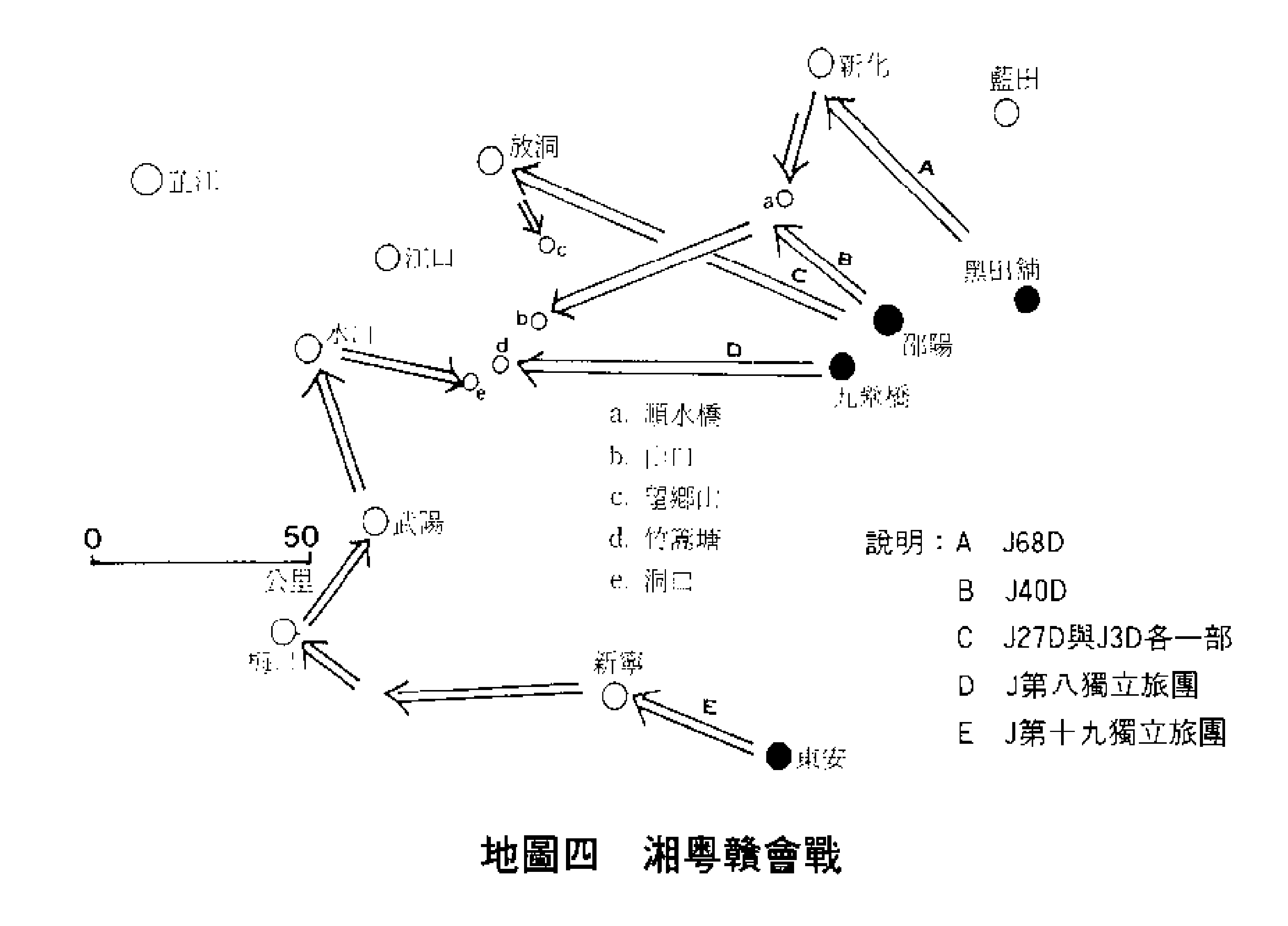
在美國的民間與軍政人物之中，卻也有中國的眞朋友。陳納德將軍便是其中之一。史迪威不

許他支援我洛陽守軍，以致洛陽終於淪陷，他耿耿於懷，深感歉疚。到了衡陽被圍之時，他不再服從史迪威的亂命，而儘量幫助「中美空軍混合大隊」參加衡陽上空的保衛戰，給敵人以嚴厲的打擊，也空投了不少軍用品給我第十軍將士。可惜，在他所能支配的汽油被用盡以後，他再也無法取得汽油。史迪威下了命令禁止主管汽油的人與他合作。

三、湘粵贛會戰

湘粵贛會戰正如豫中、長衡，皆不是「會戰」，而是日軍為所欲為，我軍只能挨打，而無力反擊。這個「湘粵贛會戰」是從民國三十四年一月十一日開始，在二月二十六日結束。

勉強可以交代一下的，倘若我不能不寫下幾句，那就是：日軍在民國三十四年（一九四五）一月二十六日取得湖南郴縣，是用三路軍平行作戰的戰法，也就是在進攻郴縣之時，同時進攻郴縣之南約宜章與宜章之南的樂昌。它攫取曲江，是在一月二十四日，所用的方法是兩路夾攻，一路由樂昌向東南打，一路由廣州向北打。其後在一月三十一日佔領江西遂川，在二月六日佔領贛州，也都是用兩路夾攻。


新化
藍田
放洞
A
a
c
B
C
熙田舖
邵陽
九龍橋
D
b
d
e
武陽
0
50
公里
新寧
E
東安
a. 順水橋
b. 山門
c. 望鄉山
d. 竹篙塘
e. 洞口
說明：A J68D
B J40D
C J27D與J3D各一部
D J第八獨立旅團
E J第十九獨立旅團

地圖四　湘粵贛會戰

四、桂柳會戰

「桂柳會戰」四個字也極不恰當，應該稱爲「桂黔會戰」。（會戰兩個字的意思是「對打」。桂黔會戰在末了的一段，我方有湯恩伯率領五個軍逆走在黔南桂北的日軍，可以稱得上是「會戰」。）

這桂黔會戰除了最後的一幕以外，也是我方一連串的敗，而且又沒有像衡陽之守那樣的傳奇性插曲。它的特色，只是湘桂路上一幅悽慘的流民圖而已。成千成萬，十萬、百萬、數百萬湖南的同胞，不願意留在家鄉受敵軍的蹂躪，或恬不知恥，靦顏事敵，當帝國主義者的順民，都紛紛追隨潰敗的我軍各部隊之後，由湖南奔向廣西，又由廣西夥同廣西沿途的同胞奔向貴州。

他們塞滿了公路與小路，也塞滿了鐵路上的軌道。他們吃完了沿途飲食店的存糧，也很快因旅店住滿而露宿在路旁與原野、山坡。他們受寒，受餓，得病；他們之中有很多人病死，餓死，窮死。起先，彼此同爲難民而有互相憐惜之情，互相幫助之意。後來，稍有餘糧餘錢的人，便被其他難民所搶刼。

更不幸的是：他們妨礙了軍隊的行動，前方退下的兵不能依限到特定地點整補；後方來援的兵也不能依限趕到前線。他們湧向一省一城，而敵軍只須跟著他們走，便進了一省一城。這個情形，很像歐洲戰場上比利時的難民。那些難民曾經使得法國軍隊被切成南北兩片，也使得邱吉爾

下命令叫英軍奔向敦寇爾克，搭船回國。

等到我軍的孫元良等將領，以急行軍從陝西南部及其他地方趕到獨山一帶，打退了日軍，穩住了局面，又有張道藩與谷正綱等人隨何應欽到了貴陽，指定了某些地點收容難民，也劃出幾條路來讓難民走，這難民潮才降落下去。

日軍於佔了衡陽以後，已無後顧之憂，便命令五個師團追擊華軍，長驅直入，在十一月十一日一天之內，佔了桂林與柳州兩個大城。

原在湖南的各軍，雖則已經殘破，仍有相當數量。它們都已被軍委會軍令部調往廣東，使得廣西的門戶洞開。(可能又是劉斐在搗鬼，卻使得薛岳揹了黑鍋)。

由湖南退往廣西的只有楊森二十七集團軍的兩個軍：楊漢域第二十軍與丁治磐第二十六軍，這兩個軍的兵員合起來不到一萬人。楊森本已奉到薛岳轉來軍委會軍令部的命令，叫他也率部去廣東。楊森向薛岳抗辯，薛岳只得說：「你就去自由行動吧！」

楊森原有三個軍，除了二十軍與二十六軍之外，尚有王澤濬所帶領的四十四軍。這四十四軍不辭而別，去了廣東。

於是，我方守桂林的只有廣西兵第一三一師一個師。師長是闞維雍。闞維雍以一個中國式的師，如何抵得住日軍幾個師團？他忠於國家，不計成敗，力戰陣亡。

另一個在黃沙河與全縣一帶力戰的九十三軍軍長陳牧農，並未放棄黃沙河，卻被張發奎以「

擅自撤退」的罪名處死。這正如守大同的李服膺，未曾把部隊撤離大同，而被傅作義報請閻錫山下令以「擅自撤退」的罪名處死；也正如張德能之於苦守長沙的若干天後，並未放棄長沙，只是帶了一部分兵力出城支援岳麓山的守軍，也被人加上「擅自撤退」的罪名處死；我為這三人深抱不平。

守柳州的是丁治

地圖五　桂黔會戰

磐。丁治磐這時候僅有兩個團，卻也苦戰了三天，才於張發奎在桂林放火燒城與美軍在各處逢橋便炸之紛亂中，丟掉了這個柳州。

日軍也順便在十一月二十二日取了南寧，梧州則早已在九月二十日落入來自廣東的日軍兩個師團之手。

楊森退到桂黔邊界的黎明關，守了十天，把它交給了奉蔣公之命，前來搶救貴州的湯恩伯。

五、我軍收復黔南桂北

湯恩伯於豫中會戰以後，憂讒畏譏，日子十分難過。現在，又一度受命於危難之際，在十一月三日被蔣公任命他做第四戰區副司令長官兼黔桂湘邊區總司令，帶五個軍到貴州南部與廣西北部去迎擊日軍。蔣公同時叫孫元良做副總司令兼二十九軍軍長。

這五個軍，除了孫元良二十九軍以外，是陳素農九十七軍，石覺第十三軍，劉希程九十八軍，陳金城第九軍。

湯恩伯於十一月八日到達貴陽，十八日到達廣西河池與張發奎見面，二十日駐節九十七軍軍部，留下孫元良在前線指揮一切。

二十七日，日軍第三師團擊破九十七軍九十一師於廣西南丹縣城之南的車河鎮，向北進展，

經南丹而到了貴州的六寨。十二月二日，第三師團的便衣隊進了六寨之北的獨山縣城。同一天，第三師團的另一支，繞到黎明關的東邊，經宜北縣城而襲取了獨山之東北、都勻之東南的八寨。

黎明關仍由九十七軍一個團固守著。這個團是在十一月三日奉湯恩伯之命，從楊森部隊的手中，接下了黎明關之防的。

日軍有可能分兩路來攻都勻：南由獨山，東由八寨。拿下都勻，便可以向西北經由龍里，進攻貴州的省城貴陽。

恰好這時候石覺第十三軍全部已被空運到貴陽。由於史迪威的繼任人魏德邁將軍（General Albert Wedemeyer）作風與史迪威完全不同，這十三軍已與其他幾個軍都得了美式的裝備。它有三個完整的師，一個教導旅，一個重砲團，一個山砲團，一個反裝甲團，一個中美爆破隊。

石覺告訴我，他當時在貴陽已經把防務布置就緒，希望日軍前來送死。他同時也和在清鎮縣的中美混合大隊接洽好，由該大隊派飛機去炸射在獨山之南的公路上一長列的日本騎兵。

二十九軍副軍長吳求劍與九十八軍軍長劉希程，指揮了預備十一師師長趙季平，在十二月五日由馬場坪克復八寨。兼二十九軍軍長孫元良在十二月八日親自率領九十一師師長王鐵麟，由平舟光復獨山。獨山是在十二月五日被大隊的日軍確實佔領的。

我軍這兩個部隊，順利光復如此重要的兩個據點，所用的戰術不是迎擊，而是先派兵迂迴到敵後，然後由敵前敵後予以夾擊。

第十章　我軍轉敗爲勝

在日軍一號作戰以後，我軍獲得了一個多月的喘息，藉此也大量裝備了七十個師，其中三十九個是純美式的，三十一個是半美式的。純美式的稱爲Alpha，半美式的稱爲Beta。魏德邁將軍與我政府密切合作，將永留中美友情於我世世代代的中華兒女的心中。

日方於一號作戰之時，在東南亞與西太平洋均已受到美方的打擊。他們妄想孤注一擲，儘快把所謂「中國事件」解決了，然後以全力迎戰美軍，保衛四島本土：九州、四國、本州、北海道。結果，雖則打通了平漢、粵漢、湘桂，以及越桂，幾條鐵路卻缺乏火車頭與列車，以及保護鐵路線的兵員，並且根本沒有多少軍隊與物資需要這些鐵路來運輸。所打下的許多城市，也徒然增加了保衛這些城市的負擔，正如當年費盡力氣而奪取武漢的情形一樣。

日方確切知道「時不我與」，於是又在「豫西鄂北」及「湘西」大膽冒險，夢想由豫西的西峽口及鄂北的老河口直搗漢中，然後南下襲取重慶；或由「湘西」穿過四川的酉陽秀山，北上襲

取重慶。結果，又兩次自暴其短，黔驢技窮，連遭慘敗。

我軍轉敗爲勝，以「豫西鄂北」的會戰開始，以「湘西會戰」確立優勢，最後反攻廣西之戰，以席捲的方式與迅雷的速度克復了廣西全省。

倘若杜魯門不拋下原子彈在廣島與長崎，我軍必能繼廣西之後而席捲廣東，同時由巴東秭歸順流而下，掃蕩長江兩岸的日軍，克復武漢、南京、上海；也揮戈北指，溯平漢鐵路與津浦鐵路而上，收復燕雲，肅清遼瀋。

一、豫西鄂北會戰

現在先說「豫西鄂北」。日軍雖以豫中之會戰佔了洛陽，打通了平漢，卻讓南陽與「宛西」(南陽之西，南陽是漢朝的宛縣)留在我軍之手。我軍守住了西峽口與荆紫關，保障了陝西南部。日軍也讓湖北的襄陽、樊城、穀城，留在我軍之手。我軍守住了老河口與鄖陽一帶，也保障了陝西南部。

民國三十四年三月，日軍同時對豫西的第三十一集團軍與鄂北的第二十二集團軍發動攻擊。這兩個集團軍的總司令，一是黃埔一期、徐州蕭縣人王仲廉。他是南口與台兒莊二役的英雄，在抗戰八年之中東征西討，不曾有一天閒過。一是同盟會老同志，四川的儒將孫震。孫老將軍身經

百戰，戰果輝煌。他的第二十二集團軍和孫連仲的第二集團軍可稱爲第五戰區的兩大柱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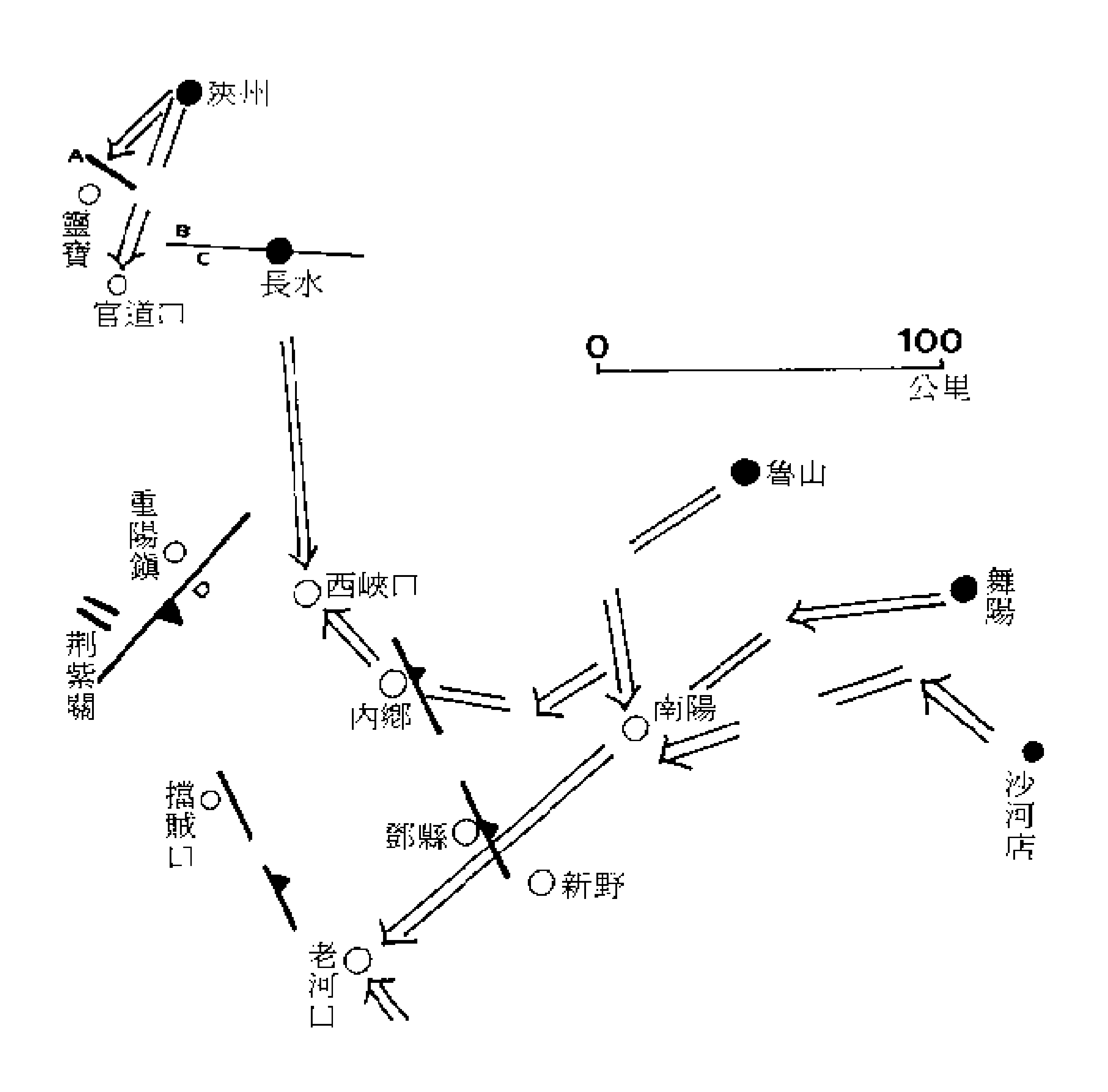
王仲廉作第三十一集團軍總司令，是因爲他在該集團軍前任總司令湯恩伯麾下之時，功績卓著。他在南口之役時，是八十九師師長；在台兒莊之時，是八十五軍軍長；二十九年十一月他升任第三十一集團軍副總司令；三十二年四月，調任第十九集團軍總司令，駐節安徽阜陽；十一月，回到第三十一集團軍，繼湯恩伯爲總司令。三十三年，參加「豫中會戰」，於全盤逆勢之中，保全了主力。

日軍於三十四年三月二十九日，發動攻勢，開始這「豫西鄂北」的會戰，目標是王仲廉所守的西峽口與孫震所守的老河口。

在豫西方面，日軍動用了五個師團之多，加上一個混成旅團，一個騎兵旅團，一個步兵旅團，坦克車一百多輛，卡車一千多輛。倘若只是爲了奪取南陽一個城，西峽口一個鎮，日軍不必如此「小題大做」。

日軍知道，王仲廉三十一集團軍有一個美式裝備的軍：吳紹周八十五軍。王仲廉另有二十七、七十八、八十九，三個軍。

豫西屬於第一戰區。第一戰區的司令長官已經不是蔣鼎文，而是以「代理」爲名義的胡宗南。胡宗南指派了孫蔚如第四集團軍作爲王仲廉的支援。這第四集團軍包括關麟徵的老部下，猛將張耀明所統率的三十八軍；馮玉祥的老部下儒將李興中所統率的九十六軍；龐炳勛的老部下名將



地圖一　豫西鄂北會戰

馬法五所統率的四十軍，以及後起之秀嚴明所統率的九十軍。

此外，作爲豫西警備司令官的劉茂恩，率領著武庭麟十五軍，也在王仲廉防地附近，隨時可以支援。

另有「冀察戰區總司令」高樹勛，與他屬下的部隊第八軍，雖則顧名思義，不該駐紮豫西，卻也隨時可供王仲廉調遣。

中日雙方在豫西的兵力，以人數而論，均不算少。

日軍攻勢的猛烈可想而知。也只有王仲廉那樣的部隊，才能抵擋。

日軍的第一目標是南陽。他們從三個地點出發分進合擊，先拿下了南陽東北的方城，正北偏西的南召，西南的新野；然後向正西延伸，又奪去了南陽之西的鎮平。

守南陽的一個師，於開戰以後，奉命於四月一日突圍。

然後，日軍攻佔了鎮平之西西峽口之東南的內鄉。由內鄉進而攻佔西峽口之南偏西的淅川。終於在四月二日攻進了西峽口。

王仲廉早就把有力部隊分佈兩旁，正面退到重陽店。日軍一口氣衝到重陽店，加以佔領。我軍很快便將重陽店奪回。

這時候日軍接到消息，西峽口方面華軍大舉反攻，把鑽進西峽口的日軍包圍得水泄不通。這正可以稱爲「長沙式的反包圍」，正如史迪威曾一度夢想在緬甸平滿納所實施的那一次表演。事

實上，這不過是王仲廉與他的老長官湯恩伯、老同袍關麟徵，在台兒莊早就要過的老絕招而已。

這一場在西峽口反包圍的表演，從四月五日打到四月七日，打垮了日軍第一一〇師團，斃傷了師團長木村經應與軍官士兵四千多人，毀了坦克車五十多輛。

戰場平靜了一個多星期，雙方都積極準備下一回合的廝鬥。四月十五日，我軍大舉反攻，攻入鎮平，十七日，一度克復了西峽口。

四月下旬，西峽口又入敵軍之手。五月三日，我軍克復內鄉。五月四日到五月八日，西峽口再被我軍奪回，又再被敵軍奪去；如此進進出出，瞬息變化，難以敍明克復了幾次，又失去了幾次。

最後我方決定，不如把西峽口留在他們手中，讓他們守，而我們攻。這一種戰法叫做「賓主易位」。吃虧的是他們，而不是我們。王仲廉確是高明。

就這樣，日軍又付出了不少毫無意義的代價，迄於八月十五日投降之時，其傷亡增加到四月七日大戰的幾倍。

現在說一說鄂北方面的戰事經過。日軍在鄂北只用了一個師團與三個旅團，加上一個補充隊，十三部裝甲車。他們知道孫震二十二集團軍只有三個正規軍，一個暫編軍。這些部隊，與鄰近的馮治安三十三集團軍及劉汝明第二集團軍，都還不曾有美式裝備。

日軍對孫震，先攻取自忠（宜山）、襄陽、樊城；正如對王仲廉先攻取南陽、鎮平、內鄉。

他們在三月二十三日取了自忠，二十九日取了襄陽，三十日取了樊城；四月八日，攻佔老河口。

孫震也像王仲廉一樣，對老河口的日軍施行反包圍，戰到四月十一日，日軍撤走，只留下少數兵力守老河口。孫震對這日軍所守的老河口嚴密監視，直到日本於八月十五日投降之時。

老河口以東，自忠、襄陽、樊城，及若干重要的戰略性村鎮，皆被馮治安三十三集團軍於四月中旬收復。

日軍在老河口與西峽口的收獲，僅僅是毀了這兩個地方的大飛機場。然而日本本土依然被飛自我國芷江等基地的美國飛機轟炸。

這便是他們何以於豫西鄂北的會戰以後，又進行一次「湘西會戰」。

二、湘西會戰

日軍在湘西會戰所發動的兵力，是四個師團，加六十四師團的一部分，與一個混成旅團，僞軍一個師。

我方用以迎戰的，是第三方面軍三個軍，第四方面軍四個軍，兩個直屬師，與第十集團軍三個師。

對方的指揮官是支那派遣軍第二十軍司令官坂西一郎。我方的指揮官是「中國陸軍總司令」

何應欽（「中國陸軍總司令」的名稱不甚妥切，因爲他並不統轄所有的中國軍隊，而只是統轄美式裝備的新部隊。倘若在陸軍兩字之上加一個「新」字，就名實相符了）。

中國新陸軍分爲四個方面軍，分別以盧漢、張發奎、湯恩伯、王耀武爲司令。

此次會戰是在三十四年四月二日開始，到六月十日結束。

日方以五個縱隊由寶慶（邵陽）一帶，向湘西的芷江進攻，目的在於毀掉在芷江的大飛機場，同時也試探由湘西穿過四川東南部酉陽秀山，襲取重慶的可能性。

結果，這五個縱隊都分別爲我軍所迎擊、追擊、包圍，而擊潰。日方自己只肯承認死了一千五百，傷了五千。我方的估計是：他們傷亡了兩萬八千人以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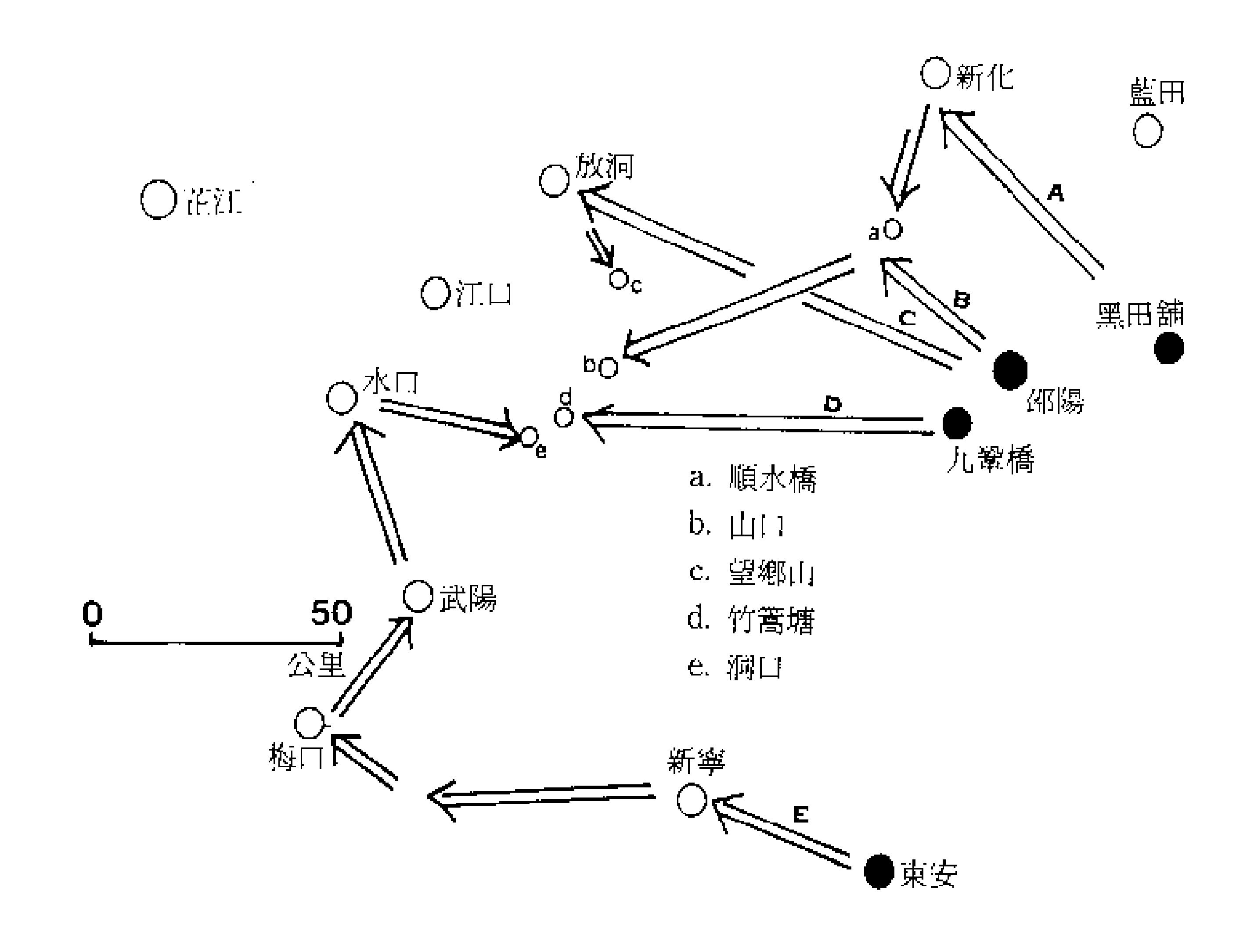
我方也擄獲了日方步槍一千三百三十三枝，俘虜了日方軍官十七人，士兵二百三十人，這是七七以來所從來未有的俘虜數目。日軍一向以投降做俘虜爲終身難洗的恥辱，寧可自殺而不願求生。軍官對於不能隨衆撤退的傷兵，也每每把他們活活燒死，不讓他們落入我軍之手，做我軍的俘虜。

以下，我把日方的五個縱隊如何吃了我軍的虧，分別交代。

日軍的五個縱隊，原名是重慶支隊、右縱隊、中央縱隊、左縱隊、關根支隊。爲了給讀者方便，我把這五個縱隊改稱ABCDE（請參看地圖二）。

A縱隊，亦即重慶支隊，從寶慶之東的黑田鋪出發，向西北走，在四月二十九日到達洋溪橋

地圖二 湘西會戰



新化
藍田
芷江
放洞
江口
黑田鋪
邵陽
水口
武陽
新寧
東安
梅口
A
B
C
D
E
0
50
公里
a. 順水橋
b. 山口
c. 望鄉山
d. 竹篙塘
e. 洞口

，被我方韓濬七十三軍的七十七師擊敗，向南逃奔，奔到順水橋，被我軍三個師在五月十六日將它殺光。這三個師是追它的七十七師，與迎擊它的十五師與十八師。十五師也屬於七十三軍；十八師屬於胡璉十八軍。

B縱隊，亦即所謂右縱隊，從寶慶出發，於四月三十日到達芷江東南的江口，遭到我軍五十七師與暫編第六師的痛擊。它掉轉頭來，在五月十一日回到竹篙塘與金龍寨。不僅五十七師與暫編第六師跟了它來，而且有我軍五個其他的師，也來對它圍攻。這五個其他的師，是第十一師、第十三師、第五十八師、第一一八師，與第一九三師。

B縱隊被切成兩段，也被殲滅了十分之八九。在竹篙塘的殘餘，於五月十六日突圍；在金龍寨的，於五月十八日突圍。

我軍於此次會戰之中，不僅何總司令妙算如神，也不僅各軍軍長指揮如意，各師師長之身先士卒也可欽可佩。我覺得有必要把他們的芳名列一個表，讓今日與後世讀者永遠懷念。

湯恩伯第三方面軍

牟庭芳第九十四軍

第五師師長　　　李則芬

第四十三師師長　　李士林

第一二一師師長　朱敬民

丁治磐第二十六軍

第四十四師師長　蔣修仁

廖耀湘新編第六軍（總預備隊）

第十四師師長　龍天武

新編第二十二師師長　李濤

王耀武第四方面軍

胡璉第十八軍

第十一師師長　楊伯濤

第十八師師長　覃道善

第一一八師師長　戴樸

李天霞第一〇〇軍

第十九師師長　楊蔭

第六十三師師長　徐志勛

施中誠第七十四軍

第五十一師師長　周志道

第六十七師師長　李　琰
第五十八師師長　蔡仁傑
韓濬第七十三軍
第一九三師師長　蕭重光
第七十七師師長　唐生海
第十五師師長　梁祇六
直屬第十三師師長　靳力三
暫編第六師師長　趙季平
王敬久第十集團軍
侯鏡如第九十二軍
第二十一師師長　郭惠蒼
第一四二師師長　劉春嶺（未及參加戰鬥）
劉和鼎第三十九軍
暫編第五十一師師長　史宏熹（未及參加戰鬥）

現在，話歸本題，續敘日軍其他三個縱隊的經過。

C縱隊，也就是所謂中央縱隊，也是從寶慶出發，在四月十七日到達放洞，被我軍五十一師迎擊，十九師與六十三師夾擊，落荒而逃。逃到望鄉山，我軍又有第十一師趕來參加，會同十九師與六十三師，加以殲滅。

D縱隊，亦即所謂左縱隊，從九峯橋出發，在四月二十六日到達洞口，於五月十三日被我軍五個師包圍，惡戰五天，所餘無幾，逃到龍潭鋪，被完全殺光。我軍這五個師，是第十一師、第五十八師、第一一八師、第一九三師，與暫編第六師。

E縱隊，亦即所謂關根支隊，從全縣出發，於四月十六日攻佔新寧，二十三日到達梅江，被我軍暫編第六師擊退，於二十七日包圍武岡，二十九日奪去武陽。次日，三十日，我軍第五師與一二一師大敗E縱隊於水口之東的瓦屋塘。

五月一日，第五師克復武陽，五月七日，第四十四師解了武岡之圍。

日軍派了第二十一聯隊來救E縱隊。這個聯隊在五月十八日到達鵓子嶺，被我軍第四十三師截住。

其後，E縱隊的殘部逃回新寧。新寧縣城，是日軍此次湘西會戰的唯一收穫。

三、我軍收復廣西

日軍在湘西會戰暴露了它已成爲強弩之末，而我軍士氣高昂，加上已有美式裝備與空軍的協同陸軍作戰，必勝的信念日益堅強。

三十四年四月下旬，我方探聽到日方在廣西只有兩個半師團的兵力，便決定乘虛一擊，收復南寧、柳州、桂林。

蔣公以指揮反攻的任務交給何應欽。何應欽調動了第二方面軍兩個軍：張弛四十六軍與黎行恕六十四軍；以及第三方面軍六個軍：楊幹才二十軍、丁治磐二十六軍、牟

地圖三　克復廣西全省

庭芳九十四軍、陳明仁七十一軍、陳大慶二十九軍，與石覺十三軍（牟庭芳的前任是李及蘭；陳明仁的前任是鍾彬；陳大慶的前任是孫元良）。

首先，是四十六軍在四月二十七日佔了都安。

其後，是二十九軍於五月十九日及二十一日連克河池與黎明關。再其後，是六十四軍於五月二十七日收復南寧。

最激烈的戰鬥是在宜山、柳州、桂林。其中，桂林最難攻，我方進攻部隊從三個不同的方向會攻，才在七月二十八日把它攻下。這些進攻部隊分別屬於二十軍、二十九軍與七十一軍。

廣西西南端的龍州與鎮南關，於七月上旬已被六十四軍收復。廣西東北端的全縣，於八月九日被二十六軍收復。廣西東南端的蒼梧（梧州），於八月十日被十三軍收復。

在八月十日這一天，日本政府表示願意投降，拜託中立國向盟國轉達。

我方原定的作戰計畫，是在收復了全縣與衡陽以後，乘勢收復湘南，進取曲江（韶關）；同時於蒼梧收復以後，沿西江而東下，收復廣州。

四、日方投降

不料杜魯門好搶鏡頭，對日本本土投下了兩顆原子彈，使得已變成第二次世界大戰一部分的

中日第二次戰爭，因日本之投降而不得不在八月十五日提前結束。

我方分成若干次接受日方的投降：在日本海岸的美艦密蘇里號由徐永昌於九月三日與美英等國的代表共同受降，是一次；在南京於九月九日由何應欽接受岡村寧次的投降又是一次；其後分別在各戰區由我方指揮官接受當地日方指揮官的投降。

在華日軍的總數，於投降之時，爲一百二十八萬三千二百人。

我方本可以留下這些俘虜做軍事的或民事的勞役，更可以向日方要求巨額的賠款以補償我政府與民眾因日軍侵略而遭受的生命財產的損失。然而我方下令儘快遣返日軍回國，使其與家人團圓。蔣公於美國的壓力之下也宣布了不向日本要求任何賠償。

勝利帶給了我國軍民以無比的歡欣。可惜、可傷、可恨：這歡欣極爲短暫。接踵而來的，是被夾在兩大超級強國的中間，發生內戰，人爲刀俎，我爲魚肉，幾百萬碩果僅存的英勇將士未死於日寇的炮彈、槍彈、毒氣，而死於自己同胞之手；幾千萬義不帝秦的國民，於顛沛流離、飽經患難，僥倖未曾病死、餓死、被敵人用炸彈炸死，用刺刀刺死，卻吃盡了苦，受盡了迫害。

現在，謝謝神，謝謝祖宗的在天之靈，由於海峽兩岸愛國者的努力，雙方的有力者已逐漸由敵對而走向接近、了解，走向合作。

中華民族的前途，有待於大家痛定思痛，洗心革面，改絃易轍，恢復良知，不再以自己的同胞爲仇敵，不再以己之所不欲，施於最應該相諒、相助、相愛的同胞。不再爭利、爭權，不再自

暴自棄，而徹底重新做人，做中國人，重新認識中國文化，實踐中國文化，發揚中國文化。全體中國人於同一文化之中互助，合而為一，使子孫不再為強鄰所欺侮，也永遠不再有同室操戈的內戰。

〈附錄一〉

中日雙方高級軍官名錄

一、中國軍隊

□國民政府主席

林　森

蔣中正

□軍事委員會委員長

蔣中正

(一)中國陸軍總司令

何應欽

(二)戰區司令長官

第一戰區　蔣中正　程潛　蔣鼎文

第二戰區　閻錫山

第三戰區　馮玉祥　蔣中正　顧祝同

第四戰區　張發奎

第五戰區　李宗仁　劉峙

第六戰區　馮玉祥　陳誠　孫連仲(代)

第七戰區　余漢謀

第八戰區　朱紹良

第九戰區　陳誠　薛岳

第十戰區　李品仙

第十一戰區　孫連仲

第十二戰區　傅作義

(三)集團軍總司令

第一集團軍
宋哲元
龍雲
盧漢

第二集團軍
劉峙
孫連仲
劉汝明

第三集團軍
韓復榘
孫桐萱

第四集團軍
孫蔚如

第五集團軍
曾萬鐘

第六集團軍
楊愛源

第七集團軍
傅作義

第八集團軍
張發奎

第九集團軍
張治中
朱紹良
吳奇偉

第十集團軍
劉建緒
王敬久

第十一集團軍
李品仙
黃琪翔
宋希濂
黃杰

第十二集團軍
余漢謀

第十三集團軍
?

第十四集團軍
衛立煌
劉茂恩

第十五集團軍
羅卓英
關麟徵
何柱國

第十六集團軍
夏威

第十七集團軍
?

第十八集團軍
朱德

第十九集團軍	薛　岳
	羅卓英
	陳大慶
第二十集團軍	商　震
	霍揆章
第二一集團軍	廖　磊
第二二集團軍	鄧錫侯
	孫　震
第二三集團軍	劉　湘
	唐式遵
第二四集團軍	韓德勤
	王耀武
第二五集團軍	李　覺
第二六集團軍	徐源泉
	蔡廷鍇
	周　碞
第二七集團軍	楊　森
	李玉堂
第二八集團軍	李仙洲
第二九集團軍	王纘緒
第三十集團軍	王陵基
第三一集團軍	湯恩伯
	王仲廉
第三二集團軍	上官雲相
第三三集團軍	張自忠
	馮治安
第三四集團軍	？
第三五集團軍	鄧龍光
第三六集團軍	李家鈺
第三七集團軍	葉　肇
第三八集團軍	徐庭瑤
第三九集團軍	郭樹勛

軍長

番號	軍長
第一軍	胡宗南
第二軍	李延年
第三軍	曾萬鐘 張　沖
第四軍	吳奇偉 歐　震 張德能 歐　震
第五軍	杜聿明
第六軍	甘麗初 黃　杰
第七軍	周祖晃 張　淦 王贊斌
第八軍	黃　杰 李玉堂 何紹周
第九軍	郝夢齡 裴昌會 韓錫侯 陳金城
第十軍	徐源泉 李玉堂 方先覺
第十一軍	馬鴻逵
第十二軍	孫桐萱 賀粹之

軍	軍長
第十三軍	湯恩伯
	張　軫
	張雪中
	石　覺
第十四軍	李默庵
第十五軍	劉茂恩
	武庭麟
第十六軍	董　釗
	李振先
第十七軍	高桂滋
第十八軍	羅卓英
	黃　維
	彭　善
	方　天
	羅廣文
	胡　璉
第十九軍	王靖國
第二十軍	楊　森
	楊漢域
	楊幹才
第二十一軍	張文清
第二十二軍	譚道源
第二十三軍	陳萬仞
第二十四軍	劉文輝
第二十五軍	萬耀煌
	王敬久
	黃伯韜
第二十六軍	蕭之楚
	丁治磐
第二十七軍	桂永清
	周上晃
	謝輔三

軍	軍長
第二八軍	陶　廣
第二九軍	宋哲元
	陳安寶
	孫元良
	陳大慶
第三十軍	田鎮南
	池峯城
第三一軍	韋雲淞
	賀惟珍
第三二軍	商　震
	宋肯堂
第三三軍	孫　楚
第三四軍	楊澄源
第三五軍	傅作義
第三六軍	姚　沌
第三七軍	黃國樑
	陳　沛
	羅　奇
第三八軍	張耀明
第三九軍	劉和鼎
第四十軍	龐炳勛
	馬法五
第四一軍	孫　震
	曾甦生
第四二軍	馮安邦
第四三軍	郭汝棟
	趙世鈴
第四四軍	彭誠孚
	廖　震
	王澤濬
第四五軍	陳鼎勛

部隊	軍長
第四六軍	樊崧甫、何宣、黎行恕
第四七軍	李宗昉
第四八軍	韋雲淞、張義純
第四九軍	劉多荃、王鐵漢
第五十軍	范子英
第五一軍	于學忠
第五二軍	關麟徵、張耀明
第五三軍	萬福麟、周福成
第五四軍	霍揆章、陳烈、闕漢騫
第五五軍	曹福林
第五六軍	谷良民
第五七軍	繆澂流、劉安祺
第五八軍	孫渡、魯道源
第五九軍	宋哲元、張自忠、黃維綱、劉振三
第六十軍	盧漢、安恩溥、高保德

第六一軍　李服膺　陳長捷
第六二軍　黃濤
第六三軍　張瑞貴
第六四軍　李漢魂　陳公俠　張弛
第六五軍　黃國樑
第六六軍　葉肇　張軫　方靖
第六七軍　吳克仁　許紹宗
第六八軍　劉汝明　劉汝珍

第六九軍　阮肇昌　石友三　米文和
第七十軍　李覺
第七一軍　王敬久　宋希濂　鍾彬　陳明仁
第七二軍　孫元良　王陵基　韓全樸　傅翼
第七三軍　王東原　彭位仁　汪之斌

軍	軍長
第七四軍	俞濟時
	王耀武
第七五軍	周碞
	施中誠
	柳際明
第七六軍	李鐵軍
第七七軍	馮治安
	何基灃
第七八軍	宋希濂
	張再
	夏首勛
	賴汝雄
第七九軍	夏楚中
	王甲木
	方靖
第八十軍	孔令恂
第八一軍	馬鴻賓
第八二軍	馬步芳
第八三軍	鄧龍光
第八四軍	覃連芳
	莫樹杰
第八五軍	王仲廉
	吳紹周
第八六軍	何知重
	莫與碩
	朱鼎卿
第八七軍	劉膺古
	周祥初
	高卓東
	羅廣文
第八八軍	何紹周

部隊	軍長
第八九軍	韓德勤
	顧錫九
第九十軍	彭進之
第九一軍	郜子舉
第九二軍	李仙洲
	侯鏡如
第九三軍	劉戡
	陳牧農
	甘麗初
第九四軍	郭懺
	牟庭芳
第九五軍	黃隱
第九六軍	李興中
第九七軍	陳素農
第九八軍	張剛
	武士敏
	劉希程
第九九軍	傅仲芳
	梁漢明
第一百軍	施中誠
	李天霞
新一軍	孫立人
新三軍	楊宏光
新四軍	葉挺
新五軍	?
新六軍	廖耀湘
新七軍	?
新八軍	胡伯翰
新九軍	?
新十軍	?

新十一軍　？
新十二軍　鄭洞國
臨時二軍　鄒　洪
　　　　　沉發藻
臨時四軍　謝輔三
臨時九軍　馮聖法
　　　　　霍守義

臨時十五軍　劉昌義
騎兵一軍　趙承綬
騎兵二軍　何柱國
　　　　　廖運澤
騎兵三軍　鄭大章
騎兵四軍　檀自新
騎兵六軍　門炳岳

二、日本軍隊

□天皇

裕仁

□司令官

支那派遣軍司令官　畑俊六
　　　　　　　　　岡村寧次

北支駐屯軍司令官　寺內壽一
上海派遣軍　松井石根
第六軍司令官　畑俊六
皇軍第十一軍司令官　岡村寧次
緬甸派遣軍司令官　河邊正三

□軍長

第一軍　香月清司
第二軍　西尾壽造
第十軍　柳川平助
第十一軍　岡村寧次
　　圓部和一郎
　　阿南惟畿
　　橫山勇
　　笠原幸雄
第十二軍　內山英太郎
　　鷹森孝
　　澤田茂
第十五軍　飯田祥一郎
　　牟田口廉也
第二十軍　牢西一郎
第二十一軍　?
第二十二軍　久納誠一
第二十三軍　田中久一

第二八軍	櫻井省三
第三二軍	?

□**師團長**

第一師團	坂田貞固
第二師團	?
第三師團	藤田進
	山脇正隆
	豐島房太郎
	山本三男
第四師團	北野憲造
第五師團	板垣征四郎
	今村均

第三三軍	本多政材

第六師團	谷壽夫
	稻葉四郎
	町尻量基
	神田正種
第九師團	吉住良輔
第十師團	磯谷廉介
	藤井洋治
第十一師團	山室宗輔
第十三師團	荻洲立兵
	田中靜一
	內山英太郎
	赤鹿理

師團	指揮官
第十四師團	土肥原賢二
第十五師團	岩松義雄
	酒井康
第十六師團	中島今朝吾
	藤江惠輔
第十七師團	廣野太吉
	平野盛人
第十八師團	牛島眞雄
	田中新一
第二十師團	川岸文三郎
第二二師團	土橋一次
	平田正判
第二七師團	本間雅晴
	落合正九郎
第三十師團	？
第三一師團	？
第三二師團	？
第三三師團	甘粕重太郎
	櫻井省三
第三三師團	柳田元
第三四師團	大賀茂
	伴健雄
第三五師團	？
第三六師團	？
第三七師團	長野佑一郎
	村上啓作
第三九師團	澄田睞四郎
	佐佐眞之助
第四十師團	天谷正直郎
	青木正一
	宮川清三
	宮澤齋四郎

第四七師團	渡邊長
第五三師團	?
第五四師團	?
第五五師團	花谷正
第五六師團	松山祐三
第五八師團	毛利末廣
第六二師團	?
第六四師團	?
第六五師團	?
第六八師團	佐久間爲人
	堤三樹男
第六九師團	三浦忠次郎
第一〇一師團	伊東正喜
	齋藤彌平泰
第一〇四師團	鈴木貞次
第一〇五師團	?
第一〇六師團	?
	松浦淳郎
	中井良太郎
第一〇八師團	?
	下元熊彌
第一〇九師團	?
第一一〇師團	健川美次郎
	小倉大火
	木村經應
第一一一師團	?
第一一四師團	?
第一一五師團	杉浦英吉
第一一六師團	清水喜重
	岩永汪
	內田銀之助
	菱田元四郎

第一一七師團　？

第一二〇師團　？

第三坦克師團　？



〈附錄二〉

中日英文參考書選目

一中文部分

王平，抗戰八年。台北，天祥出版社，民國五十五年。
王成聖，六十年來的中國。台北，中外圖書出版社，民國六十年。
王修身，憶往事。自印本，民國六十三年。
王梓良，浙西抗戰紀略。台北，中國文獻出版社，民國五十五年。
王仲廉，征塵回憶。自印本。
史民，蘆溝橋事變秘史。香港，時代出版社（無出版年月）。
丘國珍，十九路軍興亡史。香港，宇宙出版社，一九七一年。
古僧，戴笠將軍與抗日戰爭。台北，華欣文化出版事業公司。
包遵彭，中國海軍史。台北，海軍出版社，民國四十年。

石覺，從軍作戰記。（自印本，未公開發行。）

安子廉，抗戰史話。自印本，台北，民國五十一年。

向志邁，八年抗日血戰史。台北，民國六十一年。

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編，生命的光輝。台北，民國五十七年。

谷光宇，子珊行述（方先覺將軍哀榮錄）。台北，民國七十三年。

冷欣，從參加抗戰到目睹日軍投降。台北，傳記文學社，民國五十六年。

李品仙，回憶錄。台北，中外圖書出版社，民國六十四年。

李振清，回憶錄。自印本，台北，民國四十五年。

杜惜冰，中國抗戰史演義。上海東方書店，民國三十五年。

杜暉（鄭文輝），三年八個月（日軍佔領下之星馬）。新加坡，一九七五。

何應欽，八年抗戰。台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民國七十一年。

　八年抗戰與台灣光復。自印本，民國五十九年。

　何上將抗戰期間軍事報告，二册。南京，民國三十八年。

　抗戰八年之經過。民國三十五年南京初版，民國四十四年台北再版。

何鐵華，孫克剛合著，印緬遠征畫史。上海時代書局，民國三十六年。

阮毅成，我在處州。傳記文學，第四十四卷第三期，台北，民國七十三年三月。

吳相湘，第二次中日戰爭史。台北，綜合圖書公司，民國六十二年。
吳楚（國樑），一沙一世界，台北，中華書局，民國六十二年。
周開慶，民國四川史事。台北，商務印書館，民國五十八年。
　健廬憶語。台北，四川文獻研究社，民國六十三年。
　劉湘先生年譜。台北，四川文獻研究社，民國六十四年。
邵毓麟，勝利前後。台北傳記文學社出版。
金雄伯，汪政權的開場與收場。香港，一九五九至一九六四年。
荀吉堂，中國陸軍第三方面軍抗戰記實。南京，民國三十六年。
胡宗南上將年譜。台北，民國六十一年。
胡靜編，抗日演義。台北，崇武出版社，民國六十三年。
侯象麟，台兒莊會戰實錄。自印本，台北，民國六十七年。
俞濟時，一二八淞滬抗日戰役經緯回憶。台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民國七十年。
孫元良，億萬光年中的一瞬。自印本，台北，民國六十一年。
孫連仲回憶錄。自印本，民國五十一年。
孫震，八十年國事川事見聞錄。台北，四川文獻研究社，民國六十八年。
梁敬錞，九一八事變史述。台北，商務印書館。

梁敬錞，史迪威事件。台北，商務印書館，民國六十年第五版。
　開羅會議。台北，商務印書館，民國六十二年初版，六十三年再版。
郭岐，南京大屠殺。台北，中外圖書出版社，民國六十八年。
陳立夫，參加抗戰準備工作之回憶。台北，中外雜誌，第二十四卷第二期。
　戰時教育行政回憶。台北，商務印書館，民國六十五年。
陳鵬仁譯，石射豬太郎著，日本侵華內幕。台北，中外雜誌社連載，民國七十三年。
秦保民，八年抗戰史話。台北，暢流出版社。
秦烈士啓榮殉國三十週年紀念冊。台北，民國六十二年。
秦德純，秦德純回憶錄。台北，傳記文學出版社，民國五十六年。
　海澨談往。自印本，民國五十一年。
黃杰，陸軍第八軍淞滬抗日戰史。台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民國六十四年。
　滇西作戰日記。台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民國七十一年。
黃鏘，衡陽抗戰四十八天。自印本，民國六十二年。
莊焜明，抗戰時期中國高等教育之研究。中國文化大學博士論文，民國六十八年七月。
許鍛，南島風雲。馬來亞，蔴坡，南強書局印行，民國三十八年。
鈕先銘，還俗記。台北，中外圖書公司，民國六十二年再版。

喬家才，關山煙塵記。自印本，台北，民國五十五年。
戴笠將軍和他的同志。台北，中外圖書出版公司，民國六十六年。
張柏亭，八一三淞滬戰役親歷記。傳記文學，第四十五卷，第二期，民國七十三年八月。
張道一，憶湘川道上。自印本，台北，民國六十五年。
張贛萍，抗日名將關麟徵。香港，宇宙出版社，民國五十八年。
趙曾儔等，抗戰紀實。四册，台北，商務印書館，民國五十年再版。
趙學淵，緬戰回憶錄。自印本，台北，民國四十八年。
楊惠敏，八百壯士。自印本，民國五十六年。
國防部史政局，抗日戰史（一百册）。台北史政編譯局，民國五十五年初版，七十一年再版。
國防部史政局，抗戰史話。台北，民國六十一年。
國防部史政局，國民革命六大戰史輯要——抗日戰史。台北，民國五十年。
國防部情報局，中美合作所誌。台北，民國五十九年。
國防部情報局，忠義救國軍誌。台北，民國五十一年。
劉汝明，回憶錄。台北，傳記文學社，民國五十五年。
劉茂恩，回憶錄。
劉岐，我的回憶。自印本。民國五十五年。

劉紹唐，民國人物小傳。台北傳記文學社。

劉篤堂，中國抗日史話（三冊）。香港宇宙出版社。

劉毅夫，空軍史話。台北，黎明文化事業公司，民國六十五年。

虞奇，抗日戰爭簡史。台北，黎明文化事業公司，民國六十五年。

實踐學社，日軍在中國方面之作戰記錄。台北，民國四十五年。

黎東方，蔣公介石序傳。台北聯經出版公司，民國六十五年。

蔣緯國總編，范京生等執筆，抗日禦侮。國民革命戰史第三部。台北，黎明文化事業公司，民國六十七年。

鍾中培，戰爭與我。台北，志明出版社，民國六十二年。

謝嘉珍編，抗戰文選，八冊。台北，長橋出版社，民國六十八年。

魏汝霖，抗日戰史。台北國防研究院，民國五十五年。

蕭自誠，戰時回憶。傳記文學，第四十五卷第二期以後。台北，民國七十三年。

羅敦偉，五十年回憶錄。台北，中國文化供應社，民國四十一年。

顧祝同，墨三九十自述。台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民國七十年。

龔德柏，回憶錄。自印本，台北，民國五十三年初版，五十四年再版。

汪兆銘降敵賣國密史。自印本，台北，民國五十二年初版，五十四年再版。

有關的重要期刊：台北，傳記文學；中外雜誌；春秋雜誌；暢流月刊；東北文獻。

二日文部分

今井武夫，支那事變の回想。昭和三十九年。
日本政府連絡局，極東裁判法庭速記錄。昭和二十三年。
田村吉雄，秘錄大東亞戰爭史。昭和二十八年。
田村眞作，繆斌工作。昭和二十八年。
矢部貞治，近衛文磨。昭和二十七年。
伊藤正德，軍閥興亡史。
服部卓四郎，大東亞戰爭全史。
畑俊六，日誌。昭和五年至二十年。
高木清壽，東亞之父石原莞爾。昭和二十九年。
秦郁彥，中日戰爭史。
御手洗辰雄，南次郎。昭和三十二年。
稻葉正夫，岡村寧次大將資料，戰場回想篇。昭和四十五年。
濱田峯太郎，上海事變。昭和七年。

□英文部分

Howard L. Boorman, ed., *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Republican China*. New York,1967-1971.

Dorothy Borg,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Far Eastern Crisis of 1933-1938*. Cambridge, Mass., 1964.

John H. Boyle, *Japan's puppet regimes in China*, 1937-1941. Stanford, Calif., 1968.

Claire Lee Chennault, *The Way of a Fighter*. G.P. Putnam & Sons, 1949.

Chiang Kai-shek, *All we are and all we have*. John Day, 1942.

Chiang Kai-shek, *Soviet Russia in China*. Revised and abridged edition. New York,1965.

Chin Wen-ssc, *China and the League of Nations*. N.Y., St. John's University. 1965.

Chinese Ministry of Information, China Handbook, 1937-1945. N.Y.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47.

J. Leroy Christian, *Account of the Japanese Atrocities at Nanking during the Winter of 1937-1938*. Washington D. C., 1942.

Carl Crow. *I Speak for Chinese*. Harper, 1937.

Paul S. Dull and Michael Takaki Umemura, *The Tokyo Trials: A Functional Index to the Proceedings of the International Military Tribunal for the Far East*. Ann Arbor, 1962.

Herbert Feis, *The Road to Pearl Harbor*. Princeton, N.J., 1950.

Herbert Feis, *The China Tangle*. Princeton, 1953.

Sven Homer, *Marshal Chiang Kai-shek*. John Day, 1940.

Joy Homer, *The Dawn Watch in Chungking*. Hong Kong, 1941.

Hu Pu-yu, *A Brief History of Sino-Japanese War (1937-1945)*. Taipei, Chung-wu Publishing Co., 1974.

Hu Shih, *China, too, is defending a way of life*. San Francisco, The Grabhorn Press, 1942.

Cecil H. Uehara, *Checklist of Archives in the Japanes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1868-1945*. Microfilmed for the Library of Congress. Washington, D.C., 1954.

U.S. 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Diplomatic Papers. Vols. 3-4, 1937; Vols. 3-4, 1938; Vols. 3-4, 1939; Vol. 4, 1940; Vol. 4, 1941 ; Vol. China, 1942; Vol. China, 1943; Vol. China, 1944; Vol. China, 1945.

Freda Utley, *Japan's Gamble in China*. London, Secker and Warburg, 1938.

Freda Utley, *The China Story*. Chicago, Regnery, 1951.

Wang Chi-chen ed., *Stories of China at Wa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47.

Albert C. Wedemeyer, *Wedemeyer Reports!* Devin.

Russell Whelan, *The Flying Tigers*. N.Y., The Viking Press,1943.

Theodore H. White and Annalee Jacoby, *Thunder out of China*. New York, 1961.

W.W. Willoughby, *The Sino-Japanese Controversy and the League of Nations*. Baltimore, 1935.

S.F. Wright, *China's Struggle for Tariff Autonomy, 1843-1938*. Shanghai, 1938.

Arthur N. Young, *China and the Helping Hand*. Harvard, 1963.

John Young, *Checklist on Microfilm Reproductions of Selected Archives of Japanese Army, Navy, and other Goverment Agencies, 1868-1945*. Washington, D.C., 1959.

Katsu H. Young, *The Nomonhan Incident: Imperial Japan and the Soviet Union*. (In *Monumenta Nipponica, No. 22*, 1967, pp. 82-102.)

〈附錄三〉中國抗戰時之財政

抗戰開始的時後，中國尚是一個貧窮的、試圖自立的國家。抗戰是十分花錢的事，把中國擠乾。一年接一年的赤字，加上又沒有外債可借，與配得上稱爲「援助」的外援，使得國民政府只有依靠印刷機。於是紙幣的膨脹越出控制以外，在勝利之日的前夕，重慶零售物價高達戰前的一千七百六十三倍。

一、清朝末年的財政

一八三九至一八四二年的鴉片戰爭，傷害了中國。英國逼迫清朝的帝國政府繳納一千八百萬元墨幣的賠款，外加廣州贖城費六百萬元（廣州當時並未被英軍佔領），代償商欠三百萬元。總數是兩千七百萬元。淸政府依照一八四二年八月二十九日南京條約的規定，在一八四五年年底以前便

把這兩千七百萬元付了。（不過，商人後來中國商人還了清政府，贖城費廣州市民認了兩百萬，揚州鹽商也捐獻了一百萬元，清政府事實上只負擔了一千九百五十萬元墨幣。）

一八五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英國對華發動第二次鴉片戰爭，不久獲得法國參加。這第二次鴉片戰爭在一八六〇年十月二十四日以北京條約結束，由清政府對英、法兩國各賠八百萬兩。中國庫平一兩等於屈老埃的一兩零三分，也就是墨幣一元三角九分。清政府此時已由於太平天國之亂而窮過當年，卻仍能按時以一千六百萬兩分賠英法兩國；雖則不能像當年繳納第一次鴉片戰爭賠款之時那麼痛快。

從財政的觀點而論，第一個嚴重的打擊是一八九四至一八九五年中日第一次戰爭以後，日本對清政府要索的兩億三千萬元賠款。我們可以說，清政府此後元氣一直未能恢復。由於日本限令於七年半以內繳清，清政府不得不向俄法兩國借一億兩，向英德兩國借三千二百萬鎊。這些借款的利息都比當時國際金融市場的行情爲高；而且都用了中國海關的收入作爲抵押。從此以後，清政府及其後的國民政府，每年只能在扣完外債的本息以後方能動用海關的稅收。

第二個嚴重的打擊，也是更嚴重的打擊，是拳亂及八國聯軍之後的庚子賠款。依照一九〇一年辛丑條約，賠款總數是四億五千萬兩，分三十九年償還，未還之數，年利百分之四。付款的方法，是直接由海關稅收按年扣付，由充當中國政府海關總稅務司的一位英國人經手，英國人當中國政府的海關總稅務司，已經有了多年。

各國所分到的庚子賠款，雖則原數是寫成銀兩，卻要按照辛丑年的匯率核成各國的金幣。每年在付款之時，又要把金幣按照該年的匯率換算成中國銀兩。利息也是如此。銀價一年不如一年（直至第一次世界大戰開始），中國付出的庚子賠款的本息便比辛丑條約的銀兩原數高出許多（條約規定賠銀，事實付出爲金。金價一年高於一年）。中國當時的關稅是用銀子收稅，而稅率又只是照價百分之五。所謂「價」不是其後每年的貨價，而是若干年前簽訂「限制關稅的條約」之時的貨價！

八國聯軍出兵的只有八國，卻有十三國共享賠款。未出兵的五國是由出兵的八國邀請來分贓的。這五個幸運的國家是比、荷、西、葡，及瑞典挪威聯合國。

十三國的賠款數目彼此不同。俄國有一億三千三十七萬一千一百二十兩；德國次之，比九千萬兩略多；再其次是法、英、日、美、意、奧。美國分得了三千二百九十三萬九千零五十五兩，相當於美金二千四百四十三萬六千三百二十六元八角一分（一九〇一年的匯率，是每兩相當於美金七角四分二釐）；比國分得了八百四十八萬四千三百四十五兩，較奧國所得的四百萬零三千九百二十兩爲多，大概是因爲比國傳教士遇害的較多。

從一九〇二到一九一〇年，每年由關稅扣付庚子賠款及所欠俄、法、英、德四國有關甲午對日賠款而產生的外債，總數在四千萬元左右。當時清政府的全部稅收不超過八千三百萬元。

二、民國初年的財政

從一九一二到一九二八年，北京中央政府在袁世凱及其繼承人軍閥統治之下，過一天算一天，從英國人海關總稅務司與外國人鹽稅稽核官的手中，領取關餘、鹽餘，不夠開銷，於是不斷的舉借大小外債，也向國內銀行強行攤派一些管理不良的「內國公債」。

袁世凱向英、法、德、俄、日五國銀行團取得善後大借款兩千五百萬鎊，以鹽稅作抵，因此而喪失中國關於鹽稅方面的國家主權（由外國人做鹽稅稽核官，並直接扣付善後大借款本息）。袁在一九一六年六月死的時後，已經把兩千五百萬鎊花光。然後他做到了約束住各省軍閥，也使得這些軍閥把他們所僭收的田賦至少繳一部分給中央政府。田賦在當時，就法理來說，尙是一種屬於中央政府的國稅。

袁死以後，繼任大總統的黎元洪是著名的軟弱人物，一向受段祺瑞支配。段本人雖不是一省或兩省的軍事長官，卻是若干省軍事長官的領袖。這些軍事長官都霸佔田賦與別種的稅，只知有強人段祺瑞，而不知有中央政府。段有時爲國務總理，有時爲陸軍總長，很照顧各省的這些軍事長官。段雖則受到各省軍事長官的擁護，卻收不到各省軍事長官的款子，而仍須維持中央政府的門面，只得到處張羅，舉借外債，攤派內國公債。

在段祺瑞以後，做北京政府幕後的強人的兩個大軍閥，曹錕與張作霖，做得不比段祺瑞好。這兩個大軍閥正如段祺瑞一樣，所能借到的外債，只是小數目，所用的抵押品也只是不足道的小東西，例如無線電報放射台與有線電報桿子之類，以及無線電報局與有線電報局所收到的「發報費」。他們所攤派的內國公債，必須打很大的折扣（用若干鐵路作抵押的外債信用較好，因爲有貨運與客運的收入，可用以付本付息）。在北京中央政府做大小官員與任教於國立大學及專科學校的教職員，很少能領到全薪或按時領薪。

著名的外交家顧維鈞，一度於一九二六年擔任了北京政府的財政總長三個半月。他留下了一段話，證明當時應付開銷如何困難。他說，他總共只收到了三百五十二萬一千元，包括從海關總稅務司及鹽務稽核官送來的關餘鹽餘一百四十六萬二千元。換句話說，北京政府全年的收入只有一千八百萬元左右，趕不上清朝末了兩個皇帝之時的收入。各省軍閥不向北京中央政府繳款，卻不斷的打電報向它要錢。

三、抗戰前國民政府財政

國民政府於一九二五年七月成立，其前身爲孫逸仙大元帥之大本營。它準備於或長或短的未來以其軍隊掃蕩各省軍閥，統一中國後，變成中央政府，在健全的財政基礎之上成爲行政中心。

胡漢民於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孫大元帥北上之時，受任爲代理大元帥。他削平了廣東的霸佔防區稅收的地方軍閥，爲國民政府鋪好了路。廖仲愷做廣東省長兼財政廳長，貢獻也大。

早在一九二四年，孫逸仙的大本營便已成立了中央銀行。宋子文先做副行長，其後爲行長。當時它還不是銀行之銀行，只是若干銀行之一，卻也做了政府收支的公庫；隨著孫胡二氏之時大本營力量的擴展，中央銀行也獲得成長；在國民政府成立前後，它也扮演了重要角色。北伐軍於一九二六年七月開始，其初期的成功，也頗得力於中央銀行的支援。

中央銀行在一九二七年武漢與南京分裂之時，不再能順利進行。其後，宋子文於一九二八年一月到南京擔任財政部長，在同年七月舉行全國財政會議，同年八月重建中央銀行。於是中央銀行成爲名副其實的中央銀行，亦即銀行之銀行，管理國庫，海關稅收也不再存入英商匯豐銀行，而存入中央銀行。

由於美國在一九二八年七月首先允諾對中國關稅自主表示同意，只要別的國家也同意，各國（除了英、日兩國附加了條件以外）也都一致同意，國民政府宣稱從一九三〇年二月一日起關稅不再收銀元，而改收「關金」，每個關金單位（即「關金元」）規定爲相等於美金四角。從此以後，中國對庚子賠款及若干外債付本付息，可以直接用金（關金），而無須計算銀元若干，合其國金幣若干，於是不再因國際銀價跌落而吃虧。

中央銀行對進出口商人出售關金，也接受他們的關金存款。因此而積存了很多外匯，不久便

與外國各大銀行連絡成功，指定外國銀行爲中央銀行在外國之代理人（往來戶）。

英日兩國所提出的要求，獲得順利解決。第一、中國答應英國在自主的第一年對各國貨品不實行新稅率；第二、中國答應日本，在實行自主的頭三年，對各國某些貨品如魚類、紡織品、麵粉等等，不實行新稅率（這些貨品，以來自日本的爲多）。中國同時也對各國保證，在全國各地一概廢除「釐金」（釐金是曾國藩等人對太平天國作戰之時，所創的一種遍及各城各大路交叉口的小關稅。爲了廢除釐金，中央政府花不少錢補償各省地方當局）。

於是在一九三〇年一月，中國獲得了完全的關稅自主，提高了多數貨品的進口稅率，使得全年的關稅收入達到兩億九千多萬銀元（由關金算成銀元），比起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八年的一億二千一百萬，與一九二一年的五千四百四十六萬二千六百四十四元，不可同日而語。

國民政府從此直至一九三六會計年度（一九三六年七月至一九三七年六月），每年的關餘都不少於三億銀元，雖則由於日本野心家竊佔東北而使得中國少收關稅鹽稅五千萬元之多。

王正廷於恢復關稅自主的工作上，也是功不可沒，他是當時國民政府的外交部長。宋子文的主要貢獻是把釐金眞正廢除乾淨，花了不少精神與地方當局商談並拿出辦法。倘若釐金廢得不徹底，列強是不會同意關稅自主的。

宋子文也是替中國收回鹽稅管理權的人。鹽稅依照一九一三年的合約規定，由外國人所組織的稽核處經管，直至付清兩千五百萬鎊本息之時。鹽稅不像關稅容易管。收鹽稅的地方遍及全國

，非比關稅之徵收於各大海港。外國人要稽核或直接監收鹽稅，必須設置成百上千的辦事處，開銷很大（也沒有那麼多外國小職員可用），況且各地的鹽稅稅吏心目中只有地方長官，沒有中央政府，也沒有國家信譽，很使得少數的高級外國稽核頭痛。事實上，在宋子文收回鹽稅管理權以前，洋稽核已經拜託總稅務司代爲在關餘項下扣付這善後大借款的每年本息了。宋子文只費了一場坦白交談，便從洋稽核的手中取回鹽稅管理權了。

宋子文的眞正工作，是把鹽稅稅款拿到，交給國民政府。北京政府時代，全國鹽稅約六千萬元，各省繳到北京的只有三百萬元。宋子文用「改在產地收稅」的辦法，給予所有靠中飽鹽稅爲生的人一個致命打擊。宋子文規定，鹽稅只收這產地所徵的一次，其後運銷各地，一概不許再抽。宋子文知道，各省地方政府因此所受的損失極大，他便經由全國財政會議把田賦由國稅改爲省稅（其後因抗戰而又改爲國稅）。這項改田賦爲省稅的措施，不使得國民政府損失多少，因爲各省在北京政府時代早就據田賦爲己有了。

國民政府於是在一九二八年收得了鹽稅五千四百萬元之多。到了一九三七年一月至十二月，國民政府收到的鹽稅竟有兩億一千八百萬元。那是北京政府的官員所從來不敢夢想到的。

宋子文的另一成就，是創行「統稅」，收取租界上若干消費品如捲煙、火柴、水泥、啤酒、烈酒等等的出廠稅，同時也收租界以外這些貨品的出廠稅。租界本不是割讓給外國的土地，但是外國人倚仗領事裁判權的保護，一向不肯對中國政府納稅；他們自處於中國法院的管轄之外，而

中國政府無可奈何。在上海公共租界的洋人，而且自設其所謂「上海市議會」(Shanghai Municipal Council)，故意訛譯爲「工部局」，中國政府一向也就裝聾作啞，完全放任。

宋子文向租界上的洋人廠商說：他們不向中國政府納稅，其實很吃虧。因爲捲煙、啤酒之類在運出租界之時，仍然被抽稅，而且各地當局任意的抽，就廠商的立場而言，可謂毫無保障。宋子文勸他們，不如乾脆納一個「統稅」，納了以後，他宋子文保證全國任何地方的當局不敢再抽(如果抽了，則中央的國民政府一定償還廠商)，洋人相信宋子文的話，果然踴躍納稅。這是中國近代史上第一次有租界洋人對中國政府納稅的事，也是中國人收回國家主權的一大步。就財政而論，這統稅不久便成爲僅次於關稅、鹽稅的第三項國稅了。在一九三七年七月至一九三八年六月會計年度之時，統稅的收入高達一億二千五百萬元(租界上的華人廠商當然也繳納統稅，毋庸贅說)。

宋子文與北京政府的財政總長們不同，他不喜歡借外債。一直到他在一九三三年十月辭職之時，他只借了兩次外債，一次是賑災借款九百萬美元，另一次是剩餘棉麥借款一千七百萬美元。這兩項都是向美國借的。

國民政府的支出超過收入，在抗戰以前已是如此，因爲有曾爲軍閥的人叛變，在江西及若干省分交界之處又有共產黨人在作武裝活動。宋子文只得向本國的人以公債票的方式借內債：

在一九二八年借一億零六百萬元，

在一九二九年借一億六千三百萬元，

在一九三〇年借一億一千四百萬元，

在一九三一年借三億五千萬元，

在一九三二年借一億九千萬元，

在一九三三年借三千萬元。

宋子文也曾經在一九三二年二月，整理北京政府的若干舊公債，用專款擔保付本付息，因此而提高了債信，同時減低了這些公債的利息與延長了還本的時間。

宋的繼任人孔祥熙爲山西金融世家子弟，曾經留學美國，先後修畢莪伯林大學學士與耶魯大學碩士學位課程。宋於一九一五年在哈佛大學卒業。這兩位對於美國的財政史均有根柢，均決心以承認中國舊債，適當處理新債，來提高國民政府的債信。

孔擔任財政部長直至一九四四年年底；有時兼爲行政院之院長或副院長。行政院院長相當於別國的內閣總理。孔在抗戰以前的主要成就，是廢除銀元，改行法幣。法幣有充分的準備金，其價值定爲美金三角。法幣通常是不兌現，但商人爲了買洋貨進口，可以申請外匯，學生爲了出國讀書，官吏爲了出國辦事，或是另有其他正當理由需要出國的人，也都可以申請外匯。中國人民在國內只許持有法幣，不得持有外匯或金銀。

實行法幣的一天是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四日。這件事是經由立法院以立法程序通過的。

孔的理由是：美國羅斯福施行購銀政策，以濟助美國的銀礦人士，使得中國的白銀大量外流，從一九三四年七月至十月便流出了兩億銀元之多。此外，民間的首飾之類，也被人收購，用走私的方式流出了六億兩左右。（當時的銀元多數分兩種，袁世凱一九一四年的重七錢二分；國民政府一九三三年的重七錢一分五厘，亦即二十六點六九七．一格蘭姆。）

中國國民對法幣甚為歡迎，他們猜想，政府一定是為了準備抗戰才實行這個似乎很神秘的政策。大家很踴躍的繳出金條、銀塊、首飾、銀元、外匯，共值八億元之多。於是法幣雖則一次發行了十八億九千七百萬元，而準備金高達百分之六十七。

國民政府確是在準備抗戰。有了法幣，政府便可以應付公開或秘密的支出。事實上，孔祥熙劃出了十億零三千四百萬元法幣，作為秘密的專款，作為一九三六至一九三九年這三個年頭，購買兵器與彈藥，建築鐵路公路，改良水利設施等等與抗戰有關的工作之用：

購買兵器彈藥	一億九千八百萬元
重工業（鋼廠，兵工廠等）	一億七千五百萬元
鐵路	五億五千五百萬元
公路	三千七百萬元

水利設施　六千九百萬元

蔣介石委員長有一個秘密計畫，包括建築沿著未來戰線與圍著重要城市的國防工事，以新式武器裝備六十個師，每年二十個師，並且雇用外國軍官訓練這六十個師。

擴展或新造各鐵路、公路與水利設施，也都是與抗戰有關的。不幸，一九三六年十二月的西安事變使得蔣的日記被張學良與楊虎城看到，把這計畫的秘密洩漏了。很可能日本的間諜因此便知道了這個計畫，報告日本當局，使得日本不等到一九三九年九月希特勒進攻波蘭之時，而提前在一九三七年七月便發動盧溝橋事變。一九三七年七月之時，中國僅有新式裝備與新式訓練的部隊二十個師。倘若能等到一九三九年九月，中國便有了這樣的精兵六十個師。戰爭的情況便很不相同了。

爲了準備抗戰，孔祥熙也向國內銀行與投資人大借內債。他在抗戰開始以前一共借了八億三千四百萬元。他仿照宋子文的先例，在一九三六年二月整理了舊的公債，降低其利息，延長其還本期限，於是節省下每年的債務負擔八千五百萬元。他也正如宋子文一樣，不喜歡借外債。直至抗戰開始，他不曾借一元錢的外債（雖然於戰爭爆發前夕，他在歐美很活躍，接洽了不少外債，但皆因戰事發生而終成罷論）。由於孔、宋先後提高中國債信的努力，抗戰前夕倫敦市場中國債券的折現率高達百分之九十二，高過了日本及許多別的國家的債券。

於籌措戰費之餘，孔祥熙也不避艱難，劃出一億二千四百萬元，作爲一九三四至一九三七年發展教育的專款。此外，他也劃出了一億七千五百萬元，發展工業，改良農業。這些數目雖不算龐大，卻在戰爭氣氛籠罩之下，助成了教育與工業、農業的新的開始。

四、戰時的財政收支

抗戰開始以後，孔祥熙仍爲財政部長。他任職到一九四四年十二月，有時兼任行政院院長或副院長。我在前面已經說過，孔在財政方面的努力，比起任何其他的人，更有功於使得抗戰能進行如此之久。他遭受不少批評，也常常代替整個政府受過，甚至蒙受種種不堪入耳的惡名。現在眞是應該爲這位有心做好而十分愛國的人說幾句公道話。

第一、他的職務根本不是普通人所能做得好的。中國是一個很窮的國家，而對日本這頭等的國家作戰，沒有那麼多錢做如此的豪舉。中國在戰前的一年，政府稅收總數不超過八億七千萬元，以每元等於三角美金計算，只不過是兩億六千一百萬元而已。倘若珍珠港事變之時，美國聯邦政府的收入只有這麼一點點，請問羅斯福與財長摩根索怎麼辦？再則，國民政府稅收的大部分是關稅、鹽稅、統稅。這三種稅都是在沿海大城與海岸鹽場所徵收的。戰事開始不久，這些大城與鹽場都被日本佔了。中國沒有近代化海軍，無法阻止日本佔這些大城與鹽場。於是國民政府的稅

收庄八億一千萬元在第一個年頭便下降到五億五千九百萬元。當時零售物價漲了百分之二十二，這五億五千九百萬元的購買力，在事實上只等於四億五千四百萬元而已。

在這抗戰第一個年頭，亦即一九三七年七月至一九三八年六月，國民政府的開支是二十九億又一百萬元。孔祥熙用內債彌補赤字。他以後也這樣做，直到一九四四年十二月卸職之時。內債的方式，先是公債，其後是向國家銀行「透支」。

所謂國家銀行有四個（中央銀行、中國銀行、交通銀行、農民銀行）。四行有聯合辦事處，稱爲四聯總處，由四行的代表組成，由蔣介石兼任主席。這四行有權發行鈔票。所謂給政府透支，是因爲政府一向在四行存稅收，有國庫戶頭，戶頭的錢不夠了，而政府需要用錢，於是便「透支」起來。換句話說，這是政府向本身借錢，所借的也是本身所印的紙幣。

政府未嘗不想借外債，然而一直借不到。「借到」的只是若干物物交易的暫付款。蘇聯、英國、美國給我們一個戶頭，說是若干萬，而並不給我們現金，我們買他們的軍用品，逐項隨時記在戶頭的賬上，然後運去桐油、鎢、錫等等戰略物資，也逐項隨時記在戶頭賬上沖銷，眞正的外債，要到珍珠港事變發生以後的兩個月，才有美國給我們的五億貸款，稱爲「美國國庫信用放款」，卻也不是一次撥付的。

以下是抗戰八年每年國民政府的支出、非債收入（即稅收與國營事業收入等等）、舉債收入（單位：億元）：

年度	支出（億元）	非債收入（億元）	舉債收入（億元）
一九三七年七月至一九三八年六月	二〇・九一	五・五九	一五・三二
一九三八年七月至一九三八年十二月	一一・六九	二・九七	八・七二
一九三九年（一月至十二月）	二七・九七	七・一五	二〇・八二
一九四〇年	五二・八八	一三・一七	三九・七〇
一九四一年	一〇〇・〇三	九・一四	九〇・九〇
一九四二年	二四五・一一	四五・九二	一九九・一九
一九四三年	五八八・一六	一五八・八二	四二九・九三
一九四四年	一、七一六・九〇	三五六・〇九	一、三六〇・八一
一九四五年一月至八月十五日	五、三四六・三九	六六〇・二七	四、六八六・一二
總數	八、二一〇・〇四	一、三五九・一二	六、八五〇・九二

五、關於控制通貨膨脹的努力

在抗戰的頭四年，通貨膨脹被控制得相當有效。國民政府儘量不發行太多新的法幣。它儘量用公債及向四行透支來彌補赤字。

國民政府到了一九四一年八月，仍辦到了維持法幣的規定價格，即每元等於美金三角，每美金一元等於法幣三元三角。所以能辦到如此，是因爲有中英兩國各有一個銀行，共出兩百萬英鎊於一九三八年十月在香港成立了一個基金，對法幣賤時買進，貴時賣出，頗爲成功。其後增加基金爲一千萬英鎊，中英兩國各有兩個銀行參加。這兩次基金把法幣的匯價穩定住了，到了一九四一年八月十七日才第一次降低法幣匯價。（市場價格在一九四〇年達到每美金一元等於法幣五元二角三分，在一九四一年十一月降到每美金一元等於法幣八元六角五分。）

對內的舉債，主要是採取發行公債的方式。前後一共借了一百五十億法幣、二十億美元（美元公債）、兩千萬英鎊（英鎊公債）、一億關金單位（關金公債）。用透支方式借的內債，常常是短期的，多在本年度終了以前歸墊，或在下年度歸墊。

國民政府對法幣的發行額，也竭力限制。最初創行法幣之時，總數是十八億三千三百萬元。到了抗戰猛烈進行半年以後，亦即一九三七年年底，發行總數才只有二十一億。到了打完八年，

又遭遇到中共異動半年以後，亦即一九四五年年底，法幣發行總數，才達到五千五百六十九億。

物價隨著戰事的延長而逐漸上升，然而在開始三年是很慢的。第一次跳升，是在一九四〇年七月，邱吉爾封閉滇緬路以幫助日本「在三個月以內解決中國事件」。中國捱過了這三個月，日本未能如限解決其所謂中國事件，邱吉爾也重新開放了滇緬路，然而財政方面邱吉爾所給予中國的傷害，已成事實。很多只能由緬甸進入中國的貨品，在這三個月以內價格跳升到高層；於滇緬路重新開放以後並不回降。

假定以一九三七年七月的中國零售物價指數爲一；一九四〇年六月之時，它是四點九；經過三個月的滇緬路封閉到一九四一年六月之時，它已經是由四點九升高爲十一了。

第二次跳升是在日軍於一九四二年三月，佔領仰光，一九四二年五月佔領臘戍之時。一九四二年六月的中國零售物價指數是三十六。

第三次大跳升，是國民政府應美國政府之請，動員了成百萬的農民，爲美國轟炸機建築一打以上的大飛機場。楊格先生(Arthur N. Young)說：「使得(中國)通貨膨脹惡化的一項主要因素是來自美國(中國爲了替美國造大飛機場)。而於一九四四年上半年短短的六個月之內，驟然拋出六十億法幣(作爲造大飛機場的農民的工資)。」零售物價指數於如此的震撼之下，便在一九四四年六月升高到四百六十六(亦即一九三七年六月的四百六十六倍)。

通貨膨脹顯然已經進入「跑出了界」的階段(Running away)。國民政府又盡了三次努力來加

以處理。第一項是有小小的成功；其餘兩項都是失敗。

第一項努力是在一九四一年把田賦從省政府手中，收歸中央，作爲國稅，同時在中央的預算中列入補償各省政府的費用，也准許各省政府徵收有限度的地方稅。不久以後，差不多立刻，國民政府又把田賦不收法幣，而改收糧食，稱爲徵實。再其後，國民政府於田賦以外，加行所謂「徵購」，亦即強迫農田所有人再繳若干糧食，算是賣給政府的，由政府出「期票」，言明於抗戰結束之時還錢。政府用這個方法，避免了以大量法幣拋入糧食市場以購買糧食，供應一千四百萬軍人與應徵壯丁以及很多的公務員與教職員及其眷屬，與來自淪陷區的學生。國民政府於一九四一年十月至一九四二年九月這一個「農業年度」之中，就這樣取得了：兩百一十九萬五千公噸的米，四十八萬七千公噸的麥。在其後的三個農業年度，亦即從一九四二年十月到一九四五年九月，政府又於徵實、徵購之外加行「徵借」，取得了：兩百六十六萬五千公噸的米，五十七萬三千公噸的麥。

國民政府第二項遏阻通貨膨脹的努力，是在香港設立一個平準基金委員會，中國出兩千萬美金，美國借一億美金，英國借一千萬英鎊。這個委員會以法幣一元等於英幣三又十二分之五便士的匯率，向從事進口貿易的中外商人出售英幣；也以法幣一元等於美金零點零四又四分之三美元（亦即美金四分七釐五毫）出售美元。換句話說，以法幣九十三元六角七分等於一鎊，法幣二十一元零五分等於美金一元的匯價出售英鎊美元。在僅僅三個月又十三天的期間，從一九四一年八月十

八日到同年十二月一日，這個平準基金會便賣掉了（也就是花掉了）一千五百萬美元與兩百萬英鎊。在香港的許多進口貿易商都成了暴富，其中有不少是來自上海，而且有受了日本人的唆使或雇用而來的。主持這個平準基金會的在表面上是陳光甫，但事實上是秘書長冀朝鼎。冀朝鼎對於來申請外匯的人，不論是誰，不論有無正當理由，一概有求必應。

國民政府第三項遏阻通貨膨脹的努力，是運用美國在珍珠港事變後兩個月「頒給中國」的五億美元信用放款，挪出兩億購買美國的庫存黃金，運到自由中國賣給人民以收回大量法幣，免其留在市場興風作浪。這些被收回的法幣，在其後國民政府需要用錢之時可以拿出來用，免得又要印製新的紙鈔票。

羅斯福的財政部長摩根索（Henry Morgenthau）於一九四三年七月十七日用書面對中國做了承諾，說「美國財政部同意就五億信用放款劃出兩億美元，作為中國購買黃金之用。」

國民政府一向習慣於相信美國政府任何一個官員說出的話或寫下來的字（在得到摩根索承諾之後），差不多立刻就實施出賣黃金的計畫，而且不等到從美國運來一鎊或一兩的黃金，就先把中國自己在重慶庫存的黃金拿出來賣。那是一九四三年秋天某一日開始的大事。被授權出賣黃金的最先只有中國農民銀行。人民聽說政府用黃金來使得法幣能夠「兌現」，立刻對法幣恢復了信心，卻並不再急於把法幣拋出手外，他們來買黃金的不多，中國農民銀行賣到一九四四年二月底才賣掉了相當於一百萬美元的黃金而已。

國民政府倒反而是想多賣出黃金，多收回法幣。它在一九四四年三月一日，改令中央銀行出售黃金。中央銀行似乎比中國農民銀行更會做這個生意。它在同年的五月，賣出相當於兩百萬美元的黃金；在六月也賣出這個數目；在七月賣出了相當於四百四十萬美元的黃金。

然而，由於一個莫名其妙的原因，美國的黃金運來重慶極少。從一九四四年一月到六月，總共只運來了不多於一百萬美元的黃金。其後，從一九四四年六月到一九四五年六月運來重慶的黃金也只不過是相當於一千一百萬美元而已。而且極大多數是用船運來的，不是用飛機運來的。

中國政府及其駐華盛頓城的代表，每次向美國政府抗議都或是被置不答覆，或是用下列的說法加以反駁：飛機缺乏可載黃金的噸位（雖則為了運大量在美印製的中國鈔票，卻有的是噸位）；中國所需要的不是更多的黃金，而是更多的貨物；中國應該把黃金留做戰後建設之用。

事實是，中國政府出售黃金政策十分有效，在一九四四年七月一個月之中便收回了六十三億元法幣，而所花的黃金只是相當於四百四十萬美元而已。中國在一九四三年年底積存於民間的法幣，總共只有七百五十四億元。倘若能有相當於四千四百萬美元的黃金，便可以收回這七百五十四億元法幣之中的六百三十億元法幣。

相當於兩億美元的黃金，以當時每英兩三十五美元計算，可買到五百七十一萬四千二百八十五英兩黃金，亦即三十五萬七千一百四十三磅重的黃金，亦即一百六十二噸重的黃金。中國民航公司曾經在一九四四年一年之中，把兩千噸之多的美國印製的中國法幣鈔票運過中印之間的駝峯

，區區一百六十二噸重的黃金，對美國空軍的飛機而言，算得什麼？而且倘若每一次只運相當於兩百萬美元的黃金，其重量只有一點六二噸而已。

中國誠然也缺乏貨物，正如戰時的英國一樣。美國能不能像幫助英國那樣，以美國的強大海軍護航，以成千的船裝載貨物到中國來呢？

把黃金留做戰後建設之用，也是可以接受的一種勸告。不過，更好的勸告是叫中國對日本單獨媾和，以留下「人力」作爲戰後建設之用。

美國財政部對中國抽後腿的幕後人物，是摩根索最親信的助手花埃特（Harry Dexter White）。據一度曾爲美共黨魁的簡伯爾斯（Chambers）在國會做證時說，這位花埃特曾經是美共的最活躍的黨員之一。我沒有責任證明簡伯爾斯的話是否屬實。讓我在此引用楊格先生的話：「無論怎樣，花埃特在一九四四年至一九四五年一方面阻撓中國政府買的黃金運往中國，同時卻竭力促成對蘇聯給予一百億美元的戰後貸款。他顯然是頗有親蘇與反華的成見。」

中國曾經向美國建議，用民間的飛機運黃金到中國。花埃特卻堅持只能以軍用飛機運黃金到中國，同時又說軍用飛機無此噸位！花埃特在一九四四年十二月以書面向摩根索坦白報告：「我們儘膽量所及而對此（運黃金）之事多方延宕。……我們認爲此時再以大量黃金運華，將是嚴重的錯誤。」

其後，在一九四五年五月，宋子文以當時的中國外交部長身分與美國國務院、陸軍部與財政

部的高官會談，把摩根索自己在一九四三年七月十七日所寫書面承諾拿給摩根索看，其中摩根索承諾從一九四二年五億美元貸款之中提出兩億作爲購運黃金之需。花埃特再度在一九四五年五月十日坦白承認「我們扣留黃金，絕對沒有法律的根據。……我們是在薄薄的冰之上溜冰，而一再用種種藉口搪塞，而儘力拖延時間，拖到不能再拖爲止……。」

從一九四五年二月一日到同年六月十三日，又沒有一兩的黃金從美國運抵重慶。同時候，國民政府卻以「預售黃金，定期交貨」的方式從人民手中收回了大量的法幣。事實上，由於美國不把黃金運來重慶，國民政府於一九四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已經失信於中國人民，而且付出了相當於一千二百萬美元的庫存黃金。

國民政府又必須在一九四五年三月三十一日以前，按照人民所已經預繳的法幣之數，付給人民以相當於五千萬美元的黃金，在同年六月三十一日以前付給人民以相當於八千四百萬美元的黃金。

人民在此以前，一向擁護國民政府，然而現在，人民花了法幣預買黃金，而國民政府不守信用，不按期以約定之黃金重量十足交貨，卻被宋子文以一紙布告，打折扣交貨，因此人民不僅對國民政府的可信度開始懷疑，而且在知道這件事是由於美國不肯合作以後，人民對由國民政府已失去美國的友誼，能否贏得對日本的戰爭也開始懷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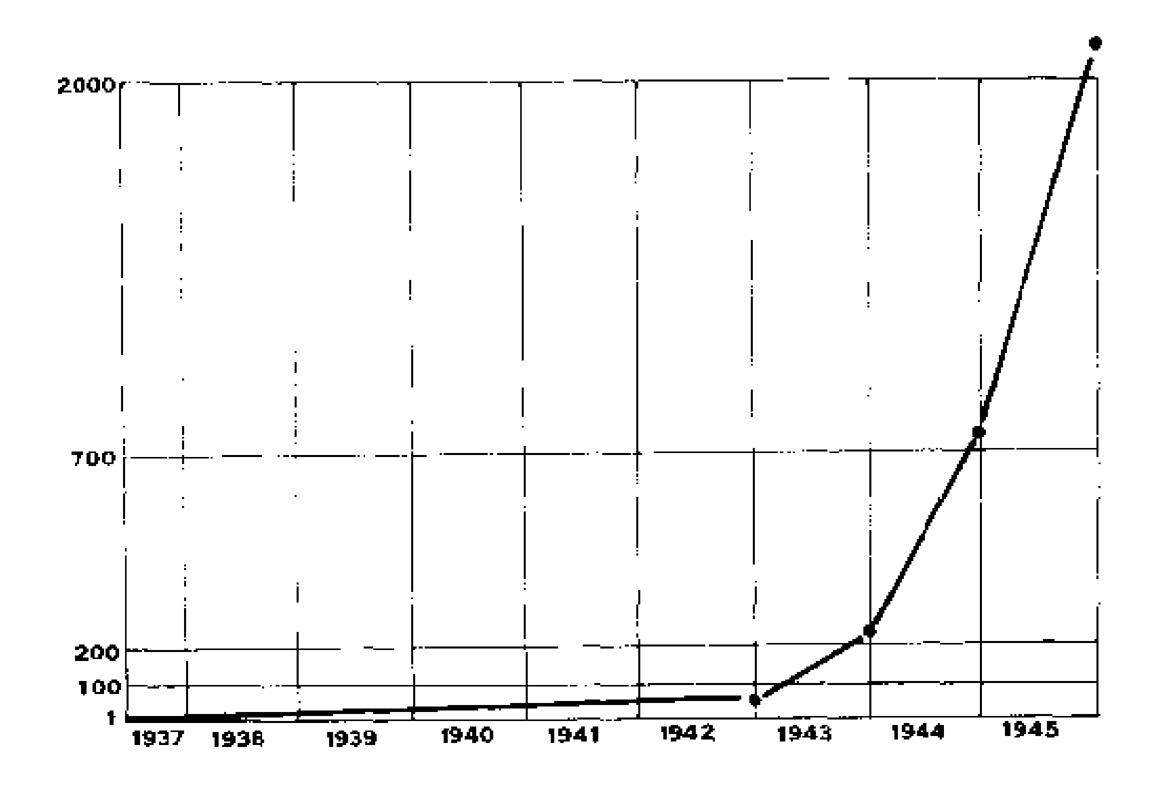
六、物價飛升，飛上了天

物價指數從一九四二年十二月的六十六點二，升到一九四三年十二月的二二八，飛到一九四四年十二月的七五五，又飛上了直沖霄漢的一九四五年十二月的二、一六七（勝利前夕在重慶一地的零售物價是一、七六三）。

摩根索在宋子文把他摩根索自己所寫的一九四三年七月十三日書面承諾拿給他看以前，似乎忘記了這項承諾，錯記了這項承諾，或被花埃特迷糊得忘記與錯記。摩根索以為自己僅僅承諾了劃出兩千萬美元供中國購運黃金，而不是劃出兩億元購運黃金。

摩根索在被宋子文拿出那件書面承諾窘了他一陣以後，斥責花埃特與美國財政部其他官員：「我曾經以書面向中國政府承諾了，中國可以有相當於兩億美元的黃金……，而你們把我陷於絕對不名譽的地位。我想，這是不可以原諒的。我今天好比是一個講定了價錢又賴賬的無聊的小販子。」

摩根索竭力補過。他在一九四五年六月至十月輸運了相當於兩億四千五百四十七萬五千美元的黃金到中國，超過了當年中國購運兩億美元的黃金的申請。然而為時已晚，不能阻止中國在緊接著對日勝利之後的大災難。



1937	上半年	指數	1.00
1937	年　底	指數	1.18
1938	年　底	指數	1.76
1939	年　底	指數	3.23
1940	年　底	指數	7.24
1941	年　底	指數	15.96
1942	年　底	指數	66.20
1943	年　底	指數	228.00
1944	年　底	指數	755.00
1945	年　底	指數	2,167.00
1945	8月14日	指數	1,763.00

七、美國對華租借法案

長話短說，美國對華租借法案開始於一九四一年六月二日，中國外交部長宋子文與美國國務卿赫爾（Cordell Hull）所簽的協定。美國在戰時總共花了八億四千二百五十萬美元，戰後又花了三億美元作爲運送日兵、日僑、韓人各回本國之費用，以及運送中國軍隊到日本佔領區，光復故土。日兵的總數爲一百二十八萬三千二百四十人，日僑是七十七萬九千八百七十四人。韓人有兵有民，數目比日兵日民要少得多。

中國人民對於美國在別國不想援華，也無力援華之時，對中國援助，一直十分感謝。中國人民也知道美國援蘇援英，花錢極多，援蘇花了九十億美元，援英花了二百七十億。沒有一個中國人曾經說過什麽話。

中國人由於也是一個富有自尊心的民族，而且又有很長久的文化背景，從來並未習慣於伸手向別的民族乞討。中國人在領取租借法案物資之時，便已下了決心，將來有一天把這些物資的代價償還給美國。果然，最後中國人用了「反租借法案」的金錢與勞務，償還了美國對華租借法案的全部。沒有一個中國人問過：蘇聯與英國曾否償還美國給他們的租界法案物資之全部或一部分。因爲那根本不是中國人想管的事。

有些記者以爲美國對華租借法案是由中國人經管的，事實恰好相反。經管的是一位美國陸軍的代表：史迪威（Joseph W. Stilwell）。史迪威離開中國以後，經管的人是魏德邁（Albert C. Wedemeyer）。

關於美國對中國及其他各國租借法案施行的細節，尚未在美國與中國公佈，簡單的說，中國獲益良多。例如，在一九四三年十月至一九四五年三月在緬甸北部消滅日軍的五個中國師，便是用了美國租借物資加以裝備的。另外有十九個中國師，在薩爾溫江上游（怒江）的西岸與中緬之間的崇山峻嶺之上對日軍作戰；這十九個中國師也是用了美國租借物資裝備的。

從另一方面來說，倘若史迪威能對他的中國長官更爲誠心合作，則美國租借物資可能會發生了更令人佩服的效果。史迪威是在中印緬的美軍之司令官，也是中國戰區聯軍統帥蔣介石的美籍參謀長。在中國爲了抵擋日本的「一號作戰」，而極端需要汽油與武器之時，史迪威卻把當時全部的美國對華租借物資留下，用在緬甸北部的作戰。史迪威的另一錯誤，是違反羅斯福所同意的蔣介石的一項決定，決定在一九四四年冬天開始緬甸北部之作戰。史迪威把這個作戰提前一年開始，並且不通知中國，甚至不在作戰開始以前的幾天通知中國。

八、中國對美國的反租借法案

這個項目所包含的是中國爲了供應在華美軍薪水及其他開銷所花費的法幣，與應了美國之請替美國空軍建造的若干空軍基地（大飛機場）。總數是一千零三十八億法幣。美國也曾經以或多或少的美元，存入中國政府在美國的銀行戶頭，一共存入了三億九千二百萬美元。中美雙方均想算清這筆賬，但是從來不能在匯率的計算上取得互相一致的結論。中國堅持以政府所公佈的官價匯率爲主，酌量彌補官價與物價指數之間的差異。美國官員卻主張完全按照黑市的匯率。

一九四六年八月三十日中美雙方終於簽立了一項協定，寫明中國不再追索一千零八十三億法幣與三億九千二百萬美元之間的尚未清償之數；美國也承認中國已經償還了全部對華租借法案物資與一九四二年二月的五億美元信用放款。美國同時也把存放在太平洋若干島嶼之上的戰事剩餘物資，送給中國，由中國自己派船去拿，作爲抵充所欠中國款項的尾數。

九、中美之間的幾次物物交易契約

這類契約有過四次：

㈠一九三九年二月桐油貸款，兩千五百萬美元。
㈡一九四〇年二月錫貸款，兩千萬美元。
㈢一九四〇年十月鎢貸款，兩千五百萬美元。
㈣一九四一年四月金屬礦物貸款，五千萬美元。

這四項都只是物物交易的契約而已。稱為貸款，是錯誤的。美國先把美元存入在美國銀行的中國政府戶頭備中國代表買軍用品。中國於萬分困難之下，把桐油、錫、鎢等等從各省各地的人民手中買來，集中在一起，小心翼翼的交運到美國，沖銷戶頭之中所動支的美元，在此購買桐油、運送桐油之期間，美國照收利息不誤，這那裏是貸款，只是物物交易而已。

中國把這四項所謂貸款總數一億二千萬美元，都在一九四八年十二月沖銷淨盡，只剩下七百二十萬美元的尾數。由於中共異動，政府播遷，美國大使司徒雷登又賴在南京不走，靜候共軍入城，中國政府想買齊尾數七百二十萬美元的桐油、錫礦之類，也找不到美國政府的代表交貨。

十、戰後美國對華租借物資與其他美援

美國官員常常稱那筆作為輸送近兩百萬人的日兵日僑與韓人回國的三億三千萬美元為「戰後

對華租借物資」。輸送中國軍隊去接管日本佔領區的費用，也稱爲「戰後對華租借物資」。

此項物資總數相當於美元多少，有三種不同的算法：

美國國務院的算法：二十八億八千四百零六萬五千美元。

中國駐美大使館算法：十五億零三百一十萬美元。

美國對華外交協會算法：十億零七千八百八十三萬兩千美元。

美國並且下列四項應從十億左右的總數之中剔除：

(甲) 三億三千萬元——這是輸送日兵日僑與親日韓人各回本國的費用。中國沒有對敵人如此客氣的義務，是美國向中國申請的，這兩百萬人離開中國海岸以後，美國自願用船送他們回國，事前更未向中國申請，中國沒有負擔此項費用的義務，所以不應該記在「對華租借物資」的賬目之上。

(乙) 六億四千九百萬美元——這是虛報太平洋各島剩餘物資的溢出之數。這些物資只值得一億七千五百萬美元，卻列爲八億二千四百萬美元。

(丙) 四千九百六十萬美元——這是從印度列多經過北緬，通到中國的油管製造費。然而油管剛剛造好，美國便移交了英國的在緬官員。這個費用應該記在英國賬上，不該記在中國賬上。

（丁）一千七百萬美元——這是中國海軍重建費。是美國為了自己而做的全球戰略性的重建，並非對中國的一種特殊恩惠。

剔除了這四項以後，所謂戰後對華租借物資，只剩下三千三百二十三萬二千美元。可以視為已被一九四六年八月三十日的協定所勾銷。

十一、一九四一年的平準基金之美國部分

一九四一年平準基金之美國部分，常被人們誤傳。它表面上列為五千萬美元，事實上只交付了一千萬美元。這一千萬美元的實數已經在一九四三年四月還清。

十二、關於一九四二年五億美元信用放款的澄清

這五億美元是在珍珠港事變以後恰巧兩個月的一九四二年二月七日由美國「頒給」的（granted）。到了抗戰結束以後才被用完。其主要部分是用來購運黃金，以賣給人民，收回法幣。此外，有兩千五百萬美元被用來購運紡織品。還有五千五百萬美元，是用來在美國印製中國法幣與運

送法幣。

十三、中蘇與中英之間的物物交易契約

中蘇之間如此的交易共有五次，從一九三九年開始，到一九四二年爲止，總數相當於三億零六百三十八萬美元。中國得到飛機與其他軍用品，付給蘇聯以原料及戰略金屬。已經全部結清。

中英之間的物物交易四次，也是如此。從一九三九年開始，到一九四一年爲止，總數是相當於兩千一百萬英鎊。

十四、第二次平準基金

這是珍珠港事變以後，中英美三國想合作設立的。言明中國出五億美金，美國也出五億美金，英國出五千萬英鎊。然而此事並未實現。

十五、別的外債

法國與比利時給予中國以有關鐵路的貸款，德國與捷克和中國有過關於軍事用品及戰略原料物物交易。這些交往，沒有一件影響了中國的外交政策與金融。

十六、評語

中國在珍珠港事變以後，通貨膨脹進入惡性，是不幸的。本書著者正如許多同事一樣，一向是美國之友，現在仍是。著者於中美兩國於業已攜手對共同敵人作戰之後，眼見兩國關係惡化，十分痛苦。

先錯的是中國。中國誤信羅斯福的演講與承諾，對美國期待太多。美國誠然可以成為「民主國家的兵工廠」，然而它在珍珠港以前的四個年頭與其後的兩個年頭，尚不是「民主國家的兵工廠」。美國甚至都顧不了在菲律賓對日作戰的麥克阿瑟將軍的部隊。美國允諾了給中國以六十六架輕轟炸機，二十四架B-29重轟炸機，四百五十六架戰鬥機。結果，除了兩三打的輕轟炸機以外，其他一架也不曾來。最先的眞正的援助不是來自美國政府，而是來自一個退休了的美國空軍

軍官陳納德上校 (Colonel Claire C. Chennault) 。陳納德及其飛虎隊所使用的飛機，是中國花錢買的；不是美國花錢買的。

在珍珠港事變以前，中國沒有所謂美鈔黑市。是美國阿兵哥帶來了大量的美鈔到中國。黑市美鈔可以幫助任何人成爲暴富，對於任何國家的多數人民皆可以構成抵擋不住的誘惑，包括中國、法國、德國、越南。中國政府試圖防免這種黑市的腐蝕力，曾經與美國官方商量，以法幣按照合理兌換率供應美國當局，以法幣發薪水給在華的美國阿兵哥，以防止他們在街上用美鈔買東西。然而這個辦法不曾行得通，過了幾個月便廢止了，美方仍舊用美鈔發薪水給美國阿兵哥。

另一件不幸的事，是應了美國之請，於極短時間之內造了許多大飛機場。剎那之間，中國政府發出幾十億的法幣付給以百萬計的農民，這些農民扮演了「業餘的建築工人」的角色。這件事，當然使得通貨膨脹惡化。中國政府甘心吃悶虧，而有些美國官員，包括陸軍部長史替姆生（Stimson） 卻明白說出堅持以「黑市」的兌換率計賬，不用中國政府的官價兌換率計賬。這些美國官員不肯花費幾秒鐘的時間，替中國政府設身處地的想一想，中國政府倘若接受這些美國官員的要求，等於承認「黑市」爲合法，也等於承認官價兌換率爲「不切事實」，爲欺騙自己中國的人民。有些美國官員曾經向中國政府建議提高官價兌換率，使接近於黑市兌換率。中國政府照辦了幾次，然而每一次，官價兌換率剛剛提高，黑市卻立刻又飛漲了幾乎一倍。

中國的行政院長兼財政部長孔祥熙曾經向美國官員表示：倘若美方肯按照官價計賬，則中國

願意提出大量美元還給美國，作爲所謂「反租借之款項」，然而美國官員不肯接受。此事成爲僵局，雙方感情惡化，中美均受其害。要等到戰事結束，此事才在一九四六年八月三十日以協定方式了以解決。中國稱此協定爲「反租借法案協定」（Reverse Lendlease Agreement）。美國官員卻仍然說：「反租借法案的事，迄今未有協定。」

一位星期一的足球健將，很容易對星期日的球賽發揮高論。我藉此就過去政治人物所犯的錯誤做大膽的講評，以爲也許有更好的辦法，解決他們所曾經面臨的問題。在印度的美國阿兵哥不曾有過黑市美鈔的問題，美國政府於英國當局的同意之下，運了大批的黃金去印度，在市場賣出，換到很多的印幣「盧比」（rupees），然後就用這些盧比發薪水給美國阿兵哥。每一個與此事有關的人，都很高興。

我另有一個建議，可惜不曾有機會提出。那便是請中國政府「先小人後君子」，不特於建築大飛機場以前，估個價，加上風險費與中國政府應該取得的合法利潤，寫一個草約，請美國研究。倘若美國同意其中的條件，或修改一些而獲得中國同意，則雙方定一個合約，同時由美方先付款。款項不以法幣計算，而是以美元計算。然後工程開始進行，以至完成，雙方決不至於有所謂官價與黑市兌換率的爭執。

可悲的結果是中國的通貨膨脹越出控制，雖不完全是由於這官價與黑市兌換率的爭執，卻幫助了花埃特贏得若干美國人對他抽中國後腿的支持。花埃特阻撓黃金運來中國，這黃金本是中國

花了一九四二年二月五億美元信用放款之中的錢而購買的，其重量如以相當於兩億美元的黃金計算，全部不過是二百六十二噸而已。這一百六十二噸黃金足夠消除法幣膨脹之害。然而中國未能及時取得這一百六十二噸黃金，於是，大錯鑄成。人民買了預售黃金而拿不到貨，文武公務員與教職員領不到最低的生活費，導致了大陸變色。

〈參考書目〉

周有甡：中國國民政府之稅政改革。芝加哥大學博士論文，一九四五年。（英文本）

克里夫蘭：鹽稅稽核處之工作統計。上海鹽稅總署出版，一九三四年。（英文本）

李鴻一：中國之經濟危機與錢幣改革。巴黎，一九三六年。（法文本）

薛光前：艱苦建國的十年。台北，商務印書館出版。（中文本）

楊格：中國及其所獲援助。哈佛大學出版部，一九六三年。（英文本）

喇埃特：辛亥革命以來之中國關稅。上海，一九三五年。（英文本）

（原文載《孫中山先生與近代中國學術討論集》第四冊，台北中央文物供應社總經銷，民國七十四年）



〈附錄四〉著作年表

一九二八　中譯施亨利法文原著《歷史唯物論述評》，上海民智書局出版。

一九二九　中譯施亨利法文原著《歷史之科學與哲學》，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

一九二九　法文《世界聯邦論》（與高魯合寫）。巴黎國際法學會叢書，Recueil Sirey書店出版。

一九三一　法文博士論文《大革命期間比列二國志二記》，巴黎胥夫書店出版。

一九四四　《中國戰史研究》，重慶正中書局出版。

一九四四　《先秦史》，重慶商務印書館出版。

一九四六　英文〈紅衣女郎〉，舊金山同源會會刊。

一九四七　英文《中國歷史之一理解》，紐約華美協進社出版。

一九四八　英文《近代維吾爾語語彙》，紐約亞洲研究所出版。

一九四九　《新三國》，貴陽精勤出版社出版。

一九五四　英文《東方分析》，伊利諾州幾處日報連載，其後由台北作品月刊社出版。

一九五七　《中國上古史八論》，中國文化大學出版部出版。

一九五九　《歷史教科書十冊》，馬來亞國國定本，華文中等學校適用，馬來亞文化事業有限公司出版（未印著者姓名）。

一九六〇　《玉娥》，作品月刊連載，其後由該社出版單行本。

一九六〇—一　《平凡的我》，作品月刊連載，文星書店出版，傳記文學社重印。

一九六一　中文節譯 D.G.M. Hall 之英文《東南亞通史》，台北中華文化事業委員會出版。

一九六二　《細說清朝》，台北新生報連載，其後由文星書局出版，傳記文學社重印。

一九六二　英文〈馬六甲國創造者Paramesvara〉，亞洲歷史家會議論文。

一九六三　《細說明朝》，台北新生報連載，其後由文星書局出版，傳記文學社重印。

一九六三　〈北元世系說證〉，台北思想與時代月刊。

一九六四　英譯《唐詩四十首》，中國文化大學世界漢學研究所出版。

一九六四　《細說元朝》，台北新生報連載，其後由文星書局出版，傳記文學社重印。

一九六五　〈蒙古秘史人名異譯〉。華岡學報。

一九六五　《我對歷史的看法》，文星書店出版，傳記文學社重印。

一九六五—六　《細說民國》，香港時報連載，從興中會寫至孫先生就臨時大總統之職，因著者赴美講學而中斷，未能續寫。文星書局出版單行本，稱第一冊、第二冊。傳記文學社重印，合為一冊，未標明是第一冊。

一九六七　英文《西周青銅器銘文中之年代學資料》，國際東方學者大會論文。其後中英文對照本，先載華岡學報，後由台北學生書店出版。

一九六八　《細說史前中國》，台北仙人掌出版社出版，其後由晨光出版社出版。

一九六八　英文《馬六甲國宰相泰米爾人〈Mutahir〉》，印度馬德喇斯城泰米爾學會論文。

一九六八　《俄羅斯的蒙古時代》，台北邊疆歷史語文學會出版。

一九六八　〈費正清如何曲解中國歷史〉，載在中美文經協會會刊。同時有本文之英文原稿載在該會會刊。

一九六九　〈雖不重演，卻非偶然〉，載在傳記文學月刊十六卷五期。

一九七〇　〈史後傳說中之史前史實〉，台北中國歷史學會史學彙刊。

一九七四　〈周易爻辭裏面的動物〉，華岡學報。

一九七六　《蔣公介石序傳》，台北聯經公司出版。韓文譯本，漢城韓國中央日報株式會社中央叢書第七十四種，一九八三年出版。

一九七七　《細說三國》，台北聯合報連載。其後由傳記文學社出版單行本。

一九七七 英文〈中國與阿那烏等地彩陶圖案之比較研究〉，牛津大學講演詞。

一九七七 《黎東方詩文自選集》，台北華欣文化事業中心出版。

一九七八 〈台兒莊之戰〉，華岡文科學報。其後載在傳記文學與國史館專刊。

一九八〇 英譯張其昀氏原著《孔學今義》，華岡出版社出版。

一九八〇 〈第二次中日戰爭的初步總結〉，中國文化大學華學月刊，其後英文本作爲論文，提出於南港中央研究院第一次世界漢學會議。

一九八二 英文張其昀氏《戰國學術》，華岡出版社出版。

一九八三 《法蘭西的小城》，中國文化大學出版部出版。

一九八四 中英文對照《孔子傳略》，台北華欣出版事業中心出版。

一九八五 英文《第二次中日戰爭》，台北中山學術文化基金會集刊。

一九八五 《西洋通史序論》，中國文化大學出版部出版。

一九九一 《中華民國簡史》，台北幼獅出版社出版。

一九九四 《我們的根》，台北國立編譯館主編，洛杉磯長青書店印行。

英文《一九九五以來之中國》，中國文化大學出版部出版。